目录

[中本起經卷上(次名四部僧，出長阿含) 4](#_Toc29890018)

[轉法輪品第一 4](#_Toc29890019)

[現變(一作善來)品第二 5](#_Toc29890020)

[化迦葉品第三 5](#_Toc29890021)

[度瓶沙王品第四 7](#_Toc29890022)

[舍利弗大目揵連來學品第五 8](#_Toc29890023)

[還至父國品第六 9](#_Toc29890024)

[中本起經卷下 11](#_Toc29890025)

[須達品第七 11](#_Toc29890026)

[本起該容品第八 12](#_Toc29890027)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12](#_Toc29890028)

[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13](#_Toc29890029)

[自愛品第十一 14](#_Toc29890030)

[大迦葉始來品第十二 15](#_Toc29890031)

[度奈女品第十三 15](#_Toc29890032)

[尼揵問疑品第十四 15](#_Toc29890033)

[佛食馬麥品第十三 16](#_Toc29890034)

[佛說義足經卷上(八雙十六輩) 17](#_Toc29890035)

[桀貪王經第一 17](#_Toc29890036)

[優填王經第二 18](#_Toc29890037)

[須陀利經第三 19](#_Toc29890038)

[摩竭梵志經第四 20](#_Toc29890039)

[鏡面王經第五 21](#_Toc29890040)

[老少俱死經第六 21](#_Toc29890041)

[彌勒難經第七 22](#_Toc29890042)

[勇辭梵志經第八 23](#_Toc29890043)

[摩因提女經第九 23](#_Toc29890044)

[異學角飛經第十 24](#_Toc29890045)

[佛說義足經卷下 26](#_Toc29890046)

[猛觀梵志經第十一 26](#_Toc29890047)

[法觀梵志經第十二 27](#_Toc29890048)

[兜勒梵志經第十三 28](#_Toc29890049)

[蓮花色比丘尼經第十四 30](#_Toc29890050)

[子父共會經第十五 32](#_Toc29890051)

[維樓勒王經第十六 34](#_Toc29890052)

[摩訶摩耶經卷上(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36](#_Toc29890053)

[摩訶摩耶經卷下(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41](#_Toc29890054)

[摩訶摩耶經八國分舍利品第二 44](#_Toc29890055)

[蓮華面經卷上(大乘修多羅藏) 46](#_Toc29890056)

[蓮華面經卷下 49](#_Toc29890057)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53](#_Toc29890058)

[憍陳如品餘 53](#_Toc29890059)

[大般涅槃經遺教品第一 53](#_Toc29890060)

[大般涅槃經應盡還源品第二 56](#_Toc29890061)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59](#_Toc29890062)

[機感茶毘品第三 59](#_Toc29890063)

[大般涅槃經聖軀廓潤品第四 61](#_Toc29890064)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一名嚴誡宿緣經，出雜藏) 64](#_Toc29890065)

[佛說孫陀利宿緣經第一 64](#_Toc29890066)

[佛說奢彌跋宿緣經第二 66](#_Toc29890067)

[佛說頭痛宿緣經第三 67](#_Toc29890068)

[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第四 67](#_Toc29890069)

[佛說背痛宿緣經第五 68](#_Toc29890070)

[佛說木槍刺脚因緣經第六 68](#_Toc29890071)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71](#_Toc29890072)

[佛說地婆達兜擲石緣經第七 71](#_Toc29890073)

[佛說婆羅門女栴沙謗佛緣經第八 71](#_Toc29890074)

[佛說食馬麥宿緣經第九 72](#_Toc29890075)

[佛說苦行宿緣經第十 73](#_Toc29890076)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75](#_Toc29890077)

[大迦葉品第一(十九偈) 75](#_Toc29890078)

[舍利弗品第二(十偈) 75](#_Toc29890079)

[摩訶目揵連品第三(十五偈) 76](#_Toc29890080)

[輪提陀品第四(淨除十七偈) 77](#_Toc29890081)

[須蔓品第五(善念十四偈) 77](#_Toc29890082)

[輪論品第六(明聽十一偈) 78](#_Toc29890083)

[凡耆品第七(取善八偈) 78](#_Toc29890084)

[賓頭盧品第八(乞閉門十一偈) 79](#_Toc29890085)

[貨竭品第九(善來二十一偈) 79](#_Toc29890086)

[難陀品第十(欣樂十二偈) 80](#_Toc29890087)

[夜耶品第十一(名聞二十六偈) 81](#_Toc29890088)

[尸利羅品第十二(二十偈) 82](#_Toc29890089)

[薄拘盧品第十三(賈姓十二偈) 82](#_Toc29890090)

[摩呵䣯品第十四(大長十二偈) 83](#_Toc29890091)

[優為迦葉品第十五(八偈) 83](#_Toc29890092)

[迦耶品第十六(捉取十五偈) 84](#_Toc29890093)

[樹提衢品第十七(三十偈) 84](#_Toc29890094)

[賴吒惒羅品第十八(二十六偈) 86](#_Toc29890095)

[貨提品第十九(二十七偈) 87](#_Toc29890096)

[禪承迦葉品第二十(十一偈) 88](#_Toc29890097)

[朱利般特品第二十一(八偈) 88](#_Toc29890098)

[醍醐施品第二十二(二十七偈) 89](#_Toc29890099)

[阿那律品第二十三(無獵九偈) 90](#_Toc29890100)

[彌迦弗品第二十四(鹿子十四偈) 90](#_Toc29890101)

[羅雲品第二十五(十偈) 91](#_Toc29890102)

[難提品第二十六(十四偈) 91](#_Toc29890103)

[颰提品第二十七(十九偈) 92](#_Toc29890104)

[羅槃颰提品第二十八(十四偈) 92](#_Toc29890105)

[摩頭惒律致品第二十九(二十一偈) 93](#_Toc29890106)

[世尊品第三十(五十偈) 94](#_Toc29890107)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上 97](#_Toc29890108)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100](#_Toc29890109)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107](#_Toc29890110)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109](#_Toc29890111)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112](#_Toc29890112)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115](#_Toc29890113)

[佛說月上女經卷上 117](#_Toc29890114)

[佛說月上女經卷下 122](#_Toc29890115)

[佛說德光太子經 126](#_Toc29890116)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134](#_Toc29890117)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136](#_Toc29890118)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三 138](#_Toc29890119)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140](#_Toc29890120)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上 142](#_Toc29890121)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中 146](#_Toc29890122)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 150](#_Toc29890123)

# 中本起經卷上(次名四部僧，出長阿含)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 轉法輪品第一

阿難曰：「吾昔從佛聞如是。」

一時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降魔，覺慧神靜，三達無礙，度二賈客，提謂波利，授三自歸，然許五戒，為清信士已。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號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眾祐，度人如我今也。」吾從是來，修治本心，六度無極，積功累行，四等不倦，高行殊異，忍苦無量，功報無遺，大願果成。

世尊念曰：「吾本發心，誓為群生梵釋請法，甘露當開，誰應先聞？昔吾出家，路由梵志阿蘭、迦蘭，待吾有禮，二人應先。」念已欲行，天承聖旨，空中白言：「彼二人者，亡來七日。」佛言：「苦哉！阿蘭、迦蘭，甘露當開，汝何不聞？」

佛復惟曰：「甘露當開，誰應次聞？欝頭藍弗，次應得聞。」方起欲行，天復白言：「此人者，昨暮命終。」佛言：「彼人長衰，甘露當開，不得受聞，生死往來，何緣得息？五道輪轉，痛矣奈何！」

佛復惟曰：「甘露法鼓，聞于三千大千世界，誰應得聞？父王昔遣五人：一名拘憐、二名頞、三名拔提、四名十力迦葉、五名摩南拘利。供給麻米，執侍勞苦，功報應敘。」

時五人者，皆在波羅奈國。於時如來始起樹下，相好嚴儀，明耀於世，威神震動，見者喜悅，徑詣波羅奈國。未至中間，道逢梵志，名曰優吁。瞻覩尊妙，驚喜交集，下在道側，舉聲歎曰：「威靈感人，儀雅挺特，本事何師，乃得斯容？」

佛為優吁，而作頌曰：

八正覺自得，無離無所染，

愛盡破欲網，自然無師受。

我行無師保，志獨無伴侶，

積一行作佛，從是通聖道。

優吁問佛：「瞿曇如行？」

佛告梵志：「吾欲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皷(ɡǔ)，轉無上輪，三界眾聖，未曾有轉法輪，遷人入泥洹，如我今也！」

優吁大喜曰：「善哉！善哉！如瞿曇言者，願開甘露，如應說法。」

於時如來，便詣波羅奈國古仙人處鹿園樹下，趣彼五人。五人遙見佛來，便共議曰：「我等勤苦，室家離別，登山越嶺，困苦疲極，正坐此人，供給麻米，謂其叵堪。因魔來戰，是以委藏。今故復來，一麻一米，我等不堪，今起求食，奈何能辦？但為施坐，各莫跪起言語問訊也。得此不樂，必自去矣。」

是時世尊，為其五人，現道神足，五人身踊，不覺作禮，執侍如前。佛告五人：「共議勿起，今作禮何謂？」

五人悉對曰：「吾坐悉達，更歷勤苦，悅頭檀王，暴逆違道，皆由於卿。」

佛告五人：「汝莫卿無上正真、如來、平等覺也，無上正覺，不可以生死意待也。何得對吾面稱父字？」又告五人：「汝觀吾身，何如樹下？」

五人答佛：「爾時憔悴，今更光澤，爾時處樹，閉目端坐，日食麻米，猶謂非道；況入人間，身口自恣，何謂為道？」

佛告五人：「世有二事，以自侵欺。何謂為二？殺生婬泆、恃豪貪欲；極身勞苦、內無道跡。無是二事，是真道人。不於九十六術，亦不捨遠，是為取中，無有兩際。何謂取中？得覺慧行，遠於眾智，六通悉覺，具八正行，是名取中，止宿泥洹。」

佛說是法，五人未解。三人分衛，二人供養，為說色苦：「一切眾禍，皆由色欲，眾好無常，人亦無住。譬如幻師，出意為化，愚者愛戀，貪而無厭，幻主觀化，無染無著。所以者何？偽非真故。」

佛為二人，而作頌曰：

志蕩在欲行，嗜欲增根栽，

貪色怨禍長，離欲則無患。

三人供養，二人分衛，為說貪苦：「好利求榮，迷愚所專，害行毀德，壹由於貪。喜怒得失，欲者無厭，斯利危脆，若雲過庭，老病死來，靡不分散。譬如人夢，寤則無見，黠能捨貪，乃得大安。」

佛為三人，而作頌曰：

貪欲意為田，無厭心為種，

斷貪捨利求，無復往來憂。

於是世尊，因廣說法，不斷分部，五人便解，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

佛告比丘：「行有二事，為墮邊際：一者念在色欲，無清淨志；二者猗愛著貪，不能清志行。是二事，還墮邊行，生不值佛，違遠真道。若能斷貪，精進修明，可得泥洹。何謂泥洹？先知四諦。何謂為四？一曰為苦、二曰為習、三曰為盡、四曰入道。如是比丘，次持覺慧一心思禪，受道報應，法眼以朗。解彼四諦，稍入道迹。何謂為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恩愛別苦、怨憎會苦、所求失苦，要因五陰受盛為苦。何謂為習？所愛著習，不愛亦習。何謂為盡？其所有愛，覺知有滅，不愛不念，而覺皆盡。何謂入道？八正為真。一曰正見、二曰正利、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是為苦習，以盡入道。真諦是為無生，無生者無老，無老者無病，無病者無死，無死者無痛，無痛者無上吉祥，向於泥洹。」

於時如來而作頌曰：

至道無往返，玄微清妙真，

不沒不復生，是處為泥洹。

此要寂無上，畢故不造新，

雖天有善處，皆莫如泥洹。

說是法已，拘憐等五人，逮得法眼。佛告拘憐：「解未？」拘憐退席對曰：「未悟。」

世尊又告拘憐：「過去久遠時有國王，名曰惡生，將諸妓女，入山遊戲。王令官屬，住頓山下，唯從妓女，步涉山頂。王疲極臥，諸妓女輩，捨王取華，見一道人端坐樹下，諸女心悅，皆前作禮。道人呪願，諸妹那來，命令就坐，為說經法。王覺求諸妓女，而見坐彼道人之前。王性妬害，惡心內發，便問道人：『何故誘他妓女，著此坐為？卿是何人？』道人豫知王意必興暴害，答曰：『是忍辱人。』王拔佩劍，削其兩臂而問：『何人？』答曰：『實忍辱人。』又截其耳鼻。心堅不動，猶言忍辱人。王見道人顏色不移，便前悔過。道人告王：『汝今以女色故，刀截我形，吾忍如地，必得平等正覺，當以一切大智斷汝生死。』王惟罪深，必獲重殃，叩頭于地，願見矜恕。道人告王：『吾真忍辱者，血當為乳，所截平復。』尋如所言，乳出形復。王見忍證，冀必全濟，重宣情言：『若真道成，願先度我。』道人答：『可。』王解迷止，辭退還宮。」

佛告拘憐：「爾時忍辱道人者，我身是也；惡生王者，拘憐是也。解未？拘憐！」拘憐退席白佛：「甚解！世尊！」說是法時，拘憐等五人，漏盡意解，皆得羅漢；及上諸天八萬，逮得法眼。三千世界，為大震動。是為如來始於波羅奈國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大度一切，莫不樂受。

## **現變**(一作善來)**品第二**

於時波羅奈城中，有長者名阿具利，有一子，字曰虵虵(晉言寶稱)，時年二十四。稱生奇妙，有琉璃屐，著足而生。父母貴異，字曰寶稱。別作屋宇，寒暑易處，妓女娛樂，不捨晝夜。

寶稱中夜欻覺，見諸妓女，皆如死狀，膿血流溢，肢節斷壞，屋室眾具，皆似塚墓，驚走趣戶，戶輒自開，天地大冥，唯覩小光，趣東城門，門復自開，明照鹿園，尋光詣佛，瞻覩相好，巍巍煌煌，怖止迷解。舉聲歎曰：「久在恩愛獄，縛著名色械，今馳趣天尊，寧得解脫不？」

佛言：「童子，善來覺矣！」斯處無憂，眾行畢竟，前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逮無垢法眼，退席白佛：「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便成沙門。

明旦眾女，不見虵虵，周慞遍求，噓唏並泣，大家驚怪，問其狀變。答言：「不知寶稱今為所在？」長者怖悸，即遣馬騎，四出推索，父乘子車，速出而求。道過一水，水名波羅奈，渡水見子寶屐脫置岸邊，即尋足迹，徑趣鹿園。佛以方便，令其父子兩不相見。長者見佛尊儀相好，喜懼交至，忘失修敬，而問佛言：「我子寶稱，足迹趣此，瞿曇寧見？」佛告長者：「若子在斯，何憂不見？」

佛為說法：「生死由癡，恩愛有離，破二十億惡，入須陀洹。」寶稱心解，便得羅漢。父子相見，恩愛微薄，長者歡喜，退坐白佛：「今日心悅。情有二喜：一者遇佛解喜、二者離愛快喜。」

於時寶稱親友四人：一名富褥、二名惟摩羅、三名憍炎鉢、四名須陀，聞寶稱已作沙門，驚喜毛竪曰：「其人德高，明遠震國，吾等咸歸。今為沙門，其道必真，乃使斯人忽棄榮利。」共出詣佛，并省寶稱，即便俱行。見佛景則乘本願行，心喜即解，頭面作禮。前白世尊：「飢渴道化，虛心日久，不以鄙陋，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為說心本，旨解清淨，聞義心了，便得羅漢。

是時波羅奈傍，縣名曰荼，有五十人，因事詣國。聞寶稱、富褥等皆作沙門，又各生念：「諸長者子輩，憍樂自恣，才藝高世，皆感道化，瞿曇必神，乃令貴族，不復顧(ɡù)榮。」各各發念，欲往詣佛。即便俱出，徑詣鹿園，本願應度，見佛便解，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悉成沙門。因順本旨，速成法要，垢除縛解，皆得羅漢。

於時鹿園中間，有大眾會，飲食歌舞。時有一女，端正非凡，於會中舞，眾咸喜悅，意甚無量。女舞未竟，忽然不見，眾失所歡，惆悵屏營。乃復於彼，百步現形，大眾馳趣，女引詣佛，奄然隱焉。眾人問佛：「向者一女，並舞至此，瞿曇豈見之耶？」佛告眾人：「且自觀身，觀他何為？色欲無常，合會有離，如泡如沫，愚者戀著，殃禍由生。身為苦器，眾生皆然。」大眾心解，願為沙門。佛皆受戒，道現正諦，皆得應真。

佛勅諸比丘：「汝曹各行，廣度眾生，隨所見法，示導橋梁，普施法眼，宣暢三尊，拔愛除有，遷入泥洹。吾今獨行，詣憂為羅縣。」諸比丘受教，頭面禮足，繞佛三匝，於是別去。

## 化迦葉品第三

於是如來，還詣摩竭提界，至優為羅縣，暮止梵志斯奈園。明旦持鉢，詣斯奈門，佛現金光，照其堂上。梵志二女，長名難陀、次名難陀波羅，見光喜悅，尋詣佛所，禮拜請佛。如來昇堂，教授二女，歸命三尊，授五戒已。世尊告曰：「身非己有，萬物歸空。」二人心解，首戴奉行。世尊惟曰：「吾本起學，欲度眾生，欲界魔王，歸伏道化。」

近泥蘭禪河邊，有梵志，姓迦葉氏，字欝俾羅，年百二十，名聲高遠，世人奉仰，修治火祠，晝夜不懈。好學弟子，有五百人。迦葉二弟，宗師其兄，謂為得道。各有弟子，皆居下流。迦葉自念：「吾名日高，國內注仰，術淺易窮，窮則名頺，當作良策，全國大望。」便行求龍，以術致之，為作靖室，而鞠龍曰：「若有輕突入靖室者，吐火出毒，以滅來者。」龍至節會，無不放火。遠近僉言：「大師道神。」迦葉由此，功名曰隆。

世尊念曰：「吾昔出家，道逢䓑沙，誓要道成先度脫我。吾用一切故，即便然可。今察民心，普注迦葉，卒未可迴。譬如果美樹高，無因得食，唯有伐樹根僻枝，從食果必矣！一切所忌，咸在於龍。吾先降之，迦葉來從！爾乃大道，所化無崖。如來言曰：『日照天下，其德有三：一曰光耀除冥，無不分明；二曰五色雜類，宣敘其形；三曰開發萌芽，萬物精榮。如來出世，亦有三焉：一曰一切大智，照除愚冥；二曰分部五道，言行所由；三曰權慧拯濟，利而安之。』」

眾祐念已，便行起於斯奈園，投暮往造迦葉。未至所止，便現金光，樹木土石其色若金。迦葉弟子持瓶取水，覩變心動，怪而顧望。遙見世尊，明耀天下，不識何妙，馳走白師。師徒皆出，世尊威神，明儀煌煌，迦葉情悸，蒙蒙不悟，即自惟曰：「若是日耶，吾目得逮！謂是天人，其目復眴！」後思乃解曰：「得無是白淨王子悉達者乎？吾歷數云：『白淨王子，福應聖王，不樂榮位，當得作佛。』昔聞出家，其道成乎？」如來忽到，迦葉大喜：「善來瞿曇，起居常安。」佛為迦葉而作頌曰：

持戒終老安，信正所止善，

智慧最安身，眾惡不犯安。

迦葉白佛：「唯願屈德，臨眄蔬食。」佛答迦葉：「古佛道法過中不飯，且明至心，欲託一事，庶不有悋。」迦葉答曰：「恨無備豫，敬德虛心。」佛告迦葉：「欲寄一宿，寧見容不？」迦葉白佛：「我梵志法，寢不同室，幸恕不愛。巨命如何？」佛指靖室：「此復何室？」迦葉答曰：「中有神龍，性急姤惡，有入室者，每便吐火燒害於人。」佛告迦葉：「以此借我。」迦葉答曰：「實不有愛，恐龍為害耳。」五百弟子，屏營悚息，恐師許佛。重借滿三，迦葉惟疑，意甚無違，懼必禍耳。佛告迦葉：「三界欲火吾已滅之，龍不害我也！」迦葉答曰：「瞿曇德尊，能居隨意。」即撿威神，便入其室。五百弟子，信龍為害，莫不涕淚，可惜尊人，為龍所害。

佛坐須臾，龍從窟出，吐毒繞佛，如來化毒皆使為華。龍見其毒作華繞佛，怒盛吐火，謂能為害。熱氣歸龍，欝悶欲死，舉頭視佛，見相知尊，涼風趣龍，尋涼詣佛，火滅毒除，歸命入鉢。於是如來，便現火光，烔然概天。迦葉弟子，直起瞻候，見佛光明，謂是龍火，舉聲悲呼：「可惜真人，竟被龍殃。」迦葉師徒，驚共奔出，五百弟子，同聲責師：「天地開闢，未見人類妙如瞿曇，可尊可貴，恨不熟觀，何緣復見？」垂淚抆眼，而作頌曰：

容顏紫金耀，面滿髮紺青，

大人百福德，神妙應相經。

方身立丈六，姿好八十章，

頂光爥幽昧，何駃忽無常。

後來弟子，謂火害佛，悲喚哀慟：「瞿曇被害，我生何為？」踊身赴火，清涼和調，還顧白師：「瞿曇無恙！本謂龍火，定是佛光！」師徒騷擾，側息達明。

清旦如來持鉢出室，迦葉大喜曰：「大道人猶存耶！器中何等？」佛告迦葉：「所謂毒龍，已降受法。」五百弟子，僉言佛神。迦葉內伏，悋惜名稱，聊復貢高：「大道人實神。雖爾，未如我已得阿羅漢也！」

迦葉白佛：「願大道人留止，欲相供養。」明旦作飯，自行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到。」迦葉適還，佛如人屈伸臂頃，東適弗于逮數千億里，取樹果名閻逼，滿鉢而還。迦葉未到，已坐其床。迦葉問佛：「大道人從何徑來？」佛言：「卿去後，吾東到弗于逮，取此果名閻逼，香美可食。」佛飯去已，迦葉念曰：「大道人雖神，故不如我道真。」

明日食時，復行請佛。佛言：「可去，今隨後到。」迦葉旋還。佛南行極閻浮提界取果𦱕䗍勒，盛滿鉢還。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問佛：「何緣先到？」佛言：「南行取此美果，可用愈病。」佛飯去後，迦葉而念：「此大沙門實神實妙。」

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到。」佛西適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滿鉢而還。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問佛：「復從何面來？」答曰：「西詣拘耶尼，取阿摩勒果，汝可食之。」佛飯已去，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所作實神。」

明日迦葉復行請佛，佛言：「今隨後到。」迦葉反顧，忽不見佛。佛已到北方欝單曰，取自然粳米。迦葉未至，已坐其床。迦葉問佛：「復從何來？」佛答曰：「北適欝單曰，取此粳米，卿可食之。」佛飯去後，迦葉獨念：「此大道人，神妙乃爾！」

明日食時，佛持鉢自到其家，取飯而還，食已欲澡漱口無水，天帝釋即下以手指地，自然成池。迦葉晡時，彷徉見池怪而問佛：「何緣有此？」佛告迦葉：「朝得汝食，欲漱無水，天帝指地成池給用，當名此池為指地池。」迦葉念曰：「大道人神妙，功德無量！」

後日世尊移近迦葉，坐一樹下。夜第一四天王俱下，聽佛說法，四天光影明如盛火。迦葉夜起，見佛前有四火。清旦問佛：「大道人亦事火乎？」佛言：「不也。昨夜四天王來聽說法，是其光耳。」迦葉復念：「是大沙門極神，乃致此天。雖爾，故不如我道真。」

明日第二天帝釋，夜來聽法，帝釋光明倍於四天。迦葉夜起，見佛前光，意而獨念：「佛故事火也。」平旦問佛：「得無事火？明倍昨夜也。」佛言：「帝釋來下聽受經法，是其光耳。」

後夜，第七梵天又下聽法，梵魔光景倍於帝釋。迦葉見光，疑佛事火。晨朝問佛：「大道人必事火也。」佛告迦葉：「第七梵天昨夜聽法，是其光耳。」迦葉自念：「是大沙門，威神感動天梵下降。」

迦葉五百弟子，人事三火，凡千五百火。明旦燃之，火了不燃。怪而白師。師曰：「必是佛所為耳。」馳往白佛：「我五百弟子，今朝燃火，了不肯燃，是佛所為乎？」佛告迦葉：「欲使燃不？」問之至三，對曰：「欲使燃。」佛言：「可去，火當燃。」應聲皆燃。迦葉復念：「是大道人，至神乃爾！」

迦葉自事三火，明旦然之，又不可滅。五百弟子，及諸事者，助而滅之，了不可滅。疑佛所作，便行白佛：「我自事三火，不可得滅。」佛言：「欲使滅乎？」曰：「實欲使滅。」佛言：「火可當滅。」應聲即滅。迦葉念曰：「大道人，極神至妙，所作皆諧。」

後日迦葉五百弟子，適共破薪，各各舉斧皆不得下，懅行白師。師曰：「是大沙門所為。」即行白佛：「我諸弟子，向共破薪，斧舉不可得下。」佛言：「可去，斧當下。」即下得用。迦葉念曰：「是大沙門，神則神矣！」

後日佛還樹下，見棄弊衣，念欲浣之。天帝釋承佛聖旨，到頗那山上，取四方石一枚，六方石一枚，給用浣曬。迦葉遊觀，見池邊兩石，怪而問佛：「今此池邊兩石妙好，此從何出？」佛告迦葉：「吾欲浣濯及當曬衣，天帝送石，以給吾用。」迦葉復念：「瞿曇神德，莫不感動。」

佛後入指地池澡浴畢，當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曰迦和，絕大修好，其樹曲下就佛，佛牽出池。迦葉見樹曲下，怪而又問佛。佛告迦葉：「吾朝入池，將欲出水，樹神垂枝，令吾牽出。」迦葉復念：「是大道人，至德多感，大樹垂下。」佛欲令迦葉必伏，便入泥蘭禪河。其水深駃，佛以神力，斷水令住，高出人頭，使底揚塵，佛行其中。迦葉見佛入水，恐其沒溺，即將弟子，乘船救佛。見水隔起，其下揚塵，見佛大喜：「大道人尚活耶！」又問：「欲上船不？」佛言：「當上。」佛念當貫船底入，令無漏迹。迦葉大驚：「是大沙門！妙化難名。」

時摩竭提國王吏民，以歲會禮，往詣迦葉，相樂七日。迦葉心念：「佛德聖明，眾人見者，必阻棄我。令其七日不現，快乎。」佛知其意，即隱七日。至八日旦，迦葉又念：「今有餘祚，供佛快耶！」應念忽至。迦葉大喜：「適念欲相供養，來何快耶？間者那行？今從何來？」佛告迦葉：「汝心念言：『佛德聖明，眾人見之，必阻棄我。令其七日不現，快乎。』是故隱耳。汝今念我，是故復來。」迦葉心念：「佛真至神，誠知人念。」

佛知迦葉心已降伏，便告迦葉：「汝非羅漢，不知真道，何為虛妄，自稱貴乎？」於是迦葉，心驚毛竪，自知無道，即稽首言：「大道人實神聖，乃知人念。寧可得從大道人神化稟受經戒，作沙門耶？」佛言：「大善！報汝弟子。卿是國師，今入法服，豈可獨知乎？」迦葉受教，顧謂弟子：「汝間與我共覩神化，吾始信解，當作沙門。汝等何趣？」五百弟子同聲對曰：「我等所知，皆大師恩也，師所尊信，願皆隨從。」即時師徒，俱共詣佛，稽首白言：「我等皆有信意，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迦葉裘褐水瓶杖屣、諸事火具，悉棄水中。

是時迦葉二弟：次曰那提迦葉，幼曰迦耶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廬舍止處列居水邊。見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隨流漂下。二弟驚愕尊德獨高乎？」迦葉答曰：「佛道最勝，其法無量，雖我世學，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二弟聞此，各謂弟子：「吾欲從兄，汝等何趣？」五百弟子俱發聲言：「願如大師。」皆即稽首，求作沙門。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

於時如來，與千比丘僧，詣迦耶悉大叢樹下坐，而入三昧。忽然不現，從東方來，沒於樹下，四方亦爾，踊住虛空，而不墮墜，身出水火，升降自由。諸比丘，仰頭喜悅，不覺如來還處本坐，無有覺者。比丘歡喜，前禮佛足，退席白佛：「此示現者，名曰何等？」佛告比丘：「是者名曰神足示現。又有教授示現，比丘諦聽。心意識行，因緣染著，決正分部，名曰教授示現。又有說法示現，比丘諦思。自愛色為衰，六情所愛為衰，衰不止便苦生。何謂苦生？婬、怒、癡火起，便有痛痒，老、病、死畏。是為說法示現。」佛說法三轉，時千比丘，漏盡望斷，皆得阿羅漢。佛為比丘而作頌曰：

今者千比丘，長老有尊德，

改邪修正見，無想入禪慧。

說是法時，天龍鬼神莫不樂聞。

## 度瓶沙王品第四

於時世尊，欲詣羅閱祇，度於君民。即日羅閱祇王遣使者，奉命詣佛，修敬盡恭，禮畢陳言：「國主瓶沙，稽首坐前！近承釋尊，道成號佛，天人雜類，慶賴遇時。伏惟世尊，興利康寧，願垂覆育，照臨鄙國，飢渴聖化，虛心踊逸，哀矜群庶，令得解脫。」佛勅比丘：「汝等速嚴，當就王請。」比丘受教，嚴畢翼從。

使者馳白：「世尊以顧，將千比丘僧，今頓須波羅致樹下，去城四十里。」王即案先王遺令：「若佛入國，當自出迎，迎之者，得福無量。」即便勅嚴車千乘，馬萬匹，從人七千，嚴畢升車，出宮趣城。城門自閉，車馬俱躓，王甚驚怖，懼有大災：「吾罪重矣！而有斯禍。」空中聲曰：「王宿願人，今繫在獄，誓要相連，是使門閉。」即便大赦解放囚人。門霍自開，得詣佛所。

王遙見如來相好光光，即便下車，却從解劍。佛知瓶沙性素憍豪剛強貢高，欲令速解化王從者儀式。若王瓶沙，顧視從者，似己無異，懼佛不識，頭面禮足，右繞三匝，禮畢自陳：「我是摩竭提王瓶沙身也。」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吾照卿心，何但卿形。」瓶沙大喜，即退就坐。群臣庶民，各盡其敬，中有作禮者，自名字者，直揖拜者，禮畢却住。佛命令坐，受教就席。

佛告瓶沙：「宿福為王，今復增益，使王國界人民，忠孝富樂，無憂福護，有德吉，無不利。」眾會有疑：「欝俾迦葉，名聲先達，今與佛俱，誰應作師？」佛察眾念，便告迦葉：「其有殺生祠祀，欲望其福。寧能得不？入於山中，求道無師，能得道不？」迦葉白佛：「殺生祠祀，不得其福；天神不食，殺者得罪；學道無師，道終不成。」迦葉白佛：「我前事火，晝夜不懈，勤苦積年，好術弟子，凡有五百人，精銳燃火，不避寒暑，年耆根熟，永無髣髴，先人傳惑，以授後生，自稱是道，唐苦無報。今得佛教，洗浣心垢，已得羅漢。」佛告迦葉：「現汝羅漢神足。」迦葉受勅，即入靜定，身升虛空，去地數丈。從腰以上火、腰以下水；更從腰以上水、腰以下火，以水雨火，衣燥不軟。住空現變，出沒七反，從身出光，五色赫奕。飛從東來，沒佛坐前，四方上下，化現亦爾。變畢叉手，長跪白佛：「弟子迦葉，蒙佛慈恩，解脫罪縛，如來特尊，三界頂受。」佛為迦葉，而作頌曰：

若人壽百歲，奉火修異術，

不如尊正諦，其明照一切。

若人壽百歲，學邪志不善，

不如生一日，精進受正法。

王及群臣，乃知迦葉是佛弟子。佛告瓶沙：「天下人眼，不但視色；苦、樂無常，身不得久。天下人意，多惡少善。思想萬端，趣欲快意，能棄此志，亦可得道，功齊迦葉。無以豪貴，自恣其情；無以自在，貪婬無厭；無以豪強，侵陵弱者；無以瞋怒，抂殺無過。莫隨婬心、莫隨貪心、莫隨怒心。息惡令善，信守真言。當念死劇老病苦劇，思惟所行，亦復可得迦葉神足。若眼視色，心當抑却，好醜不動。耳聽眾聲，心當制持，無所喜怒。鼻嗅香臭，心當制伏，情無所著。口貪眾味，心當秉持，想無所起。身更所著，心當制止，識無綺可。五陰外來，制者由心，六情無主，陰衰無名。迦葉功德，修之便是。人生受形，多憂苦惱：飢渴寒熱，愚計為樂；智士見苦。妻子榮利，世人迷惑，凡此眾事，無不分散，千歲萬年，皆歸磨滅。」佛為瓶沙而作頌曰：

夫為世間將，順正不阿，

矜導示禮儀，如是為法王。

多愍善恕正，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如是眾附親。

佛告瓶沙：「王作宮舍，從來幾歲？」王顧問傍臣，傍臣對曰：「造起宮舍，七八百年。」佛問諸臣：「凡更幾王？」臣即對曰：「二十餘王。」佛問瓶沙：「皆識諸王不？」瓶沙答曰：「唯識我父，不識先人。」

佛告瓶沙：「但地有常，人無常也。人自愛身者，不當殺害於命、不當誹謗有道。眾生生死皆由恩愛。父母自言：『是我所生，是我之子。』子非父母所致，皆是前世持戒完具，乃得作人。為惡行者，死墮地獄、畜生、餓鬼，自從行致，不由他生。罪福明正，王甚思之！」佛告王曰：「兒在胎中，若有盲聾，母豫知不耶？」王答佛言：「實不豫知。」佛言：「此兒宿命罪行使然，非父母過。兒在胎中，若其聖明，母不豫知。皆由履行清純，非父母力。此理明驗，王善惟之！世人得罪，其行有三：口言傷人、身行暴害、心專妬嫉。能撿此三，雖未便得泥洹，天上人中，豪貴自由。原於人本，從癡有形，從形生情，從情生識，從識生欲，從欲有父子，從父子生恩愛，從恩愛生憂悲，展轉五道無有休止。人亦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不識其根，各相字名言。是父？是子？唯得道者，乃知其原。生、死因緣，本從癡起，一切無常。大王受持！」

佛告瓶沙：「若國善人，謹順忠孝、廉貞敬讓、才博智遠、不犯王法，本非貴族，王何異待？」王答佛言：「姓名顯達，擇能授職。」佛告大王：「道法無親，唯善是輔。成持五戒，名清信士；精進直入，見諦不迴，便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各因本心，道位次敘。」佛說是時，王及國人一萬二千，諸天八萬，皆見道跡。

佛告瓶沙：「王來已久，宮遠早還，牛、馬、人從，停住勞疲，比於後日，吾當詣城。」王起禮佛，受戒而退。群臣從官，喜前受戒。當王群臣受五戒時，內外人馬，寂然無聲，諸婆羅門，感化心伏，皆前受戒，歡喜而退。王升車已，群臣跪賀：「大王功德！值佛出世，并令臣等沐浴清化。」瓶沙歸宮，教勅宮內奉齋持戒。國內一切，信解歡喜。

忉利天帝，華散佛上，於時坐中，有豪長者，名迦蘭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園，施與尼揵。佛當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為棄捐。」長者至心，臥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應全。大鬼將軍名曰半師，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揵，裸形無恥，不應止此。鬼師奉勅，撾打尼揵，拖拽器物。尼揵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暴害乃爾！」鬼師答曰：「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作佛精舍。大鬼將軍半師，見勅逐汝輩耳。」明日尼揵共詣長者，深責所以：「何故改施？令吾等類被乎委頓。」不謂長者見困如此，迦蘭陀心喜：「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我至心。」即答尼揵曰：「此諸鬼師，強暴含瞋，懼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揵懟恨，即日恚去。長者歡喜，修立精舍、僧房坐具，眾嚴都畢，行詣樹王祠處，請佛及僧。眾祐受施止頓，一時大化普濟，靡不欣樂。

## 舍利弗大目揵連來學品第五

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人俱，皆得應真，欝俾羅等。彼有一卿，名曰那羅陀。故有梵志，字曰沙然。精修仙行，延納來學，好仙弟子，凡有二百五十人。門徒之中，有二人高足難齊：一名優波替，次曰拘律陀，才明深遠，研精通微。沙然得病，自知將終，告於二賢：「此諸新學，志存道行，累卿二人，必令全志。」二人敬諾，受教奉行。

是時世尊，勅比丘頞：「汝行宣化，往必有度。所可見者，其智明遠，自捨如來，無能與論。若與相見，直說法本，勿與酬酢，以致其嗤。」頞受勅，整服持鉢，禮佛而行。時優波替，從諸弟子相隨遊觀，遙見頞雅，未曾聞覩，何所法像？被服改俗，須至當問。二人俱前，相逢中路，便問頞陛：「章服反常，何所從出？豈有師宗可得聞乎？」於時頞陛，以頌答曰：

我年既幼稚，學日又初淺，

豈能宣至真，如來廣大義。

一切諸法本，因緣空無主，

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

優波替方聞法義，尋思至理而自惟曰：「吾小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古仙道術，靡書不綜，十六大國，謂吾廣博，未曾聞斯真要之義；今偶出遊，遇此寶藏，此言之妙，美於甘露。」心寤意解，便逮法眼，旋還精舍，欣悅無量。拘律陀，見彼容悅，疑得甘露。即問優波替：「得甘露那？勿違本要，惠及少少。」優波替具向拘律陀說所聞偈，一聞不解，再說乃了。尋思反覆，亦得法眼。二人議曰：「本願甘露，今得服甞，寧可共詣大沙門所，就彼海淵，沐浴清華。」議合心同，嚴辦當發，拘律陀念曰：「吾師臨終，囑授弟子，令吾成濟；今便委棄，義所不安。」便告弟子：「彼大沙門，有甘露仙化，壞裂俗網，息心寂行。吾欲啟請，窮微反真。汝將何趣？」門徒對曰：「今得視聽，是大師恩。大人宗仰，承命踊逸，貪羨甘露，願從下風。」師徒志合，即出所止，往詣竹園。

於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二賢，從諸弟子，乘本願行，欲作沙門。勸成其功者，頞數，得千二百五十人。佛結戒竟，比丘歡喜，莫不肅然，禮佛而退。

## 還至父國品第六

於是如來將歸舍夷，與大比丘僧——皆得應真，神靜通微，明曉三世眾生行源——賢者舍利弗、大目揵連、欝俾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等，一千二百五十人。是時迦維羅越王閱頭檀，遣梵志憂陀耶，來詣竹園，請佛還國。爾時憂陀耶，見佛相好，明暉天地，五情實喜。頭腦禮足，却住一面，心意齊整，長跪白佛：「父王遠謝悉達，聞汝道成，復度一切，我獨不蒙。本要當還，今故遣使。」佛問憂陀：「父王起居安不？」憂陀白佛：「大王無恙，唯思世尊。」佛告憂陀：「樂此道不？」憂陀對曰：「甚樂。世尊！」佛授憂陀，使作沙門，授其法戒。憂陀自念：「今為弟子，無緣復還；王須消息，因誰報命？」佛知憂陀心念，欲還行矣。「憂陀！莫親世業戀著故家。」憂陀白佛：「佛當還至舍夷國不？」佛言：「當還。」憂陀受勅，退跪白佛：「不審何日當至？」佛告憂陀：「却後七日，必至舍夷。」憂陀歡喜，禮佛而去。

於是憂陀耶，還至舍夷，詣宮求通。門監白曰：「憂陀使還在門求見。」王教推問：「吾望憂陀如渴欲飲，何故稽停方白求通？」推應坐者反覆至三，然後乃前。王見憂陀，已受法服，而問憂陀：「卿作沙門那？」憂陀答曰：「以服佛法。」王問憂陀：「悉達在宮，與卿獨親，入出周旋，無所關(ɡuān)白，今使來還，何得自外詣門求通耶？」憂陀答王：「佛教比丘，莫親白衣、戀於家居，道俗異故。」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衣服極好；今者為道，所著何衣？」憂陀指衣：「所服如此！」王即墮淚曰：「悉達在家，吾為作宮，七寶刻鏤，極世珍妙；於今屋室，何如我許？」憂陀答王：「常處樹下。諸佛世尊，道法皆爾。」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茵褥綩綖，錦繡細軟；今所坐具，皆有何等？」憂陀答王：「所坐用草，清素除貪。」王問憂陀：「悉達在家，吾為作厨，甘肥眾美；今所飯食，復有何物？」憂陀答曰：「至時持鉢，往福眾生，食無麤細，呪願施家。」王聞是語，即復流淚。王問憂陀：「悉達眠時，吾欲令覺，彈琴絃歌然後乃覺；今在深山，何用覺乎？」憂陀答王：「如來三昧，無有晝夜。」王問憂陀：「吾子在宮，若其澡浴，八種香汁；若今澡浴，皆有何物？」憂陀答王：「八解正水，以洗心垢。」王問憂陀：「悉達在國，栴檀蘇合，以塗子身；今者為道，為有何物？」憂陀答王：「戒、定、慧品，香熏八難。」王問憂陀：「悉達在家，吾為作床，精寶四種；於今所坐，何物用作？」憂陀答曰：「四禪為床，息心無欲。」王問憂陀：「吾子在宮，士眾衛侍；今者侍從，復有何人？」憂陀答王：「學道弟子，名比丘僧，翼從世尊，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王問憂陀：「悉達在家，若其出遊，車有四品——牛、羊、象、馬——以充騎乘；於今出處，何所駕乘？」憂陀答王：「四諦神足，參駕飛行。」王問憂陀：「吾子行觀，幢麾羽𦑼以為光飾；今者慓幟，復有何物？」憂陀答曰：「四恩慈悲，廣飾群生。」王問憂陀：「悉達每出，椎鍾鳴鼓，觀者填路；今者遊止，有何音響？」憂陀答王：「佛始得道，往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拘憐五人，逮得羅漢。八萬諸天皆入道迹，九十六種靡不欣伏，無上法音，聞于三千大千世界。」王問憂陀：「悉達今者欲領何國？」憂陀答王：「世尊所領，不可稱道，教授眾生，無不蒙度，等心普濟，無所適處。」王問憂陀：「吾子在國，思陳正治，助吾安民，動順禮節，莫不承風；今者獨處，思憶何等？」憂陀答王：「世尊惟空，苦樂非真，有者歸盡，神靜無為。」王聞是言：「災矣悉達，一切皆有，汝何言無？反矣悉達，與人為讎。」憂陀白王：「正使智人，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百義，合此人數，稱讚如來，彌盡竟劫，不宣其德；況我所說，億不及一。唯佛與佛，其德乃彰。」

王言：「善哉！佛當來不？何日能至？」憂陀白言：「七日當至。」王大歡喜，即勅群臣：「吾當迎佛。導從鹵簿，壹准聖王出入法則。平治道路、香汁灑地，城中街巷盡竪幢幡，其所修治光飾盡宜，車、馬、人從限四十里。」

其日世尊，起於竹園，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威神感動諸天侍從，始入舍夷。路由一水，名阿樓那，度水上岸。神通照察，深知調達惡心內興，必難開化。當現神足令其信伏。即升虛空去地七仞，足若蹈地，其實在空。佛告比丘：「見彼車馬五色嚴麗，正似天帝出遊觀時。」爾時眾人，見佛及僧足步其地，仰觀足跡處在空中，於上稍下，正至迎次，與人頭齊，剛強靡伏歸命和南。唯有調達獨興惡念：「子行學道，但作幻術，惑人如是。吾亦當復作術，廣化眾人。」於是父王，遙見佛來，愛敬交至——一者敬道，二者愛子——即下象車，解劍却蓋，涕淚趣佛頭首禮足，而頌讚曰：

生時緣福德，瑞應三十二，

樹傾敬稽首，道成今三禮。

於是父王以偈問佛：

子本在吾家，駕象名寶車；

今者足蹈地，是苦安可堪？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車馬生死乘，危嶮安可久？

參駕五通馳，所至無限礙。

本著七寶衣，珍妙甚雅好，

剃頭被納服，如何不羞恥？

慚愧為衣服，世衣增塵垢，

法衣真人服，息心名如來。

本用金銀器，眾味甚香美，

今者行乞食，麤惡安可咽？

法味為道食，飢渴今已除，

哀世故行乞，持鉢福眾生。

本處別宮中，眾宮妓侍衛，

獨在山樹間，如何不恐懼？

生死恐畏除，今已入本無，

無憂無喜想，所止名道場。

本在我家時，澡浴名香汁，

處於山樹間，何物洗身垢？

道藏為浴池，正水滿其淵，

浴已三毒盡，三達快無雙。

於是父王，請佛及僧，令詣王園，永為精舍。佛受王意，便入精舍，坐尼拘類樹下，廣說教法，七日不懈。聽者歡喜，中有發大乘者、有樂辟支佛行者、有發羅漢意者、有作沙門者，各隨發心，如行所得。

城內母人，各生善念，悲泣自責：「世尊還國，男子福德，獨得見佛；我等罪蔽，不服法味，何苦如是？」佛知母人一切心念，讚言：「善哉！乃生好心，願樂聞法，真得度苦。」佛便語王：「法興難值，道教難得，可勅國內諸母人輩樂聞法者，使出聽受。」王即宣令欲見佛者聽。城內母人，咸喜俱出，詣佛禮拜，訖而却住。於是世尊，如應說法，各各解了，逮得法眼。王及臣民，歡喜禮佛而退。

是時諸比丘白佛言：「舍夷國內，男女長幼聞佛說法，如心所念，各得其決；父王俱聽，不記所得？」佛告比丘：「父王恩愛未息，父子相待，敬心未全，是故不得。」明旦如來，唯將目連往詣王宮，上殿而坐。佛勅目連：「現汝道力。」目連受教，飛升虛空，出沒七反，身出水火，從上來下，前禮佛足，却侍於左。父王見變，心意解悅，恩愛斷滅，敬心內發，起前禮佛：「甚善，世尊！弟子功德，猶尚乃爾，如來威德，難可度量！」便發無上正真道意。

是時父王，每詣佛所，見迦葉等千人形體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勸宗室樂無為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政。」即令宗族：「明日會殿，受令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君四天下，左右侍從，率當端政。』今諸弟子類無姿觀，今欲禮娉有道儀容足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聽令歡喜，乞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棄世榮，出家居道，整頓服飾，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萬金，其日嚴出，觀者填路。」調達冠幘，自然墮地，衢和離身，所乘象馬，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互占曰：「餘皆得道，二人不吉。」俱詣佛所，悉作沙門，剛強降伏，莫不樂受。

中本起經卷上

# 中本起經卷下

後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

## 須達品第七

佛從本國，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王舍國竹園中。長者伯勤，承佛降尊，馳詣竹園，五心禮足，逡巡恭住，整心白佛：「唯願世尊，顧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長者欣悅，接足而退。還家具膳，莊嚴幢幡，親自執事，極世之味。舍衛長者，名曰須達(晉言善溫)。與主人伯勤雖未相見，每信相聞，行同德齊，遙揖為友。須達因事來行，推親往造，伯勤親供不容得出。須達踟蹰殊久，呼使而曰：「吾故遠至，以展不面，虛心在昔，馳散所懷。不謂今日見薄不偶。」迦蘭迦事訖乃出，相揖而坐：「不面在昔屈辱臨顧，傾企之情有兼來趣。明請大賓，執事自逼，是使乃心滯而不敘。」善溫問曰：「何謂大賓？為是婚姻國節會耶？」答曰：「同志！卿不聞乎？白淨王太子，入山六年，道成號佛。威相明遠，神明爥幽。方身丈六，華色紫金，明耀於世，吐法陳戒，精義入神。所從弟子，名比丘僧，居靜正身，修德履道，忽榮棄利，義曰真人，凡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俱。」

善溫聞稱佛聲舉，身毛竪，心喜交胸。逸豫待明，五情內騷，轉側不寐。至誠感通，中夜霍明，即便嚴出。方向城門，顧見城左，有神祠舍，名曰漯披。過往跪拜，禮畢旋顧，奄便更冥。善溫惶恐，不知所趣，雖有此變，心猶存佛，承其至心恐畏消除。空中聲曰：「善哉！須達！心至乃爾。」即問空聲：「為是何神？」便答之曰：「吾是子親摩因提也！」問曰：「卿生何許？奚為此間？」即而答曰：「吾昔從佛神足弟子大目揵連，聞說經法。因此福報，得生第一天上，功德甚少，別使典此。見卿至心，來相佐助。佛者至尊，舉足中間，福祐難量，恨吾生存不獲覩佛。如今所見，明驗真諦。」天放大光，照於竹園。善溫尋光，遙見如來，踰於所聞，前拜却住，微心視相，而問於佛：「神尊寧安耶？」佛為須達，而作頌曰：

無憂無喜相，心虛清淨安，

已能無所生，見諦入泥洹。

覺正念清明，己度五道淵，

恩愛網斷壞，永寂悅彼安。

長者須達，聞說是時，因本功德，便發淨意，逮得法眼，歸命三尊，諮受五戒，為清信士。前白佛言：「唯願如來，臨盻舍衛，教授一時，濟度君民。」世尊又曰：「卿姓字何乎？」長者跪對曰：「鄙字須達，侍養孤老，供給衣食，國人稱我給孤獨氏。」佛而告曰：「彼有精舍，容吾眾不？」對曰：「未有。」長者須達，承佛聖旨，進前長跪，而白世尊：「余能堪任興立精舍，唯須比丘，監臨處當。」顧勅舍利弗，竝行營佐，即受教命，作禮而退。

還彼舍衛，周行求地，唯祇園好——眾果流泉，奇鳥翔集，地夷木茂，去城又近——因往守請祇，了無賣意。求之不止，恚而言曰：「若能以金錢，集布滿園，爾乃出耳？」重問：「審實爾不？」祇謂：「價高，子必不及，戲言決耳！復何疑哉？」須達辭還，載輦送錢。園監不聽，走白大家：「須達送錢，不審內不？」報勅園監：「吾自戲言，遣錢勿受。」二人共諍，舉國耆老，馳往諫止。耆老斷當：「地價已決，不應得悔。國政清平，祇不違法。」即聽布錢。門裏不周，祇意喜曰：「吾還得園矣！」遣人催督。須達自往，共詣園觀，所思未周，意憒不樂。祇曰：「國賢若悔便止。」答言：「不悔。」思得伏藏，畢地直耳。祇心惟：「佛必是至尊，能使斯人，竭財不恨，可戴可仰，神妙如茲。」便謂須達：「勿復足錢，餘地貿樹共立精舍。」須達即言：「善哉！許諾。」便興功夫，僧房、坐具、床㯓、茵褥，極世之妙；加施幢幡，香汁灑地，備辦供具，兼餚重饌，燒眾名香，遙跪請佛：「唯願如來枉屈尊神。」

於是眾祐，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於舍衛國，應須達請。威神震動，國內咸喜，男女大小填路而出。給孤獨氏及王弟祇陀，前禮佛足，共上精舍。佛受呪願，故曰祇樹給孤獨園。王國有事，急召須達，赴行應會。事訖馳還，奉齋盡恭。却從步涉中路有人，奉酪一瓶，顧無所使，自提而行。前逢梵志，請令持之。共詣精舍，手自斟酌。顧命梵志，汝便斟酌。飯訖行澡，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

梵志暮還，奉齋不飡。婦怪而問：「不審何恨？」答曰：「不恚，吾齋故耳。」婦重質之：「何從齋來？」梵志答曰：「給孤獨氏於園飯佛，請吾往齋，齋名八關(ɡuān)。」其婦流淚，忿然恚曰：「君毀遺則，禍此興矣！瞿曇亂法，奚足採納？」迫踧不已，便共俱飯。梵志壽算，終於夜半，生於欝多羅衛國，作大澤樹神。時有婆羅門等五百人，欲詣恒水三祠神池，沐浴垢穢，希望神仙。中道乏糧，遙望彼樹，想有流泉，馳趣樹下，了無所見，窮困斯澤，飢渴委厄。樹神人現，問梵志曰：「道士那來？今若行耶？」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即舉手，眾味流溢。眾飯飽足。詣神請曰：「何等功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因舍衛給孤獨氏，持八關齋，為婦所敗，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若終齋法，福應生天。」爾時樹神，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法齋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名拘藍尼，國有長者，字瞿師羅(晉言美音)，人民敬愛，言輒順承。梵志眾等，往造求宿。美音問曰：「道士何來？今欲所之？」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孤獨氏攢採法齋，兾遂本志。美音喜躍，宿行所追，亘解欲行，明旦宣令：「宗室及所親愛，誰能共行受齋揩式？」合五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感義嚴出。行詣舍衛，未至祇洹，道逢須達，往造佛所過而不識。顧問從者：「此何大夫？」對曰「給孤獨氏也。」梵志眾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曰：「久承令懿，注仰虛心，聞有道訓八關齋法，故遠投託，幸蒙示導。」須達止車答曰：「吾有大師，號曰如來、眾祐，度人近在祇洹，可共俱進，造覲世尊。」聞命敬諾。恭肅盡虔，遙瞻如來，情喜內發，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緣察本心，旨說法要。五百梵志得阿那含，便作沙門。美音宗等，逮得法眼。

諸比丘白佛：「五百梵志及諸長者，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不遠，時世有佛，號名迦葉。為眾講法，說吾當來，今諸梵志於彼佛前，願樂欲見當來釋迦文佛。是諸長者亦同斯願。從是因緣，見吾便解。」比丘歡喜，盡受奉行。美音心念欲請世尊。佛知其念，而告之曰：「彼無精舍，汝願不遂。」美音悅解，喜前白佛：「我有別宅，願為精舍。唯哀垂救，濟度群生。」乞退還國，修備所供，頭面接足，禮畢而去。

## 本起該容品第八

爾時，如來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從舍衛祇洹，遊於拘藍尼國美音精廬，足蹈門閫，天地震動，珠璣樂器，不鼓自鳴，蠱(ɡǔ)毒隱伏，吉瑞和清。當爾日也，境界人民，靡不敬肅渴仰世尊。是時國王，名曰優填，強暴侵剋，開納佞言，躭荒女樂，疑網自沈。又置大夫人二人，左右番上，二后姿容一國少雙。左夫人字照堂，為人憍慠，唯惡是從，讒疾賢良，譖入無厭。右夫人字該容，執行仁愛，虔敬肅恭，清素約己，文不加身。王珍其操，每事私焉。照堂懷嫉，譖之至深，王察其行，不納其言。

該容有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香。因歸問訊，路由精舍，每過修敬，減省香錢，合集寄聚，便行飯佛及比丘僧。佛為說法，書心不忘。施訖還宮，過肆取香，因此功福，本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常。詰問理窮，任實首情，每減香錢，飯佛及僧，法深義妙，非世所聞。該容聞說佛聲，悚然心歡喜自念曰：「吾心喜踊，何因得聞無量法乎？」即告度勝：「試為我說。」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如來尊言。」乞行詣佛，受勅而還，便遣出宮。重告之曰：「具受儀式，度勝未還，夫人侍女，側息中庭。」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有度者。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該容欣悅，開笥出衣，積為高座，承佛威神，如應說法。夫人該容，及諸侍女，疑解破惡，得道溝港。度勝應時，逮得總持。

照堂恊恨，妬憤內發，數譖非一。王反辱曰：「汝輩妖蠱(ɡǔ)，言不及義，彼人操行，執節可貴。」照堂心忌，猶欲害之。密白王曰：「恒遣青衣，往來佛所，情蕩外交，志溢邪趣。妾實修良，忠直見忽。」數譖不已，王頗惑之。照堂心謀念曰：「伺子齋日之中必矣！」伺其齋日，因勸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被命皆會。該容持齋，獨不應命。反覆三召，執節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縛置殿前，將欲射殺。該容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己，後射輒還。王時大懅，惶怖解焉，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是耶？」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飡，加行八事，飾不近身。必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不？當詣精舍，覲見表虔。」

會有敵國興兵入界，彼眾強盛，王自出征，顧命梵志，名曰吉星，權領國政。照堂喜曰：「吾父領政，殺子必矣。」王去之後，女與父謀，燒殺該容及其侍女，詐言失火，謂可掩塞。事會發露，王大恚之，斥徙吉星，捐弃於外，以其道士故全其命；照堂等輩，幽之地窟；推逐邪道，廣闡佛法。

諸比丘退席白佛言：「王后該容，及其侍女，精進乃爾，見諦得道，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比丘：「過去有城，名波羅奈，有婬女五百人，延致輕薄，以自供濟。世有辟支佛，名曰迦羅，教化人民，令持五戒，舉國士女，歸心師焉。」諸女恚曰：「此人奚來，斷吾賓客。」咸共興恚，謀圖毀害。後日迦羅復入其聚，諸女同忿，皆以火爐，打撲迦羅，舉身焦爛，無所悔恨。便現神足，飛升虛空，眾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陳情曰：「女子憃憨，不識至真，群愚荒憨，毀辱神靈。自惟過舋，罪惡若山，願降神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

世尊又曰：「于彼婬女，該容等是也。罪福追人，久無不彰。」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三尊，受戒而退。佛與比丘，還到舍衛，止頓祇洹。

## 瞿曇彌來作比丘尼品第九

爾時佛遊於迦維羅衛國釋氏精舍，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大愛道瞿曇彌，行到佛所，稽首作禮，却住一面，叉手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且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

其後不久，佛時與諸大比丘俱，從釋氏精舍入迦維羅衛國。大愛道聞佛從諸弟子來入國中，心大歡喜，即行到佛所，稽首佛足下，大愛道復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去。

佛時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補成衣已，著衣持鉢出國而去。大愛道即與諸老母等，俱行追佛。佛行轉到那私縣，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稽首作禮却住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止止！瞿曇彌！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梵行。」大愛道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肯聽。便前作禮，遶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之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污塵，身體疲勞，噓唏悲啼。

賢者阿難，見伯母大愛道如是，即問言：「瞿曇彌！何因弊衣徒跣、面垢衣塵，疲勞悲啼？」大愛道答言：「賢者阿難！今我用女人故，不得受佛法律，是以自悲傷耳！」阿難言：「止止！瞿曇彌！且自寬意，待我今入向佛說是事。」

賢者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長跪白佛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其已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願佛許之！」佛言：「止止！阿難！無樂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所以者何？阿難！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不得大強盛也。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禾稼具熟，而有惡露災氣，則令善穀(ɡǔ)傷敗。今使女人入我法律者，必令佛清淨大道不得久興盛。」

阿難復言：「今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力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有是。阿難！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我生七日而母終亡，大愛道自育養我至于長大。今我於天下為佛，亦多有恩德於大愛道。大愛道但由我故，得來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又信佛、信法、信比丘僧，不復疑苦，不復疑習，不復疑盡，不復疑道，方成其信，成其禁戒，成其多聞，成其布施，成其智慧。亦能自禁制，不殺生，不盜竊，不婬泆，不妄語，不飲酒。如是，阿難！正使人終身相給施衣被、飲食、臥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

佛告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其能如是者，可入我律戒。何謂八敬之法？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二者、比丘僧持大戒，半月已上，比丘尼當禮事之。三者、比丘僧、比丘尼不得相與並居同止。四者、三月止一處，自相檢押，所聞所見，當自省察。五者、比丘尼不得訟問比丘僧事，以所聞見。若比丘僧有所聞見，訟問比丘尼，比丘尼即當自省察。六者、比丘尼有庶幾於道法，得問比丘僧經律之事。七者、比丘尼自未得道，若犯戒律，當半月詣眾中首過自悔，以棄憍慢之態。八者、比丘尼雖有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幼稚比丘僧下坐，以謙敬為之作禮。是為八敬之法，我教女人不得踰越，當以盡壽學而行之。假令大愛道，審能持此八敬法者，聽為沙門。」

賢者阿難受佛語已熟諦，便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彌！可勿復愁，已得捨家之信、去家就戒。佛說女人作沙門者，有八敬之法，不得踰越，但當終身勤意學行之耳。持心當如防水，善治堤塘勿漏而已。」阿難便一一為伯母，說佛所教勅八敬之事。言：「能如是者，可入佛法律。」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衣莊嚴事，而人復欲利益之，安隱不怖，以好華香珍寶，結為[王\*(止/少)](bù)瑤，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耶？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愛道便受大戒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

然後異時，大愛道比丘尼與諸長老比丘尼，俱行詣賢者阿難而問言：「阿難！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禮？」阿難言：「小且待，我今入問之。」阿難即入，稽首佛足下，白佛言：「大愛道比丘尼言：『是諸長老比丘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為新受大戒幼少比丘僧作禮？』」佛言：「止止！阿難！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但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外諸異學梵志，及諸居士，皆當以衣被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淨戒高行，願行此衣上，令我長得其福。』」佛言：「阿難！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解髮布地，求哀於諸沙門言：『賢者有戒聞慧行，願行此髮上，令我長得其福。』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皆當豫具衣被、飯食、臥床、病瘦醫藥，願諸沙門當自來取之。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天下人民，奉事沙門當如事日月、如事天神，過踰於諸外道異學者上。若使女人不於我道作沙門者，佛之正法當千歲興盛。」

佛復語阿難：「以女人作沙門故，使我法五百歲而衰微。所以者何？阿難。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等為五？女人不得作如來、至真、等正覺；女人不得作轉輪聖王；女人不得作第二忉利天帝釋；女人不得作第六魔天王；女人不得作第七天梵天王。夫此五處者，皆丈夫得為之耳。丈夫得於天下作佛、得作轉輪聖王、得作天帝釋、得作魔天王、得作梵天王。」佛說是已，皆歡喜受行。

## 度波斯匿王品第十

是時如來，還舍衛國在祇樹給孤獨園，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王波斯匿心自念言：「佛是釋種，出家處山，以成無上正真、等覺。威景神妙，天龍鬼神無不宗仰。為人說法，上中下言悉善。其聞所說莫不歡喜，開福塞禍，言入泥洹。」即便嚴出，導從如常，至門下車，群臣俱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頃承釋子，端坐六年，道成號佛。為實爾不？是世所美乎？」佛語王曰：「吾真是佛，世不虛傳。」王復言曰：「瞿曇！自稱為佛，故非佛也。」佛復答王：「過去久遠，時世有佛，名曰定光。授拜吾決：『汝於來世九十一劫，當得作佛，字釋迦文。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特妙之法、十種神力、四無所畏。』一事不足不名為佛，吾今具有。故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也。」

王迷情疑，重質言曰：「瞿曇年少，學日甚淺。所以者何？世有婆羅門，修治水火，精勤苦體，不去晝夜，九十六術，靡不經涉，年高德遠。不蘭迦葉(Shè)等六子輩，名稱蓋(ɡài)世，猶未得佛。佛者實尊！以是推之，惟疑不信。」佛告王曰：「吾今為王說法真諦，善聽勿疑。」王曰：「善哉！」佛答王曰：「小有四事，皆不可輕。何謂為四？一者、太子雖小，當為正君，此不可輕。二者、小火燒草，草盡乃止，此不可輕。三者、龍子雖小，能為風雨雷電霹靂，此不可輕。四者、道士雖小，已入道要深妙之慧，飛行教化，度脫人民，此不可輕。」

於是世尊，為王而作頌曰：

「太子福成，當為正君，愚人輕慢，禍舋是生

正由心出，能重能輕，宿行所得，福自隨形。

能觀德本，然後觀人，道要以備，大王思惟。

小火得草，所燒無限，須彌寶山，亦從小起。

智者觀物，無小無大，遇龍不避，小毒害人。

比丘破惡，精進入禪，道成神通，變現度人。

見諦淨無垢，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為眾除憂患。

王聞正言，垢重情蔽，遺疑未悟，前禮佛足，辭退還宮。

是時國內，有婆羅門，居富多寶，老無兒子。禱祠盡力，未後生男。其年七歲，得病便亡。其父憂毒，臥不安席，不復飲食。聞佛能除憂患，即詣祇洹。佛問梵志：「有何愁憒，顏色憔悴？」婆羅門言：「我年老耄，正有一子，捨我終亡，悲憐痛毒。」佛告梵志：「人有恩愛，便得憂悲。」梵志情迷，便白佛言：「恩愛之樂，有何憂悲？」佛言：「不然！」如是至三，婆羅門不解，走出祇洹，見二人樗蒲，心自念言：「此必智者，能解我疑。」便問二人：「恩愛為樂、為憂悲乎？」即答梵志：「天下之樂，無過恩愛。」梵志復言：「吾見瞿曇，向我說此。」二人答曰：「沙門瞿曇，反世惑人，慎無信焉。」

國內愚者，共嗤佛語，乃上聞於王，令王惑意，便謂夫人——夫人字末利——便告之曰：「瞿曇可笑，反論失理。何有恩愛而生憂悲耶？」夫人對曰：「佛不虛言，其實如此也！」王復謂言：「汝尊瞿曇，加是宗親，其信而已。」夫人白王：「何不自往？若遣智臣，請啟所問，驗世狂惑。」王聞其言，即召智臣那利繩：「汝持吾聲，問訊瞿曇：『世人愚惑，妄傳尊旨，橫言恩愛而生憂悲。怪其理乖，是故遣信，下承風化。』若佛有教，汝諦受之。」

臣受王命，即詣祇洹，禮佛却住，斯須進前長跪白言：「國主波斯匿，稽首座前，問所不解，願見示導，散告真言。」於是如來，命臣就坐，而告之曰：「恩愛之本，淵流難盡，憂悲之惱，一由恩愛。」又告大臣：「吾今問卿，意解便對。譬如有人，父母終亡，妻子死盡，財沒縣官。此人憂惱，可堪勝不？」大臣對曰：「審如尊教。」又言大臣：「古昔有人居貧窮困，而其娶婦得富家女，嬾墯無計，日更貧乏。家困餉饋，欲奪更嫁。妻聞家議，便以語夫：『我家勢強，必當奪卿，當作何計？』夫聞婦言，將共入房：『今欲與汝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復自刺。」佛告那利繩：「恩愛相殺，何但憂悲？」

臣受佛教，禮退還宮，具宣尊旨。王意不悟，猶嗤此言。復謂未利：「瞿曇何故，正作此語？」夫人白王：「欲啟一事，願見採省。」王曰：「便說。」夫人問曰：「彼方二郡，一名迦夷，二名拘達盧。若有白王云：『彼二國，他王劫取。』王當云何？」王謂夫人：「吾之豐樂，因此二國。若有此問，情用憂憒。」夫人復言：「太子琉璃，皇女金剛，若疾若亡，王當云何？」王答夫人：「此情難堪。」夫人問王：「此為恩愛生憂悲不？賤妾醜陋，得侍幃幄，一旦病亡，王當云何？」王答末利：「吾情迷荒，命將不全。」夫人復言：「此為恩愛生憂悲不？」王意乃解，即便下床，遙禮祇洹，歸命三尊，懺悔謝過，盡形竟命，首戴尊教。

## 自愛品第十一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僧具足，而為說法。國王波斯匿，以日昳時，道過佛所，下車却蓋，拱袖直前，稽首于地，却就王位。佛問王言：「從何所來？衣弊形瘦乎！」王即離席，揮淚對曰：「國大夫人，背棄天下，侍送靈柩，安措始還。近承世尊顧臨鄙國，雖以哀悴，貪得表災，性頑愚闇，情惑邪聲。今始乃解，明教至真，憂悲苦惱，皆由恩愛。每惟道訓，世所希聞。」於時世尊而告王曰：「復坐。善聽！」王言：「唯諾。」佛言：「眾生受形，無老無壯，無豪無賤，命盡之日，無不分散。譬若春華，色無久鮮，結實華落，果熟離本。須彌寶山，劫盡壞爛。大海深廣，猶有枯竭。人命危脆，智者不怙，唯有修德精進履道。」

佛時作頌曰：

命如菓待熟，常恐會零落。

以生皆有苦，誰能致不死？

如河流駛疾，往而沒大海，

人命亦如是，逝者不復還。

佛告王曰：「遮迦越羅典領四域，飛行案行，七寶導從，雖壽千年，亦死過去。諸天食福，肴膳自然，至其祿盡，亦復磨滅。比丘破惡，一心思禪，榮利不移，志重若山，神通真人，猶復滅度。如來出世，權慧現身，金剛德體，明暉大千，迴匝三界，濟度群生，十力世雄，猶現泥洹。人生世間，命不久停，忽若電流，如風過庭，尊榮寶位，其若夢矣！推古驗今，無始不終。輪轉五道，見諦反真。」

佛為國王，而作頌曰：

如河駛流，往而不反，人命如是，逝者不還。雖壽千年，亦死過去，合會有離，無親可恃。世皆有死，三界無安，諸天雖樂，福盡亦喪。

志堅若地，德重若山，真人無垢，寂然歸滅。快哉福報，所願皆成！上寂大人，自見泥洹。

於是波斯匿復白佛言：「何謂自愛？何謂自護？」佛言：「善哉問也！大王諦受。人生於世，四大合成。性愚習癡、殺盜婬欺、不信道行，此不自愛也。習善行仁，覺世非常；信死更生，情存三尊；奉戒攝心，信以篤道；守禮以謙，孝順至誠。此人處世，自愛者也。積善履德，身無抂橫，志行修明，上天衛護，無男無女，眾行歸身，兵刃不傷，虎兕無害，自護之方，唯持戒行。」

佛為波斯匿，而作頌曰：

凡人為惡，不能自覺，愚癡快意，後受熱毒。

生無善行，死墮惡道，往疾無間，到無資用。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調心正體，福應上天。

士有信行，為聖所譽，自愛如是，快解無憂。

惡行危身，愚謂為易，善最安身，愚人謂難。

信法奉戒，慧意能行，上天衛之，智者樂茲。

仁愛不邪，安止無憂，能除恚怒，從是脫淵。

王聞法言，愚解望斷，前受五戒。群臣從官皆發道心，天龍鬼神歡喜樂聞。

## 大迦葉始來品第十二

爾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眾說法，天龍鬼神、四輩弟子嚴整具足。於是摩訶迦葉，垂髮弊衣，始來詣佛。世尊遙見歎言：「善來！迦葉！」豫分半床，命令就坐。迦葉進前，頭面作禮，退跪自陳曰：「余是如來末行弟子，顧命分坐，不敢承旨。」大眾僉念：「此老道士，有何異德，乃令世尊分坐命之？此人㑺又，唯佛明焉。」

於是如來察眾所念，欲決所疑，廣論迦葉大行齊聖。世尊又曰：「吾以四禪禪定息心，從始至終無有損耗；迦葉比丘亦有四禪，因禪得定意。吾以大慈仁愛一切；迦葉體性亦慈如此。吾以大悲濟度眾生；迦葉比丘大悲如此。吾以四禪三昧而自娛樂，無有晝夜。何等為四？一者無形三昧、二者無量意三昧、三者清淨積三昧、四者不退轉三昧。迦葉比丘亦有是三昧。吾本樂六通，今已得六通；迦葉比丘亦得六通。何等為六？一者四神足念、二者悉知一切人意、三者耳徹聽、四者見眾生本、五者知眾生所趣行、六者諸漏皆盡。今已無畏，三界獨尊，吾以四定，表彰法御。何等為四？一者解定、二者智定、三者慧定、四者戒定。名色皆滅，梵迹獨存，無憂憙想，生死根斷；迦葉比丘亦復如是。」

世尊又曰：「過去久遠，時有聖王，名文陀竭。高行暉世，功勳感動。忉利天帝，欽其異德，即遣車馬，詣闕迎王。王乘天車，忽然升虛，天帝出迎，與王共坐，娛樂盡歡，送王還宮。」佛告比丘：「爾時天帝者，大迦葉是也！文陀竭王者，則是吾身。往昔天帝以生死畏座，令吾並坐，吾今以無上正真法御之座，報昔功德。」佛說本昔，加以聖德，顯比丘迦葉一切解脫。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法教名遠，莫不樂受。

## 度奈女品第十三

佛從迦維羅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過拔耆國界度人民，去至維耶離，詣奈氏樹園。城中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聞佛來化，歡喜無量，即便嚴出，與五百女人俱。佛勅比丘：「端意低頭，勿妄顧(ɡù)視。色欲亂人，唯道能制，抑情撿心，智者必能。今有女人，名阿凡和利，與五百女人俱欲聽說法，汝曹各護淨行，持之勿放。」諸比丘唯諾受教。

阿凡和利詣門下車，叉手當心，低頭直前，頭面禮佛，却就女位。世尊告曰：「形不久住，色不久鮮，命如風過，少壯必衰，勿恃容姿自處污行，世間迷惑，禍起色欲，三塗勤苦，智者能閉。」女聞佛言，心解欲止，便發道意，自歸三尊。於是阿凡和利退坐白佛：「不以女賤，得服法言。願樂如來明日枉尊及比丘僧，顧(ɡù)下薄食。」佛法默然，已為許可。起以頭面作禮，歡喜而去。

是時城中有長者子五百同輩，聞佛來垂訓，止住奈園，即皆俱行，詣佛聽法。車馬服飾，五色輝煌，出城詣園，人從車馬，寂然如法。詣門下車，叉手直進，禮拜陳情，却坐男位。佛告族姓子：「榮位尊豪，快樂如意，皆是前世福德所致；今復見佛，功德增益。」諸長者子，歡喜退坐，長跪請佛：「明日屈尊，哀臨蔬食。」佛便告曰：「已先受請，佛不二諾。」諸長者子復白佛言：「不審請主姓字是誰？」佛言：「向受阿凡和利請，明日當往。」長者子白佛：「此是國民，豈得在先？」佛告族姓子：「如來慈普，不問尊卑。」諸長者子，前禮佛足，辭退還家。

過告阿凡和利語曰：「佛者至尊，用一切故，來化吾國。飯佛及僧，吾等應先，男尊女卑，卿當在後，慎勿供辦，故來相語。」女白長者子：「無以豪強威力加弱也！今乞四事，若見惠者，不敢在先。何謂四事？一者乞令我心保善莫移、二者乞令我命保在莫亡、三者乞令財物保在無滅、四者乞令世尊常住教授，莫詣餘國。」即謂女曰：「善心叵保，命亦如是，非吾能辦。」便相謂言：「此女福人，先得飯佛。」乃覺非常，甚可喜樂。

中有年少，耻甚出後，當共固之，便勅市監，罷不作市。阿凡和利遣婢市買，了無所得。還視庫藏，眾膳備具，唯乏薪炭，行求不得。出庫㲲布，香油灌之，以供飯具。明日至時，遣使白佛。城門復閉，使還白言：「城門不開。」知是諸長者子所作，女自念言：「法應遣使表白供辦，云何得通？」便告鸚鵡：「汝行白佛。」鸚鵡受勅，飛出其家，諸長者子輩，舉弓射之。奉使請佛，威神所接，箭化作華，便詣佛所。飛住虛空，白佛言：「眾嚴畢辦，唯願枉尊。」於時眾祐，法導威儀，足蹈門閫，天地震動，龍雨淹塵，天樂下從，諸音樂器自然而鳴。佛坐飯竟，行澡水畢，為說經法。五百長者子、阿凡和利及五百女人，逮得法眼，皆受五戒已。佛與比丘僧，還詣奈氏園，一切歡喜，無不樂聞。

## 尼揵問疑品第十四

佛從維耶離，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僧及千優婆塞俱，詣那難陀國、波和離國。是時國內奉事六師，迷於邪行。城中有豪長者，字阿夷拔提弗，奉事尼揵，精勤第一。聞佛來顧，往詣尼揵所，禮拜如常。尼揵問曰：「卿聞瞿曇來至此不？」對曰：「已聞。」尼揵語曰：「汝往難沙門瞿曇一事，當令如噎。」拔提弗言：「何謂一事乃令不對乎？」曰：「汝難瞿曇：『吾聞沙門，呪願一切，普得飽滿；猥將大眾，來適飢國，費損人食，此大無益。』」

拔提弗受命而退，即詣佛所，瞻覩神德威相赫然，弟子法儀恂恂洋洋，敬心踊躍拱袖進前，直揖却坐，而白佛言：「欲請一事，願蒙授解。」佛言：「恣所欲聞。」拔提弗言：「伏聞瞿曇，饒益一切，令得安隱。而將大眾，顧臨飢國，減損民食，費而無益。」佛告阿夷拔提弗言：「吾從九十一劫以來，未聞勸人為福損而無益也！吾聞尊貴富樂本起布施，未有唐捐費而不報也！人行仁義，現世稱傳，後得生天，勸善代喜，福祐隨身。」又告長者：「財有八危，損而無益。何謂為八？一者為官所沒、二者盜賊劫奪、三者火起不覺、四者水所沒溺、五者怨家債主橫見奪取、六者田農不修、七者賈作不知便利、八者惡子博掩用度無道。如是八事，至危難保，八禍當至，非力所制。是故，如來以此因緣，勸人布施，安置福田，深堅難動，水火盜賊，不復得害，壽終生天，衣食自然。」佛告長者：「真言至要，化世愚惑，若不信者，自毀人本，墜墮三塗。若能覺識，改聞易行，遷神無為，所向分明。」

阿夷拔提弗聞佛說法，情喜內定，退坐自陳：「愚癡積惑，未識正真，所質非法，實非鄙意。尼揵所遣，奉使不遜，願佛垂恩，原恕罪咎。」佛言：「汝能自覺，此福無量。」長者歡喜復白佛言：「情闇難悟，欲問所疑。」佛言：「隨意所問，今當為汝事事分別。」長者問曰：「伏聞如來慈等普救，不審法教偏駮不等，有得道者、有不得者？抱疑日久，願尊開蒙。」佛言：「善哉問也！諦聽諦受。譬如農夫，宿有二業：一田業高燥肥沃、二田業下濕瘠薄。於春和時，等力興功，下種應節，耘除草穢。至秋獲實，斗斛懸殊。」佛告長者：「人功不偏，所收不等者，地厚薄故也。人聞吾法，信受奉行，如意所得。喻如沃田，所收無數。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是也！隨意入深，神通無礙。人聞道言，背而不信。喻如下田沒溺不生，今六師尼揵等是也！」

世尊又曰：「譬如有人，持器取水，一器完牢，二者穿壞。若用受水，完者恒滿，穿者漏盡。人聞道教，精進修勤，奉戒不違，嚴勅身口，喻如完器，所受無限。人聞道法，不受不信，加行謗毀，忘失人本，還入惡道，喻如穿器，無所盛貯。」佛告長者：「宿命善行，乃得見佛，雖復尊豪然不信道者，譬如狂華，落不成實。」

拔提弗心喜稱善：「真言感神，所說至誠。」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受戒而退。國內一切皆發道意，六師邪術一皆毀廢，天人龍鬼宣明法聲。

## 佛食馬麥品第十三

於時佛從波和離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還祇樹給孤獨園。是時舍衛國界中間，有郡名隨蘭然，有婆羅門名阿祇達，多智明慧，居富無比。往詣阿難祁祁家，論議事訖，問須達曰：「今此都下，頗有神人可師宗者不？」須達答曰：「子未聞乎？釋種王子，出家為道，道成號佛，身色相好，非世所見。法戒雅正，照除心垢，神通明達，知眾生原。諸天龍神，莫不奉承，每說法言，精義入神，非吾螢燭所能宣陳。」阿耆達聞佛聖德，五情內慘，即問曰：「佛今所在可得見不？」答曰：「近在祇洹，開廣真言。」

明日阿祇達往詣祇洹，入門見佛，威神光明，敬心內發，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為說法，歡喜踊躍，即便退席，請佛及比丘僧，垂化照臨，一時三月。佛以神旨，知往古因緣，默然受請。阿耆達，得佛許可，辭退還國。於是阿耆達，還家嚴供極世珍美。

是日世尊與五百比丘僧，往詣隨蘭然。時阿耆達，天魔迷惑，耽荒五欲：一者寶飾、二者女樂、三者衣食、四者榮利、五者色欲。退入後堂，告勅門士：「不得通客，一時三月，不問尊卑，須吾有教。」如來到門，閉而不通，便止舍邊大叢樹下。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飢，人不好道，各各自便，隨利分衛。」舍利弗受勅，獨升忉利天上，日食自然。眾僧分衛，三日空還。時有馬師，減麥飯佛及比丘僧。阿難已得其麥，以鉢受之，心用悲疾曰：「諸天名味，國王供饍，每謂其味，不可尊口。今得此麥，甚為麤惡。何忍持此供養佛乎？」持所得麥，造一老母：「佛者至尊，法御上聖，今欲飯佛，請母熟之，功德無量。」母答阿難：「吾今怱務，不能得為。」比居一母，聞歎佛尊，馳出求索。阿難授之，即時令熟。佛食呪願，阿難心結，佛欲解之：「餘飯施與，百味香美，非世所有。」阿難意解曰：「如來妙德，不可思議。」

是時世尊欲詣拔耆國，先使阿難往告阿耆達。阿難受教，即便往告。阿耆達見阿難來，意猶未悟，即問阿難：「如來今為所在？」阿難報曰：「世尊在此，爾來三月。前受卿請，尊無二言，一時已竟，告別當去。」阿耆達聞佛垂化，乃無供養，悲怖交至，即馳詣佛，頭面作禮，而自陳言：「愚癡罪覆，違失言信。願佛慈悲，恕原其重。」佛告梵志：「明汝至心。」阿耆達歡喜前白佛言：「願留七日，得敘供養。」佛以歲至，即便可之。時日舍利弗，從天來下，歲節已過，當詣拔耆國。阿耆達取供養餘具，遍散道中，欲令佛蹈上而過。佛告梵志：「飯具米糧，是應食噉，不宜足蹈。」佛受其施，便為呪願，而作頌曰：

外道所修事，精懃火為最。

學問日益明，眾義通為最。

人中所歸仰，遮迦越為最。

江河泉源流，大海深為最。

眾星列空中，日月明為最。

佛出於世間，受施為上最。

阿耆達心悅結解，逮得法眼淨。國人大小皆發道心，前禮佛足，歡喜而退。

於時阿難承佛威神，知諸比丘心中大疑，因宜白佛：「如來神妙，三達廣照，知眾生念，因緣所趣，不審何故食麥一時？願佛開化散解眾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曰盤頭越。時世有王，字曰頻頭。王有太子，名曰維衛，出家學道，道成為佛，猶名維衛。相好威德，諸佛法一，所從比丘六萬二千人俱。時父王飯佛及比丘僧，嚴飾幢幡，極世之珍，城內整頓，煒煒煌煌。時有梵志，清潔德高，從諸弟子，因事入城。顧問眾人：『有何異節？光飾乃爾。』行人答曰：『頻頭王子，得道號佛，今日當來，王及臣民，供養故耳！』道士答言：『世人甚迷，捐棄甘饌，食此人為？如卿所說人者，應食馬麥。』五百弟子，同聲讚善。中有一人而諫師曰：『師言非也！若如彼言，此人德尊，應食天厨。』」

佛告諸比丘：「爾時高行梵志，則吾身是也。五百弟子，今若曹是也。時諫師者，舍利弗是也。吾種此栽，於今始畢。」告諸比丘：「各護心口，慎無放恣，善惡隨人，久而不捨。宜修明行，可從得道。吾所償對，於此了矣！」

諸比丘，聞經歡喜，受戴奉行。

中本起經卷下

# 佛說義足經卷上(八雙十六輩)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桀貪王經第一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祇樹間有大稻田，已熟，在朝暮當收穫。梵志晨起，往到田上，遙見禾穟，心內歡喜，自謂得願，視禾不能捨去。佛是時從諸比丘，入城求食，遙見梵志喜樂如是，便謂諸比丘：「汝曹見是梵志不？」皆對言：「見。」佛默然入城，食後各還精舍。

即日夜，天雨大雹，皆殺田中禾。梵志有一女，亦以夜死。梵志以是故，愁憒憂煩，啼哭無能止者。明日，眾比丘持應器入城求食，便聞梵志有是災害，啼哭甚悲，非沙門、梵志、及國人所能解其憂者。比丘食竟，還到佛所，作禮白：「梵志意狀如是。」言適竟，梵志啼哭，來到佛所，勞佛竟，便坐佛邊。

佛知其本憂所念，即謂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為五？當耗減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當亡棄法，欲使不亡棄，是不可得；當病瘦法，欲使不病瘦，是不可得；當老朽法，欲使不老朽，是不可得；當死去法，欲使不死去，是不可得。

「凡人無道、無慧計，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即生憂憒悲哀，拍髀熱自，耗身無益。何以故？坐不聞知諦，當如是。梵志！我聞有抱諦者，見耗減法、亡棄、老、病、死法來，不以為憂。何以故？已聞知諦，當如是。不是獨我家耗，世悉亦爾。世與耗俱生，我何從獨得離？慧意諦計，我今已耗，至使憂之，坐羸不食，面目委色，與我怨者快喜、與我厚者代憂，慘慼家事不修計耗，不可復得。已諦如是，見耗減、亡棄、老、病、死法來，終不復憂也。」

佛以是因緣，為梵志說偈：

不以憂愁悲聲，多少得前所亡？

痛憂亦無所益，怨家意快生喜。

至誠有慧諦者，不憂老病死亡，

欲快者反生惱，見其華色悅好。

飛響不及無常，珍寶求解不死，

知去不復憂追，念行致勝世寶。

諦知是不可追，世人我卿亦然，

遠憂愁念正行，是世憂當何益？

佛復為梵志極說經法，次說布施、持戒，現天徑欲善，其惡無堅固。佛知梵志意軟向正，便見四諦。梵志意解，便得第一溝(ɡōu)港道，如染淨繒，受色即好。便起，頭面著佛足，叉手言：「我今見諦，如引鏡自照。從今已後，身歸佛、歸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奉行五戒，盡形壽淨潔不犯戒。」便起，繞佛三匝而去。

眾比丘便白佛言：「快哉！解洗梵志意，乃如是至。」便喜笑而去。

佛語諸比丘：「不但是返解是梵志憂。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五王。其一王名曰桀貪，治國不正，大臣、人民悉患王所為，便共集議言：『我曹家家出兵。』皆拔白到王前，共謂：『王寧自知所為不正、施行貪害萬姓不？急出國去，不者必相害傷。』王聞大恐怖、戰慄，衣毛悉竪，以車騎而出國去，窮厄織草䓸，賣以自給。大臣、人民取王弟拜作王，便正治，不枉萬姓。

「故王桀貪聞弟興將為王，即內歡喜計言：『我可從弟有所乞，可以自活。』便上書，具自陳說，便從王乞一鄹，可以自給。王即與之，愍傷其厄，得一𨽁便正治；復乞兩𨽁、四、五至十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至百𨽁；二百至五百𨽁；便復乞半國，王即與之，便正治。

「如是久遠，桀貪生念，便興半國兵，攻弟國即勝，便自得故國。復生念：『我今何不悉興一國兵，攻二國、三國、四國？』便往攻，悉得勝，復正治四國。復生念：『今我何不興四國兵，攻第五國？』便往攻，即復得勝。是時，陸地盡，四海內皆屬王，便改號自立為大勝王。

「天帝釋便試之，寧知厭足不？便化作小童梵志，姓駒夷，欲得見王，被髮、拄金杖、持金瓶，住宮門。守門者白王言：『外有梵志，姓駒夷，欲見王。』王言：『大善。』便請前坐，相勞問畢，却謂王言：『我屬從海邊來，見一大國豐樂，人民熾盛，多有珍寶，可往攻之。』王審足，復欲得是國，王言：『我大欲得。』天王謂言：『可益裝船，興兵相待，却後七日，當將王往。』適言天王便化去。

「到其日，便大興兵益裝船，不見梵志來。是時，王愁憂不樂，拍髀如言：『怨哉！我今以亡是大國，如得駒夷不堅獲，如期反不見。』是時，一國人民迴坐向王，王啼亦啼，王憂亦憂。王處憂未甞止，聞識經偈，便生意而說言：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盛為喜，從得自在。』

「王便為眾人，說欲偈意，有能解是偈義者，上金錢一千。時坐中有少年，名曰鬱多。鬱多即白王言：『我能解是義，相假七日乃來對。』到七日，白母言：『我今欲到王所解王憂。』母謂子：『子且勿行，帝王難事如燃火，其教如利刀，難可親近。』子言：『母勿愁憂，我力自能淹王偈義，當得重謝，可以極自娛樂。』便到王所言：『我今來對其義。』即說偈言：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已放不制，如渴飲湯。

悉以世地，滿馬金銀，悉得不厭，有黠正行。

如角距生，日長取增，人生亦爾，不覺欲增。

飢渴無盡，日日復有，金山拄天，狀若須彌，

悉得不厭，有黠正行。欲致痛冥，未嘗聞之，

願聞遠欲，厭者以黠，厭欲為尊，欲漏難離。

黠人覺苦，不隨愛欲，如作車輪，能使致堅。

稍稍去欲，意稍得安，欲得道定，悉捨所欲。

「王言：『知意。悉治世地，盡四海內無不至屬，是亦可為厭，乃復遠欲貪海外國。』大勝王即謂鬱多言：

「『童子若善，以尊依世。說欲甚痛，慧計乃爾。汝說八偈，偈上千錢，願上大德，說義甚哀。』

「鬱多以偈報言：

不用是寶，取可自給。最後說偈，

意遠欲樂。家母大王，身羸老年，

念欲報母，與金錢千，令得自供。

「大勝王便上金錢一千，使得供養老母。」

佛語諸比丘：「是時大勝者，即種稻梵志是也；時童子鬱多者，則我身是也。我是時亦解釋是梵志痛憂，我今亦一切斷是梵志痛憂已，終不復著苦。」

佛以是本因，演是卷義，令我後學聞是說，欲作偈句，為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

義足經：

增念隨欲，已有復願，日增為喜，

從得自在。有貪世欲，坐貪癡人，

既亡欲願，毒箭著身。是欲當遠，

如附蛇頭，違世所樂，當定行禪。

田種珍寶、牛馬養者，坐女繫欲，

癡行犯身，倒羸為強，坐服甚怨，

次冥受痛，船破海中。故說攝意，

遠欲勿犯，精進求度，載船至岸。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 優填王經第二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比丘，在句參國石間土室中，長髮鬚爪，被壞衣。時優填王，欲出遊觀，到我迹山，侍者即勅治道橋，還白王：「已治道，王可出。」王但從美人、妓女，乘騎到我迹山，下車步上。有一美人，經行山中，從崎至崎，顧見石間土室中，有一比丘，長鬚髮爪，衣服裂敗，狀類如鬼，便大聲呼天子：「是中有鬼。是中有鬼。」王便遙問：「何所在？」美人言：「近在石間土室中。」

王即拔劍從之，見比丘如是，即問：「汝何等人？」對言：「我是沙門。」王問：「汝何等沙門？」曰：「我是釋迦沙門。」王言：「是應真耶？」曰：「非也。」「寧有四禪耶？」復言：「無有也。」「寧三禪、二禪耶？」復言：「無有。」「寧至一禪耶？」對曰：「言實一禪行。」

王便恚內不解，顧謂侍者黃門，以婬意念，是沙門凡俗人無真行，奈何見我美人，便勅侍者：「急取斷絃截來繫是人。」侍者便去。山神念：「是比丘無過，今當怨死。我可擁護，令脫是厄。」便化作大猪身，徐走王邊。侍者即白王：「大猪近在王邊。」王便捨比丘，拔劍逐猪。比丘見王去遠，便走出到舍衛祇樹給孤獨園中，為諸比丘說本末，比丘即白佛。佛是時因是本，變有義生，命我比丘悉知經卷出語，為後世學作明，令我經道久住。

是時佛說義足經：

繫舍多所願，住其邪所遮，

以遮遠正道，欲念難可慧。

坐可繫胞胎，繫色堅雖解，

不觀去來法，慧是亦斷本。

貪欲以癡盲，不知邪利增，

坐欲被痛悲，從是當何依？

人生當覺是，世邪難可依，

捨正不著念，命短死甚近。

展轉是世苦，生死欲溪流，

死時乃念怨，從欲詆胎極。

自可受痛身，流斷少水魚，

以見斷身可，三世復何增？

力欲於兩面，彼可覺莫著，

莫行所自怨，見聞莫自污。

覺想觀度海，有我尊不計，

力行拔未出，致使乃無疑。

佛說是義足經，比丘歡喜。

## 須陀利經第三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國王、大臣及理家所待敬，事遇不懈，飯食、衣被、臥床、疾藥，供所當得。

是時，梵志自坐其講堂，共議言：「我曹本為國王、大臣、人民、理家所待遇，今棄不復用。悉反事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今我曹當共作方便敗之耳。」便共議：「今但當求我曹部伍中最端正好女共殺之，以其死屍，埋於祇樹間。爾乃毀傷沙門瞿曇及諸弟子，令惡名遠聞，待遇者遠離，不復敬之。學者悉不復得衣食，皆當來事我曹。我曹便當為世尊，壞瞿曇，世無能勝我曹者。」即共行，謂好首言：「汝寧知我曹今棄，不復見用，反以沙門瞿曇為師，汝寧能忿，為眾作利不？」好首言：「作利云何？」曰：「唯捨壽命死耳。」答言：「我不能也。」曰：「汝不能爾者，從今以後，終不復內汝著數中也。」女聞大不樂，即言諾：「是我職當也。」眾學言：「善哉。」便共教女言：「從今以後，朝暮到佛所，數往祇樹間，悉令萬姓見知汝。如是，我曹共殺汝，埋著祇樹間，令瞿曇得毀辱不。」小女即承教，數數往來沙門所，令眾人知女如是，便取女殺，埋著祇樹間。

眾梵志便相聚會，到王宮門，稱怨言：「我曹學中有一女，獨端正，花色無雙，今生亡不知處。」王謂言：「女行來常在何所？」共對言：「常往來沙門瞿曇所。」王言：「爾者當於彼求。」便從王乞吏兵，王即與之。尋求行轉到祇樹間，便掘出死屍，著床上，共持於舍衛四道，悉遍里巷稱怨言：「眾人觀沙門瞿曇釋家子，常稱言德、戒，弘普無上，如何私與女人通，殺埋藏之？如是當有何法、何德、何戒行乎？」

食時，眾比丘悉持應器，入城乞食，眾理家人民，遙見便罵言：「是曹沙門，自稱言有法、德、戒，子曹所犯若此，當有何善？奈何復得衣食？」眾比丘聞如是，持空應器，出城洗手足，盛藏應器到佛所，作禮悉住不坐，如事具說。

是時，佛說偈言：

無想放意妄語，眾鬪被箭忍痛，

聞凡放善惡言，比丘忍無亂意。

佛告比丘：「我被是妄謗，不過七日耳。」是時，有清信女，字惟閻，於城中聞比丘求食悉空還，甚鄙念佛及比丘僧，便疾行到祇樹，至佛所，頭面作禮，繞佛坐一邊。佛為廣說經法，惟閻聞經竟起，叉手白佛言：「願尊及比丘僧，從我家飯七日。」佛默然受之，惟閻便繞佛三匝而去。至七日，佛告阿難：「汝與眾比丘，入城悉於里巷、四徼街道說偈言：

常欺倒邪冥，說作身不犯，

重冥行欺具，自怨到彼苦，

修地利分具，不守怨自賊，

惡言截頭本，常關(ɡuān)守其門。

當尊反興毀，尊空無戒人，

從口內眾憂，嫉心眾不安，

摶掩利人財，力欺亦可致。

是悉皆可忍，是最以亡寶。

有怨於正人，世六餘有五。

惡有道致彼，坐意行不正，

欺咤有十萬。

阿難即受教，俱入城，於里巷四街道，說如佛所言。即時，舍衛人民及諸里家皆生意言：「釋家子實無惡，學在釋家，終不有邪行。」

是時，眾異梵志自於講堂有所訟。中有一人，言露子曹事，於外出聲言：「汝曹自共殺好首，而怨佛及弟子乎。」大臣聞是聲，便入啟王。王即召眾梵志問：「汝曹自共殺好首不？」便言：「實爾。」王怒曰：「當重罰子曹，奈何於我國界，自稱為道，而有殺害之心？」即勅傍臣：「悉收子曹。」遍徇舍衛城里巷匝，逐出國界去。

佛以食時，從諸比丘，皆持應器入城。時有清信士，名阿須利，遙見佛，便往作禮，揚聲白佛言：「聞者不識四方名心甚悲，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佛謂阿須利言：「不適有是宿命因緣。」

佛便說偈言：

亦毀於少言，多言亦得毀，

亦毀於忠言，世惡無不毀。

過去亦當來，現在亦無有。

誰盡壽見毀？難形尚敬難。

佛廣為阿須利說經，便到須達家，直坐正座。須達便為佛作禮，叉手言：「我屬者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是時說偈言：

我如象行鬪，被瘡不著想，

念我忍意爾，世人無喜念。

我手無瘡瘍，以手把毒行，

無瘡毒從生，善行惡不成。

佛廣為須達說經，便到維閻家，直坐正座。維閻作禮竟，叉手言：「屬者我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能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因為維閻說偈言：

無曉欲使惱，內淨外何污？

愚人怨自誤，向風揚細塵。

維閻是時快飯食佛比丘僧竟，澡水與，下坐聽佛說經。佛為說守戒淨行，悉見諸道便而去。

時國王波私匿，具從車騎，以王威法，出城到祇樹。欲前見佛故，乘騎未到，下車步入。遙見佛，便却蓋、解冠、却諸侍從、脫足金屣，便前為佛作禮就座，叉手白佛言：「屬者甚悲，身不識方面，所聞經法不復誦，聞佛及比丘僧怨被惡名。」

佛即為王說偈言：

邪念說彼短，解意諦說善，

口直次及尊，善惡捨不憂。

以行當那捨，棄世欲自在，

抱至德不亂，制欲人所詰。

舍衛一國人民，悉生念疑：「佛及比丘僧，從何因緣，致是惡名聲厄？」共視佛威神，甚大巍巍，如星中月，適無敢難。

佛悉知其所念，便說是義足經言：

如有守戒行人，問不及先具演，

有疑正非法道，欲來學且自淨。

以止不拘是世，常自說著戒堅，

是道法黠所信，不著綺行教世。

法不匿不朽言，毀尊我不喜恐，

自見行無邪漏，不著想何瞋憙？

所我有以轉捨，鱻明法正著持，

求正利得必空，以想空法本空。

不著餘無所有，行不願三界生，

可瞑冥悉已斷，云何行有處所？

所當有悉裂去，所道說無愛著，

已不著亦可離，從行拔悉捨去。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歡喜。

## 摩竭梵志經第四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梵志，字摩竭，卒死講堂。同學便著床上，共舁出於舍衛里巷四街道，舉聲言：「見摩竭者，悉得解脫；今見死屍亦解脫；後聞名者亦解脫。」

諸比丘食時悉持應器，入城求食，時見梵志說摩竭功德如是，食竟悉澡應器，還到佛所，作禮竟，皆就座，即為佛本末說如是。佛因是本演是卷，令我弟子悉聞解，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我見淨無有病，信見諦及自淨，

有知是悉可度，苦斷習證前服。

見好人以為淨，有慧行及離苦，

黠除凶見淨徑，斷所見證至淨。

從異道無得脫，見聞持戒行度，

身不污罪亦福，悉已斷不自譽。

悉棄上莫念後，有是行度四海，

直行去莫念苦，有所念意便縛。

常覺意守戒行，在上行想彼苦，

念本念稍入行，不矯言審有黠。

一切法無有疑，至見聞亦所念，

諦見聞行力根，誰作世是六衰？

不念身不念尊，亦不願行至淨，

恩怨斷無所著，斷世願無所著。

無所有為梵志，聞見法便直取，

婬不婬著污婬，已無是當著淨。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鏡面王經第五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眾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欲求食，自念言：「今入城甚早，我曹寧可到異梵志講堂，與相勞徠便就坐。」是時，諸梵志自共諍，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猗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著後說，當後說反前說，多說法非與重擔不能舉，為汝說義不能解。汝定知法極無所有，汝迫復何對？以舌戟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

諸比丘聞子曹怨言：「如是亦不善，子言亦不證。」子曹正各起座，到舍衛求食，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入園，為佛作禮，悉坐一面，便如事具說：「念是曹梵志學自苦，何時當得解？」

佛言：「是曹梵志，非一世癡冥。過去久遠，是閻浮利地，有王，名曰鏡面。時勅使者：『令行我國界無眼人，悉將來至殿下。』使者受勅即行，將諸無眼人到殿下，以白王。

「王勅大臣：『悉將是人去，示其象。』臣即將到象厩，一一示之，令捉象，有捉足者、尾者、尾本者、腹者、脇者、背者、耳者、頭者、牙者、鼻者，悉示已，便將詣王所。

「王悉問：『汝曹審見象不？』對言：『我悉見。』王言：『何類？』中有得足者言：『明王，象如柱。』得尾者曰：『如掃箒。』得尾本者言：『如杖。』得腹者言：『如埵。』得脇者言：『如壁。』得背者言：『如高岸。』得耳者言：『如大箕。』得頭者言：『如臼。』得牙者言：『如角。』得鼻者言：『如索。』便復於王前，共諍訟象，諦如我言。

「王是時說偈言：

今為無眼會，空諦自謂諦，

見一言餘非，坐一象相怨。

佛告諸比丘：「是時鏡面王者，即我身是；時無眼人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空諍，今子曹亦冥，空諍無所益。」

佛是時生是義，具撿此卷，令弟子悉解，為後世作明，令我經道久住。說是義足經：

自冥言是彼不及，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爾，但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自聞見行無比。

已墮繫世五宅，自可奇行勝彼。

抱癡住婬致善，已邪學蒙得度。

所見聞諦受思，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修，雖黠念亦彼行。

興行等亦敬待，莫生想不及過，

是已斷後亦盡，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胎亦胎捨遠離，

亦兩處無所住，悉觀法得正止。

意受行所見聞，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竟見意，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行？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求為諦，度無極眾不還。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老少俱死經第六

聞如是：

佛在娑掃國城外安延樹下。時有一行車人，出城未到安延樹，車轂(ɡǔ)道敗，便下道，一面悒愁而坐。佛是時持應器從阿難入城求食，道見車轂敗壞，其主下道坐，悒愁不樂。即說是優檀經：

如行車於道，捨平就邪道，

至邪致憂患，如是壞轂輪。

遠法正亦爾，意著邪行痛，

愚服死生苦，亦有壞轂憂。

佛便入城。城中時有一梵志死，壽年百二十死。復有一長者子，年七歲亦死。兩家俱送喪，皆持五綵幡，諸女弱皆被髮，親屬啼哭悲淚。佛見因問阿難：「是何等人聚會，悲哀聲甚痛？」阿難即如事對。佛因是本，有生是義，令我弟子悉解撿是卷，為後世作明，令我經法久住。時佛說是義足經：

是身命甚短，減百年亦死，

雖有過百年，老從何離死？

坐可意生憂，有愛從得常，

愛憎悉當別，見是莫樂家。

死海無所不漂，宿所貪愛有我，

慧願觀諦計是，是無我我無是。

是世樂如見夢，有識寤亦何見？

有貪世悉亦爾，識轉滅亦何見？

聞是彼悉已去，善亦惡今不見，

悉捨世到何所，識神去但名在。

既悲憂轉相嫉，復不捨貪著愛，

尊故斷愛棄可，遠恐怖見安處。

比丘諦莫妄念，欲可遠身且壞，

欲行止意觀意，已垂諦無止處。

無止者亦尊行，愛不愛亦嫉行，

在悲憂亦嫉行，無濡沾如蓮華。

已不著亦不望，見聞邪吾不愛，

亦不從求解脫，不污婬亦何貪？

不相貪如蓮華，生在水水不汙，

尊及世亦爾行，所聞見如未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彌勒難經第七

聞如是：

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時眾老年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問法。采象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聞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隨律言，亦無禮敬。是時，賢者大句私，亦在座中，便謂舍利弗言：「無，弟！勿於老年比丘有所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為舍利弗說定意經：「如有賢者子，發道久在家，生意復念淨法，便除鬚髮已，信捨世事，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附正離邪，已證為行，自知已度。」

時賢者彌勒，到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彌勒作禮，便就座。彌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冥於是事不能對。彌勒便起去，入城求食竟，盥(ɡuàn)澡藏應器，還到佛所，作禮畢就座，以偈問佛言：

婬欲著女形，大道解癡根，

願受尊所戒，得教行遠惡。

意著婬女形，亡尊所教令，

亡正致睡臥，是行失次第。

本獨行求諦，後反著色亂，

犇車亡正道，不存捨正耶？

坐值見尊敬，失行亡善名，

見是諦計學，所婬遠捨離。

且思色善惡，已犯當何致？

聞慧所自戒，痛慚却自思。

常行與慧合，寧獨莫亂俱，

著色生邪亂，無勢亡勇猛。

漏戒懷恐怖，受短為彼負，

已著入羅網，便欺出奸聲。

見犯因緣惡，莫取身自負，

堅行獨來去，取明莫習癡。

遠可獨自處，諦見為上行，

有行莫自憍，無倚泥洹次。

遠計念長行，不欲色不色，

善說得度痛，悉世婬自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勇辭梵志經第八

佛在舍衛國，當留三月竟，一時於祇樹給孤獨園中。是時，墮沙國諸長者子共賃一梵志，名勇辭，使之難佛取勝，謝金錢五百。梵志亦一時三月，諷五百餘難，難中有變，自謂無勝己者。

佛三月竟，從眾比丘，欲到墮沙國，轉行郡縣說經，次到墮沙猴猿溪邊，高觀殿中。諸長者子即聞佛眾比丘到國，即相聚會合五百餘人。梵志言：「佛已到吾國，宜早窮難。」梵志即悉從長者子，往到佛所，相勞問便坐一面。長者子中，有為佛作禮者、向佛叉手者、默然者，悉就座。梵志熟視佛威神，甚大巍巍，不可與言，便內恐怖懾，不能復語。佛悉知梵志及長者子共議作，便說是義足經：

自說淨法無上，餘無法明及我，

著所知極快樂，因緣諦住邪學。

常在眾欲願勝，愚放言轉相燒，

意念義忘本語，轉說難慧所言。

於眾中難合義，欲難義當竟句，

在眾窮便瞋恚，所難解眾悉善。

自所行便生疑，自計非後意悔，

語稍疑忘意想，欲邪難正不助。

悲憂痛所言短，坐不樂臥喑咋，

本邪學致辭意，語不勝轉下意。

已見是尚守口，急開閉難從生，

意在難見對生，出善聲為眾光。

辭悅好生意喜，著歡喜彼自彼，

自大可墮漏行，彼不學從何增？

已學是莫空諍，不從是善解脫，

多倚生痛行司，行求輩欲與難。

勇從來去莫慚，令當誰與汝議？

抱冥柱欲難曰汝邪諦自守癡，

汝行花不見果。所出語當求義，

越邪度轉求明，法義同從相傷，

於善法勇何言？彼善惡受莫憂。

行億到求到門，意所想去諦思，

與大將俱議軍，比螢火上遍明。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摩因提女經第九

佛在句留國，縣名悉作法。時有一梵志，字摩因提，生女端正，光世少雙，前後國王亦太子及大臣長者來求之，父皆不應：「得人類我女者，乃與為婦。」

佛時持應器，於縣求食，食竟，盥(ɡuàn)澡藏應器，出城到樹間閑靜處坐。摩因提食後出行園田，道經樹間，便見佛金色身，有三十二相，如日月王，自念言：「持女比是大尊，如此人比我女。」便還家謂婦言：「兒母寧知得所願不？今得聟踰於女。」母聞亦喜，即莊飾女，眾寶瓔珞，父母俱將女出城。母見佛行跡，文現分明，謂父言：「寧知空出，終不得聟。」「何故？」婦說偈言：

婬人曳踵行，恚者斂指步，

癡人足踝地，是跡天人尊。

(地恐弛之錯)

父言：「癡人！莫還為女作患，女必得聟。」即將女到佛所，左手持臂、右手持瓶，因白佛：「今以女相惠，可為妾。」女見佛形狀端正無比，以三十二相，瓔珞其身，如明月珠，便婬意繫著佛。佛知其意如火燃。佛即時說是義足經言：

我本見邪三女，尚不欲著邪婬，

今奈何抱屎尿，以足觸尚不可。

我所說婬不欲，無法行不內觀，

雖聞惡不受厭，內不止不計苦。

見外好筋皮裹，尊云何當受是？

內外行覺觀是，於黠邊說癡行。

亦見聞不為黠，戒行具未為淨，

不見聞亦不癡，不離行可自淨。

有是想棄莫受，有莫說守口行，

彼五惱聞見棄，慧戒行莫婬淨。

世所見莫行癡，無戒行彼想有，

可我有墮冥法，以見可誰有淨？

諦見聞爾可謂，諦意取可向道，

往到彼少不想，今奈何口欺尊？

等亦過亦不及，已著想便分別。

不等三當何諍？悉已斷不空計。

有諦人當何言？已著空誰有諍？

邪亦正悉無有，從何言得其短？

捨欲海度莫念，於𨽁縣忍行黠，

欲已空止念想，世邪毒伏不生。

悉遠世求敗苦，尊言離莫與俱，

如水華淨無泥，重塵土不為萎。

尊安爾無所貪，於世俗無所著，

亦不轉所念想，行如度不隨識。

三不作墮行去，捨不教三世事，

捨不想無有縛，從黠解終不懈，

制見想餘不取，便厭聲步三界。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異學角飛經第十

聞如是：

佛在王舍國多鳥竹園中，為國王、大臣、長者、人民所敬事，以飯食、衣被、臥床、疾藥，共所當得。時梵志六世尊——不蘭迦葉、俱舍摩却梨子、先跪鳩墮羅知子、稽舍今陂梨、羅謂娑加遮延、尼焉若提子——是六尊亦餘梵志，共在講堂議言：「我曹本為世尊，國王、人民所待敬，云何今棄不復見用，悉反承事沙門瞿曇及弟子？念是釋家子，年尚少學日淺，何能勝我曹？但當與共試道，乃知勝不耳。至使瞿曇作一變，我曹作二；瞿曇作十六，我曹作三十二；轉倍之耳。」便共與頻沙王近親大臣語重謝：「令達我曹所議變意。」大臣即便宜白王如語。王聞大瞋恚，數諫通語臣已，便還歸里舍。

眾梵志忽見佛獨得待敬巍巍，便行到王宮門，上書具說變意，王即現所尊六人向瞋恚大罵。王已見諦，得果自證，終不信異學所為，便謂傍臣：「急將是梵志釋逐出我國界去。」梵志見逐，便相將到舍衛國。

佛於王舍國教授竟，悉從眾比丘，轉到郡縣，次還舍衛國祇桓中。梵志等不忍見佛得敬巍巍，便聚會六師，從諸異學，到波私匿王所，具說其變意。王即聽之，便乘騎到佛所，頭面著佛足竟，一面坐，叉手求願：「諾世尊道德深妙，可現變化，使未聞見者生信意、已聞見者重解、使異學無餘語。」佛語王言：「却後七日，當作變化。」王聞歡喜，繞佛三匝而去。

至期日，便為作十萬坐床，亦復為不蘭等，作十萬坐床息。時舍衛人民，悉空城出觀佛出威神。時梵志等，便各就座。王起白佛：「諾。世尊可就座現威神。」是時，般識鬼將軍適來禮佛，聞梵志欲與佛捔道，便作𩘚風雨吹其座，復雨沙礫，上至梵志膝者至髀者。佛便出小威神，使其座中悉火燃，炎動八方，不蘭等見佛座燃如是，悉歡喜，自謂：「道德使燃。」佛現神竟，炎燃則滅，梵志等乃知非其神所為，便向內憂有悔意。

佛即起師子座，中有一清信女，有神足，起叉手，白佛言：「世尊！不宜勞神，我欲與異學俱現神。」佛言：「不須，自就座，吾自現神足。」貧賤清信士須達女作沙彌，名專華色，與目揵蘭俱往白佛：「世尊！不宜勞威神，我今願與之共捔道。」佛言：「不須，且自還座，我自現神足。」

佛意欲使眾人得福安隱，悉愍人天令得解脫，復伏梵志等，亦為後世學者作慧，使我道於未來得住留。佛時現大變神足，即從師子座飛起，往東方虛空中步行，亦箕坐猗右脇，便著火定神足，出五色光，悉令作雜色，下身出火、上身出水；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即滅乃從南方來、復滅乃從西方來、復滅乃從北方虛空中住，變化所作，亦如上說。坐虛空中，兩肩各出一百葉蓮花，頭上出千葉華，華上有佛坐禪，光明悉照十方。天人亦在空中，散花佛上，皆言：「善哉！佛威神悉動十方。」佛即攝神足，還師子座。

是時，梵志等默然無言，皆低頭如鳩睡。時持和夷鐵，便飛於虛空，見炎烔然可畏，但使梵志等見耳。適現，子曹便大恐怖戰慄，衣毛皆竪，各各走。

佛便為雨眾人，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見天徑、薄說愛欲好痛說，其災害著苦無堅固。佛以慧意，知眾人意濡住不轉，便為說四諦。中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比丘僧者；有長跪者、受戒者、有得溝港者、得頻來者、得不還者。

是時，人民皆共生意，疑何因緣棄家為道，復有鬪訟？佛即知子曹疑，便化作一佛，著前端正，有三十二相，衣法衣，弟子亦能化作人。化人語、弟子亦語；佛語化人默然、化人語佛默然。何以故？正覺直度正所意故。

化佛即右膝著地，向佛叉手，以偈難問言：

鬪訟變何從起？致憂痛轉相疾，

起妄語轉相毀，本從起願說佛。

坐憂可起變訟，轉相嫉致憂痛，

欲相毀起妄語，以相毀鬪訟本。

世可愛何從起？轉世間何所貪？

從置有不復欲，從不復轉行受，

本所欲著世愛，以利是轉行苦。

不捨有從是起，以故轉後復有。

隨世欲本何起？從何得別善惡？

從何有起本末？所制法沙門說，

亦是世所有無，是因緣便欲生。

見盛色從何盡？世人悉分別作，

所從欺有疑意，亦是法雨面受。

念從何學慧跡？願解法明學說。

所有無本從何？無所親從何滅？

盛亦減悉一義，願說是解現本，

有亦無著細濡，去來滅無所有。

盛亦滅義從是，解現賢本盡是。

世細濡本從何？著世色從何起？

從何念不計著？何因緣著可色？

名色授著細濡，本有有色便起，

寧度癡得解脫，因緣色著細濡。

從何得捨好色？從眾愛從何起？

所著心寧悉盡，諦行知如解脫，

不想想不色想、非無想不行想，

一切斷不著者，因想本戲隨苦。

我所問悉已解，今更問願復說。

行𣺡悉成具足，設無不勝尊德。

是極正有何邪？向徑神得果慧，

尊行定樹林間，無有餘最善說。

知如是一心向，尊已著不戒行，

疾行問度世間，斷世捨是彼身。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上

# 佛說義足經卷下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 猛觀梵志經第十一

聞如是：

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比丘，悉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聞義已度，所之生胎滅盡。

是時，十方天下地神妙天來佛所，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梵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諸神妙天，悉來禮佛，欲見尊威神及諸比丘。我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欲聽法，願復見無極眾。

二梵天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直學行知身正，

如御者善兩轡，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伏邪連，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慧眼明意而攝。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以身歸明尊，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後轉生，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坐中有梵志，名為猛觀，亦在大眾中，意生疑信因緣。佛知猛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人各念彼亦知，各欲勝慧可說，

有能知盡是法，遍行求莫隅解。

取如是便生變，癡計彼我善慧，

至誠言云為等，一切是善言說。

不知彼有法無，冥無慧隨彼黠，

冥一切痛遠黠，所念行悉彼有。

先計念却行說，慧已淨意善念，

是悉不望黠減，悉所念著意止。

我不据是悉上，愚可行轉相牽。

自見謹謂可諦，自己癡復受彼，

自說法度無及，以自空貪來盜。

已八冥轉相冥，學何故一不道？

一諦盡二有無，知是諦不顛倒，

謂不盡諦隨意，以故學一不說。

何諦是餘不說？當信誰盡餘說？

饒餘諦當何從？從何有生意識？

識無餘何說餘？從異想分別擇，

眼所見為著可，識若欺盡二法，

聞見戒在意行，著欲黠變訟見。

止校計觀何羞？是以癡復授彼。

癡何從授與彼？彼綺可善黠我。

便自署善說已，有訟彼便生怨，

堅邪見望師事，邪黠酷滿綺具。

常自恐語不到，我常戒見是辟，

見彼諦邪慚藏，本自有慚藏黠。

以悉知黠分別，癡悉無合黠行，

是為諦住乃說，悉可淨自所法。

如是取便亂變，自因緣痛著污，

從異行得解淨，彼雖淨不至盡。

是異學聞坐安，自貪俱我堅盛，

自己盛堅防貪，有何癡為彼說？

雖教彼法未淨，生計度自高妙。

諦住釋自在作，雖上世亦有亂，

棄一切所作念，妙不作有所作。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法觀梵志經第十二

聞如是：

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與五百比丘俱，皆應真，所作已具，已下重擔，以義自證，會胎生盡。

爾時，十方天地神妙天亦來禮佛，欲見尊德及比丘僧。是時，第七天四天王相謂言：「諸學人寧知，佛在釋國迦維羅衛樹下，從五百真人。復十方天地神妙天悉往禮，欲見尊威神及比丘。我曹今何不往見其威神？」四天王即從第七天飛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佛邊，去尊不遠，便俱往禮佛及比丘僧，各就座。

一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今大會於樹間，來見尊皆神天。

今我來亦聽法，願復見無勝眾。

二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在是學當制意，直覺行知身正，

如馭者善持轡，護眼根行覺意。

三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力斷七拔邪連，意著止如鐵根，

捨世觀淨無垢，黠根明意服軟。

四梵天就座便說偈言：

有是身歸明尊，終不生到邪冥，

捨人形轉後尊，受天身稍離患。

是時，座中有梵志，名法觀，亦在大眾中。因緣所計，見於泥洹脫者有支體，以故生意疑信因緣。

佛知法觀梵志所生疑，是時便作一佛，端正形類無比，見者悉喜，有三十二大人相，金色復有光，衣法大衣，亦如上說。便向佛叉手，以偈歎言：

如因緣見有言，如已取悉說善，

一切彼我亦輕，亦或致在善緣。

少自知有慚羞，諍變本說兩果，

見如是捨變本，願觀安無變處。

一切平亦如地，是未嘗當見等，

本不等從何同？見聞說莫作變。

猗著是眾可惡，可見聞亦所念，

雨出淨誰為明？愛未除身復身。

以戒攝所犯淨，行諦祥已具住，

於是寧經至淨，可恐世在善說。

已離諦更求行，悉從罪因緣受，

亦如說力求淨，自義失生死苦，

行力求亦不說，眼如行亦思惟，

死生無盡從是，如是慧亦如說。

戒彼行一切捨，罪亦福捨遠去，

淨亦垢不念覺，無沾污淨哀受。

修是法度彼一，說無行為遠欺，

受如是便增變，各因諦世邪利。

自所法便稱具，見彼法詰為漏，

無等行轉相怨，自見行不隨污。

凡所說黠代恐，無於法有所益，

無慧眾異說淨，所繫著住各堅。

各尊法如聞止，演如解自師說，

無法行但有言，彼所淨因一心。

言如是彼亦說，一所見從淨墮，

便自見怨所作，坐勝慧自大說。

所攝著求便脫，念所信無所住，

本所因在好說，淨行在彼未除。

觀世人見名色，以其智如受知，

欲見多少我有，不從是善淨有。

有慧行累無有，知亦見正以取，

見無過是法行，度是亂不更受。

慧意到無所至，不見堅識所覺，

如關(ɡuān)閉制所著，但行觀無取異。

尊斷世所受取，取與生不應堅，

靜亦亂在觀捨，在是惡哀凡人。

棄故成新不造，無所欲何所著？

脫邪信勇猛度，悉已脫世非世。

一切法無所疑，悉見聞亦何念，

捨重擔尊正脫，不願過常來見。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兜勒梵志經第十三

聞如是：

佛在王舍國於梨山中。爾時，七頭鬼將軍與鵙摩越鬼將軍共約言：「其有所治處生珍寶，當相告語。」爾時，鵙摩越鬼將軍所治處池中，生一蓮花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鵙摩越鬼將軍便將五百鬼來到七頭鬼將軍所，便謂七頭言：「賢者！寧知我所治池中生千葉蓮花，但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七頭鬼將軍即報言：「然賢者寧知我所治處，亦生神珍寶。如來正覺行度三活，所說悉使世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堅無比。已生寶何如賢者寶？」

復以月十五日，說戒解罪。鵙摩越鬼將軍報七頭言：

今十五大淨，夜明如日光。

求尊作何方？不著在何處？

尊今在王舍，教授摩竭人，

一切見斷苦，洞視是現法。

從苦復苦生，斷苦不復生，

徑聞八通道，無怨甘露欲。

今往具禮敬，即是我所尊，

行意學以作，一切有無止。

寧有憎愛不？所念意乃隨。

意堅於行住，已止無所有，

憎愛無所在，念空無所隨。

寧貪不與取、寧依無惱害、

寧捨有真行、寧慧無所著。

捨貪不與取，愍哀及蠕動，

斷念不邪著，覺痛當何親？

寧守口不欺，斷嫉無麤聲。

守正不讒人，無念鬪亂彼，

守口心不欺，不嫉麤聲斷。

守行何讒人？悉空彼何亂？

寧不染愛欲，意寧淨無穢，

所著寧悉盡，在法寧慧計。

寧度至三活，所行悉已淨，

一切斷不著，寧至無胎世。

三活諦已見，所行淨無垢，

行法悉成就，從法自在止。

尊德住悉善，身口悉已止，

尊行定樹間，俱往觀瞿曇。

真人鹿𨄔腸，少食滅邪貪，

疾行問度法，斷痛從何脫？

觀瞻如師子，恐怖悉無有，

佛所頭面禮。

七頭鬼將軍及鵙摩越等，各從五百鬼，合為千眾，俱到佛所，皆頭面禮佛，住一面。

鵙摩越鬼將軍便白佛言：

真人鹿𨄔腸，少食行等心。

尊行定樹間，吾人問瞿曇

是痛從何滅？從何行脫痛？

斷疑問現義，云何脫無苦？

斷苦痛使滅，行是痛苦盡，

捨疑妙說持，如義無有苦。

誰造作是世？誰造作可著？

誰造世所有？誰造為世苦？

六造作是世，六造作可著，

六造世所有，六造為世苦。

誰得度是世？晝夜流不止，

不著亦不懸，深淵誰不沒？

一切從持具，從慧思想行，

內念著意識，是德無極度。

已離欲世想，色會亦不往，

不著亦不懸，是乃無沒淵。

從何還六向？何可無有可？

誰痛亦想樂？無餘滅盡去。

是六還六向，是生不復生，

名滅已無色，已盡有何餘？

大喜步往道。

大將軍七頭，會當報重恩。

開道現大尊，法施無有上。

今鬼合千眾，悉能叉手住，

一切身自歸，為世尊大師。

今已辭求過，各還國政治。

今悉禮正覺，念法歸尊法。

爾時，座中有梵志，名兜勒，亦在眾中，便生意於泥洹脫者支體因緣，因是便意生疑。

佛即知兜勒意生所疑，便化作一佛，端正形好無比，見莫不喜者，形類過天，身有三十二大人相，紫磨金色，衣大法衣。弟子亦作化人，化人適言，弟子亦言；弟子適言，化人亦言。佛所作化人，化人言，佛默然；佛言，化人默然。何故？一切制念度故。

化佛便叉手偏袒，以偈歎言：

願問賢神俞曰，遠可靖大喜足。

從何見學得滅，悉不受世所有？

本是欲多現我，從一綺便悉亂，

所可有內愛欲，從化壞常覺識。

莫用是便自見，不及減若與等，

雖見譽眾所稱，莫貢高蹶彼住。

如所法為已知，若在內若在外，

強力進所在作，無所得取無有。

且自守行求滅，學莫從彼求滅，

以內行意著滅，亦不入從何有？

在處如海中央，無潮波安平正，

一切止住亦爾，覺莫增識與意。

願作大慧眼視，已證法復現彼；

願作光仁善恕，諸撿式從致定。

且攝眼左右著，不受言關(ɡuān)閉聽，

戒所味莫貪著，我無所世所有。

身所有若麤細，莫還念作悲思，

所可念便生願，有來恐慧莫畏。

所得糧及飲漿，所當用若衣被，

取足止莫慮後，從是止餘莫貪。

常行定樂樹間，捨是理無戲犯，

若在坐若在臥，閑靜處學力行。

莫自怨捐睡臥，在學行常嚴事，

棄晻忽及戲謔，欲世好悉遠離。

捨兵鑿曉解夢，莫觀宿善惡現、

莫現慧於胞胎、悉莫鑿可天親、

莫造作於賣買、莫於彼行欺利、

莫作貪止縣國、莫從彼求欲利、

莫樂行不誠說、悉莫行兩面辭。

盡壽求慧所行，具持戒莫輕漏，

橫來詰莫起恐，見尊敬莫大語。

所貪棄不可嫉，捨兩舌恚悲法，

所欲言學貪著，莫出聲麤邪漏，

無羞慚莫從學，所施行莫取怨，

聞麤惡不善聲，從同學若凡人。

善關閉莫與同，慧反應不過身。

知如來諦已正，不戲作著意作；

從宴淨見已滅，不戲疑瞿曇教。

自致慧不忘法，證法無數已見，

常從慧如來學，好不著從是慧。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蓮花色比丘尼經第十四

聞如是：

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月，波利質多樹花適好盛，坐濡軟石上，欲為母說經，及忉利天上諸天。爾時，天王釋到佛所，為佛作禮，便白佛言：「今當用何時待遇尊？」佛告天王：「用閻浮利時待我。」天王得教，即禮佛，歡喜而去。

爾時，賢者摩訶目犍連，亦在舍衛，亦竟夏月，於祇樹給孤獨園中。爾時，四輩悉到目犍連所——比丘輩、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四輩悉禮目犍連，各一面住，便共問目犍連：「今世正眼為在何所竟是夏三月？」目犍連便告四輩：「今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在波利質花樹下，濡軟石上。樹高四千里、布枝二千里、樹根下入二百八十里。所坐石，按之即陷入四寸。捨便還復。」摩訶目犍連廣復為四輩說經法，便默然。諸四輩聞經，歡喜著念，便禮目揵連悉去。

至竟夏三月，復眾四輩皆悉來到目揵連所，頭面禮竟，悉就座，共白目揵連：「善哉，賢者！學中獨多神足。願煩威神到佛所，為人故禮佛足，以我人語白佛：『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尊。善哉！佛愍念世間人，願下閻浮利。』」目犍連聞如是默然，可四輩復以經法戒，四輩眾歡喜，目犍連辭，四輩悉起禮，復起繞目犍連而去。

爾時，目犍連便取定意，如壯士屈伸臂頃，從閻浮利滅，便往天上，去佛不遠。是時，佛在無央數天中央坐，說經法。目犍連便生想：「如來在天眾中，譬如閻浮利。」佛即知目犍連意想所念，告目犍連言：「不與世間等，迅去即便去、欲使來即來，去來隨我意所念。」

目犍連白佛言：「是天眾多好甚樂，天中有先世，一心自歸於佛，壽盡來生天上；或有身歸法者、或自歸僧者，壽盡皆來生天上；或有先世淨心樂道，壽盡來生天上。」佛言：「目犍連！如是，是天中先世一心歸佛、歸法、歸僧，心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

爾時，天王釋坐在佛前，意尊佛語及目犍連所言，即言：「賢者目犍連所說實如是。先世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及淨心樂道，皆來生天上。」是時，有八萬天坐在天王釋後，諸天悉欲尊佛所言、及目犍連、亦其王所言，便言：「賢者目犍連可所說者，實如賢者言。其有先世作人時，身歸三正，淨心樂道，壽盡皆來生天上。」爾時，八萬天因緣目犍連，各各自陳我得溝港。

目犍連便前作禮，頭面著佛足，便白佛言：「諾閻浮利四輩，飢渴欲見佛。善哉！願尊愍念世間，以時下到閻浮利。」佛便告目犍連：「汝且下，語世間四輩：『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目犍連言：「諾。」受教便起作禮，繞佛三匝，便取定意，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便滅於忉利天，即住閻浮利地上，悉告世間人：「佛却後七日，當從天上來下，安詳會於優曇滿樹下。」

佛於天上便取定意，如力士屈伸臂頃，佛於忉利天上至鹽天，為諸天說經；滅於鹽天，即至兜術天；復從兜術天滅，即至不憍樂天、化應聲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妙天、玄妙天、福德天、德淳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已說經，悉使大歡悅；便與天上色天俱下，住須大施天；從上下悉從二十四天上，至第三天上住；悉斂上有色天；悉復斂有欲天，來至第二天須彌巔上住。

是時，有天子墮彼邏，被王教意，便化作三階——一者金，二者銀，三者琉璃——佛從須彌巔，下至琉璃階住；梵天王及諸有色天，悉從佛右面，隨金階下；天王釋及諸有欲天，從佛左面，隨銀階下。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亦諸無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詳會優曇滿樹下，是使無數人民悉來會，欲見佛、欲聞法。

是時蓮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七寶導前，從眾力士兵，飛來趣佛。是大眾人民、及長者、帝王，遙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廣作徑路，蓮花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天亦見人、人亦悉見天，以佛威神，天為下、地為高、人悉等，天亦無貪意在人、人亦無貪意在天，時有人貪著樂金輪王。

是時有一比丘，坐去佛不遠，便箕坐直身，意著撿戒。比丘見天樂會、亦人樂會，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貪是？何願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溝(ɡōu)港道，已自證。

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偈言：

有利得人形，持戒得為天，

於世獨為王，見諦是獨尊。

是時蓮花色比丘尼，適到佛前，便攝神足，七寶及兵眾悉滅不現，獨住無髮衣法衣，便頭面著佛足。

佛因到優曇滿樹下坐，成布席坐適坐，便為大眾人民，廣說經法，說布施、持戒、善現天徑，說欲五好痛說具惡。

佛知人意稍濡離麤，便現苦諦習盡道諦。中有身歸佛、歸法、歸比丘僧者；中有隨力持戒者；中有得溝港自證頻來，至不還道自證。

是時賢者躬自在座，便起偏袒向佛，叉手面於佛前，以偈讚佛言：

今恭禮雄遍觀，見諦現說被度，

常慈哀見福想，然人天得何讚？

度無極復道彼，捨恐怖就安樂，

廣說法遍照世，聞每樂不死安。

尊戒海廣無度，義深大善行明，

無穢淨垢不著，慧船大度三界，

無缺傷無減增，尊不著已行捨，

從戒尊三界師，從見世去無還。

心住賢無過尊，自在定人天雄，

明慧力致金色，何人天不禮尊？

師觀世兩眾會，雖觀捨不著過，

意觀意無垢心，三界空尊所空。

是世行拔後根，定至定趣甘露，

今神天服於尊，悉叉手觀覺身。

已無疑樂法堅，悉知識人天心，

亦如行蟲獸心，宴淨然愍苦槖。

自恣化在天下，正真定收取易，

意制念伏彼信，天人世覺獨尊。

道德妙與誰雙？觀尊形何時厭？

於三界獨步行，戒義堅若寶山。

垂綺願三界恐，捨嫉念無恩愛，

慧在定明如日，無瑕穢夜月光。

著淨戒現淨行，有淨慧善過淨，

住淨法現淨光，高山雪見照然。

十五夜星中月，今觀尊人天雄，

法悉照明人天，身相現絡真珠。

諦復諦猛善說，自行致本無師，

釋家子獨見妙，慧千眼去瘡疣。

言盛濡意無麤，出聲悲人天坐，

聞尊語甜美法，渴飲飽如流海。

取法爾有何非？審奉行到彼安。

說議斷後不思，聞尊聲眼每滅。

慧現徑直無邪，涉先迹致故成，

顧念後告冥者，如梵王悉照空。

神天尚念世人，神行義無所比，

從法計捨世念，尊繫著無餘處。

是時賢者舍利弗，在眾中坐，便起座，偏袒叉手，以偈歎曰：

未嘗見有是者，未嘗聞有說者，

尊如是威神天，從兜術來至是。

天人世悉擁護，重愛俗如身眼，

一切安不為轉，樂獨行著中央。

無憂覺我善行，到上教復還世，

饒心解壞欲身，惡行出有善義。

若比丘有厭心，行有敗有空生。

在樹下若曠野，在深山于室中，

若高處下床臥，來恐怖凡幾輩？

行何從志不畏？或久後所行處？

世幾輩彼來聲，若往來在方面。

比丘處不著意，所止處寂無響，

口已出善惡響，在行處當何作？

持戒住行不捨，比丘學求安祥。

云何學戒不漏？獨在行常無伴，

欲洗冥求明目，欲鼓鞴吹內垢。

佛謂舍利弗：「意有所厭惡，及有所著，在空床臥行欲學，如法今說，令汝知聽：

五恐怖慧不畏，至心學遠可欲，

勤蚱蜢亦蛻蟲，人惡聲四足獸。

非身法意莫識，無色聲光無形，

悉非我悉忍捨，莫聞善貪𨽁縣。

所被痛不可身，恐若各悉受行，

是曹苦痛難忍，以精進作拒扞。

願綺想念莫隨，掘惡栽根拔止，

著愛可若不可，有已過後莫望。

存黠想熟成善，越是去避麤聲，

忍不樂坐在行，四可忍哀悲法。

常何止在何食？恐有痛云何止？

有是想甚可悲，學造棄行遠可，

有未有苦樂苦，知其度取可止。

聞關閉縣國行，麤惡聲應莫願，

舉眼人莫妄瞻，與禪會多莫臥。

觀因緣意安祥，止安念疑想斷，

取莫邪與無欺，慈哀視莫恐氣。

如對見等心行，冥無明從求鮮，

被惡語莫增意，故怨語於同學。

放聲言濡若水，媿慚法識莫想。

若為彼見尊敬，有行意離莫受，

若色聲若好味，香細滑是欲捐。

於是法莫媟著，學制意善可脫，

戒遍觀等明法，行有一舊棄冥。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子父共會經第十五

聞如是：

佛在釋國，從千弟子梵志、故道人皆老年，悉得應真六達，所求皆具。佛從教授縣國，轉到迦維羅衛城外尼拘類園中。迦維羅衛諸釋，聞佛從老年應真千比丘，轉行教授，已到是國，近在城外園中，便轉相告語：「先雞鳴悉當會。」自共議言：「諸賢者！正使太子不樂道，當作遮加越王。我曹悉當為其民耳，今棄七寶作道，自致作佛。我人今悉取長者家出一人，亦從佛求作沙門。諸釋如是，眾為復增。」便從迦維羅衛城出，欲見尊德，欲聞明法；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欲聞明法。爾時，佛取神足，定意適定，便在空中步行。爾時，諸釋見佛步行虛空中，悉歡喜生敬愛心。

爾時，悅頭檀王便以頭猗著佛足，作禮竟，便一面住。迦維羅衛民悉不平：「王為佛作禮，是何法以還禮子？」王即聞民悉不平已如是，王便言：「諸賢者！是太子生時，地大動現大光明，悉照一切生，便行七步，無所抱猗，便左右視出聲言：『三界甚苦，何可樂者？』諸天於空中持白蓋，復散摩尼花，復鼓五百樂，復雨香水，盥(ɡuàn)浴太子。諸民！爾時我第一為太子作禮。諸賢者！太子在園閻浮樹下，晨起往坐，便得臥，樹枝葉悉在太子東作蔭；禺中至晡，樹枝葉悉復在西為太子作蔭。樹尚不違太子身，諸民！爾時我第二為太子作禮。」王爾時說偈曰：

今為三勇猛黠，以頭禮遍觀足。

初生時動天地，坐樹蔭身不露。

佛爾時攝神足，下座比丘僧前，咸坐上。諸釋及釋諸女人，皆頭面禮佛，各就座。王亦就座，即偈歎佛言：

象馬駕金車，乘行臺閣間，

金足蹈遍地，足云何生胝？

神足為我車，恣心無限度，

乘是神妙車，世車安可久？

素被細軟衣，既服身形好，

金露被身行，是服有何好？

王法為我衣，念世行教授，

是服先學造，我已覺如來。

本樂高殿舍，隨時造閣樓，

今獨宿樹間，恐怖當何依？

瞿曇世無怨，造仇婬已斷，

脫欲念無憂，無仇當何恐？

本食恣意味，金器食香美，

今日乃得食，麤惡有何樂？

我先飯法味，棄貪從苦空，

悉斷四飯本，哀世故行丐。

浴尊以花香，伎女樂從行，

起止山樹間，誰當浴明者？

樂法戒為河，淨黠悉在中，

鬪極往浴淨，遊度不復還。

爾時，佛為王及諸釋女人廣說經法，先現布施、持戒、現天徑微說，善痛道其苦，導現達世近親三十七品，從可得安如。

佛以道意，知悅頭檀王意滿喜已性濡，無亂縛解，可為說善度法，便說苦諦習盡道諦。佛說是四諦法，王即在座開解，三毒垢除，於法中得諦眼，譬如淨繒投於染中，即受色好，王亦入法如是。

爾時王見諦疑斷，在法開解，便起座向佛，叉手白言：「已近已近、已遠已遠，今我身歸佛法及比丘僧，受我為清信士，盡形壽，悉不犯已淨。」故釋中亦有身歸佛者、歸法者、歸僧者；釋諸女人，自歸亦如是；中有持不殺戒者、持不盜戒、持不婬戒、持不欺戒、中有遠酒不飲酒戒。

爾時悅頭檀王見法甚明，見諦無疑，在法勇猛，便起座，向佛叉手，以是義足偈歎言：

有戒具當何見？云說言從陰苦。

願瞿曇解說此，問正意世雄生。

先已行棄重恚，亦不著後來願；

來現在亦不取，亦不受尊敬空；

未來想不著愛，久遠想亦不憂。

行遠可捨細軟，邪見盡少無有，

已去恐無畏怖，不可動信無疑。

無嫉心樂彼與，行如是愛尊命，

能自守不多望，自多得慧無嫉。

不惡醜不嫫冶、不兩舌捨戲疑，

意悉脫無所著，棄自見無綺妄，

安庠行能解對，亦不欲斷欲想。

不學求所樂欲，悉無有亦不憂，

無怨恚捨愛欲，不為味所可使。

不自高我無等，得對毀橫取敬，

當行觀止意念，見善惡非次望。

去所在無所止，觀向法當何著？

欲色空亦無色，從黠計不欲脫，

愛已滅乃已息，三界空無樂意。

悉解離何從得？多從海度無憂。

不願生見有子，列地行願寶增，

來不生去不到，欲何索從何得？

悉無能說到處，眾學沙門遊心，

悉令求所在處，如觸冒知如去。

亦不嫉亦無貪，雖在高尊不樂，

不樂中下不樂，從法生非法捨，

是悉空亦無有，從不得亦不求，

莫欲世邪樂人，意已止便到盡。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與悅頭檀王及釋人民悉歡喜。

## 維樓勒王經第十六

聞如是：

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迦維羅衛諸釋新起大殿，成未能久，諸釋悉共言：「從今已後，莫使沙門、梵志、釋中衣冠及長者子，得先入是殿中。先使佛、次及比丘僧入，餘人乃當從後入耳。」

爾時，舍衛國王子惟樓勒以事到釋國，未及入城，便至新成殿中宿。明日入城，所欲取竟，便還其國。

諸釋聞太子惟樓勒在新殿中宿，便大不樂，瞋恚不解，便出聲罵：「今奈何令婢子先入是殿？」便共掘殿中土，棄深七尺所，更取淨土復其處，便復取牛湩洗四殿。

惟樓勒太子聞諸釋不淨惡我，掘殿中土七尺所，更以新土復其處，悉以湩洗四殿，復罵我為婢子，污是新殿。聞內結，悲著心，我後把國政者，當云那治諸釋。

從是不久，舍衛國王崩，大臣集議，徵太子拜為王。惟樓勒王即問傍大臣者：「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傍臣白言：「如是罪至死。」王言：「然。諸釋不淨惡我，諸釋是佛親家，至使佛有恩愛在諸釋者，終不能得治子曹罪。」臣下即白言：「佛棄世欲，無恩愛在親屬，欲治諸釋罪無所難。」王聞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象、馬、車、步兵，出城引號，當攻迦維羅衛城。

佛以食時，持應器入舍衛城求食，食竟，出城下道，於釋樹下薄枝葉少蔭涼，在其下望。王興兵行大道，遙見佛在薄蔭樹下坐，即下車到佛所，禮竟，住一面，白佛言：「諾。今有餘大樹，枝葉茂盛，多陰涼，大樹名為迦旃，迦維羅衛多優曇鉢尼拘類，佛何以不坐是蔭？何為坐是小釋樹？少枝葉，無蔭樹下有何涼？」佛報言：「愛其名，樂其涼，故坐其下。」王自念言：「如是者，佛續為有恩愛在諸釋，續有助意。」即從其處而還兵，歸其國。佛教授舍衛人民，生意欲到迦維羅衛國，便從諸比丘，即到釋國，於尼拘類園中教授。

久頃，舍衛國王便復問傍臣左右言：「若有不淨惡國王者，其罪何至？」諸臣對言：「如是罪至死。」王復言：「諸釋致惡我，子曹皆是佛近親，佛當有顧念在諸釋，我終不得子曹勝。」臣下復白言：「我曹悉聞諸沙門言：『瞿曇婬欲已斷。』有何恩愛在近親？王欲治其罪，無以為難。」王聞諸臣下白如是，即勅興四種兵，引號出城，到諸釋國。行至冥已，近去釋城四十里所因止宿。

諸釋悉聞舍衛國王興四種兵，欲來攻是國，近去城數十里，恐明日來到，即遣輕足上騎，到佛所道：「是願佛教我曹，作何方便？」佛即告諸釋：「堅閉城門，王終不能得勝。開門內者，惟樓勒王即殺諸釋不疑。」是騎人聞佛教，便禮佛，上馬如去。

是時，賢者摩訶目犍連在佛後住，便白佛言：「明慧莫以諸釋為憂，我今欲舉一釋國，移置異天地間，若以鐵籠籠之，悉一天下共者，當奈之何？」佛即告摩訶目犍連言：「耐能爾，當奈其罪何？」目犍連言：「但說有形事，無奈無形罪何？」

佛爾時說偈言：

作善惡終無腐，從福樂在冥苦，

善惡栽向日出，久遠來身受止。

舍衛國王即摩飾鬪具，俱便前當攻釋城。諸釋悉共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亦出城欲拒扞惟樓勒王。諸釋亦復摩飾兵，當與舍衛國王及兵共鬪。尚未相見，諸釋便引弓，以利刃箭射斷車、當應亦射斷車軛、亦截車軸、射斷䭷、亦射斷人身、珠寶，無所傷害。

舍衛國王大恐怖，顧問左右：「汝曹寧知諸釋已出城迎鬪死，我曹終不得其勝，不如早還。」傍臣即白王言：「我曹先曰：『聞諸釋皆持五戒，盡形壽不犯。』生至使當死，不敢有所傷害，有所傷害，為犯戒，但前自可得其勝。」王即引兵而前，突釋兵陣。諸釋見王前甚進，便入城閉門。

爾時，舍衛王以遣人語諸釋：「舅氏與我有何仇怨，而不開門？小欲有所借入，即出城不久留。」

諸釋中信佛所言，本行經法無疑向道，便言：「不須開門。」釋中未淨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無諦，有疑，便以為可開門，復共言：「我人不得爾，恐是中有外對。我曹悉坐耆老行籌，不受籌者，為當不欲內王；受籌者，為欲內王；多者，我又當隨適行；籌悉受不受者少耳。」眾人言：「當開門內王。」諸釋便開門內，惟樓勒王適入迦維羅衛城，便生取諸釋，當將出城殺之。

爾時，釋摩男白舍衛王：「願天子與我小願。」王言：「將軍欲何願？」「我願今沒是池中頃，以其時令，諸釋得出城走。」諸大臣白言：「王當與釋摩男願，令在水中能幾頃。」王即與其所願。釋摩男即沒池中，以髮繞樹根而死。王怪在水甚久，便令使者按視：「釋摩男在水中何等作？」如王言，往按視之，見釋摩男在水底死，便還白王：「天子！寧知釋摩男持髮繞樹根而死。」王即絞城中餘釋，復問：「所生得釋悉死未？」臣白言：「悉已象蹈殺之。」王便從處還國。

佛以晡時，悉告諸比丘：「俱到逝心須加利講堂所。」諸比丘悉言：「諾。」佛即與眾比丘俱，到逝心講堂，道經過諸釋死處，釋中尚有能語者，遙見佛，舉聲稱冤，佛聞諸釋，悲哀甚痛。佛即謂比丘：「愚癡人惟樓勒所作罪不小。」佛便至諸釋地中，化出自然無數床，佛及比丘悉坐。佛為諸釋，廣說經法竟，謂比丘言：「汝曹意何趣？屠者以是作是業，以是生活，從是因緣，寧可得樂乘聖象、神馬、七寶車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意亦如是，不見、不聞屠以是業自立，可得富樂。何以故？屠者無慈心哀意，觀占諸獸故。」

佛復言：「比丘！汝曹意何趣，漁獵者及屠牛者，以是故作以是業，以是自生活，寧得乘神象、聖馬、寶車、恣意富樂不？」比丘對曰：「終不得。」佛言：「善哉！我亦不聞、不見漁、獵、屠牛，是業自活，可致富樂。何以故？子曹遠哀、無慈觀，占獸以是遠樂奈何道。此愚癡人，乃於向道得果者傷害之，乃知是子亦遠善，當生見其從是，七日當為水所漂。比丘！以故當慈心，莫學傷害心，至見燒枉，亦莫生害意。」

佛以是本、以是因緣、以是義生，令弟子悉解為曹卷語檢，為後世作明，使我經道久住世間。

佛爾時說是義足經：

從無哀致恐怖，人世世從黠聽，

今欲說義可傷，我所從捨畏怖。

展轉苦皆世人，如乾(ɡān)水斷流魚，

在苦生欲害意，代彼恐癡冥樂。

一切世悉然燒，悉十方亂無安，

自貢高不捨愛，不見故持癡意。

莫作縛求冥苦，我悉觀意不樂，

彼致苦痛見刺，以止見難可忍。

從刺痛堅不遺，懷刺走悉遍世，

尊適見拔痛刺，苦不念不復走。

世亦有悉莫受，邪亂本捨莫依，

欲可厭一切度，學避苦越自成。

住至誠莫妄舉、持直行空兩舌、

滅恚火壞散貪、捨惱解黠見度、

捨瞢瞢莫睡臥，遠無度莫與俱，

䛴可惡莫取住，著空念當盡滅。

莫為欺可牽挽，見色對莫為服，

彼綺身知莫著，戲著陰求解難。

久故念捨莫思，亦無望當來親，

見在亡不著憂，離四海疾事走。

我說貪大猛弊，見流入乃制疑，

從因緣意念繫，欲染壞難得離。

捨欲力其輩寡，悉數世其終少，

捨不沒亦不走，流已斷無縛結。

乘諦力黠已駕，立到彼慧無憂，

是胎危疾事護，勤力守可至安。

已計遠是痛去，觀空法無所著，

從直見廣平道，悉不著世所見。

自不計是少身，彼無有當何計？

以不可亦不在，非我有當何憂？

本癡根拔為淨，後栽至亦無養。

已在中悉莫取，不須伴以棄仇，

一切已棄名色，不著念有所收。

已無有亦無處，一切世無與怨，

悉已斷無想色，一切善悉與等。

已從學說其教，所來問不恐對，

不從一致是慧，所求是無可學。

已厭捨無因緣，安隱至見滅盡。

上不憍下不懼，住在平無所見，

止淨處無怨嫉，雖乘見故不憍。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佛說義足經卷下

# 摩訶摩耶經卷上(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簫齊沙門釋曇景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與大比丘眾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又與無量百千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并餘無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前後圍遶。

爾時，如來結加趺坐，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中有千蓮花，其一蓮花有千化佛結加趺坐，如釋迦牟尼。

當於爾時，日、月、星辰所有威光隱蔽不現，皆悉來入如來光中，令波利質多羅樹如真金色。譬如虛空淨無雲翳，日月威光極為明顯；如來在於忉利天上所放光明亦復如是，倍更照耀不可譬類。是時，日、月、星辰諸天子等見此相已，其心戰怖不能自安，不知何緣而有斯事。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童子：「汝詣母所，道我在此，願母暫屈禮敬三寶，并以此偈向母說之。」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釋迦大仙師，成就一切智，

在於閻浮提，猶如千眼天，

慇懃情渴仰，久欲覲慈顏。

本昔王宮中，生我七日已，

神昇受天福，姨母長乳養，

致得成正覺，應供度眾生。

今故至於此，說法報往恩，

願母與眷屬，屈來到此處，

敬禮佛法眾，并受真淨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受佛教勅，即便往至摩訶摩耶所，具以佛言而往白之，并誦如來所說之偈。

時摩訶摩耶聞斯語已，乳自流出，而作是言：「若審決定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口中。」作是語已，兩乳乳出——猶白蓮花——而便入於如來口中。時摩訶摩耶既見此已，踊躍遍身，容色怡悅，如千葉蓮花日照開榮，摩訶摩耶妙色亦爾——于時三千大千世界普皆震動，諸妙花果非時敷熟——即語文殊師利童子：「我從與佛為母子來，歡喜安樂未曾如今。譬如有人極苦飢渴，忽值甘饍食之豐樂；今我歡悅亦復如是，無復諸餘雜亂念想。」說此語已，即與文殊師利童子俱趣佛所。

爾時，世尊遙見母來，內懷欣敬，舉身動搖，如須彌山王及四大海鼓動之相。于時如來既見母至，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

爾時，摩訶摩耶聞佛此語，合掌低頭一心思惟，長跪佛前五體投地，專精正念諸纏消伏。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汝從無數劫，恒飲我乳汁，

故離生、老、死，得成無上道，

宜應報恩養，斷我三毒本。

歸命大丈夫，無貪、惠施者；

歸命調御士，最上無能過；

歸命天人師，永離癡、愛縛。

日、夜各三時，念想不斷絕，

稽首頭面禮，無上大法王。

今於汝福田，欲長功德芽，

唯願施慈悲，速令成妙果。

久有此大志，故生大王宮，

巨身紫金色，光明照十方，

面貌悉圓淨，猶如秋滿月。

爾時，世尊即白母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初中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

摩訶摩耶聞此語已，佛神力故，即識宿命；并以善根純熟時故，破八十億煙燃之結，得須陀洹果。即起合掌而白佛言：「生死牢獄已證解脫。」

時會大眾聞此語已，異口同音而作是言：「願一切眾生皆得解脫，如今現在摩訶摩耶。」

時摩訶摩耶而白佛言：「譬如猛火燒於熱鐵，若有觸者身心焦痛；世間生死亦復如是，所往來處皆是苦聚。凡集苦本皆由心意，隨欲輕躁戲弄眾生，輪轉五道疾於猛風，猶如拍毱。」

時摩訶摩耶即於佛前而自剋責其心意言：「汝常何故作非利益，遊六塵境而不安定，亂想牽挽無時暫停？所可緣慮皆非吉祥，何故惑我而便集彼？譬如有人恒墾於地，而彼大地未曾損益，然其耕器日就消毀；在生死海亦復如是，恒棄身命不可稱載，而我神識初不增減。汝能令我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七寶具足；須臾令我退為蝦蟇；須臾令我作貧賤人，東西馳走，求乞衣食；須臾令我作大富長者，積財巨億，名稱普聞；須臾令我在天宮殿，飲食甘露，五欲自恣；須臾令我居止地獄，飲於融銅、吞熱鐵丸。我但過去曾經牛身，積聚其皮高須彌山，猶於生死未得解脫。須臾復獲無量名字：或曰大家、或曰僕使，或曰轉輪聖王、或曰帝王，或曰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或曰畜生、或曰餓鬼、或曰地獄，眾生有如是等種種名號。

「汝癡心意，雖復曾經具世五欲，金、銀、諸珍、妻子、奴婢、象、馬、車乘、屋舍、田宅、人民、聚落，尋皆散滅，共就無常。暫為己有會歸磨滅，猶若旅舍憩無定主。上至諸天，五欲自在；福盡臨終五相現時，徘徊顧戀，心懷愁苦。及在人中，貧窮、下賤為人所使；若居王位，互相討伐，君臣、父子競共殘滅。下至地獄，屠、割、燒、煮；畜生之中，更相吞害皮、肉、筋、力，償其宿債，為業所逼不得自在；餓鬼之中，飢渴所逼東西馳走，唯見火聚及熱鐵輪長隨其後。五道生死有如是等種種眾苦，不可稱計。

「汝癡心意，往昔已來長牽於我去來諸處，恒相順從，初未違異。我於今日欲專聽法，勿復惱亂而為障礙，亦宜自應厭離諸苦，速求涅槃疾獲安樂。」

時摩訶摩耶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唯願霔法雨，洽潤於枯槁(ɡǎo)，

普生法萌芽，開發漸滋長，

令我及眾會，善根普純熟。

或於諸道果，次第隨所獲，

願時施甘露，消滅貪、恚原。

我等長夜來，縛著無明獄，

惛迷無智慧，不知求道處，

願示解脫路，疾至常樂城。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復於佛前重偈讚歎：

世尊處大眾，光顯踰須彌，

我今頭頂禮，并及法與僧。

四眾、八部等，渴仰誠慇懃，

一心諦觀佛，如天眼不瞬，

唯悕莊嚴師，飾以妙法鬘。

爾時，摩訶摩耶說偈讚已而白佛言：「誠知如來諸弟子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其數無量，所說偈讚歌頌如來微妙功德亦不可量。然我今者智慧微淺，猶欲於佛功德大海少分稱讚，唯願垂許。」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智慧高廣山，峯嶺極嚴峻，

溪谷深且曠，清泉常流滿。

療疾諸藥草，滋茂生其側，

若有服之者，長樂無窮已。

譬如甘蔗種，內性常自甜，

智者善壓之，便獲甘美味。

世尊所演法，從本自清淨，

若人信樂受，福報無窮盡。

一切諸眾生，願樂無邊際，

唯有牟尼尊，能令皆滿足。

眾生煩惱患，無始恒熾盛，

如來大醫王，應病投良藥。

生死邪曲路，艱嶮難登履，

憍陳等五人，遊涉不知返。

如來大慈悲，躬趣波羅㮈，

為其轉法輪，悉得道果證。

八萬諸天子，於空獲法眼，

自非大導師，孰能迴此等？

舍利弗、目連、迦葉、迦旃延，

此四大聲聞，昔未出家時，

高才智通博，憍慢輕世間，

舉國皆宗敬，名德莫能倫。

一見聞甘露，降伏成羅漢，

漸次助大師，隨順轉法輪。

如尼俱類樹，種子甚毫微，

繁茂隨時長，柯條遠垂布；

世尊所化度，增進亦如是。

如央掘摩羅，多殺諸眾生，

世尊亦矜愍，化令入佛道。

彼提婆達多，造作五逆行，

使鬼舉大石，而欲害如來；

世尊平等視，猶如羅睺羅。

又彼鬼子母，恒噉於人兒，

以佛憐愍故，藏其子不現，

慞惶競求覓，莫知所在處，

迴來問世尊，求示子所在。

如來以方便，即事反詰之

汝自念子故，馳走急求覓。

云何無慈心，恒噉他人兒？

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

若能改此心，汝子今可見。

其聞是語已，慚喜頭面禮，

亦兼為子故，合掌白佛言

從今盡形壽，捨離貪害心。

即前受五戒，乃至得道果。

如彼鬼子母，自愛其子故，

廣及於他人，究竟永斷殺。

唯願大悲尊，今者亦如是，

以愍所生母，普及餘一切，

願速開正法，悉令眾聽受。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而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在於五道，皆由煩惱過患所致，故有結縛不得自在。願我來世得成正覺，當斷一切此患根本。唯是大師慈念世間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常之火恒燒眾生，長夜熾然未曾休息，而呼弟子令歸其所，顯示生死根本之患而語之言：『汝等何故長眠三界火輪床上——無常殺鬼伺捕求便，諸病風刀欲斷人命？譬如盜賊見珍寶藏，執持器杖而來攻伐，百千億劫受餘雜形，修行十善方得人身；雖得人身長壽亦難，無常惡賊復加逼迫，宜應防慎猶自放逸。』愚癡之人虛計日、月、年歲多少謂為定期，不覺念念變移潛逝，及至壽終隨業所生，室家、眷屬悲哭相對，傳互如此無有窮已。

「人在世間猶如電光，又於其中生起憍慢，或有稱言：『我是國王，統領天下，勢力自在。』或有稱言：『我是大臣，助理國事，抂直由己。』或有稱言：『我富長者，多饒財寶，所欲隨意。』或有稱言：『我婆羅門族姓高貴，聰明博達，先祖相承為剎利師。』世尊！此等諸人在世之時，種種快樂恣意自在，初無憂慮；一旦死至方懷悔恨，何所復及？

「強壯之時親戚相隨，嬉戲縱逸，不造微善；無常卒至，各散五道，千萬億劫難復相值。生死無實，如乾闥婆城，乃至辟支佛等盡諸結漏、具大神力，自在無畏——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飛騰空中，行、住、坐、臥、去、來迅疾，石壁無礙——形貌端正、諸相具足，能為眾生作大福田，猶亦未免無常之患，如以大水用滅小火。世間之人犯於王法，罪應及死閉在囹圄，猶可囑救而令得脫；無常之法不可囑及。賢聖之力尚不得免，豈況凡夫而無憂懼？

「五通仙人名曰逮波耶那，又有仙人名欝陀羅翅，又有仙人名毘失波蜜多羅，又有仙人名阿羅邏，又有仙人名波羅舍邏，又有仙人名應祁羅舍，又有仙人名阿私陀，又有仙人名曰波薩，有如是等諸大仙人，威力具足，有大名稱，能以呪術成毀國邑，斯等今者為在何許？以無常火曾燒眾生，仍還自焚，俱就消滅。

「大梵天王釋提桓因、摩醯首羅六欲魔王及毘紐天閻羅王等，羅婆㮈神、羅婆泥神、比沙泥神、迦樓泥神、波樓泥神，斯等大力皆被無常之所執捉。

「頂生聖王、那羅延力士王、支夜多羅帝王、馬鳴王、毘尼羅翅王，此等諸王統攝眾國，顏容端正，聰明超世，身力勇健莫能當者，無常所碎不知何在。

「娑伽羅龍王、修陀利舍那鬼王、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舍脂迷那天后、阿伽藍波天后、欝波尸天后、胝舍羅雞尸天后、阿葛邏天后、阿留波底天后、藐底天后、藐底梨沙天后，此諸雜王具大威力，及眾天后容貌絕世，若有見者即失正念——邪意散亂如非人持，設復良醫種種療治不能迴改令還正念——此等亦皆歸就無常。

「譬如獵師圍逐諸獸，無常之法亦復如是，馳逼眾生至閻羅王所，而使業象隨次蹈之，無常群虎恒伺眾生，若得其便而共殘食。如旃陀羅欲屠羊時，倒懸兩足不得跳踉；無常旃陀羅亦復如是，執諸眾生不得動轉。無常之法如阿闍迦羅蛇，若見人時兩頭纏繞；無常之法如風中幢，聚會之時而便傾倒；無常之法亦如黑月，漸就缺盡轉近昏冥。」

時摩訶摩耶說此語已復偈頌曰：

譬如旃陀羅，驅牛就屠所，

步步近死地，人命疾於是。

時摩訶摩耶說此頌已，即於佛前語時會大眾言：「諸法兄弟及以姊妹，汝等宜應勤修戒行。今者幸值無上導師，又執法炬照於行者，并給衣糧無所乏少。若欲往至安樂城所，宜速諮問能示正路。若有值遇如是善導而不歸依、不隨順者，當知此人極為剛強，必能造作五逆重罪。生死苦海甚可怖畏，一劫之中所經雜身，積集其皮如須彌山，及在胞胎眠臥、污露出入去來不可數計，并乳哺中屎、尿、涕、唾、乃至老、死諸苦難量，況復三塗楚毒之時？是故，我今普語汝等，勤於長夜念求解脫。」

爾時，摩訶摩耶即從坐起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一切眾生所以沈淪在於生死而不能知出要之道？」

爾時，世尊答摩訶摩耶言：「眾生所以不得解脫，皆由貪欲、瞋恚、愚癡，是故致令恒在生死，乃至欲求生天亦難，何況悕望離生死耶？在世亦復失好名稱，朋友、親屬皆共踈棄，如視草土無復愛念。臨命終時極大怖懼，神識恍惚方自悔責，如此皆由三毒患故。

「若人欲求解脫妙果，宜斷苦本。彼愚癡凡夫為結所縛，猶如惡馬被於羈絆不得動搖。謂色集、色滅、色著不如實知，受、想、行、識不如實知，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能於色而得解脫，如實究竟知者，則於受、想、行、識亦如實究竟知，而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此則名為斷於苦本。斷苦本已，則離妄想；離妄想已，則無攀緣，不復貪著色、聲、香、味、觸、法，離我計著及以我所。汝等從今可以此法互相開示，長獲利益。

「汝等今者聽我所說。我於過去無數劫來，為諸眾生廣修苦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慈悲一切猶如赤子，所應化度其緣垂畢。三世諸佛法皆善逝，無復還出世間之期；我從此沒蹤跡難尋，不還作彼閻浮提主、亦復不作彼瞿耶尼主、亦不作彼弗婆提主、亦復不作彼欝單越主、亦復不作彼轉輪聖王、亦復不作釋提桓因、亦復不作大梵天王。如是三界悉已捨離，我久安立法王自在，不以刀、兵、杻械、枷鎖用伏人民，但以正法而施眾生，普使一切皆得解脫。會必有離，諸行力爾。須彌寶山劫盡消滅、四大海水亦有枯涸，如來出世為度眾生，因緣事窮不得停住。無常弊惡猶如黿鼉，若齧人時終不放捨。」

時會大眾聞此語已悲號懊惱，俱共同聲而說偈言：

佛日出於世，光顯恒明耀，

今者欲潛隱，入於無常山。

導師！天中天！無比最上士！

如何將為彼，諸行賊所侵？

薄福諸眾生，長夜方昏冥。

爾時，世尊於忉利天為諸八部及以四眾種種說法至三月盡，將欲還下於閻浮提。即便命彼王舍城中大臣之子——名鳩摩羅，聰明辯慧——而語之言：「汝今可下至閻浮提，遍語諸國，普令聞知如來不久當入涅槃，并以此偈廣宣示之。」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舉世今盲冥，失於智慧眼；

三毒根轉深，無有醫王故；

又將欲往彼，涅槃幽遠城。

今在忉利天，說法化眾生，

仁等宜速請，還下閻浮提。

時鳩摩羅受佛勅已下閻浮提，周遍宣示一切諸國，并說如來所授之偈。于時眾生聞鳩摩羅所說語已極大愁惱，皆悉頭頂而禮其足，作如是言：「我等頃來失於慈蔭，世間毒火轉更增熾，咸皆不知大師所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復不久欲入涅槃。何其苦哉，世眼將滅！我等罪身天人殊絕，無由昇天恭敬勸請。唯願仁者普愍我故，還歸天上啟白佛言：『閻浮提中一切眾生，遙共頂禮世尊足下，久違聖化莫不仰戀，四方推求不知所在，始聞在彼忉利天上，廣大饒益諸眾生等；又聞不久當入涅槃，世間方當失於慧眼。唯願愍念閻浮提人，時速還下為惠法藥。』」

時鳩摩羅聞此語已，即還昇天往至佛所，具以閻浮提人所說之言向佛廣述。爾時，世尊聞此語已，而便放於五色光明——青、黃、赤、白、頗梨紅色——其光遍照閻浮提內。于時人民男、女、大、小，見此光明皆悉驚喜，歎未曾有，各相謂言：「今者何忽有此異相？非是日、月、星宿之光，亦復不似五通仙人及婆羅門神力呪術所能為者。」又有人言：「如我今者察此光相，決定非是餘力所作，必是大慈無上醫王愍世間故而放斯瑞，我等或能蒙獲安濟。」

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階——中央階者用閻浮檀金，右面階者用純琉璃，左面階者用純馬瑙——欄楯彫鏤極為嚴麗。

爾時，世尊白摩訶摩耶言：「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

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即便垂淚而說偈言：

世尊於曠劫，慈愍一切故，

捨頭、目、髓、腦，今得成正覺。

三界諸眾生，長迷癡愛海，

方應施法船，云何而背捨？

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諸佛出於世，非是無緣故。

緣盡豈得住？三世佛法然。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為欲報於所生恩故，兼愍一切諸眾生等，即於摩訶摩耶前而說此呪：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薩多那三藐三佛陀聲聞僧伽南無彌帝利婆羅目佉那南無須陀洹南無斯陀含南無阿那含南無阿羅漢多南無盧迦三藐迦陀那三藐波羅底拌那奈低沙那摩己慄多和波羅婆叉寐摩訶摩由利鞞闍羅闍婆摩鼻闍三鼻闍帝牧樓兜迷移枳(久斯反)至波羅帝毘遮利遮羅遮羅提婆那伽夜叉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夜叉羅剎毘奢遮悉犍陀嘔摩悉沒羅迦牧樓拏兜迷浮陀伽那移枳至婆羅帝毘遮羅遮羅遮羅劫波阿訶羅樓提(徒利反)多阿訶羅曼(無干反)蹉阿訶邏迷多阿訶邏薩婆阿訶羅阿突遮阿訶邏耆(是梨反)毘多阿訶邏咄(都勿反)吒質多波婆質多屈(久勿反)比陀質多揵邏(呂耶反)健羅那質多佛陀婆達摩婆僧伽婆婆邏先奈迦(俱安反)跱(竹利反)迦槃跱(竹利反)鳩槃跱(竹利反)聲棄尼閻摩羅剎閻摩頭諦藍婆波羅藍婆迦羅波舍阿履帝阿利枳試阿利帝阿利賓伽利藍婆毘藍婆迦羅波尸阿利帝

「我今為母報所生恩及護一切而說此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至心樂欲受持讀誦摩訶摩耶夫人所說及此呪者，先淨洗浴、著新潔衣，香埿塗地、燒香、末香、散眾妙花、繒蓋、幢幡、作唱伎樂種種供養，七日七夜持八戒齋——斷於五辛、諸不淨味、十種之肉一皆不噉——叉手合掌歸依三寶，并稱摩訶摩耶名而讀此呪。以呪力故，能除眾生熱病、瘧病、顛狂、乾消、鬼魅所著、呪咀禱說、臥見惡夢、數厭寱語、水腫、短氣，及以小兒驚癎、啼喚、魑魅魍魎，四百四病皆能消除，又於世間得好名稱，恒為一切之所恃賴。

「持此呪者亦應稱喚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南方天王毘樓博叉、西方天王毘樓勒叉、北方天王毘沙門；東方天王第一輔臣名摩尼跋陀羅、二名富那跋陀羅、三名金毘羅，統領一切諸鬼神等；南方天王第一輔臣名槃遮羅、立不帝、廁摩訶、耆羅闍那，各各將領五億鬼神護振旦界(振旦者漢國也)及閻浮提，一切諸鬼不得亂行；西方天王第一輔臣跋檀那等兄弟六人；北方天王第一輔臣迦毘羅夜叉、金髮大神、母指大神、散脂修摩羅神，有如是等諸大鬼神統四天下。若有讀誦摩訶摩耶所可演說及此神呪，是諸善神又聞喚名，皆來親近、擁護、隨侍，一切諸患皆悉除滅。」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而說偈言：

若有惡眾生，不隨順此呪，

猶如諸商人，漂沒羅剎國，

五百諸羅剎，爭取吞噉之；

若人善誦持，如此神呪者，

譬如諸商人，大海安隱還，

多獲眾珍寶，七世無窮盡。

我於無量劫，捨頭、目、髓、腦、

骨、肉及手、足、國城及妻子，

累積菩薩行，勤修波羅蜜。

廣愍一切故，非為自己身，

令得成正覺，拔濟苦眾生，

說此陀羅尼，擁護於世間。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與母辭別下躡寶階。大梵天王執蓋(ɡài)隨從，釋提桓因及四天王侍立左右，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餘種種諸雜鬼、神前後圍遶，充塞虛空，作諸妓樂、歌唄、讚歎，燒眾名香、散諸妙花，導從來下趣閻浮提。

時閻浮提諸國王等——波斯匿王、優陀延王、頻婆娑羅王、勿陀伽王、弗迦羅娑羅王并餘一切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各嚴四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青、黃、赤、白、雜色照耀，如忉利天出遊觀時；并餘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集在寶階而來迎佛。

時舍衛國主波斯匿王即勅諸臣，令於祇桓更辦種種飲食、衣服、臥具、湯藥，凡有所須皆使供辦。

爾時，世尊到閻浮提已，諸王、大臣、長者、居士及以四眾恭敬禮拜，歌頌讚歎，隨從世尊入於祇桓。爾時，一切諸人民等既聞如來從忉利天還在祇桓，皆悉馳競，盈塞道路，祇桓精舍四門充溢，往來者眾不可稱計。

爾時，世尊坐師子座，四眾八部前後圍遶。時波斯匿王既見世尊在師子座，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我等今歸命，無上功德聚，

巧拔諸苦本，能殖眾善根，

慈悲福眾生，最勝調御士；

相好端嚴容，無比丈夫身；

導師良福田，功德超梵釋；

議論廣降伏，神力得自在。

我今頭頂禮，無譬天人師。

時波斯匿王說是偈已而白佛言：「世尊！今者眾生沈於生死，飲服毒藥莫能療者，唯願大仙降霔甘露。」

爾時，世尊告諸大眾：「當知一切生死源本：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若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滅、老死滅則憂悲苦惱滅。汝等宜應長勤修習，速得離於三界苦海。汝等又聽！生死法中恒為八苦之所纏縛，皆由積集身、口、意業流轉不絕。若能斷於諸集根本則滅眾苦，行八正道無為正路。若能審諦如是觀者，則可出於諸有之際。」

◎

摩訶摩耶經卷上

# 摩訶摩耶經卷下(一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簫齊沙門釋曇景譯

◎爾時，世尊為波斯匿王及諸大眾說妙法已，與比丘眾前後圍遶從舍衛國漸次遊行村邑、聚落——所應度者皆悉周遍——乃至到於尼連禪河。

于時世尊既至河已，著於浴衣入河洗浴。時無量百千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既見如來在河澡浴，各持種種塗香、末香而來供養。時尼連禪河側水陸虛空，一切眾生見如來身猶如明鏡，覩妙形像皆生歡喜、悉起慈心，三毒消伏不相吞食，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阿難即白佛言：「今此水陸虛空之中諸眾生等見佛身已，尚生歡喜發菩提心。而提婆達多生在釋宮，佛之親屬、又作沙門，口常讀誦深妙經典，而於如來恒造逆事，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教阿闍世殺害父王，日日招集豐美飲食，而自憍慢謂與佛等，為小利養以火自燒。設令諸佛欲救拔之不能為益，如騾懷妊會喪身命。」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汝所說，提婆達多恒於我所生怨害心，自造阿鼻地獄因緣，一切諸佛不能救脫。我於提婆達多極生慈愍，但其不久苦業所逼。」

時提婆達多在佛左右，聞此語已心大瞋恚，即捨於佛，與其弟子往摩竭提國投阿闍世。而於中路有諸群烏急聲鳴喚，翻飛亂擾；又逢惡牛欲觸蹈之。其諸弟子見此相已而語之言：「我等今者觀此諸瑞非為吉祥，若所去處必無利益。」提婆達多而答之言：「汝等愚癡，何所知耶？但急隨我，不須多云。」

既到摩竭提國，語守門者：「汝入白王，道我在此。」時守門人即入白王。阿闍世王聞提婆達多來在外已，心大瞋恚而作是言：「乃至不欲聞其名字，何況而應眼見之耶？譬如雨雹摧折草木，在地不久還自消散；如此惡人亦復如是，教人行惡壞他善根，復還自敗善根種子。」勅守門者勿聽其前。

時提婆達多見阿闍世王不許前已，心大苦惱，舉手拍頭，切齒罵詈。時優波羅比丘尼從王宮出，而於門外見提婆達多即呵之言：「汝今釋種不得熾盛，於佛法中作大留礙。」

時提婆達多聞此語已極大忿恚，即以手捲而打其頭，彼比丘尼尋便命終。提婆達多又害羅漢比丘尼故，地即開裂，有大猛火纏繞其身牽入地獄。

爾時，世尊澡浴訖已，向諸比丘而說偈言：

譬如行惡道，登涉長憂怖；

若到平坦處，安隱無愁患。

生死險隘路，眾生恒恐怖；

唯有涅槃道，行者獲安隱。

我今欲至彼，功德常樂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與阿難俱至王舍城，為眾比丘廣說諸法；漸次到巴連弗邑，為諸人民、長者、居士及梵志等廣說諸法；漸次復到毘耶離城，為眾離車及㮏女等廣演諸法。

爾時，世尊舉身疾生，處處皆痛，即便顧語尊者阿難：「我於今者身體皆痛，唯欲捨此朽故之身。阿難當知，若比丘、比丘尼得四神足，則能住壽一劫在世、若減一劫。況復如來所欲自在？」是時阿難魔所蔽故默然無答，乃至再三亦皆默然。

爾時，世尊語阿難言：「汝今可往到一樹下，專精思惟，正觀諸法。」

時魔波旬即來佛所，稽首禮足而白佛言：「我於往昔勸請世尊入於涅槃，于時世尊而答我言：『我諸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以未應入於涅槃。』世尊今者諸四部眾皆悉具足，所度已畢，唯願善逝速入涅槃。」

爾時，世尊即答魔言：「善哉，波旬！當知如來却後三月入於涅槃。」時魔波旬見佛許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頂禮佛足還歸天宮。

爾時，如來既許天魔却後三月當入涅槃，即便捨於無量之壽，以神通力故住命三月。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風雨違常，天龍八部莫不駭怖，來至佛所側塞空中。

時尊者阿難見此相已心驚毛竪，疾詣佛所而白佛言：「今者何緣忽有此相？」

佛告阿難：「惡魔波旬向來我所，勸請於我令入涅槃。我已許之，即便捨壽，以神力故住命三月。」

阿難白佛言：「世尊常說四神足人則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隨意自在。云何如來不久住世同於諸行？」

于時如來答阿難言：「我向為汝說如此語，魔蔽汝故不知請住。我已許之，云何住壽？阿難當知，一切諸行法皆如是，不得常存。」

爾時，阿難聞佛此語，迷悶懊惱不能自勝，悲號啼泣深追悔責。爾時，世尊與阿難俱漸次遊行到諸國界、村邑、聚落廣說諸法，所可化度不可稱計。漸次復到鳩尸那竭國力士生地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而語阿難：「可安繩床而令北首，我今身體極大苦痛，入於中夜當取涅槃。」

阿難受教，施繩床已，佛即就臥，右脇著地。爾時，阿難見佛臥已，隱於佛後悲泣流淚，極大苦惱。世尊即便問諸比丘：「阿難今者為在何許？」諸比丘言：「近在於佛後垂淚憂惱。」

如來即以大悲梵音告阿難言：「汝今不應猶如嬰兒而自啼泣。所以者何？生死之中皆悉如此，但當專念思惟諸法。汝從往昔看侍我來，身、口、意業極為純善，未曾見汝有毫過失。今者宜應勤求解脫，忍割悲心勿自煎惱。」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如來入於般涅槃後，闍維之法當云何耶？」

佛告阿難：「闍維之法如轉輪聖王，取於千端新淨之㲲用纏佛身，香油灑灌內金棺中，又以金棺內銀棺中，又以銀棺內銅棺中，又以銅棺內鐵棺中，積眾香薪而用闍維，收拾舍利起立塔廟、表剎、幡蓋種種供養。」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今入城告諸力士，道我在此，夜入涅槃，若欲來者宜自知時。」

阿難受勅即便入城，街巷道路高聲唱言：「三界大師——如來、應供——今近在於雙樹之間，當於中夜而取涅槃。諸人若欲禮拜、供養并欲諮決，宜知是時。」

時諸力士聞此語已皆大懊惱，問阿難言：「世尊滅度一何駛哉？我等從今無所依怙。」涕淚緣路往詣佛所。

時熙連河側娑羅雙樹周匝縱廣四百八十里，天龍八部充塞盈滿間無空缺，莫不戀慕、悲號、苦惱，咸言：「世間失於慈父。」各相謂言：「我等從今方淪生死，誰拔濟者？」

爾時，城中有一梵志名須跋陀羅，年百二十歲，聞佛近在雙樹之間，當於中夜而入涅槃，即往佛所白阿難言：「我聞如來——一切智者——當於中夜而入涅槃，欲少決疑，唯願聽前。」

是時阿難心自念言：「今此梵志久習異見，必於今者與佛論議，世尊身痛而作擾亂。」即便默然不聽許之，乃至三請亦復如是。

爾時，世尊天耳遙聞，語阿難言：「汝可聽是老梵志前，此即是吾最後弟子。」

須跋陀羅既見佛已歡喜踊躍，頭面作禮。爾時，世尊隨應為說八正道法，即於座上得羅漢果，而白佛言：「生死苦海已蒙得過，不忍當見大師涅槃，我今當先而取滅度。」即於佛前入般涅槃。

爾時，世尊為諸八部一切大眾說妙法已，既至中夜，涅槃時到，而說偈言：

我於諸眾生，應度緣今畢，

夜靜氣恬和，涅槃時已到。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即入初禪，入初禪已復入二禪，入二禪已次入三禪，入三禪已次入四禪，入四禪已次入空處，入空處已次入識處，入識處已次入無所有處，入無所有處已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已次入滅盡正受。時會大眾既見如來諸根不動，即便問於阿那律言：「世尊今者入涅槃未？」時阿那律語諸人言：「世尊今入滅盡正受。」

爾時，如來出滅盡正受還入非想非非想處，出非想非非想處還入無所有處，出無所有處還入識處，出於識處還入空處，出於空處還入四禪，出於四禪還入三禪，出於三禪還入二禪，出於二禪還入初禪。即於初禪還入二禪，出於二禪而入三禪，出於三禪而入四禪，出於四禪而入空處，出於空處而入識處，出於識處入無所有處，出於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出非想非非想處入滅盡正受，則於彼處而般涅槃。

當於爾時大地震動，天龍八部悲泣騷擾。時天帝釋及梵天王而說偈言：

生死無真實，虛誑諸眾生，

今者牟尼尊，棄之猶涕唾。

時諸眾生共相謂言：「如來滅度何其駛哉！三界牢獄誰為解脫？」其中或有宛轉于地、或有牽絕衣服瓔珞、或拔頭髮、搥胸大叫。

爾時，阿難即便入城普告力士：「如來昨夜已入涅槃，汝等宜應供養闍維。」諸力士等聞此語已心大苦痛，皆悉相隨至雙樹所。既見世尊已般涅槃，悶絕震慟不能自勝，即問阿難：「我等不知云何闍維如來之身？」

阿難答言：「我於昨日已諮問佛，世尊遺勅令如轉輪聖王闍維之法。」阿難具為次第說之。

諸力士眾聞此語已，即便嚴辦供養之具，事事皆依阿難所說——如轉輪聖王棺殯之法。

爾時，摩耶即於天上見五衰相：一者、頭上花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頂中光滅，四者、兩目數瞬，五者、不樂本座。又於其夜得五大惡夢：一、夢須彌山崩、四海水竭，二、夢有諸羅剎手執利刀競挑一切眾生之眼，時有黑風吹，諸羅剎皆悉奔馳歸於雪山，三、夢欲色界諸天忽失寶冠，自絕瓔珞不安本座，身無光明猶如聚墨，四、夢如意珠王在高幢上，恒雨珍寶周給一切，有四毒龍口中吐火吹倒彼幢、吸如意珠，猛疾惡風吹沒深淵，五、夢有五師子從空來下嚙摩訶摩耶乳入於左脇，身心疼痛如被刀劍。

時摩訶摩耶見此夢已，即便驚寤而作是言：「我於向者眠寢之中，忽然見此非吉祥事，令我身心極為愁苦。往昔在於白淨王宮，因晝寢中得希有夢——見一天子身黃金色、乘白象王，從諸天子作妙妓樂，觀日之精入我右脇，身心安樂無有痛惱——即便懷妊悉達太子，光顯宗族、為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必是我子釋迦如來入般涅槃之惡相也。」即便向餘諸天子等廣說夢中所見諸事。

爾時，尊者阿那律既見棺殯如來身已，即便昇於忉利天上，往摩訶摩耶所而說是偈：

大師最勝、天中天、善導一切世間者，

今已為彼無常海，摩竭大魚之所吞，

在於鳩尸那竭國，娑羅林中雙樹間。

不久當出城東門，種種供養而闍維，

天、人八部眾盈溢，號哭震動徹三千。

時阿那律說此偈已，即便還下如來棺所。

爾時，摩訶摩耶聞阿那律說此偈已，悶絕躄地，諸天女等以冷水灑面，良久乃穌。自拔頭髮，絕莊嚴具，悲泣垂淚而作此言：「我於昨夜得五惡夢，決定當知佛入涅槃。今者果見阿那律來，云已滅度在雙樹間，不久便應而就闍維。何其苦哉？世間眼滅。何其疾哉？人天福盡。昔日在於白淨王宮，始生七日我便命終，竟未抱育展母子情。付囑摩訶波闍波提，令其姨母而乳養之，及已長大至年十九，便於中夜踰城而出，舉宮內外莫不悲惱。既成道已開世慧眼，覆護一切猶如慈父。如何一旦便入涅槃？無常惡賊極為兇暴，而能害我正覺之子。」即於眾中而說偈言：

於無量劫來，常共為母子，

汝既成正覺，此緣方永斷，

而復於今者，便入般涅槃。

譬如高大樹，眾鳥依共棲，

晨旦各分離，到暮還歸集。

與汝為母子，共在生死樹，

既得成道果，長絕此源本，

又復取滅度，無有會見期。

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涕泣懊惱不能自勝，與於無量諸天女等眷屬圍遶，作妙妓樂、燒香、散花歌頌讚歎，從空來下趣雙樹所。到娑羅林中已，遙見佛棺即大悶絕不能自勝，諸天女等以水灑面然後方穌。前至棺所頭頂作禮，垂淚悲惱而作此言：「昔於過去無量劫來，長為母子未曾捨離，一旦於今無相見期。嗚呼苦哉！眾生福盡，方當昏迷，誰為開導？」即以天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用散棺上，而說偈言：

今此雙樹間，天龍八部眾，

惟聞啼哭音，不知何所說，

譬鸚鵡亂鳴，不能解其語。

充塞在於地，猶如折翮鳥，

不能起飛趣，如來涅槃林。

曠劫積恩愛，似遮迦羅鳥，

今者無常風，吹散各異處。

在苦諸眾生，悕望法甘露，

猶如蘭提鳥，渴仰待天雨。

何故便於今，而速入涅槃？

潛身重棺中，知我來此不？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顧(ɡù)見如來僧伽梨衣及鉢多羅，并以錫杖右手執之、左手拍頭，舉身投地如太山崩，悲號慟絕而作是言：「我子昔日執著此等廣福世間利益天人，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嗚呼苦哉，痛不可言。」時諸八部及以四眾見摩訶摩耶憂惱如是，倍更悲感淚下如雨，帝釋力故變成河流。

爾時，世尊以大神力故，令諸棺蓋皆自開發，便從棺中合掌而起——如師子王初出窟時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摩訶摩耶，以梵軟音問訊母言：「遠屈來下此閻浮提，諸行法爾，願勿啼泣。」即便為母而說偈言：

一切福田中，佛福田為最；

一切諸女中，玉女寶為最。

今我所生母，超勝無倫比，

能生於三世，佛、法、僧之寶。

故我從棺起，合掌歡喜歎，

用報所生恩，示我孝戀情。

諸佛雖滅度，法、僧寶常住，

願母莫憂愁，諦觀無上行。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摩訶摩耶小自安慰，顏色漸悅如蓮花敷。

于時阿難見佛起已，又聞說偈，垂淚嗚咽強自抑忍，即便合掌而白佛言：「後世眾生必當問我：『世尊臨欲般涅槃時復何所說？』云何答之？」

佛告阿難：「汝當答言：『世尊已入般涅槃後，摩訶摩耶從天來下至金棺所。爾時，如來為後不孝諸眾生故，從金棺出——如師子王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摩訶摩耶，并又說於如上諸偈。』」

阿難又言：「當何名此經？云何奉持？」

佛告阿難：「我於昔日忉利天上為母說法及摩訶摩耶夫人自有所說，今復在此母子相見。汝可為後世諸眾生輩次第演說此經，名曰摩訶摩耶經，亦名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又名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如是奉持。」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與母辭別，而說偈言：

我生分已盡，梵行久已立，

所作皆已辦，不受於後有。

願母自安慰，不須苦、憂、惱。

一切行無常，住是生滅法，

生滅既滅已，寂滅為最樂。

爾時，世尊說此語已即便闔棺。三千大千世界普皆震動，摩訶摩耶及眾八部悲泣懊惱不能自勝。

摩訶摩耶問阿難言：「我子悉達臨滅度時有何教勅？」

阿難白言：「世尊中夜為諸比丘略說教誡，又以所說十二部經付囑尊者摩訶迦葉，亦復勅我令助宣布。」

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又增感絕，即問阿難：「汝於往昔侍佛以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

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跡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優婆掬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得堅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二百歲已，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青蓮花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半億人。四百歲已，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一萬人。五百歲已，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二萬人，八部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滅盡。

「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人中或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

「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於大眾中毀謗毘尼。千二百歲已，是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為比丘、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眾猶如獵師，好樂殺生、賣三寶物。千五百歲，俱睒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徒眾五百；又一羅漢比丘善持戒行，徒眾五百。於十五日布薩之時，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自不清淨，云何而反說是麁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惡。』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恚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害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眾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國，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

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無有常安者，

須彌及海水，劫盡亦消竭，

世間諸豪強，會必還衰朽。

我子於往昔，勤苦集眾行，

故得成正覺，為眾說經藏。

如何於爾時，皆悉潛沒盡？

嗚呼！生死法，可畏、可厭離。

爾時，摩訶摩耶說此偈已，語阿難言：「如來遺勅既以正法付囑尊者及摩訶迦葉，宜應精勤護持誦說。我今不忍見於如來闍維之時。」即禮佛棺，右遶七匝，涕淚號叫，還歸天上。

于時娑羅雙樹間天人八部、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既見如來母子相見及聞所說，有發無上道心者、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或有發於辟支佛心，一切大眾受持佛語，頂戴奉行。

## 摩訶摩耶經八國分舍利品第二

爾時，波婆國末羅民眾聞佛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供養。」即下國中，嚴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聞佛眾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本國起塔供養。」

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誠如君言。但佛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當自供養，遠勞諸君遺形舍利，未得相與。」

爾時，遮羅頗國諸跋離民、羅摩伽國拘利民眾、毘留提國婆羅門眾、迦維羅衛國釋種民眾、毘提羅國離車民眾及摩竭王阿闍世等，聞佛如來於拘尸城雙樹林間而取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

時諸國王、阿闍世等，各下國中，嚴四種兵，進渡恒水。即勅婆羅門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問彼王：『諸末羅等起居輕利，遊涉強耶。吾於賢者每相崇敬，隣境義和，曾無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以我者，舉國重寶以居共之。』」

時香姓婆羅門受王教已，即詣彼城語諸末羅。

末羅聞已報香姓曰：「誠如君言。但為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自當供養。遠勞諸君，舍利叵得。」

爾時，諸國王等則集群臣眾共立義而作頌曰：

法王無上尊，在我國涅槃，

我今莊嚴塔，安處而供養。

令具妙舍利，光明遍十方，

所可化眾生，云何得分析？

爾時，諸國王說此偈已，各自思惟：「我承如來遺形舍利，得稟未來天人果報，當獲多福。」而復告曰：「吾等和議遠來拜首，遜言求分。如不見以，四兵在此，不惜身命。義而弗獲，當以力巨。」

時拘尸國即集群臣眾共立議，以偈答曰：

如來大師在我國，不期登趣證滅度，

遺留舍利如佛在，晝夜勤心常戀仰。

情存法海度眾生，冀得我今長供養，

遠勞諸君屈來拜，求覓舍利真叵得。

爾時，香姓婆羅門於諸王前立在一面，長跪合掌而說偈答：

如來智慧大慈悲，哀愍三千大千界，

其中說法遍十方，乃至阿僧不可說。

憐愍眾生如一子，恒河沙數心無息，

菩薩眷屬常往遊，聲聞弟子恒來我。

說法演音如共聞，圍遶紛綸同一說，

天、人八部眾皆尋，故我現今清淨海。

如來涅槃有舍利，八分分之不得惜。

時諸國王聞此偈已，心猶悵怏默然不許。時香姓婆羅門更曉眾人、諸賢長者受佛教戒，口誦法言：「一切眾生常念欲安，云何乃為諍佛舍利共相殘害？如來遺形廣以利益無量眾生，非止君等。舍利今在，唯當分之。何應如是？」

眾人聞之咸稱曰善。尋復議言：「誰能堪為分舍利者？」皆曰：「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使分之。」

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於是，香姓即到骨所，頭面禮畢，取佛上牙別置一面，尋遣使者齎牙往詣阿闍世所，語使者言：「以我所諮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涉強耶，舍利諸國咸然以共。今付使者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集眾分之，當自奉送。』」

是時，香姓別置一瓶容受石許，而分舍利均為八分。諸國納已，則告之言：「願持此瓶眾議見沾，自欲於舍起塔供養。」咸共以之。時有畢鉢村人來白眾言：「乞地焦炭起塔供養。」皆亦以之。

爾時，拘尸國、波婆國、遮頗國、羅摩伽國、毘流提國、迦維羅衛國、毘舍離國、摩竭國王阿闍世等得舍利分，各歸其國起塔供養。香姓婆羅門持舍利瓶而歸起塔。畢鉢村人得地焦炭起塔供養。後有銜國異道道士求得地灰，亦還本國起塔供養。

摩訶摩耶經卷下

# 蓮華面經卷上(大乘修多羅藏)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毘舍離獼猴池岸上大重閣中，如來不久當捨壽命。爾時，佛告阿難：「我今共汝往波波城，彼有長者名毘沙門德，吾欲化之。」

阿難言：「唯然！受如來教。」即隨佛行。未入彼城有跋提河。佛告阿難：「我今疲極，可入河浴。」爾時世尊脫欝多羅僧，置河岸上入河澡洗。

佛告阿難：「汝可至心觀如來身三十二相，以自莊嚴如是之身，却後三月當入涅槃。」

復告阿難：「汝當更觀如來之身，如優曇花久遠乃現，時時一出難出難見；如是佛身過於彼花百千萬倍，難出難見。如是之身却後三月更不復現。」

復告阿難：「汝當更觀如來之身，如花鬘師取貫花線，種種色花及種種香，結作花鬘，彼鬘成已覩者歡喜。如來身者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閻浮提金光色明炎圓光一尋。如是身者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汝當更觀如來之身，如三十三天所住之地百寶莊嚴，復有種種音樂快樂。彼諸天等，於彼寶地及天音樂不能暫捨，亦不能記彼地寶色。如是佛身三十二相不可遍觀。何以故？觀一一相心不能捨。如是身者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汝當更觀如來之身，譬如日、月有大威德神通光明，在佛身邊悉蔽不現，是故佛身過彼日月最尊最勝。如是之身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譬如師子諸獸中王，如天帝釋大伊羅鉢象諸象中王。佛身亦爾，具大勢力獨步無畏。如是之身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汝當更觀如來之身，如須彌山王四寶所成，處于大海安住不動，其體堅實無有瑕隙。如來之身過那羅延力，百千萬倍不可為比。如是之身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如來之身，於無足、二足、多足眾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眾生之中，如來色身最尊最勝。如是之身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如小千世界，千日、千月、千須彌山、千弗于逮、千瞿耶尼、千欝怛羅越、千閻浮提、千四天王、千三十三天、千帝釋天王、千炎摩天、千炎摩天王、千兜率陀天、千兜率陀天王、千化樂天、千化樂天王、千他化自在天、千他化自在天王、千梵身天、千大梵天王，如是小千世界滿中諸天，欲見如來面貌周盡，不能得見。何以故？如來面光如百千電炎，出過世間所有光明百千萬倍。是故帝釋大梵天等，常讚歎佛光明殊勝。如是之身却後三月當般涅槃。」

復告阿難：「莫作是念，如來不盡貪、瞋、癡故自讚己身。如來身者，貪、瞋、癡使及彼習氣永盡無餘。如是，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有大威德，汝常供侍如來生身。以是因緣所得功德，不可量、不可數、不可思議，無量無邊阿僧祇。阿難！汝今欲聞:如來滅後,未來眾生,供養如來,碎身舍利,因緣事不？」

爾時阿難，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時。大德婆伽婆！今正是時。唯願如來，為我宣說佛涅槃後諸眾生等供養如來碎身舍利因緣等事。我聞是法，至心受持廣為他說。」

佛告阿難：「汝善諦聽！我今當說。阿難！如來入涅槃時入金剛三昧，碎此肉身猶如芥子。如是一分舍利向諸天所。爾時帝釋天王及諸天眾，見佛舍利知佛涅槃，即雨天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供養舍利，如見佛身禮拜右遶，有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根，有種聲聞善根，有種辟支佛善根。

「有一分舍利向龍世界中，爾時娑伽羅龍王無量龍等，見佛舍利大設供養，以因陀羅寶、摩訶因陀羅寶、火珠寶、清水寶，如是無量種種諸寶，持用供養碎身舍利，禮拜右繞作供養已；是時龍等各自發願，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者，有發聲聞菩提願者，有發辟支佛菩提願者。

「有一分舍利向夜叉世界，爾時毘沙門王及餘無量大夜叉將，見碎身舍利，以種種花、末香、燒香、燈明、音樂，如是無量供養舍利，禮拜合掌右遶恭敬；有發無上大菩提願者，有發聲聞願，有發辟支佛願。

「彼餘舍利在閻浮提，當來有王名阿輸迦，統一閻浮提；此王為供養舍利故，造作八萬四千塔，置此舍利而供養之。此閻浮提復有六萬諸王，亦當供養碎身舍利，以諸花鬘、種種香等，燈明、音樂，供養禮拜右遶恭敬；有種無上大菩提善根，有種聲聞善根，有種辟支佛善根，有即捨家出家，於佛法中信心清淨，剃除鬚髮而披法服，精勤修道皆悉漏盡而般涅槃。

「如是，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有大威德，以彼法身依生身故，供養生身舍利因緣所得功德，無量無邊阿僧祇，不可數不可說。」

爾時如來作如是念：「我此三阿僧祇劫勤苦所成佛法，欲令久住於世間故，當往諸天、諸阿修羅、諸龍、迦樓羅、摩睺羅伽等所住之處，付囑佛法。」爾時如來即於閻浮提沒，三十三天中出。

爾時帝釋天王見世尊已，即敷高座奉迎如來，白佛言：「世尊！願受此座。」爾時世尊即坐其座。帝釋天王與百千萬眾，頂禮佛足住在一面。

佛告帝釋言：「汝今當知，吾亦不久當般涅槃，以此佛法囑累於汝，汝當護持。」如是至三。

帝釋天王悲泣雨面收淚而言：「世尊涅槃一何疾哉？如來涅槃何其太速？世間法眼於茲永滅，如佛所教是我力分，即當護持恭敬供養。如來昔於兜率陀天降神母胎，我於爾時與忉利眾常作守護；及佛生時亦與諸天共來守護；如來坐於菩提樹下破八千萬億魔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我與諸天亦常守護；佛於波羅㮈鹿野苑中，三轉十二行法輪時，我與天眾亦常守護。我今無力能使如來不入涅槃，無力能護。」爾時世尊種種說法，勸喻安慰示教利喜帝釋諸天，令護佛法，從天上沒，即於娑伽羅龍王宮出。

爾時龍王見如來至，即時敷座。佛坐其座告龍王曰：「汝今當知，如來不久入於涅槃。我以佛法囑累於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龍王當知！此龍世界有諸惡龍，多生瞋恚不知罪福，為惡卒暴破壞我法，是故我今以此佛法囑累於汝。」

爾時龍王悲泣雨面收淚而言：「世尊！我諸龍等盲無慧眼，是故今者生畜生中。若佛滅後龍世界空，我等捨命，不知未來當生何處？諸佛如來是眾生寶，云何今者欲般涅槃世間眼滅？」爾時世尊示教利喜娑伽羅王令護佛法，在龍宮沒，於德叉迦龍王宮出。

爾時龍王為佛敷座，佛坐其座。龍王復與百萬億龍，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告龍王：「汝等當知，如來不久入無漏界而般涅槃，今以佛法囑累於汝，至心守護。」

爾時龍王悲泣雨面，以手收淚而白佛言：「如來滅度世間眼滅，諸佛如來是眾生寶。若佛滅度，我今不知當生何處？」佛為龍王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即從彼沒，於黑色龍王宮中出。

爾時龍王為佛敷座，佛坐其座，黑色龍王與百萬億龍眾，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告龍王：「汝等當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我以佛法囑累於汝，汝當至心而守護之。」

爾時龍王悲泣雨面捫淚而言：「如來滅度世間眼滅，諸佛如來是眾生寶，若佛滅度，我今不知當生何處？」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即從彼沒，於夜叉世界出。

爾時毘沙門王，為佛敷座，佛坐其座。毘沙門王與百萬億夜叉之眾，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毘留勒叉天王，與百萬億鳩槃荼眾，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毘留博叉天王，與百萬億諸龍之眾，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提頭賴吒天王，與百萬億乾闥婆眾，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大夜叉將，般脂迦槃、折邏旃荼、娑多耆利、兮摩跋多、摩尼跋陀、富那跋陀，如是一切諸夜叉將，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佛告四天大王，及夜叉將、乾闥婆將、鳩槃荼將、諸龍將言：「汝等當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我以佛法囑累於汝，當好守護。」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汝等當知，夜叉國中諸惡夜叉、鳩槃荼國惡鳩槃荼、乾闥婆國惡乾闥婆、諸龍國土有諸惡龍，如是眾生多起瞋恚，不知罪福為惡卒暴，破我三阿僧祇劫勤苦所修無上佛法，是故我今囑累汝等。」

時四天王及夜叉將乃至龍將，悲泣雨面捫淚而白佛言：「世尊涅槃何其太速？如來滅度一何疾哉？為死摩竭之所吞噬。」爾時世尊種種說法示教利喜，即從彼沒閻浮提出。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所作事今已作竟，諸惡眾生今已調伏，可入安隱寂滅涅槃。」佛告阿難：「生死可厭，吾今不久欲入涅槃。」

爾時阿難生大苦惱，悲泣雨面如箭入心，悶絕倒躄夗轉于地，而作是言：「世尊涅槃何其太速？如來滅度一何疾哉？世間眼滅，我復更當與誰持鉢？更復持扇在誰邊立？不復更聞甘露之法，誰復與我說甘露味？我今更復隨誰後行？不復更見殊勝日月圓滿之面。尊者舍利弗等大智慧人已入涅槃，而佛如來今復滅度，世間闇冥失智慧眼，智須彌王今欲崩散，佛樹欲倒，法橋欲絕，法舡欲沈，法炬欲滅，正法日、月將墜於地，解脫之門今欲閉塞，三惡道門今將欲開，三阿僧祇劫所集法聚將沒不久。」

爾時佛告長老阿難：「汝莫憂愁，莫復啼哭，莫大叫喚、搥胸、哽咽、悶絕、躄地。何以故？世間生者是有為法，會歸無常，欲令此法不失不壞而常住者，無有是處。」爾時，世尊種種說法，安慰勸喻示教利喜，囑法藏已默然而住。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阿難比丘為憂愁刺深入其心，我今當拔彼憂愁刺。」告阿難言：「汝今欲見未來事不？我見來世如觀現在，當為汝說。」

爾時，阿難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世尊！當為我說，今正是時。我聞法已當奉受持廣宣流布。」

佛告阿難：「諦聽至心，我今當說。阿難！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遊行城邑，往來聚落住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住婬女家；復有比丘婬比丘尼；復有比丘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比丘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專行醫藥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圍碁六博以自活命；復有比丘為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比丘為他呪彼死尸令起，遣殺怨家以自活命；復有比丘為他誦呪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比丘住僧伽藍，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比丘雖不破戒而懷慳惜，衣服、飲食，及以鄙悋眾僧之物不與客僧；復有比丘雖不破戒，悋惜眾僧房舍、床座不與客僧；復有比丘雖不破戒，為諸檀越供養禮拜多得財利，其心不欲令餘比丘受人信施，唯欲自受；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常詐稱得羅漢果，欲令人知我是羅漢；復有比丘多受檀越四事供養，內無實德唯增貪心，但為活命不為修道；復有比丘興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比丘專行偷盜以自養活；復有比丘畜養象、馬、駞、驢、牛、羊，乃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比丘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比丘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比丘受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眾人以求勳賞；復有比丘穿踰牆壁，盜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比丘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復有比丘毀壞佛塔，取其寶物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

「阿難！譬如師子命絕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陸，所有眾生不敢食彼師子身肉，唯師子身自生諸虫，還自噉食師子之肉。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阿難！譬如有人入於大海，至寶渚中多取寶物置於船上，欲渡大海於中沈沒。佛之正法如彼寶船，當來破戒諸惡比丘多樂造作種種惡業，滅我佛法沈沒不現。

「阿難！如來涅槃不久之間正法當亂，正法亂已，復有種種諸惡比丘出現於世，不信如來得證無漏寂滅涅槃，況復信有世間餘人得阿羅漢入涅槃者。阿難！如來所有正法名味句義所謂修多羅、祇夜、鞞迦曷羅、伽陀、憂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鼻利多伽、闍多迦、裴富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十二部經為惡比丘之所毀滅，彼諸人等，樂作文章綺飾言辭。多有如是諸惡比丘，破我佛法。」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當來之世，如是破戒諸惡比丘而出生耶？」

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未來之世當有如是諸惡比丘出現於世，雖披法服剃除鬚髮，破我佛法。」

爾時阿難作如是念：「以佛力故，可令我見未來之世如是事不？」

爾時，如來以神通力，即令阿難悉見未來諸惡比丘，以兒坐膝置婦其傍。復見種種諸非法事。爾時，阿難見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竪，即白佛言：「世尊！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

佛告阿難：「汝意云何？如來向說諸惡比丘惡業報果，豈是餘人所能知不？」

阿難白佛言：「世尊！唯有如來，乃能知此未來之世諸惡業報。」

佛言：「善哉，善哉！阿難！實如汝說，唯有如來乃能知之。阿難！汝今頗見佛未涅槃諸惡比丘圍遶如來為說法不？」

阿難白言：「無如是事。」

佛言：「阿難！善哉，善哉！如汝所說。如來現在實無如是諸惡比丘圍遶如來佛為說法。」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復告阿難：「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主，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鏘之報。」

爾時，帝釋天王與三十三天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炎摩天王與百萬億炎摩天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刪兜率陀天王與百萬億刪兜率陀天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化樂天王與百萬億化樂天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他化自在天王與百萬億他化自在天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與百萬億阿修羅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爾時，娑伽羅龍王與百萬億龍眾，疾至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皆於一念一剎那一無虛律多頃，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陀羅、摩睺羅伽等，於虛空中遍滿十二由旬，皆為最後見如來故。

爾時，佛告阿難：「此道場菩提樹最勝殊妙，過去諸佛皆於此處，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未來諸佛亦於此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現在我身又於此處，破十八億魔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阿難！我今不久當般涅槃。復次，阿難！藍比尼園最勝最妙，是佛如來最後生處。復次，阿難！摩耶夫人是大福德，乃能生出人中之寶。復次，阿難！淨飯國王是大福德，乃作一切諸眾生中最勝寶父。復次，阿難！毘舍離城比嗜離國最勝最妙，王舍大城摩伽陀國最勝最妙，七菴婆羅樹處亦妙，瞿耽摩若尼俱陀樹處亦勝亦妙，裴囉多豆囉多豆囉尼憩處亦勝亦妙；力士生地，乃是過去轉輪聖王解寶天冠，在此安置辟支佛塔，是我焚身最勝妙地。復次，阿難！此閻浮提最勝好處，眾生於中樂貪壽命，是故我今於此涅槃。我於三阿僧祇劫所集之法不久當滅。」

爾時，世尊慰喻阿難，令心歡喜除其愁刺。付囑法已，告阿難言：「吾今與汝可往諸國。」阿難唯然受如來教。

爾時世尊至波波城，所應度者皆悉度訖。復往諸國教化無量百億那由他眾生，皆成就已。爾時，阿難隨從佛行，如是次第至摩伽陀國道場菩提之樹，世尊遶樹作六匝已，即於樹下結加趺坐。佛告阿難：「如來不久後十五日當般涅槃。」爾時，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作如是念：「如來不久於十五日當般涅槃，我等皆當最後禮拜。」

佛告阿難：「莫作是念：『謂佛世尊有貪、瞋、癡讚歎於此閻浮提處。而如來者離貪、瞋、癡。此三界處是眾生生處，於三界中而此欲界，是諸眾生習三惡業，又造人身及與天業，色界無色界業，乃至非想非非想業。』」說此語已，佛起于座。即時此地六種震動，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諸天，於虛空中憂愁啼哭作如是言：「如是眾生中寶，不久當滅。」

蓮華面經卷上

# 蓮華面經卷下

隨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世尊離菩提樹。毘沙門王共百萬億夜叉之眾，同時舉聲悲啼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如來容色甚微妙，超勝眾生無比者；

如是莊嚴殊特身，不久之間當滅度。

爾時，帝釋天王復與百千億三十三天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如來面相正圓滿，形色殊勝於日月；

一切人天應供者，我等不復得瞻見。

爾時，須焰摩天王與百萬億須焰摩天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人中精進最雄猛，威力能破諸魔軍；

苷蔗種中釋師子，今為無常所食噉。

爾時，刪兜率陀天復與百萬億刪兜率陀天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見者無厭如藥王，出世猶如大明燈；

如是智眼今滅度，世間當復皆闇冥。

是時，化樂天王復與百萬億化樂天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安步不動勝師子，面貌圓滿過月形；

更不履行於此地，千輻相跡不復見。

是時，魔王他化自在天王，心大歡喜安隱快樂，復與百萬億他化自在天眾，疾至佛所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諸惡眾生已調伏，大麁獷盡永無餘；

何故猶住於世間，唯願如來速涅槃。

是時，大梵天王瞋彼魔王，作如是言：「咄哉！魔王大惡眾生。諸佛如來是最勝寶，汝今云何欲令世尊速入涅槃？」

爾時，大梵天王復與百萬億諸梵天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於此現在及未來，梵天世界餘天處；

初未曾見如佛身，清淨滿足端嚴面。

爾時，毘摩質多阿修羅王復與百萬億阿修羅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佛色功德無有量，無有能盡其邊際；

利益修羅及餘趣，今若滅度世間空。

是時，娑伽羅龍王與百萬億諸龍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伊羅鉢象數滿千，不比如來一節力；

如是大力雄猛者，今為無常所破壞。

是時，毘留勒叉天王與百萬億鳩槃荼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南無大覺妙蓮花，從彼清淨戒池生；

示現無常不久相，今當傾墜永寂滅。

是時，毘留博叉天王與百萬億諸龍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如來面形如滿月，光明照曜猶日輪；

如是不久住於世，示為無常所吞食。

是時，毘沙門天王與百萬億夜叉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佛身金色最殊妙，三十二相自莊嚴；

不久當為無常力，破壞清淨大牟尼。

爾時，提頭賴吒天王與百萬億龍眾，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如來身色甚希有，於三界中無有比；

如是不久當滅度，為彼無常之所羂。

爾時，大夜叉將名般脂迦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佛聲殊勝踰梵天，出過迦陵頻伽聲；

如來不久當涅槃，不復更聞甘露法。

爾時，夜叉大將名般遮羅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世尊金色光明身，功德莊嚴滿月面；

眉間白毫殊特相，我今最後歸命禮。

爾時，大夜叉將摩尼跋陀羅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三十有二上妙相，八十種好自莊嚴；

當為無常金剛主，摧碎大聖牟尼尊。

爾時，大夜叉將富那跋陀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過去世中一切佛，及以未來諸世尊；

大力釋種師子王，無常師子之所害。

是時，大夜叉將摩俟利地迦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我今最後見牟尼，於是不復更奉覲；

最後禮佛千輻輪，丘墟悉平脚足者。

是時，大夜叉將佉陀羅迦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咄哉大惡無常相，破壞一切諸眾生；

如是眾生無上寶，亦入寂滅不久住。

是時，大夜叉將名金毘羅與百萬億夜叉眾等，同時舉聲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我今歸依禮佛樹，生於持戒大地中；

乃為無常之斧鉞，不久斫倒大牟尼。

爾時，大夜叉將娑多姞利與百萬億夜叉眾，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眉間白毫相，照曜如月輪；

目淨如青蓮，希有不復見。

爾時，地神天與百萬億夜叉眾，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我今禮雄猛，人中最殊勝；

兩足中最上，南無大牟尼。

爾時，菩提樹天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此處破魔王，及破魔眷屬；

大牟尼不久，無常魔所滅。

爾時，祇林神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祇神林當空，竹林亦如是；

無常坑極深，如來入不現。

爾時，金剛密迹與百萬億夜叉眾，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如是最勝城，亦是大豐地；

捨釋迦種姓，當向何方所。

爾時，藍毘尼林神悲泣雨淚以手抆淚，而說偈言：

淨飯國王先已滅，摩耶夫人亦滅度；

如來今欲入涅槃，如是寂滅不可見。

爾時，迦毘羅城神疾至佛所，悲泣雨淚夗轉在地，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何其太速，世尊涅槃一何疾哉！世間眼滅。」而說偈言：

藍毘尼園佛生處，長大在於迦毘城；

其光出過於千日，今最後見更不見。

爾時，菩提樹神與諸天、阿修羅、迦樓羅、緊陀羅、摩睺羅伽，於虛空中出大音聲，悲啼號哭而作是言：「佛是眾生最勝之寶，不久當沒。」

爾時，世尊出乎梵音，而告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摩睺羅伽眾言：「汝等莫啼，莫作異語，莫生憂惱以手椎胸令心迷悶。何有世間而受生者，因緣和合有為之法而得久住？若欲強令無常之法不滅壞者，無有是處。」爾時，世尊示教利喜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摩睺羅伽等生歡喜已，是時諸天乃至摩睺羅伽等，右繞世尊還向本處。

佛告阿難：「我昔於彼阿波羅龍王處，記罽賓國，我涅槃後其國熾盛安隱豐樂如欝怛羅越，佛法熾盛多有羅漢而住彼國，亦有無量如來弟子。此閻浮提所有羅漢皆往彼國，猶如兜率天處。如來所有名身、句身，謂：修多羅、祇夜、鞞迦曷羅那、伽他、優陀那、尼陀那、阿波陀那、伊帝鼻利多劍伽、闍多迦、裴富略、阿浮陀達摩、優波提舍，彼諸羅漢，結集如來十二部經，廣造諸論。彼罽賓國猶如帝釋歡喜之園，亦如阿耨清涼之池。復有頗羅墮逝、賓頭樓等，皆樂住彼罽賓國土。不退佛乘阿羅漢等，亦住彼國。復有因陀羅摩那阿羅漢、白項阿羅漢等，復於如來所說法藏，有漏無漏之法，皆悉撰集廣行流布。阿難！我涅槃已最後法身，彼等建立於未來。復有金毘羅等五諸天子，生罽賓國，廣令我法流布於世，大設供養，我諸弟子於閻浮提，初未曾有如是大會。」

佛告阿難：「於未來世罽賓國土，當作如是大法之會。阿難！彼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弟子，名蓮花面，聰明智慧，善解天文二十八宿五星諸度，身如金色，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家，身為國王名寐吱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子次第捨身生罽賓國，復更建立如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諸弟子漸污淨戒。鉢初破時，諸比丘等雖污清淨戒，智如牛王能破外道。經第二時，此閻浮提諸比丘等，破清淨戒樂作不善，身行偷盜耕田墾植，多貪貯畜好衣好鉢，不樂讀誦修多羅、毘尼、阿毘曇。如是，阿難！樂讀樂誦智慧之人悉皆滅度。是時多有諸比丘等，諂曲嫉妬多起非法。以諸比丘不如法故，諸國王等不依王法。以王不如王法治故，其國人民多行增上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地多生荊棘毒草土沙礫石。阿難！當於爾時，此閻浮提五種精味失力失味，所謂酥、油、鹽、石蜜、蜜。如是五種失力味故，爾時眾生復更多行增上惡業，以其多行惡不善故，佛破碎鉢當至北方。爾時，北方諸眾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以種種花、燒香、塗香、燈明、華鬘、種種音樂，供養此鉢，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彼破碎鉢當向波羅鉢多國，彼國人民見佛碎鉢，以種種花、燒香、末香、塗香、燈明、花鬘、種種音樂，供養此鉢，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

「阿難！此佛碎鉢以佛力故，亦是眾生善根感故，我此碎鉢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即於閻浮提沒，現於娑伽龍王宮中。當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闇，日月威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惡雷掣電於虛空中而出惡聲，黑風卒起極大怖畏。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摩睺羅伽等，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如是，阿難！此鉢當爾初沒之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爾時魔王見法律滅，心大歡喜心大安隱，於虛空中作如是言：『瞿曇法滅，我當教化諸眾生等，自作諸惡亦教他作。』以魔教故，城邑聚落迭相殺害。爾時魔王以教眾生廣作惡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爾時，娑伽羅龍王見佛鉢已，以種種寶因陀尼羅寶、摩訶尼羅寶、火珠寶、清水寶，如是大寶，大設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繞。是諸龍等，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娑伽羅龍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諸相莊嚴手，受種種味食；

盛置於此鉢，如是持用食。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於娑伽羅龍王宮沒，於四天王宮出。爾時四天王——毘留勒叉、毘留博叉、毘沙門、提頭賴吒——七日七夜大設供養，以種種花、種種華鬘、種種塗香、種種燒香、種種燈明、種種音樂，供養禮拜已。時諸天眾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毘留勒鳩槃荼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如來最後食，在於鐵師家；

鉢為化眾生，而來於此處。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四天宮沒，三十三天宮出。爾時，佛母摩耶夫人見佛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可堪忍，夗轉于地猶如圓木，作如是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滅何其太速！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蓮花。』爾時佛母摩耶夫人，以手捧鉢告於一切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言：『諸天諦聽！此是釋迦如來常受用鉢，第一勇猛面貌圓滿過日月者，影現此鉢。復次，諸天！如是之鉢復於王舍大城之中，受於尸利堀多毒食。諸天諦聽！釋迦牟尼大雄猛者，滿腹城內修摩伽陀家用此鉢食。諸天諦聽！如來為化優樓頻螺迦葉及大毒龍，以彼惡龍內此鉢中。諸天諦聽！以業緣故，於裴連多國四月之中，復以此鉢受馬麥食。天眾諦聽！釋迦如來以大悲故，復以此鉢受於最下極貧者食。諸天諦聽！釋迦如來復以此鉢，於娑伽羅龍王宮內受種種食。諸天諦聽！釋迦如來於夏四月，復以此鉢受我等食。諸天諦聽！釋迦如來復以此鉢，覆於訶利鬼母最小之子，名必利鹽迦羅夜叉，以其惡心常食人血，故調伏之。』于時佛母摩耶夫人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隨佛心欲受，皆入於鉢中；

佛於我腹內，滿足於十月。

「爾時，帝釋天王，七日七夜以種種天花、天香、天栴檀香，大設供養禮拜右繞。作是供已，時諸天眾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今此殊勝鉢，能長眾生智；

佛身亦如是，成就諸功德。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中沒，焰摩天中出。爾時焰摩天主見佛鉢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以天曼陀花、天栴檀香、種種花、種種音樂，供養佛鉢禮拜右繞。是時諸天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焰摩天主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千萬億眾生，見鉢皆歡喜，

能生勝妙果，牟尼使來此。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焰摩天沒，兜率陀天出。爾時，兜率陀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以天曼陀華、摩訶曼陀華，及餘種種妙華、種種香、種種音樂，大設供養禮拜右繞，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上中下眾生，佛起慈悲心；

此鉢受食已，佛使至於此。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化樂天出。爾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夜以種種天花、種種天香、種種天音樂，大設供養禮拜右繞。是時天眾，有發無上大菩提心者，有發聲聞心者，有發辟支佛心者。爾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

希有大道師，悲愍於眾生；

為利眾生故，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時諸天、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陀羅、摩睺羅伽，以天曼陀花、摩訶曼陀花，及餘種種華、種種香、天栴檀香、末香，供養鉢已，即以此鉢送至娑伽羅龍王宮中。」佛言：「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娑伽羅龍王宮中。」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阿難！我今語汝，未來之世諸眾生等，壽命八萬四千歲時，彌勒如來、應供、正遍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紫金色圓光一尋，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陵伽音。爾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際出，至閻浮提彌勒佛所，鉢及舍利住虛空中放五色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雜色。如是，阿難！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到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而說偈言：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此三是法印。

佛告阿難：「佛鉢、舍利所放光明，復更至於十方世界，於其光中而說偈言：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

及寂滅涅槃，此三是法印。

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本處，在於舍利佛鉢之上，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阿難！舍利及鉢現大希有如是等事，現此神通希有事時，八十百億眾生得阿羅漢果，千億眾生剃髮出家信心清淨，一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不退轉。阿難！此鉢、舍利廣行教化諸眾生已，於彌勒前虛空中住。爾時，彌勒佛以手捧鉢及佛舍利，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言：『汝等當知！此鉢、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信戒多聞精進定智之所熏修。汝等當知，釋迦牟尼雄猛大士，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眾生等住涅槃城，出過優曇鉢花百千億倍，鉢及舍利故來至此。』爾時，彌勒三藐三佛陀，為我此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此塔中。爾時，彌勒佛及諸天、人、阿修羅、迦樓羅、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大設供養恭敬禮拜鉢舍利塔等。」

佛告阿難：「如來、應供、正遍知，舍利及鉢有大威德。阿難！汝以給侍如來生身，所生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爾時佛為阿難說未來事已，復告阿難：「吾當與汝往諸國土，如來不久却後七日當入涅槃。」

阿難白佛言：「唯然受教。」

爾時佛與阿難，次第至諸國土城邑，度脫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諸眾生已，往鐵師子純陀之家，此是如來最後食處。爾時，世尊受其食已，而說偈言：

我今最後食，在於純陀家；

如是五眾身，不久當滅度。

爾時，佛與阿難至拘尸那城，種種方便教化拘尸那力士已，從拘尸那城出，至優波跋多那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北首而臥，時須跋陀羅來至佛所，頂禮如來向佛而坐，佛為說法得阿羅漢果。

蓮華面經卷下

#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大唐南海波淩國沙門若那跋陀羅譯

## 憍陳如品餘

爾時，須跋陀羅從佛聞說大般涅槃甚深妙法，而得法眼，見法清淨，愛護正法，已捨邪見，於佛法中深信堅固；即從如來，欲求出家。佛言：「善哉，善哉！須跋陀羅！善來比丘，悅可聖心，善入佛道。」於是，須跋陀羅歡喜踊躍，忻慶無量，即時鬚髮自落，而作沙門，法性智水灌注心原，無復縛著，漏盡意解，得羅漢果。

須跋陀羅既證果已，即前佛所，瞻仰尊顏，頭面禮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長跪合掌，悲喜交流，深自悔責在昔罪咎，而白佛言：「世尊！恨我毒身久劫已來常相欺惑，令我長沒無明邪見，淪溺三界外道法中，痛哉！苦哉！為害滋甚。今大喜慶，蒙如來恩，得入正法。世尊智慧大海，慈愍無量，竊自惟忖，累劫碎軀未能報此須臾之恩。」須跋陀羅說是語已，悲泣流淚，不能自裁，復白佛言：「世尊！我年老邁，餘命無幾，未脫眾苦，行苦遷逼。唯願世尊少住教誡，哀愍救護，莫般涅槃。」爾時世尊默然不許。

須跋陀羅不果所請，愁憂熱惱，高聲唱曰：「苦哉！苦哉！世間虛空，世間虛空。如何於今大怖即至，熱惱流行？哀哉！哀哉！眾生福盡，正慧眼滅。」復更流淚、悲號、哽咽，遍體血現，發聲大哭，於如來前舉身投地，慌亂濁心，昏迷悶絕。久乃蘇醒，涕淚哽咽，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不忍見於如來入般涅槃，中心痛切難任裁抑。我自何能，與此坏器毒身共住？今前寧可先自速滅，唯願世尊後當涅槃。」爾時須跋陀羅說是語已，悲戀哽咽，於是時頃，即入涅槃。

爾時，不可說不可說無數億恒河沙諸大菩薩、比丘、比丘尼，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同聲唱言：「苦哉！苦哉！如何正覺一旦捨離，無主、無歸、無依、無趣。」追思戀慕，悲感號泣，互相執手搥胸，悶絕迷失諸方，哀慟三千大千世界。

爾時，世尊出八種聲普告大眾：「莫大號哭猶如嬰兒，各相裁抑，勿自亂心。汝等於此行苦生死大海，勤修淨心，莫失念慧，疾求正智，速出諸有。三界受身苦輪無際，無明郎主、恩愛魔王役使身心，策為僮僕，遍緣境界造生死業，貪、恚、狂癡，念念傷害，無量劫來常受苦惱。何有智者不反斯原？汝等當知，我曠劫來已入大寂，無陰、界、入，永斷諸有，金剛寶藏常樂我淨。我今於此顯難思議現方便力，入大涅槃，示同世法，欲令眾生知身如電，生戀慕心，生死瀑河漂流速疾，諸行輪轉法應如是。如來涅槃，甚深！甚深！不可思議！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佛復告諸大眾：「是須跋陀羅，已曾供養恒河沙佛，於諸佛所深種善根；以本願力，常在尼乾外道法中，出家修行，以方便慧誘進邪見失道眾生，令入正智。須跋陀羅乘本願力，今得遇我，最後涅槃，得聞正法；既聞正法，得羅漢果；既得果已，復入涅槃。自我得道度阿若憍陳如，最後涅槃度須跋陀羅，吾事究竟，無復施為；設我久住，無異今也。」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即噓長歎唱言：「善哉，善哉！須跋陀羅為報佛恩，汝等大眾應當供養其屍，安立塔廟。」

爾時，大眾惆悵慘結，掩淚裁抑，即依佛教，以香木、蘇油茶毘其屍。須跋陀羅當焚屍時，即於火中放大光明，現十八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右脇出火、左脇出水；小復現大、大復現小；滿虛空中。爾時，無量大眾及諸外道邪見眾生發菩提心，得入正見。須跋陀羅現神變已，還復火中。茶毘已訖，是時大眾悲感傷悼，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 大般涅槃經遺教品第一

爾時，佛告阿難普及大眾：「吾滅度後，汝等四眾當勤護持我大涅槃。我於無量萬億阿僧祇劫，修此難得大涅槃法，今已顯說，汝等當知，此大涅槃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金剛寶藏，常樂我淨周圓無缺。一切諸佛於此涅槃而般涅槃，最後究竟，理極無遺。諸佛於此放捨身命，故名涅槃。汝等欲得決定真報佛恩；疾得菩提、諸佛摩頂；世世所生不失正念；十方諸佛常現其前，晝夜守護；令一切眾得出世法；當勤修習此涅槃典。」

佛復告阿難：「吾未成佛，示入欝頭藍弗外道法中，修學四禪八定，受行其教。吾成佛來毀呰其法，漸漸誘進，最後須跋陀羅皆入佛道。如來以大智炬燒邪見幢，如乾草葉投大火焰。阿難！今我親戚諸釋種子吾甚憂念，我涅槃後，汝當精勤以善教誡我諸眷屬，授與妙法深心誨誘，勿得調戲放逸散心，入諸境界受行邪法，未脫三界世間痛苦，早求出離於此五濁愛欲之中。應生憂畏無救護想，一失人身難可追復，畢此一形常須警察，無常大鬼情求難脫。憐愍眾生莫相殺害、乃至蠢動，應施無畏。身業清淨常生妙土，口業清淨離諸過惡，莫食肉、莫飲酒，調伏心蛇令入道果。深思行業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此生空過後悔無追。涅槃時至，示教如是。」

爾時阿難聞佛語已，身心戰動，情識恾然，悲哽喑咽，深沒憂海，舉體迷悶，昏亂濁心，投如來前猶如死人。爾時，阿泥樓逗安慰阿難，輕其愁心，而語之言：「咄哉！何為愁苦？如來涅槃時至，今日雖有，明旦則無。汝依我語，諮啟如來，如是四問：『佛涅槃後，六群比丘行污他家，惡性車匿，云何共住而得示教？如來在世以佛為師，世尊滅後以何為師？若佛在世依佛而住，如來既滅依何而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安何等語？』」

爾時，阿難如從夢中，聞阿泥樓逗安慰其心，令致四問，漸得醒悟，哀不自勝，具陳上問而以白佛。

佛告阿難：「何為憂苦悲哀乃爾？諸佛化周，施為已訖，法歸是處。善哉，善哉！阿難！汝致四問為最後問，能大利益一切世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六群比丘、惡性車匿，行污他家，云何共住而得示教？阿難！車匿比丘其性鄙惡，我涅槃後，漸當調伏其心柔和，捨本惡性。阿難！我弟難陀具極重欲，其性鄙惡，如來以善方便，示教利喜，知其根性，以波若慧為說十二因緣。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老、死、憂悲苦惱，皆是無明憎愛叢林。一切行苦彌滿三界、遍流六道，大苦根本無明所起，以波若慧示以性淨，諦觀根本，即斷諸有過患無明。根本滅故無明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憂悲苦惱皆滅。得此觀時，攝心定住，即入三昧。以三昧力得入初禪，漸漸次第入第四禪，繼心正念。如是修習，然後自當得證上果，離三界苦。阿難！爾時難陀比丘深生信心，依我教法，勤心修習，不久即得阿羅漢果。阿難！我涅槃後，汝當依我教法正觀，教示六群車匿比丘，深心依此清淨正法，不久自當得證上果。

「阿難！當知皆因無明，增長三界生死大樹、飄沒愛河，眾苦長夜黑闇，崖下繞生死柱。六識為枝、妄念為本，無明波浪心識策使，遊戲六塵種苦惱芽，無能制者，自在如王。是故我言，無明郎主，念念傷害，眾生不覺，輪轉生死。阿難！一切眾生為此無明起諸愛結，我見覆蔽，八萬四千煩惱郎主役使其身，身心破裂，不得自在。阿難！無明若滅，三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人。阿難！若能諦觀十二因緣，究竟無我，深入本淨，即能遠離三界大火。阿難！如來是真語者，說誠實言，最後付囑，汝當修行。

「阿難！如汝所問，佛去世後，以何為師者？阿難！尸波羅蜜戒是汝大師，依之修行，能得出世甚深定慧。

「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依何住者？阿難！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心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一切行者，應當依此四念處住。

「阿難！如汝所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安何等語者？阿難！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某處，與諸四眾，而說是經。』」

爾時，阿難復白佛言：「若佛在世，若涅槃後，有信心檀越以金、銀、七寶、一切樂具，奉施如來，云何舉置？」

佛告阿難：「若佛現在，所施佛物，僧眾應知；若佛滅後，一切信心所施佛物，應用造佛形像，及造佛衣、七寶幡蓋、買諸香油、寶花以供養佛。除供養佛，餘不得用，用者即犯盜佛物罪。」

阿難復白佛言：「若佛現在，若復有人以金、銀、七寶、房舍、殿堂、妻子、奴婢、衣服、飲食、一切樂具，深心恭敬，禮拜供養如來；佛涅槃後，若復有人，以金、銀、七寶、妻妾、奴婢、衣服、飲食、一切樂具，供養如來形像，深心恭敬，禮拜供養。世尊！如是二人深心供養，所得福德何者為多？」

佛告阿難：「如是二人，皆以深心供養，所得福德其福無異。何以故？雖佛滅後，法身常存，是以深心供養，其福正等。」

阿難復白佛言：「若佛現在，若復有人，還以深心，如上供養、恭敬如來；佛涅槃後，若復有人，還以深心，如上供養、恭敬全身舍利。世尊！如是二人，所得福德何者為多？」

佛告阿難：「如是二人，得福正等，功德廣大，無量無邊，乃至畢苦，其福不盡。」

阿難復白佛言：「若佛現在，若復有人，如上深心，一切供養、恭敬如來；佛涅槃後，若復有人，如上深心，供養、恭敬半身舍利。世尊！如是二人，所得福德何者為多？」

佛告阿難：「如是二人，深心供養，得福無異，所得福德無量無邊。阿難！若佛滅後，若復有人，深心供養如來舍利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恒河沙分之一，乃至如芥子許，皆以深心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佛現在，若復有人，深心供養、恭敬如來。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皆悉無異，其福無量不可稱計。阿難當知，若佛現在、若涅槃後，若復有人深心恭敬、供養、禮拜、尊重、讚歎，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無二無別。」

佛告阿難及諸大眾：「我涅槃後，天上、人間一切眾生，得我舍利，悲喜交流，哀感欣慶，恭敬、禮拜、深心供養，得無量無邊功德。阿難！若見如來舍利即是見佛、見佛即是見法、見法即是見僧、見僧即見涅槃。阿難！當知以是因緣，三寶常住，無有變易，能為眾生作歸依處。」

阿難復白佛言：「佛涅槃後，一切大眾依何法則，茶毘如來，而得舍利，深心供養？」佛告阿難：「我般涅槃，汝等大眾當依轉輪聖王茶毘方法。」阿難復白：「轉輪聖王茶毘法則，其事云何？」

佛告阿難：「轉輪聖王命終之後，經停七日，乃入鐵棺。既入棺已，即以微妙香油注滿棺中，閉棺令密。復經七日，從棺中出，以諸香水灌洗、沐浴；既灌洗已，燒眾名香而以供養；以兜羅綿遍體儭身，然後即以無價上妙白㲲千張，次第相重，遍纏王身。既已纏訖，以眾香油滿鐵棺中，聖王之身爾乃入棺。密閉棺已，載以香木、七寶車上，其車四面垂諸瓔珞、一切寶絞，莊嚴其車，無數花幡、七寶幢蓋、一切妙香、一切天樂，圍繞供養。爾乃純以眾妙香木表裏文飾，微妙香油茶毘轉輪聖王之身。茶毘已訖，收取舍利，於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塔開四門，安置舍利，一切世間所共瞻仰。

「阿難！其轉輪王以少福德紹此王位，未脫諸有，具足五欲、妻妾、婇女、惡見、三毒，一切煩惱諸結使等，未斷一毫，命終之後，世間猶乃如是法則，起塔供養一切瞻仰。阿難！何況如來已於無量無邊無數阿僧祇劫，永捨五欲、妻妾、婇女，於世間法已作霜雹。難勤能勤、難行能行，一切菩薩出世苦行，勤苦修習；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行之道，甚深微妙清淨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六波羅蜜，無不具足。修習如來十力、大悲、四無所畏、三解脫門、十八大空、六通、五眼、三十七品、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諸佛壽命、一切淨佛國土、一切成就眾生、一切難行苦行、一切攝善法戒、一切攝眾生戒、一切攝律儀戒、一切功德、一切智慧、一切莊嚴、一切大願、一切方便，如是等不可思議福德智慧，皆已成就，無不具足。斷除一切不善、斷除一切煩惱、斷除一切煩惱餘習，通達四諦十二因緣，於菩提樹降伏四魔，成就種智，如是妙法悉修習已；爾乃一切諸佛唱言：『善哉！善哉！』同以法性智水灌法身頂，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今號天人師十方種覺至極世尊、天上人間無與等者，等視眾生如羅睺羅，故名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憐愍世間，化緣周畢，為眾生故，今入涅槃，隨世間法，如轉輪王，為令眾生普得供養。

「阿難！我入涅槃，如轉輪王，經停七日，乃入鐵棺，以妙香油注滿棺中，密蓋棺門，其棺四面應以七寶間雜莊嚴，一切寶幢香花供養。經七日已，復出鐵棺；既出棺已，應以一切眾妙香水灌洗、沐浴如來之身；既灌洗已，以上妙兜羅綿遍體纏身，次以微妙無價白㲲千張，復於綿上，纏如來身，又入鐵棺。復以微妙香油盛滿棺中，閉棺令密，爾乃純以微妙牛頭栴檀、沈水、一切香木盛七寶車，一切眾寶以為莊嚴，載以寶棺至茶毘所，無數寶幢、無數寶蓋、無數寶衣、無數天樂、無數香花，周遍虛空，悲哀供養。一切天人、無數大眾，應各以栴檀、沈水、微妙香油茶毘如來，哀號戀慕。茶毘已訖，天人四眾收取舍利，盛七寶瓶，於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供養舍利，能令眾生得大功德，離三有苦至涅槃樂。阿難當知，一切四眾起佛舍利七寶塔已，應當更起三塔供養：所謂辟支佛塔、阿羅漢塔、轉輪王塔，為令世間知歸依故。」

阿難白佛言：「如來出世悲愍眾生，顯示十力、大悲、四無所畏、十二因緣、四諦之法、三解脫門，八種梵音雷震三界、五色慈光遍照六道，隨順眾生心業所轉，或得四果三乘所行、或證無漏無為緣覺之道、或入無滅無生菩薩之地、或得無量諸陀羅尼、或得五眼、或得六通、或脫三惡、或出八難、或離人天三界之苦。如來慈力清淨、如來解脫法門不可思議，乃至涅槃，一切世間人天四眾起七寶塔，供養舍利得大功德，能令眾生脫三界苦、入正解脫。以是因緣，佛般涅槃，一切世間人天大眾，報佛甚深無量慈恩，起七寶塔供養舍利，理應如是。世尊！其餘三塔於諸眾生得何等利，而令起立恭敬供養？」

佛告阿難：「其辟支佛，悟法因緣，入深法性，已脫諸有一切過患，能為人天而作福田，以是因緣，起塔供養，所得福德次於如來，能令眾生皆得妙果。阿難！其阿羅漢，於三界中，生分已盡，不受後有，梵行已立，能為世間而作福田，是故應當起塔供養，所得福德次辟支佛，亦令眾生皆得解脫。阿難！其轉輪王，雖未解脫三界煩惱，福德力故，治四天下，而以十善化育群生，是諸眾生之所尊敬，以是四眾起塔供養，所得福德亦復無量。」

阿難白佛言：「佛般涅槃，一切四眾，當於何所茶毘如來，得收舍利？唯願示教。」

佛告阿難：「佛般涅槃，一切四眾，若於拘尸城內茶毘如來，其城中人皆紹王位，則相討罰諍訟無量，亦令一切得福階差。阿難！一切四眾可於城外茶毘如來！為令世間得福等故。」

阿難白佛言：「佛入涅槃，茶毘已訖，一切四眾收取舍利，安置寶瓶，當於何所起七寶塔，一切皆得深心供養？唯願示教。」

佛告阿難：「佛般涅槃，茶毘既訖，一切四眾收取舍利置七寶瓶，當於拘尸那伽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高十三層，上有相輪，一切妙寶間雜莊嚴，一切世間眾妙花幡而嚴飾之，四邊欄楯七寶合成，一切莊挍靡不周遍，其塔四面面開一門，層層間次窓牖相當——安置寶瓶如來舍利，天人四眾瞻仰供養。阿難！其辟支佛塔應十一層，亦以眾寶而嚴飾之。阿難！其阿羅漢塔成以四層，亦以眾寶而嚴飾之。阿難！其轉輪王塔，亦七寶成，無復層級。何以故？未脫三界諸有苦故。」

爾時，阿泥樓逗白佛言：「佛涅槃後，茶毘已訖，一切天人四部大眾，如何分布如來舍利，而得供養？」

爾時，佛告阿泥樓逗：「我般涅槃，汝等天人取佛舍利，以平等心分布三界、一切六道，世間供養。」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我今從佛，敬請如來半身舍利，而我深心願供養故。」

佛告天帝：「如來等視眾生如羅睺羅，汝不應請半身舍利。何以故？平等利祐諸眾生故。」佛告天帝：「我今與汝右邊上頷一牙舍利，可於天上起塔供養，能令汝得福德無盡。」

爾時，天人、一切大眾悲哀流淚，不能自裁。爾時，世尊普告四眾：「佛般涅槃，汝等天人莫大愁惱。何以故？佛雖涅槃，而有舍利常存供養。復有無上法寶——修多羅藏、毘那耶藏、阿毘達磨藏——以是因緣，三寶、四諦常住於世，能令眾生深心歸依。何以故？供養舍利即是佛寶，見佛即見法身，見法即見賢聖，見賢聖故即見四諦，見四諦故即見涅槃，是故當知三寶常住，無有變易，能為世間作歸依故。」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莫大愁苦，我今於此垂欲涅槃，若戒、若歸、若常、無常、三寶、四諦、六波羅蜜、十二因緣，有所疑者，當速發問，為究竟問。佛涅槃後，無復疑悔。」三過告眾。

爾時，四眾憂悲苦惱，哽咽流淚，痛切中心追思戀慕，愁毒悶絕，佛神力故，掩淚寂然，無發問者。何以故？一切四眾已於戒、歸、三寶、四諦，通達曉了，無有疑故。

爾時，世尊知諸四眾無復餘疑，歎言：「善哉，善哉！汝等四眾已能通達三寶、四諦無有疑也，猶如淨水洗蕩身垢；汝等當勤精進，早得出離，莫生愁惱迷悶亂心。」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以真金手却身所著僧伽梨衣，顯出紫磨黃金師子胸臆，普示大眾，告言：「汝等一切天人大眾，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爾時，四眾一切瞻仰大覺世尊真金色身，目不暫捨，悉皆快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難生是中。

爾時，世尊以黃金身示大眾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無復光明。放是光已，復告大眾：「當知如來為汝等故，累劫勤苦，截身手足，盡修一切難行、苦行，大悲本願於此五濁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此金剛不壞紫磨色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普照一切，見形遇光，無不解脫。」佛復告諸大眾：「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希有難見。汝等大眾，最後遇我，為於此身不生空過。我以本誓願力，生此穢土，化緣周畢，今欲涅槃。汝等以至誠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汝當修習如是清淨之業，於未來世得此果報。」

爾時，世尊如是三反，慇懃三告，以真金身示諸大眾。即從七寶師子大床，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眾，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眾，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

爾時，世尊從師子床復昇虛空，高一多羅樹，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眾，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

爾時，世尊從師子床復昇虛空，高一多羅樹，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復告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

爾時，世尊顯出如來紫磨黃金色身，普示大眾，如是三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三反從空中下，坐師子床；如是慇懃二十四反，告諸大眾：「我欲涅槃，汝等深心看我金剛堅固不壞、紫磨黃金無畏色身，如優曇花難可值遇。汝等當知，我欲涅槃。汝等應當以至誠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熱渴人遇清冷水，飲之令飽，無復餘念；汝等大眾，亦復如是。我欲涅槃，汝等大眾，應當深心瞻仰，為是最後見於如來，自此見已，無復再覩。汝等大眾，瞻仰令足，無復後悔。」佛復告諸大眾：「我涅槃後，汝等大眾，應廣修行，早出三有，勿復懈怠、散心放逸。」

爾時，一切世界天人四眾遇涅槃光，瞻仰佛者，一切三塗、八難、世間人天所有煩惱、四重、五逆、極惡罪咎，永滅無餘，皆得解脫。

爾時，世尊顯出紫磨黃金色身，慇懃相告，示大眾已，還舉僧伽梨衣如常所披。

## 大般涅槃經應盡還源品第二

佛復告諸大眾：「我今時至，舉身疼痛。」說是語已，即入初禪，以涅槃光遍觀世界，入寂滅定。

爾時，世尊所言未訖即入初禪、從初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虛空處、從空處出入無邊識處、從識處出入不用處、從不用出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非想處出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還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非想出入不用處、從不用出入無邊識處、從無邊識處出入虛空處、從空處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第一禪。

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我以甚深波若遍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海、大地含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解脫。無眾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為，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為，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眾，應斷無明、滅生死始。」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入第三禪、從三禪出入虛空處、從虛空出入無所有處、從無所有出入滅盡想定；從滅盡定出次第還入至非想非非想處、從非非想出入無邊識處、從識處出入第四禪、從四禪出入第二禪、從二禪出入於初禪。

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遍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為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

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定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遍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

爾時，阿難無極悲哀、憂愁、痛苦、心狂慌亂、情識昏迷，如重醉人都無知覺，不見四眾，不知如來已入涅槃、為未涅槃？

爾時，世尊如是三過從超入諸禪定遍觀法界，普為大眾三反說法，如來如是展轉二十七反，入諸禪定。阿難以不知故，佛入一禪即致一問，如是二十七反，問阿泥樓逗：「佛已涅槃、為未涅槃？」阿泥樓逗深知如來入諸禪定，二十七反皆答阿難：「佛未涅槃。」爾時，一切大眾皆悉慌亂，都不覺知如來涅槃、為未涅槃？

爾時，世尊三反入諸禪定，三反示誨眾已，於七寶床右脇而臥，頭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其七寶床微妙瓔珞以為莊嚴，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床，於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大覺世尊入涅槃已，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為一樹，垂覆寶床蓋(ɡài)於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花果、皮幹(ɡàn)悉皆爆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

爾時，十方無數萬億恒河沙普佛世界一切大地皆大震動，出種種音唱言：「苦哉！苦哉！世界空虛。」演出無常苦空哀歎之聲。爾時，十方世界一切諸山——目真隣陀山、摩訶目真隣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諸須彌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一切大地所有諸山——一時震裂，悉皆崩倒，出大音聲，震吼世界，唱言：「苦哉！苦哉！如何一旦世間孤露，慧日滅沒大涅槃山？一切眾生喪真慈父，失所敬天無瞻仰者。」爾時，十方世界一切大海，悉皆混濁沸涌濤波，出種種音唱言：「苦哉！苦哉！正覺已滅，眾生罪苦，長夜久流生死大海，迷失正路何由解脫？」爾時，一切江河、溪㵎、溝(ɡōu)壑、川流、泉源、渠井、浴池，悉皆傾覆，水盡枯涸。

爾時，十方世界大地虛空，寂然大闇，日月精光悉無復照，黑闇愁惱彌布世界。於是時間，忽然黑風鼓怒驚振，吹扇塵沙彌闇世界。爾時大地一切卉木、藥草、諸樹、花果、枝葉，悉皆摧折，碎落無遺。

於是時頃，十方世界一切諸天，遍滿虛空，哀號悲歎，震動三千大千世界；雨無數百千種種上妙天香天花，遍滿三千大千世界，𧂐高須彌供養如來；於上空中復雨無數天幢、天幡、天瓔珞、天軒蓋、天寶珠，遍滿虛空，變成寶臺，四面珠瓔、七寶絞絡，光明華彩，供養如來；於上空中復奏無數微妙天樂，鼓吹絃歌，出種種音，唱言：「苦哉！苦哉！佛已涅槃，世界空虛，群生眼滅，煩惱羅剎大欲流行，行苦相續痛輪不息。」

爾時，阿難心慌迷悶，都不覺知，不識如來已入涅槃、未入涅槃？唯見非恒境界，復問樓逗：「佛涅槃耶？」樓逗答言：「大覺世尊已入涅槃。」爾時阿難聞是語已，悶絕躄地，猶如死人，寂無氣息，冥冥不曉。

爾時，樓逗以清冷水灑阿難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語阿難言：「哀哉！哀哉！痛苦奈何！奈何！莫大愁毒熱惱亂心。如來化緣周畢，一切人天無能留者。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何期今日人天之師為事究竟，無能留者。奈何！我與汝等，且共裁抑。」復慰喻言：「阿難！佛雖涅槃，而有舍利、無上法寶常住於世，能為眾生而作歸依。我與汝等當勤精進，以佛法寶授與眾生，令脫眾苦，報如來恩。」爾時阿難聞慰喻已，漸得醒悟，哽咽流淚，悲不自勝。

其拘尸那城娑羅林間，縱廣三十二由旬，天人大眾皆悉遍滿，尖頭針鋒受無量眾，間無空缺不相障蔽。爾時，無數億菩薩一切大眾悉皆迷悶，昏亂濁心，都不覺知如來涅槃及未涅槃？唯見非恒變動，一時同問樓逗：「佛涅槃耶？」爾時，樓逗告諸大眾一切天人：「大覺世尊已入涅槃。」

爾時，無數一切大眾聞是語已，一時昏迷悶絕躄地，苦毒入心，阨胸大叫者、或舉手拍頭自拔髮者、或有唱言：「痛哉！痛哉！荼毒苦。」者、或有唱言：「如來涅槃一何疾哉！」或有唱言：「失我所敬天」者、或有歎言：「世界空虛、眾生眼滅」者、或有歎言：「煩惱大鬼已流行」者、或有歎言：「眾生善芽種子滅」者、或有歎言：「魔王欣慶解甲冑」者、或自呵責身心無常觀者、或有正觀得解脫者、或有傷歎無歸依者、中有遍體血現流灑地者，如是異類殊音，一切大眾哀聲普震一切世界。

爾時，娑婆世界主尸棄大梵天王知佛已入涅槃，與諸天眾即從初禪飛空而下，舉聲大哭，流淚悲咽，投如來前，悶絕躄地，久乃穌醒；哀不自勝，即於佛前以偈悲歎：

世尊往昔本誓願，為我等故居忍土，

乃隱無量自在力，貧所樂法度眾生。

方便逐宜隨應說，眾生無不受安樂，

誘進令出三有苦，究竟皆至涅槃道。

如來慈母育眾生，普飲眾生大悲乳，

何期一旦忽捨離，人天孤露無所依。

痛哉眾生善種芽，無天甘露令增長，

善芽漸漸衰滅已，罪業相牽墮惡道。

奈何世界悉空虛，眾生正慧眼已滅，

既行無明黑闇中，墮落三有淪溺苦。

奈何眾生罪無救，願依舍利得解脫，

勸請如來大悲力，救護令我脫苦地。

何其痛哉此惡世，如來棄我入涅槃。

爾時，釋提桓因與諸大眾從空而下，唱言：「苦哉！苦哉！」發聲大哭，悲泣流淚，投如來前，悶絕躄地，久乃穌醒；悲哀哽咽，胡跪佛前，說偈哀歎：

如來歷劫行苦行，普為我等群生故，

得成無上正覺道，等育眾生如一子。

施法藥中為上藥，療病醫中為勝醫，

大慈悲雲蔭眾生，甘露慧雨雨一切。

慧日光照無明闇，無明眾生見聖道，

聖月慈光照六趣，三有蒙光脫眾苦。

何期於今捨大慈？已入涅槃眾不見。

本誓大悲今何在？棄捨眾生如涕唾。

我等一切諸眾生，如犢失母必當死，

四眾互相執手哭，搥胸大哀動三界。

苦哉苦哉諸有人，如何一旦盡孤露，

我等福盡苦何甚？善芽燋燃無復潤。

唯願法寶舍利光，照我令脫三有苦。

哀哉痛哉我等眾，幾何重得見如來？

爾時，樓逗悲哀號泣，傷悼無量，胡跪佛前，以偈悲讚：

正覺法王育我等，飲我法乳長法身，

眾生法身未成立，又復慧命少資糧。

應以八音常演暢，令眾聞已悉悟道；

常放大慈五色光，令眾蒙光皆解脫。

如何今日永涅槃？行苦眾生何依趣？

苦哉！世尊捨大悲，我等孤窮必當死。

雖知世尊現方便，我等無能不悲哀。

四眾迷悶昏失心，哀動天地震三界，

世尊獨處大安樂，眾生大苦欲何之？

世尊往昔為我等，眾劫捨頭截手足，

得成無上正覺道，不久住世即涅槃。

我及四眾處無明，魔王欣慶捨甲冑。

哀哉世尊願大悲，舍利慈光攝我等，

伏請世尊愍四眾，法寶流潤願不窮。

我等不能即殞滅，苟存餘命能幾何？

苦哉痛切難堪忍，重見世尊無復期。

爾時，阿難悶絕漸醒，舉手拍頭，搥胸哽咽，悲泣流淚，哀不自勝，長跪佛前，以偈悲歎：

我昔與佛誓願力，幸共同生釋種中，

如來得成正覺道，我為侍者二十載。

深心敬養情未足，一旦見棄入涅槃，

痛哉！哀哉！荼毒苦，無極長夜痛切心。

我身未脫諸有網，無明之㲉未出離，

世尊慧[此/束]未啄破，如何見捨疾涅槃？

我如初生之嬰兒，失母不久必當死。

世尊如何見放捨，獨出三界受安樂？

我今懺悔於世尊，侍佛已來二十年，

四威儀中多懈墮，不能悅可大聖心。

願正覺尊大慈悲，施我甘露令安樂，

我願窮盡未來際，常覲世尊為侍者。

唯願世尊大慈光，一切世界攝受我，

痛哉痛哉不可說！喑咽何能陳聖恩？

爾時，無數億恒河沙菩薩、一切世間天人大眾，互相執手，悲泣流淚，哀不自勝，各相裁抑。即皆自辦無數微妙香花、曼陀羅花、摩訶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摩訶曼殊沙花、無數天上人間海岸栴檀沈水、百千萬種和香、無數香泥、香水、寶蓋、寶幢、寶幡、真珠、瓔珞，遍滿虛空，投如來前，悲哀供養。

爾時，拘尸城內男女大小一切人眾悲哀流淚，各辦無數微妙香花、幡蓋等，倍勝於前，投如來所，悲哀供養。爾時，四天王與諸天眾悲哀流淚，各辦無數香花、一切供養等，三倍於前，悲泣流淚，來詣佛所，投如來前，悲哀供養。五天如是倍勝於前；色界、無色界、諸天亦如是，倍勝供養。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上

#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大唐南海波淩國沙門若那跋陀羅譯

## 機感茶毘品第三

爾時，拘尸城內一切男女悲泣流淚，不知茶毘法則云何，問阿難言：「如來涅槃，如何法則可以茶毘？」爾時，帝釋具陳上事，而以答言：「如佛所說，依輪王法。」

爾時，拘尸城內一切人民悲泣流淚，摠入城中，即作金棺七寶莊嚴，即辦微妙無價白㲲千張、無數細軟妙兜羅綿，辦無數微妙栴檀沈水、百千萬種和香香泥香水、一切繒蓋幡花等，如雲遍滿在於空中，積高須彌。既辦已訖，悲哀流淚，將至佛所，投如來前，悲咽不勝，而申供養。爾時，拘尸城內一切人民及諸大眾重復悲哀，哽咽流淚，復持無量香花、幡蓋、一切供具，如雲遍滿空中，互相執手，搥胸哽咽，涕泣盈目，哀震大千，投如來前，悲哀供養。爾時，大眾悲哽喑咽，深重敬心，各以細妙白㲲障手，扶於如來入金棺中，注滿香油，棺門即閉。

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貪福善心，相欲攝取如來功德，不令天人一切大眾同舉佛棺，即共詳議遣四力士，壯大無雙，脫其所著瓔珞、衣服，期心請舉如來聖棺，欲入城內，自申供養，盡其神力都不能勝。爾時，城內復遣八大力士，至聖棺所，脫所著衣，共擎佛棺，皆盡其神力都亦不得。拘尸城內復遣十六極大力士，來至棺所，脫所著衣，共舉佛棺，亦不能勝。

爾時，樓逗語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男女大小，舉如來棺，欲入城內，亦不能得。何況汝等而能勝耶？汝等當請大眾及諸天力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樓逗所言未訖，爾時帝釋即持微妙大七寶蓋、無數香花、幢幡、音樂，與諸天眾悲泣流淚，垂在空中供養聖棺；至第六天及色界天，皆如帝釋供養聖棺。

爾時，世尊大悲普覆，令諸世間得平等心，得福無異。於娑羅林即自舉棺，昇虛空中，高一多羅樹，拘尸城內一切人民及諸世間人天大眾等共不得舉佛聖棺。

爾時，帝釋及諸天眾即持七寶大蓋、四柱寶臺，四面莊嚴七寶瓔珞，垂虛空中，覆佛聖棺，無數香花、幢幡、瓔珞、音樂、微妙雜綵，空中供養；至第六天色界諸天，倍前帝釋覆佛聖棺及申供養。爾時，拘尸城內一切人民見佛聖棺昇在空中，搥胸大哭，悲咽懊惱。

爾時，一切天人於大聖尊寶棺前路，遍散七寶、真珠、香花、瓔珞、微妙雜綵，繽紛如雲，地及虛空悉皆遍滿，哀泣流淚，供養如來七寶靈棺，同聲唱言：「苦哉！苦哉！我等無福，舉佛聖棺遂不能得，我等孤露，何有善根？」

爾時，世尊大聖金棺於娑羅林虛空之中，徐徐乘空從拘尸城西門而入。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無數菩薩、聲聞、天人大眾，地及虛空悉皆遍滿，隨從如來大聖靈棺，互相執手，號聲大哭，搥胸叫喚，喑咽流淚，各持無數香花、寶幢、幡蓋，地及虛空悉皆遍滿，悲號哀歎，供養靈棺。其拘尸那城一面縱廣四十八由旬，爾時如來七寶金棺徐徐乘空，從拘尸城東門而出、乘空右繞入城南門、漸漸空行從北門出、乘空左繞還從拘尸西門而入，如是展轉遶三匝已；乘空徐徐還入西門、乘空而行從東門出、空行左遶入城北門、漸漸空行從南門出、乘空右遶還入西門，如是展轉遶經四匝。如是左右遶拘尸城經于七匝。

爾時，七寶聖棺當入城時，一切大眾悲號哽咽，各持無數微妙香木、栴檀、沈水、一切寶香，文理香潔，普熏世界；復持無數寶幢、幡蓋、香花、瓔珞至茶毘所，悲哀供養。爾時，四天王及諸天眾悲泣流淚，各持天上上妙栴檀、沈水，表裏香潔，芬馥周遍，各五百根，大如車輪；復持一切寶香、寶幢、寶蓋、妙花、瓔珞至茶毘所，悲哀供養；第二天各一千根、第三天各二千、第四天各三千、第五天各四千、第六天各五千及幡花至茶毘所，悲哀供養。爾時，色界、無色諸天惟有香花至茶毘所，悲哀供養。

爾時，一切世間大眾各持微妙栴檀、沈水、香花、幡蓋至茶毘所，悲哀供養。爾時樓逗涕泣盈目，哀悼無極，從諸天人乞妙香木、栴檀、沈水，足六千根，文理香潔，芬馥周遍，至茶毘所，悲哀供養。

阿耨達池四面縱廣二百由旬，出四大河。佛初成道恒河北岸，一樹栴檀隨佛而生，大如車輪，高七多羅樹，香氣普熏，供養如來。其香樹神與樹俱生，常取此香供養於佛。佛入涅槃，此一檀樹即隨佛滅，皮葉俱落，神亦隨死。有諸異神取此香樹，送茶毘所，悲哀供養。

其地乃是三世諸佛茶毘之處，大覺世尊乘本願力亦於是處茶毘。是處有諸往古諸佛無量寶塔，金剛不壞堅固之處。爾時，如來大聖寶棺漸漸空行，至茶毘所，徐徐垂空，下安七寶床上，其床一切眾妙瓔珞、無價雜綵以為莊嚴。

於是時頃，復經七日，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無數菩薩、聲聞、三十三天一切大眾，悲哀哽咽，持諸幡蓋、寶幢、香花，隨從佛棺經於七日，以佛神力，一切天人無飢渴想，一無思食，唯見哀泣、戀慕如來。既滿七日，大聖如來將欲出棺。爾時，拘尸城內一切士女、無數大眾復大哀泣，震動世界，復持香花、無數幢蓋、微妙天樂，投佛棺前，哀咽供養。是時大眾悲哽流淚，各以細微白㲲自障其手，深重敬心，從寶棺中扶於如來紫磨黃金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堅固不壞金剛之身，安詳而出，置七寶床。

爾時，大眾重大悲哀，聲震十方普佛世界，復持一切香花、繒蓋、音樂深心供養，悶絕哽咽，投如來前。是時，大眾復更悲咽，盈目流淚，各持無數香水、香泥，深重敬心，從頭至足，灌洗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量福德、智慧莊嚴、金剛堅固、紫磨黃金不壞色身，復洗寶棺，微妙清淨。既灌洗已，是時大眾復大號哭，悲哀哽咽，燒微妙香，散七寶花，無數寶幢、幡蓋，地及虛空悉皆遍滿，悲哀號泣，供養如來。是時，大眾咸哀喑咽，即持無數妙兜羅綿，從頭至足，纏裹如來金剛色身。既纏身已，復以上妙無價白㲲千張，於兜羅上次第相重纏如來身。纏身已訖，是時大眾重大悲哀，號哭悶絕，復持香花、幡蓋、寶幢、音樂哽咽供養。是時，大眾哀泣流淚，深重敬心，各以白㲲障手，喑咽悲哽，共扶如來入寶棺中，注滿香油，棺門尋閉。

爾時，大眾重大悲哀，聲震世界，復持香花、幡蓋、音樂，號慟悲泣，供養寶棺。

爾時，一切大眾所集微妙香木積高須彌，芬馥香氣普薰世界，相重密次成大香樓，四面七寶莊嚴，幢蓋、幡花、瓔珞、雜綵遍空如雲，以為莊嚴，人天音樂悲哀供養。是時，天人大眾將欲舉棺，置香樓上，復大悲哀，搥胸大叫，聲震大千。復持幢蓋、香花、音樂悲哀供養。是時，大眾哀悼悲結，深重敬心，各以白㲲障手，共舉如來大聖寶棺，置於莊嚴妙香樓上，復大號泣，絕而復穌，唱言：「苦哉！苦哉！何期孤露無有依恃。」悲咽流淚，復散香花、寶幢、幡蓋、音樂、雜綵，一切盡心，悲哀供養。

爾時，如來大聖寶棺既上微妙寶香樓已，將欲舉火，茶毘如來。是時，大眾復大號哭，驚震大千，復更深重悲哀，供養大聖寶棺及妙香樓。爾時，一切大眾哀泣盈目，各持七寶香燭，大如車輪，焰彩光明，遍照世界。一時大哭茶毘香樓，哀震大千一切世界，復以香花遍滿供養。是時，寶燭至香樓所自然殄滅。是時，一切諸天復持無上七寶大燭焰光普照，悲哀流淚，投香樓所，皆悉殄滅。

爾時，一切海神持海中火七寶大燭、無數光焰，投香樓所亦皆殄滅。是時，大眾長時號哭，一切供養，不知如來何緣未畢，投火香樓，茶毘不燃？

爾時，世尊大悲普潤，待迦葉眾來至乃燃。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身心寂然，入于三昧。於正受中，倏爾心驚，舉身戰慄，從定中出，見諸山地皆大震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般涅槃，時經七日已入棺中。苦哉！苦哉！應當疾往至如來所。恐已茶毘，不得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淨色身。」迦葉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如來所，即將弟子尋路疾行，悲哀速往，正滿七日，至拘尸城城東路首。

迦葉遇見一婆羅門執一天花，隨路而來。迦葉問言：「仁者何來？」答曰：「佛般涅槃，我於茶毘所來。」復問：「此是何花？」答言：「於茶毘所得此天花。」迦葉就乞，答言：「不得，我期將歸擬示六親家中供養。」迦葉就借著其頂上，便即悶絕，昏迷躄地，喑咽悲哽，良久乃蘇。即自惟忖：「於此號泣不見如來八十種好紫磨色身，何所追益？」即與弟子疾共前進，至拘尸城北門而入。

於其城中入一僧坊，見諸比丘叢聚一處，語迦葉言：「汝等遠來，深勞苦耶？安坐待食。」迦葉答言：「我之大師已入涅槃，我有何情安此待食？」諸比丘言：「汝師是誰？」答言：「汝不知耶？哀哉痛苦！大覺世尊今已涅槃。」比丘聞已，各大歡喜，而作是言：「快哉！快哉！如來在世禁制我等，戒律嚴峻，我等甚不堪忍，不能依行；今已涅槃，嚴峻禁戒，已應放捨。汝且待食，有何急耶？」佛神力故，掩諸天耳、及大迦葉諸弟子等，皆悉不聞惡比丘語，唯有迦葉獨自聞之。於是，迦葉即將弟子悲泣流淚，疾往佛所。

是時，迦葉與諸弟子竊共思念：「我等如何得諸供物，將至佛所供養如來？」迦葉復言：「我自生長在此城中，乞供養物亦應可得。」

將諸弟子即就城內，次第告乞，得妙白㲲足滿千張，復得無數妙兜羅綿，復得無量寶花、香泥、香水、香油、寶幢、幡蓋、音樂、弦歌、瓔珞、雜綵，悉皆具足。迦葉與諸弟子悲哀流淚，即持疾往出城西門。

爾時，迦葉即聞茶毘之所一切大眾悲咽號哭，共問帝釋：「已供養訖，如何得火，然此香樓，茶毘如來？」帝釋答言：「人眾且待，摩訶迦葉即時而至。」釋言未訖，一切大眾正於哀中，即見迦葉與諸弟子尋路悲來，眾即停哀，便為開路。

迦葉前進，遙見佛棺，將諸弟子一時禮拜，號哭哽咽，悶絕躄地，昏濁亂心，良久乃醒，流淚不勝，漸漸前行，問大眾言：「如何得開大悲聖棺？」大眾答言：「佛入涅槃已經二七，恐有損壞，如何得開？」迦葉答言：「如來之身，金剛堅固，常樂我淨，不可沮壞，德香芬馥，若栴檀山。」作是語已，涕泗交流，至佛棺所。

爾時，如來大悲平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白㲲千張及兜羅綿皆即解散，顯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色身。迦葉與諸弟子見已，悶絕躄地，喑咽哀哽，良久乃蘇，涕泣盈目，與諸弟子徐上香樓，近佛棺邊。復更喑咽，號哭悲哽，即以所得香花、幡蓋、寶、幢瓔珞、音樂、弦歌哀號供養，即以香泥、香水灌洗如來金色之身，燒香散花，哀泣供養。灌洗已訖，迦葉與諸弟子持其所得妙兜羅綿纏於如來紫磨色身，次以舊綿纏新綿上；兜羅纏已，復以所得白㲲千張，次第相重於兜羅上纏如來身；纏白㲲已，復持舊㲲著新㲲上，次第相纏；總纏已訖，棺門即閉，七寶瓔珞，一切莊嚴。

爾時，迦葉復重悲哀，與諸弟子右繞七匝，盈目流淚，長跪合掌，說偈哀歎：

苦哉苦哉大聖尊，我今荼毒苦切心。

世尊滅度一何速，大悲不能留待我？

我於崛山禪定中，遍觀如來悉不見，

又觀見佛已涅槃，倏爾心戰大震驚。

忽見闇雲遍世界，復覩山地大震動，

即知如來已涅槃，故我疾來已不見。

世尊大悲不普我，令我不見佛涅槃，

不蒙一言相教告，我今孤露何所依？

世尊我今大痛苦，情亂迷悶昏濁心，

我今為禮世尊頂、為復哀禮如來胸、

為復敬禮大聖手、為復悲禮如來腰、

為復敬禮如來臍、為復深心禮佛足，

何苦不見佛涅槃？惟願示我敬禮處。

如來在世眾安樂，今入涅槃皆大苦。

哀哉哀哉深大苦，大悲示教所禮處。

爾時，迦葉哽咽悲哀，說是偈已，世尊大悲即現二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迴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遍照十方一切世界。爾時，迦葉與諸弟子見佛足已，一時禮拜千輻輪相，即更悶絕，昏迷躄地，良久乃醒。與諸弟子哀號哽咽，右遶七匝，遶七匝已，復禮佛足，悲哀哭泣，聲震世界。復更說偈，哀歎佛足：

如來究竟大悲心，平等慈光無二照，

眾生有感無不應，示我二足千輻輪。

我今深心歸命禮，千輻輪相二尊足，

千輻輪中放千光，遍照十方普佛剎。

我今歸依頭面禮，千輻輪相長光照，

眾生遇光皆解脫，三塗八難皆離苦。

我復歸依頭面禮，輪光普救諸惡趣，

世尊往昔無數劫，為我等故修苦行；

今證得此金剛體，足下由放千光明，

悲哀稽首歸命禮，安於眾生千輻輪。

佛修眾德為一切，修道樹日降四魔，

四魔降已伏外道，眾生因此得正見。

稽首歸依頭面禮，眾生正見光明足，

佛為一切真慈父，足光平等度眾生。

我復歸依頭面禮，平等離苦輪足光，

我遇千輻光明足，悲喜交流哀切心。

我復悲哀頭面禮，有感千輻輪光相，

稽首歸依輪足光，乘究竟乘出三界。

敬禮天人歸依足，輪光普照三有苦，

眾生未得脫苦門，皆悉歸命輪光足。

我等輪迴未出離，如何輪足見放捨？

哀哉哀哉諸眾生，長夜莫覩輪足光，

悔過世尊大慈悲，示敬千輻輪光足。

哀哉今遇輪光相，自此當何復再覩？

爾時，迦葉與諸弟子說是偈已，復重悶絕，昏迷躄地，良久漸醒，悲哀哽咽，不能自裁。大覺世尊千輻輪相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封閉如故。爾時，城內一切士女、天人、大眾，見大迦葉復重號哭，搥胸大叫，哀震大千無量世界，各將所持悲哽供養。

爾時，拘尸城內有四力士，瓔珞嚴身，持七寶炬，大如車輪，焰光普照，以焚香樓，茶毘如來，炬投香樓，自然殄滅。迦葉告言：「大聖寶棺，三界之火所不能燒，何況汝力而能燒耶？」城內復有八大力士，更持七寶大炬光焰，一切將投棺所，亦皆殄滅。城內復有十六極大力士，各持七寶大炬來投香樓，亦悉殄滅。城內復有三十六極大力士，各持七寶大炬來投，亦皆殄滅。

爾時，迦葉告諸力士、一切大眾：「汝等當知，縱使一切天人所有炬火，不能茶毘如來寶棺。汝等不須勞苦，強欲為作。」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眾復重悲哀，各以所持號泣供養，一時禮拜右繞七匝，悲號大哭聲震三千。

爾時，如來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踊棺外，漸漸茶毘，經于七日，焚妙香樓，爾乃方盡。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眾於七日間悲號哭泣，哀聲不斷，各以所持，供養不歇。

爾時，四天王各作是念：「我以香水注火令滅，急收舍利，天上供養。」作是念已，即持七寶金瓶，盛滿香水，復將須彌四埵，四大香潔出甘乳樹，樹各千圍，高百由旬，隨四天王同時而下至茶毘所。樹流甘乳，注寫香瓶，一時注火。注已，火勢轉高，都無滅也。

爾時，海神莎伽羅龍王及江神、河神，見火不滅，各作是念：「我取香水注火令滅，急收舍利，住處供養。」作是念已，各持寶瓶盛取無量香水，至茶毘所一時注火。注已，火勢如故，都亦不滅。

爾時，樓逗語四天王及海神等：「汝注香水令火滅者，可不欲取舍利還本所居而供養耶？」答言：「實爾。」樓逗語四天王言：「汝大貪心。汝居天上，舍利隨汝，若在天宮，地居之人如何得往而供養耶？」復語海神：「汝等住在大海江河，如來舍利汝收取者，地居之人如何得往而供養耶？」爾時四天王即皆懺悔，悔已各還天宮；爾時大海、江、河神等，皆亦懺悔，誠如聖言，悔已各還。

## 大般涅槃經聖軀廓潤品第四

爾時，帝釋持七寶瓶及供養具至茶毘所，其火一時自然滅盡，帝釋即開如來寶棺，欲請佛牙。樓逗即問：「汝何為耶？」答言：「欲請佛牙，還天供養。」樓逗言：「莫輒自取，可待大眾，爾乃共分。」釋言：「佛先與我一牙舍利，是以我來，火即自滅。」帝釋說是語已，即開寶棺，於佛口中右畔上頷取牙舍利，即還天上起塔供養。爾時，有二捷疾羅剎隱身隨釋，眾皆不見，盜取一雙佛牙舍利。

爾時，城內一切士女、一切大眾，即一時來欲爭舍利。樓逗告言：「大眾當知，待且安詳。如佛所說，應當如法，共分供養。」爾時，城內士女、一切大眾不聞樓逗所言，乃各執持矛矟、弓箭、刀劍、羂索、一切戰具，各自莊嚴，欲取舍利。爾時，城內人眾即開佛棺，兜羅白㲲宛然不燒，大眾見已復大號哭，流淚盈目，各將所持悲哀供養，深心禮拜，流淚長跪，同說偈讚：

如來以大自在力，於一切世得自在，

大悲本願處斯土，周旋苦海度眾生。

無量智慧神通力，出沒生死無罣(ɡuà)礙，

能以一身為多身，多身一身為無量。

神變普應咸皆見，無緣即現入涅槃，

我等福盡無應緣，故乃如來見放捨。

佛於娑羅寶棺中，大力士舉皆不起，

大悲之力自輕舉，昇空高一多羅樹，

乘虛徐遶拘尸城，七日大聖遶七匝，

遶已自臨茶毘所，不共神力所施為。

一切天人莫能測，佛於大般涅槃中，

金剛不壞力自在，一切茶毘火不然，

自於心中出慈火，焚燒七日示現盡，

人天不能滅此火，如來大悲示應力。

帝釋來至火便滅，妙兜羅綿纏佛身，

大火焚燒都不燃，白㲲隨佛寶棺內，

火中儼然而不燒，方知如來自在力。

於法自在為法王，敬禮大悲三界尊、

敬禮聖中無畏者、敬禮普覆大慈力、

敬禮神變自在者，我等從今離世尊，

沒苦無能見救護。哀哉哀哉大聖尊！

方今長別何由見？

爾時大眾說是偈已，重復悲泣，各以所持盡哀供養。

爾時，樓逗普為天人一切大眾，與城內人共於棺所，徐舉白㲲及兜羅綿：其迦葉等白㲲千張火全不燒；其城內人白㲲千張，除外一重餘者灰燼；其兜羅綿宛然如故。爾時，樓逗取此白㲲及兜羅綿細破分之，與諸大眾，令起寶塔而供養之；樓逗復取㲲灰亦細分眾，令起寶塔而供養之；其餘燼灰無復得分，眾各自取，起塔供養。

其城內人先已遣匠造八金壜，八師子座，各以七寶而為莊嚴，其七寶壜各受一斛，各置七寶師子座上。其八師子七寶之座，座別各有三十二力士，各嚴七寶、瓔珞、雜綵纏身，共舉七寶八師子座；座上復各有八婇女，身嚴七寶、瓔珞、雜綵持七寶壜；座上復各有八婇女，嚴身瓔珞執七寶蓋覆金壜上；座上復各有八婇女，身嚴瓔珞，持七寶劍，衛七寶壜；座上復各有八婇女，身嚴瓔珞，執雉毛纛，竪壜四面；座別各有無量人眾，持妙音樂、幢幡、寶蓋、香花、瓔珞圍遶供養；座各復有無量人眾，各持弓箭、矛矟、羂索、長鉤、一切戰具而圍遶之，從拘尸城前後圍遶向茶毘所。

其八師子七寶之座出城去後，城內人眾即持無數香泥、香水，尋力士後，平治塗地，作香泥路，廣博嚴事，向茶毘所。其路兩邊無數寶幢、幡蓋、香花、真珠、瓔珞、眾妙雜綵、音樂、弦歌嚴飾路邊，儼然供養，待大聖尊舍利而還。其諸力士持八師子七寶之座，圍遶至茶毘所，即大哀泣，號哭哽咽，聲震大千，各以所持深心供養。

爾時，世尊大悲力故，碎金剛體成末舍利，惟留四牙不可沮壞。爾時，大眾既見舍利，復重悲哀，以其所持流淚供養。爾時樓逗與城內人涕泣盈目，收取舍利，著師子座七寶壜中，滿八金壜，舍利便盡。爾時，一切天人大眾見佛舍利入金壜中，重更悲哭，涕泣流淚，各將所持深心供養。

爾時，城內諸大力士及諸士女將欲持佛舍利金壜向拘尸城。爾時大眾復重悲哀，各將所持流淚供養。爾時，城內諸大力士及圍遶眾并城內人悲咽流淚，舉八師子七寶之座，隨香泥路迴向拘尸。爾時一切人天大眾復大悲哀，聲震世界，各將所持隨從舍利哀號供養。

如來舍利至城內已，置四衢道中。爾時，拘尸城人即嚴四兵、無數軍眾，身著甲鎧、各執戰具，遶拘尸城四面周匝，無數重兵儼然而住，擬防外人來抄掠故，雖為儀式，無戰諍心。復有五百大呪術師，守城四門，為遮難故。復有無數寶幢、幡蓋，微妙莊嚴，大雉毛纛，於城四維儼然供養，為標式故。爾時，城內一切士女、天人大眾復大悲哀，各將所持深心供養。其舍利壜置師子座經于七日，於七日中一切大眾，日夜悲號，哀聲不斷，盡以所持深心供養。其八師子七寶之座，各有五百大呪術師各共持之，遮有天龍、夜叉、神鬼來欺奪故。

經七日間，爾時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諸釋種等，佛神力故，都不覺知佛入涅槃。佛涅槃後經三七日，爾乃方知。

時彼國王諸釋種等，悲哭號泣，即共疾來至拘尸城，見諸兵眾，無數千人圍繞城外；復見寶幢、幡蓋列城四維，映蔽國界；復見大呪術師守城四門。王及釋等問呪師言：「佛涅槃耶？」答云：「佛涅槃來過四七日，茶毘已竟，將分舍利。」王言：「我等是佛所生眷屬，佛神力故，令我不知如來涅槃。我今欲見如來舍利，卿可開路令我得入。」呪師兵眾聞是語已，即聽入城。

王及釋種得入城已，見佛舍利在師子座，悲號哽咽，涕淚交流，右遶七匝。遶七匝已，收淚而言：「我今欲請如來舍利一分，將還供養。」大眾答曰：「雖知汝是釋種眷屬，然佛世尊先已有言，分布舍利未見及汝，各有請主，汝如何得？汝可還耶。」爾時，王及釋種不果所請，號哭悲哀，悶絕躄地，良久乃醒，悲不自勝，語眾人言：「如來世尊是我釋種，愍汝等故於此涅槃。汝等如何見有欺忽，乃不分我一分舍利？」作是語訖，各禮舍利，右遶七匝，悲泣流淚，生忿恨心，慨悼還家。

爾時，摩迦陀主阿闍世王害父王已，深生悔恨，身生惡瘡，既遇世尊月愛光觸身瘡漸愈，來詣佛所，求哀懺悔。世尊大悲，即以甘露微妙法藥洗蕩身瘡，極重罪滅，即還本宮，都不覺知如來涅槃。於涅槃夜夢見月落、日從地出、星宿雲雨繽紛而隕；復有煙氣從地而出，見七彗星現於天上；復夢天上有大火聚，遍空熾然，一時墮地。夢已尋覺心大驚戰，即召諸臣，具陳斯夢：「此何祥耶？」臣答王言：「是佛涅槃不祥之相。佛滅度後，三界眾生、六道有識，煩惱橫起，故現大火從天落地；佛入滅度，月愛慈光、慧雲普潤悉皆滅沒，即雲月落；星落地者，佛涅槃後，八萬律儀、一切戒法，眾生違反，不依佛教，乃行邪法，墮於地獄；日出地者，佛涅槃後，三塗惡道苦聚日光出現世間；故感斯夢。」

王聞是語，將諸臣從夜半即來至拘尸城，見諸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無量重數，復見城門有呪術師防止外難。王見是已，即問呪師：「佛涅槃耶？」呪師答言：「佛涅槃來，已經四七，當今大眾將分舍利。」王言：「佛入涅槃，我都不知，我於夜夢見不祥事，以問諸臣，方知如來入大涅槃。我欲入城禮拜如來金剛舍利，汝為通路。」呪師聞已，即聽前入。

王至城內四衢道中，見師子座舍利金壜，復覩大眾悲哀供養，王與徒眾一時禮拜，悲泣流淚，右遶七匝，哀慘供養。爾時，王就大眾請求如來一分舍利，還國供養。大眾答言：「何晚至耶？佛已先說分布方法，舍利皆已各有所請，無有仁分，仁可還宮。」阿闍世王不果所請，愁憂不樂，即禮舍利，惆悵而還。

爾時毘離外道名王，佛涅槃後經三七已，爾乃方知，即將臣從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見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遶無量重。爾時阿勒伽羅王，佛涅槃後經三七已，爾乃方知，即將臣從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見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遶無量重。爾時毘耨隊不畏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爾時遮羅伽羅國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爾時師伽那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爾時波肩羅外道名王，佛入涅槃經三七已，爾乃方知，即將臣從疾往拘尸。既至拘尸，即見無數四兵之眾，防衛拘尸，遶無量重。

復見城門有大呪師防止外難，王問呪師：「佛涅槃耶？」答言：「佛涅槃來，已經四七，當今大眾將分舍利。」王語呪師：「佛入涅槃，我都不知，故今晚至。我欲入城禮拜供養如來舍利，汝可開路。」呪師聞已，即聽前入。至四衢道見師子座七寶莊嚴，安置七寶舍利金壜，復見大眾悲哀供養，王將從眾一時禮拜，悲哀流淚，右遶七匝，各以所持悽慘供養。王語眾言：「佛入涅槃，我都不知，一何苦哉，不得見佛。請眾與我一分舍利，還國供養。」眾言：「汝何來晚，佛已先說分布法軌，舍利皆已各有所請，無有仁分，仁可還宮。」王及臣眾不果所請，愁憂不樂，即禮舍利，悲戀而還。

爾時諸菩薩及聲聞眾、天人、龍鬼、國王、長者、大臣、人民、一切大眾，悲號涕泣，搥胸大哭，五體投地，作禮而去。

大般涅槃經後分卷下

時迦毘羅等七國王臣不果所願，心懷悲憤，慨戀而還，各至本邑，咸遣使臣同詣拘尸，再求舍利。城人報曰：「世尊慈父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諸國答曰：「若分者善；若不與者，我等當以彊力奪取。」城人告曰：「徒事鬥諍，終不可得。」闍王復使雨行大臣馳兵請分，告城人曰：「若與者善；若不見分，我加兵力彊奪將去。」答言：「任意。」

爾時，拘尸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閑弓射，即便摠出，嚴整四兵，欲與諸邑交兵合戰。爾時，毘離國諸梨車種遂集四兵，往拘尸城，在一面住；阿勒國諸剎帝利，亦集四兵，在一面住；毘耨國諸婆羅門，亦集四兵，在一面住；遮羅迦羅國諸釋子，亦集四兵，在一面住；師伽國拘樓羅，亦集四兵，在一面住；波肩羅國力士，亦集四兵，往拘尸城，在一面住。爾時，拘尸那城七軍圍遶，為舍利故，各欲奪取。

爾時，大眾中有一婆羅門姓煙，在八軍中高聲大唱：「拘尸城諸力士主聽，佛無量劫積善修忍，諸君亦常聞讚忍法，今日何可於佛滅後，為舍利故，起兵相奪？諸君當知此非敬事。舍利現在但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爾時，姓煙婆羅門即分舍利以為八分，作八分竟，高聲大唱：「汝諸力士主聽，盛舍利瓶請以見與，欲還頭那羅聚落起瓶塔，華香、幡蓋、伎樂供養。」諸力士答言：「敬從來請。」爾時，必波延那婆羅門居士復以高聲大唱：「拘尸城中諸力士主聽，燒佛處炭與我，欲還本國起炭塔，華香、伎樂供養。」諸力士答婆羅門言：「敬從來請。」

爾時，拘尸城諸力士得第一分舍利，即於國中起塔，華香、伎樂種種供養；波肩羅婆國力士得第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種種供養；師伽那婆國拘羅樓眾得第三分舍利，還歸起塔，種種供養；阿勒遮國諸剎帝利得第四分舍利，還國起塔供養；毘耨國諸婆羅門得第五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毘離國諸梨車得第六分舍利，還國起塔，種種供養；遮羅迦羅國諸釋子得第七分舍利，還國起塔，華香供養；摩伽陀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舍利，還王舍城起塔，華香、伎樂種種供養；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華香供養；必波羅延那婆羅門居士得炭，還國起塔供養。

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如是分布舍利事已。

#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一名嚴誡宿緣經，出雜藏)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

普為眾生故，止於竹園中。

佛語諸比丘，及神足羅漢。

各齎所乞食，共至阿耨泉。

路由五姓國，將諸比丘眾，

於中共乞食。比丘五百人，

以神足飛下，比丘僧圍遶，

到阿耨大泉，世尊坐其中。

世尊食已訖，諸比丘故食。

當於飯食時，地為大震動。

比丘問世尊，此地何為動？

世尊便為說，愍此眾生動。

地獄有罪人，極行眾逆惡，

鬼神有千人，斫其兩大肋，

須臾不休息，斧斤皆燒赤，

斫滿正千歲，力極乃得斷。

問作何等罪，乃致此苦痛？

此肋大爾許，使地為震動？

此本世間人，恒喜婬他妻，

坐貪色欲故，又殺清信士。

以是宿緣故，致得此大身，

鬼神有千人，恒斫此兩肋。

世尊說如是，佛問諸四道。

汝等作何緣？各各可自說。

神通大弟子，能繼轉法輪，

智慧舍利弗，起問於世尊。

世尊無雙比，無事不見聞。

世尊先自說，宿世諸因緣。

孫陀生惡謗，望得其敬事，

無故誹謗尊，此是何因緣？

坐奢彌跋提，此五百比丘，

無故相誹謗，此是何因緣？

何為得頭痛？誅殺五親時，

諸節皆疼痛；及患脊背強；

剛木槍刺脚；調達崖石擲，

垖破脚拇指；此是何因緣？

多舌童女人，帶杅起其腹，

無故來相謗，在於大眾中；

又在毘蘭邑，三月食馬麥，

國師梵志請，此是何因緣？

在於欝祕地，苦行足六年，

斷息禪羸瘦，此是何因緣？

世尊為演說，舍利弗諦聽。

今當盡為說，先世所行緣。

## 佛說孫陀利宿緣經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大有名稱，端正姝好，各有眾相，不長、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色猶紅蓮華，皆能伏心意——唯除一比丘，何者？阿難是也。

舍利弗自從華座起，整衣服，偏露右臂，右膝跪蓮華座，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雙比，眾惡滅盡、諸善普備，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緣？願佛自說此緣，使天人、眾生，聞者開解。以何因緣，孫陀利來誹謗？以何因緣，坐奢彌跋提被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頭痛？以何因緣，世尊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脊背強？以何因緣，剛木刺其脚？以何因緣，地婆達兜以崖石擲？以何因緣，多舌女人，帶杅大眾中，有漏、無漏，前來相誹謗曰：『何以不自說家事，乃為他說為？我今臨產，當須酥油。』以何因緣，於毘蘭邑，與五百比丘食馬麥？以何因緣，在欝祕地，苦行經六年，謂呼當得佛？」

佛語舍利弗：「還復華座。吾當為汝說先世諸因緣。」舍利弗即便還復本座。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緣法，踊躍歡喜，即為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雨栴檀、末香，周遍諸座。無數諸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皆來詣佛，叉手作禮，圍遶而立。

佛便為舍利弗說：「往昔過去世，波羅㮈城中，有博戲人，名曰淨眼，巧於歌戲。爾時，有婬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嚴淨無比。時淨眼往至鹿相所，語此女曰：『當共出外，詣樹園中，求於好地，共相娛樂。』女答曰：『可爾。』鹿相便歸，莊嚴衣服，詣淨眼家。淨眼即嚴駕好車，與鹿相共載，出波羅㮈城，至於樹園，共相娛樂。

「經於日夜，淨眼覩其衣服珍妙，便生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為，去其所止不遠。淨眼又念：『此辟支佛，晨入城乞食後，我當殺鹿相，埋其廬中，持衣而歸，誰知我處？』明旦，辟支佛即入城乞食，淨眼於後，便殺鹿相，脫衣服取，埋屍著樂無為廬中，平地如故，便乘車從餘門入城。

「爾時，波羅㮈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眾人白王：『鹿相不見。』王即召群臣，遍詣里巷，戶至覔之。諸臣受教，如命覔之，遍覔不得，便復出城，見樹間眾鳥飛翔其上，眾人便念：『城中已遍不得，此必有以，當共往彼。』即尋便往到樂無為廬前，搜索得屍。諸臣語樂無為曰：『已行不淨，胡為復殺？』辟支佛默然不答。問如此至三，不答如前。樂無為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默不答。

「眾臣便反縛樂無為，拷打問辭。樹神人現出半身，語眾人曰：『莫拷打此人。』眾臣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是。』諸臣雖聞神言，不肯聽用，將此樂無為，徑詣王所，白王曰：『此道士，行不淨已，又復殺之。』王聞是語，瞋恚大喚，語諸大臣：『看是道士，行於非法，應當爾耶？』王勅諸臣：『急縛驢駄，打鼓遍巡，然後出城南門，將至樹下，鐵鉾䂎之，貫著竿頭，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斬其頭。』諸臣受教，急縛驢駄，打鼓巷至巡之。國人見之，皆怪所以，或有信者、或不信者，眾人集觀，喚呼悲傷。

「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眾人云云聲，便於牆中，傾顧盜視，見樂無為反縛驢駄，眾人逐行，見已心念：『此道士無故見抂當死，此不應有愛欲。我自殺鹿相，非道士殺，我自受死，當活道士。』淨眼念已，便出走趣大眾，普喚上官曰：『莫困殺此道士，非道士殺鹿相，是我殺之耳。願放此道士，縛我，隨罪治我。』諸上官皆驚愕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佛縛，便捉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抂困道士，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使我將來受此重殃。』如是至三，樂無為辟支佛默然不答。

「辟支佛心念：『我不宜更入波羅㮈城乞食，我但當於此眾前，取滅度耳。』辟支佛便於眾前，踊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或復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或腹前出煙、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或腹前出水、背上出火；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或左肩出水、右肩出火；或左肩出火、右肩出水；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然後，舉身出煙、舉身出火、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眾皆悲涕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禮者，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偷婆。

「諸上官即將淨眼詣王梵達：『此人殺鹿相，非是道士殺。』王便瞋此監司：『前時，何為妄白虛事，云此人殺人，今云非也。乃使我作虛妄之人，抂困道士。』諸臣白王：『於時頻問道士，何為殺人也？時道士默不見答，又手脚復著土，以是故，臣等謂呼其殺人。』王便勅臣：『驢駄此人，於城南，先以鉾䂎之，然後立竿貫頭，聚弓射之；若不死者，便斫其頭。』諸臣受教，即以驢駄，打鼓遍巡已，出城南，詣樹下，以鉾䂎貫木，聚弓射之，然後斫頭。」

佛語舍利弗：「汝乃知爾時淨眼者不？則我身是。舍利弗！汝復知鹿相者不？則今孫陀利是。舍利弗！汝知爾時梵達王不？則今執杖釋種是。舍利弗！我爾時殺鹿相、抂困辟支佛，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泥犁中煮，及上劍樹；無數千歲，在畜生中；無數千歲，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孫陀利謗。」

於是，佛自說宿命因緣偈曰：

我先名淨眼，乃是博戲人。

辟支名樂無，無過致困苦。

此有真淨行，為眾所擾惱，

毀辱而縛束，復欲驅出城。

見此辟支佛，困辱被繫縛，

我起慈悲心，使令得解脫。

以是因緣故，久受地獄苦。

乃爾時殘殃，今故被誹謗。

我今斷後生，便盡於是世，

坐此孫陀利，故得其誹謗。

因緣終不脫，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終始不可犯。

我自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因緣，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皆盡、諸善普備，能度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蠉飛、蠕動，皆使得度，無為安樂。雖有是功德，猶不免於宿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不攝身、口、意，此等當如何？」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并一切眾生，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當學是，并及一切。」

佛說是時，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奢彌跋宿緣經第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城名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外學、三部、天文、圖讖、占相、藝術，曉七種書及外道教誡，解了眾法，世俗典籍，相有三十，常教學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象、馬、七珍、侍使、僕從，婦名淨音，端正姝妙，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妬心。延如達以梵天為檀越，婦淨音供養延如達，飲食、衣被、床臥、坐具、病瘦、醫藥。

「有一辟支佛，名曰愛學，往到城內，執衣持鉢，行欲乞食。偶至梵天門，時淨音見辟支佛，衣服整齊、行步詳審、六根寂定，心甚愛樂，即請供養曰：『自今已去，衣被、飲食、床臥、醫藥，常從我受，當為我故，受我請。』淨音即以濃美飲食，滿鉢與之。辟支佛受已，執鉢升虛，七反迴旋，飛還所止。時城內人，見此神足曰：『國有是人，我等有福。』舉國歡喜，供養無厭。

「淨音供養辟支佛日進；待延如達遂薄。延如達自覺薄已厚彼，便興妬嫉、誹謗之言：『此道士，實無戒德。何以故？與此淨音作不淨行故也。以是故，厚供養之。』延如達告五百弟子曰：『此道士，犯戒、無精進行。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士，無有淨行，與淨音通。」』諸童子曰：『爾！如師所言，此道士實有婬欲心。』五百童子，受教入城，至巷宣令曰：『此道士，有婬欲心，與淨音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聲耶？』此聲經七年乃斷。後辟支佛現十八變，取於滅度，眾人乃知延如達為虛妄、辟支佛為清淨。」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延如達不？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憂填王是；爾時淨音者，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因失供養故，便生妬嫉心，與汝等共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與汝等共入地獄，鑊湯見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謗也。」

於是，世尊說先世因緣偈曰：

我先為梵志，廣學外四部，

止於樹園中，教授五百童。

有一辟支佛，清淨有神足。

見是得供養，無故橫相謗，

還語諸童子，道士不淨行。

我適說是時，童子皆歡喜。

童子聞是已，遍行諸里巷，

盡向眾人說，道士犯不淨。

以是因緣故，經歷地獄久，

我及汝曹等，更是無限苦。

由是殘因緣，是眾五百人，

無故被誹謗，坐此奢彌跋。

我今在末世，成於無上道，

無故而誹謗，坐此奢彌跋。

如來成尊佛，三界之大將，

阿耨大池中，自說本世緣。

佛告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漏已盡、諸善普具，慈愍天人、乃至蠕動，皆欲使濟度。雖有此功德，猶不免於宿緣，況復愚曚、未識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頭痛宿緣經第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於羅閱祇大城中，時穀(ɡǔ)貴飢饉，人皆捨取白骨，打煮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以一升金，貿一升穀(ɡǔ)。爾時，羅閱祇有大村數百家，名曰吱(九支反)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吱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止於池邊，捕魚食之。時捕魚人，採魚著岸上，在陸而跳。

「我爾時為小兒，年適四歲，見魚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魚：一種名䴸，一種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被見食。我等後世，要當報此。』」

佛語舍利弗：「汝識爾時吱越村人，男、女、大、小不？則今迦毘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我身是；爾時䴸魚者，毘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毘樓勒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我今雖得阿惟三佛，由是殘緣故，毘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

佛語舍利弗：「汝知我云何頭痛？舍利弗！我初得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升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抆額上，汗渧水中，水即尋消滅。猶如終日炊空大釜，投一渧水，水即燋燃。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崖一由延、至百由延，值我頭痛熱者，亦當消盡。舍利弗！如來頭痛如是。」

佛爾時說宿緣偈曰：

先世吱越村，有一吱越子，

捕魚置岸上，以杖敲其頭。

以是因緣故，經歷地獄久，

名曰黑繩獄，燒煮甚久長。

由是殘因緣，今得頭痛熱，

殺是諸釋時，惡行毘樓勒。

此緣終不化，亦不著虛空。

當共自謹慎，防護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世緣，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欲使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猶有此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諸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骨節煩疼因緣經第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語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於羅閱祇城中，有一長者子，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眾病。長者子呼此醫子曰：『為我治病愈，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長者子病得差；既差之後，不報其功。長者子於後復病，復命治之，差不答勞。如此至三，不報如前。

「後復得病，續喚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差，而不見報。』長者子曰：『卿前後治我，未得相報，今好治我，差當併報。』醫子念曰：『見欺如此至三，如誑小兒，我今治此，當令命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醫子不？則我身是；爾時病長者子者，地婆達兜是也。」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與此長者子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數千歲受地獄燒煮，及畜生、餓鬼。由是殘緣，今雖得作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

於是，佛說宿緣頌曰：

我往為醫子，治於長者兒，

瞋恚與非藥，由此致無常。

以是宿因緣，久受地獄苦，

爾時餘因緣，故致煩疼患。

因緣終不滅，亦不著虛空。

以是三因緣，盡護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故說先世緣，阿耨大泉中。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欲使天、龍、鬼神、帝王、臣民，皆念其善，猶有此緣，況復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當學是，及五百羅漢、一切眾生，皆當學是。」

佛語舍利弗：「汝當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汝當學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背痛宿緣經第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於是，佛語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祇，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剎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亦來在會。時兩力士共相撲，婆羅門力士語剎帝利力士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剎帝利便不盡力，戲令其屈伏也。二人俱得稱，皆受王賞，婆羅門力士竟不報剎帝利力士所許。到後節日，復來聚會相撲，婆羅門力士復求首剎帝利力士，如前相許，剎帝利力士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復不相報。如是至三。

「後節復會，婆羅門力士重語剎帝利力士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剎帝利力士心念曰：『此人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我今日當使其消。』是剎帝利便乾(ɡān)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復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袴腰，兩手蹙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眾人見，然後撲地，墮地即死。王及群臣，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剎帝利力士撲殺婆羅門力士者不？則我身是；婆羅門力士者，地婆達兜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以貪恚故，撲殺此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燒煮榜治，經數千歲。今我已成阿惟三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

於是，世尊自說宿緣頌曰：

節會共相撲，意欲屈彼人，

一舉撲著地，令其脊中折。

以是因緣故，久受地獄苦，

先世殘餘殃，故致脊痛患。

此緣終不滅，亦不著虛空。

護是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我自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自說宿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見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令得渡，尚不免餘殃，況復愚癡、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汝等當學是，護身三、口四、意三。」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木槍刺脚因緣經第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世尊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圍遶，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遍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者，有一片木，長尺二，迸在一邊，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自當受之。」眾人聞見，皆共聚觀，大眾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使眾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

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木槍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三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槍亦高七里；佛復上高十里，槍亦如是；佛復上高一由延，槍亦隨之；佛復上七由延，槍亦上隨之。

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縱廣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縱廣十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

佛復上至四天王宮殿中住，槍亦來上，至佛前立。佛復上至三十三天，上壁方一由延琉璃石，佛於上立，槍亦來上，在佛前立。佛去後，四天王相告曰：「佛畏此木槍，槍亦逐不置。」皆共僉然不悅，從三十三天化去。至焰天，焰天化去；至兜率，兜率化去；至涅磨羅他，涅磨羅他化去；至婆羅尼蜜，婆羅尼蜜化去；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

爾時，世尊與諸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至婆羅尼蜜；婆羅尼蜜，下至涅摩羅他；涅摩羅他，下至兜率；兜率，下至焰天；焰天，下至三十三天；三十三天，下至四天王；四天王，下還至羅閱祇；所過諸天，皆為說宿緣法，槍亦復從上下至羅閱祇，佛亦為羅閱祇人說宿緣法。

佛與比丘僧出羅閱祇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眾人：「汝等欲何至？」

眾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

佛語眾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

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眾人還？」

佛語阿難：「若眾人見我償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

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己房，勅諸比丘：「各自還房。」各受教還房。

阿難問佛：「我當云何？」

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

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疊襞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趺上下入，徹過入地，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此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燋。當爾時，地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槍必刺佛脚也。」

佛被刺已，苦痛、辛痛、疼痛、斷氣痛。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槍刺瘡，便悶死倒地。佛便以水灑阿難，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足，涕泣墮淚曰：「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為此小木所害乃爾？」

佛語阿難：「且止，勿憂涕泣。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

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

佛語阿難：「漸漸有降。」

舍利弗將諸比丘僧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禮已，一面住。舍利弗問佛：「不審瘡痛，增損云何？」

佛報舍利弗：「瘡痛漸漸有損。」

爾時，比丘眾中，漏未盡者，見此瘡，皆悲喚號泣曰：「世尊大悲，無物不濟，而云何有此痛緣也？」

佛語此等比丘：「且止，莫涕。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處。此對亦非父作、亦非母作、亦非王作、亦非天作、亦非沙門、婆羅門所作，本我自造，今自受之。」諸漏盡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佛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終不朽敗亡。

耆婆聞佛為木槍所刺，涕泣至阿闍世王所。阿闍世王曰：「卿何以涕泣？」

耆婆答曰：「我聞佛為木槍刺脚，是以涕耳。」

阿闍世王聞此語，便從床上，悶死墮地，良久乃穌。舉宮內外，咸皆驚怖。王起涕泣，勅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白王曰：「嚴駕已訖。」王即便上車，出羅閱祇城。

城內四姓宗族、清信士女，聞佛為木槍所刺，王與弟耆婆，及此人眾，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下車、脫冠、解劍、退蓋，步進詣佛。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抆、口嗚，自稱國號姓名曰：「摩竭王阿闍世，問訊世尊，瘡痛寧有小損不？」

佛報阿闍世：「當使大王，常得安隱，長壽無病。王當治以正法，莫行非法。」佛便命王使坐，王即就座。

王問佛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可毀壞。不審今者，何為此木槍所刺耶？」

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所壞。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宿對所壞。」

於是，世尊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學捨惡、從善。愚騃不學問，未識真道者，戲笑輕作罪，後當號泣受。是故，大王！不可以戲笑作罪，王當學如是。」

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呪治，必令時差。」

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著生肌藥已，復讀止痛呪。耆婆出百千價㲲，用裹(ɡuǒ)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眾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

佛於是為阿闍世王、一切眾會故，說四諦法：「何謂四諦？苦諦、苦習諦、苦盡諦、苦盡道諦，是為四諦。」說是時，六十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

王於是辭曰：「國事多故，欲還請辭。」

佛言：「可，宜知是時。」

王即起，稽首佛足，遶三匝而歸。諸眾亦各禮佛，遶三匝而還。

於是暮，夜半，有七天人，人人能出百種音聲，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遶床一匝而立。一天白佛：「瞿曇沙門！如師子受瘡，能忍苦痛，不告他人。」

一天又曰：「瞿曇沙門！如象受瘡，能忍苦痛，不語他人。」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犎牛號時，亦不覺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水牛號時，亦不覺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八臂天王受瘡，能忍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如寶馬不覺苦痛。」

一天復曰：「瞿曇沙門！審諦清淨，不覺苦痛。」

第一天曰：「佛！人中師子、人中象、人中犎牛、人中水牛、人中八臂天王、人中寶馬、人中審諦清淨，世尊如此等，能忍苦痛。此輩愚耐痛，世尊以慧耐。不如外學、梵志，已過中年，懈廢取婦，故望度苦，無由得度。何以故？不能究竟故也。如來法中，清淨究竟，斷諸愛欲，滅盡涅槃，如此乃度三界穢海也。何以故？是輩心意正定，從四諦求涅槃故也。」

天於是以偈頌曰：

凶獷難降伏，癡疑無定智，

志荒處野露，不度生死淵。

定智除凶愚，調意眾縛解，

志寂無狂惑，是度生死海。

於是，天說偈已，佛默然可之。諸天見佛默然，知為可意，即稽首佛足，遶三匝已，忽然化去。

至清旦，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爾時，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㮈國，各撰合資財，欲嚴船渡海。裝捒已訖，解繫張帆，便引而去。乘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多有衣被、飲食、床臥、坐具，及妙婇女，種種雜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主語眾人曰：『我等以資財故，勤身苦體，渡海至此，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樂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眾：『此間雖饒眾寶、五樂、婇女、衣食無乏，不當於此久住。』

「是時，於虛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賈客，欲使從心所願，多得財寶，無為還歸，便於空中，語眾賈人曰：『此間雖有財寶、五樂、婇女、衣被、飲食，不足久住，當早還去。何以故？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天女，意欲使此賈客於此沒盡，不得還歸，於空中告曰：『卿等不足嚴駕欲還去，此間快樂，極可娛樂。此地初無水至，設當有水至此，此之眾寶、飲食、衣被、婇女、五樂，何由而有？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信之。』說已化去。

「第一薩薄聞天女語已，勅其部眾：『卿等勿復嚴駕欲得還去，莫信前天所說，此是虛妄耳。此間快樂，五欲無乏，閻浮勤苦，正欲求此，今已得之，何緣復去？』第二薩薄還告其眾：『卿等莫貪五樂，於此久住。却後七日，水當滿此，速疾市買，裝駕治船。前天所說，至誠不虛。設七日無水，猶當治嚴還去，豈可捨本父、母、妻子乎？若當却後七日，水不至者，便當於此五樂自娛，然後徐歸。若水審來，如前天所說者，治嚴已竟，去復何難？』」

佛語舍利弗：「却後七日，如前天所言，水滿其地。於時，第二薩薄，先已嚴辦，水至之日，所將部眾，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治嚴，水至之日，與治嚴者爭船，船主護之，不令得前，便著鎧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於船上，以鋑鉾鋑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

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不？則地婆達兜是；第二薩薄，以鉾鋑第一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眾五百人者，則今地婆達兜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眾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門弟子是。」

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渡海，與彼爭船，以鋑鉾鋑彼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於地獄中，無數千過，為鋑鉾所刺；無數千歲，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上鐵錐樹上。今雖得如來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刺。」

爾時，世尊說宿緣偈曰：

先世作薩薄，乘船行渡海。

兩賈共爭船，以鉾鋑彼脚。

以是因緣故，地獄受鋑苦，

為畜常被射，餓鬼上錐樹。

今已成佛道，愍念眾生故，

雖得金剛身，不免於木槍。

因緣終不滅，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備，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猶不免此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是故，舍利弗！當護身、口、意，莫犯是三事。舍利弗！汝等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歡喜受行。

佛說興起行經卷上

#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後漢外國三藏康孟詳譯

## 佛說地婆達兜擲石緣經第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於羅閱祇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象、馬、七珍、僮僕、侍使，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須摩提有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修耶舍分？』須摩提復念：『唯當殺之，乃得不與耳。』須摩提語修耶舍：『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有所論說去來。』修耶舍曰：『可爾。』須摩提即執弟手上山，既上山已，將至絕高崖頭，便推置崖底，以石塠之，便即命絕。」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不？則今父王真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地婆達兜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中燒煮、為鐵山所塠。爾時殘緣，今雖得阿惟三佛，故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為地婆達兜舉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耆闍崛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拇指，即破血出。」

於是，世尊即說宿命偈曰：

我往以財故，殺其異母弟，

推著高崖下，以石塠其上。

以是因緣故，久受地獄苦，

於其地獄中，為鐵山所塠。

由是殘餘殃，地婆達下石，

崖片落傷脚，破我脚拇指。

因緣終不朽，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尊佛，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說此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有宿緣，不能得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等，當學如是，莫犯身、口、意。」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婆羅門女栴沙謗佛緣經第八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除一比丘——阿難也。

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爾時有佛，號名盡勝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時在波羅㮈國，與大比丘六萬八千眾，皆是羅漢。舍利弗！爾時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比丘名無勝，一種比丘名常歡。無勝比丘者，六通神足也；常歡比丘者，結使未除。

「爾時，波羅㮈城，有長者名大愛，有象、馬、七寶，資財無極。大愛長者有婦，名曰善幻，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為檀越。善幻婦者，供養無勝比丘，衣被、飲食、床臥、醫藥，四事無乏；供養常歡，至為微薄。何以故？無勝比丘，斷於諸漏，六通具足；常歡比丘，結使未盡，未成道故也。常歡比丘見無勝比丘偏受供養，興嫉妬意，橫生誹謗曰：『無勝比丘與善幻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盡勝如來弟子常歡者不？則我身是；欲知善幻婦人者，則今婆羅門女，名栴沙者是。」

佛語舍利弗：「我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中，受諸苦痛。今雖得佛，為六師等、諸比丘眾、漏盡、未盡、及諸王、臣民、清信士女說法時，以餘殃故，多舌童女，帶杅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樂，不知我苦耶。何以故？汝先共我通，使我有娠，今當臨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

爾時，眾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扇佛，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於帶杅，忽然落地。爾時，諸四部弟子、及六師徒等，見杅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音罵曰：「汝死赤吹罪物，何能興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真？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也。」諸眾各說，是時，地即為劈裂，焰火踊出，女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

大眾見此女現身墮泥犁，阿闍世王便驚恐，衣毛為竪，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

佛答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

阿闍世王復問佛：「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直妄語，便墮阿鼻耶？」

佛語阿闍世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

阿闍世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為下？」

佛語阿闍世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阿闍世王復問佛，佛答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者，耳所聞；此二事者，世間所聞見。」佛語大王：「意行者，設發念時，無聞見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

王復問佛：「意不可見，云何獨繫意釘耶？」

佛答王曰：「若男子、女人，設欲身行殺、盜、婬者，先當思惟，朝中人定何時可行也，思惟何處可往。」佛復語王：「夫人作行，先心計挍，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佛復語王：「是口行者，欲行口行時，先意思惟：『若在大會，講論法時；若在都坐，斷當律時，設問我者，我當違反彼說，此間非是已事；若有是語者，我當反之，此受他意氣故，作是語耳。』若行此三事不著者，復更作計，當往鬪之曰：『彼欲殺汝、破汝、壞汝，汝當隨我語，莫信他人。』若作此兩舌者，成於虛偽，滅其正法，命終之後，墮於泥犁。」佛語王：「是故，口行繫於意釘，不繫身、口。」

王復問佛：「何以故？」

佛答王曰：「身三、口四，皆繫意釘，意不念者，身不能獨行，是故身、口繫意釘。」

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然後行二事。

佯慚於身、口，未曾愧心意。

先當慚於意，然後耻身、口，

此二不離意，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涕泣悲感。佛問王：「王何為涕？」

王答曰：「為眾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損減，是故悲耳。此眾生但謂身、口為大，不知意為深奧。世尊！我本謂身、口為大，意為小；今從佛聞，乃知意為大，身、口為小。」

佛問王曰：「本何以知身、口大，意為小；今方云意大，身口、小耶？」

王復白佛：「夫人殺生，人皆見之；若偷盜、婬妷，亦人所見，此身三事，天下盡見；口行妄語、惡口、兩舌、言不至誠，此口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眾生以眼見、耳聞為大。今聞佛說，乃知心意為大，身，口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

佛復問王：「云何知意釘為大，身、口二事，繫於意釘？」

王白佛言：「此多舌女人，欲設謗毀，先心思念：『當以繫杅起腹，在大眾中，說是輩事。』又聞佛說，是故，我知意大，身、口小。」

佛語大王：「今云何解意大，身、口小？」

王答曰：「設欲行事，先心發念，然後身、口行之。是故，知意大，身、口小。」

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

說是法時，眾中八十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與人，皆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言：

盡勝如來時，我比丘多歡，

毀謗於無勝，墮於地獄久。

以是殘因緣，多舌童女來，

在於大眾中，前立謗毀我。

宿對終不滅，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鬼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不免此宿緣，況汝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口、意。」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食馬麥宿緣經第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羅漢，六通神足。

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毘婆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在槃頭摩跋城中，與大比丘眾十六萬八千人俱。王名槃頭，與群臣、庶民、清信士女，以四事供養毘婆葉如來及眾，終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圍典籍，亦知尼揵筭術，及婆羅門戒，教五百童子。

「王設會先請佛，佛便默然許之。王還具饌，種種濃美，及設床座，氍氀𣰅㲪。辦已畢，王執香爐，於座上長跪啟曰：『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毘婆葉佛，見時已至，便勅大眾，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眾圍遶，往詣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餚饍。

「爾時，有一比丘，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眾，食已各還，還時，皆為諸病比丘請食。過梵志山，見食香美，便興妬嫉意曰：『此髠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髠頭道人，食於甘美餚饍不？』諸童子曰：『爾實見。此等師主，亦應食馬麥。』」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不？則我身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勒者，則今彌勒菩薩是。」佛語舍利弗：「我爾時興妬嫉，意言是輩不應食甘饍，正應食馬麥耳，及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毘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㨶麥仁；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言：

我本為梵志，所學甚廣博。

教授五百童，在於樹園中。

在毘葉佛世，形罵諸比丘，

不應食粳粮，正應食馬麥。

汝等童子說，實如師所道，

并及此等師，亦應食馬麥。

以是因緣故，久受地獄苦。

爾時殘餘殃，亦五百比丘，

婆羅門時請，當會毘蘭邑，

與卿食馬麥，九十日不減。

因緣終不朽，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龍、神、帝王、臣民、一切眾生，皆欲度之，尚不能得免宿世餘殃，況愚冥、未得道者？」

佛語舍利弗：「當學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聞佛所說，歡喜受行。

## 佛說苦行宿緣經第十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大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皆是阿羅漢，六通神足，唯除一比丘——阿難也。

是時，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㮈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獸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因以為名。婆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讖記，無事不博，外道禁戒及諸算術，皆悉明練。時有一瓦師子，名難提婆羅，與火鬘少小親友，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子精進、勇猛、慈仁、孝順，其父母俱盲，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難提婆羅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牆、崩岸及鼠壤，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以穀(ɡǔ)、麥、麻、豆置地，取器而去。初不爭價數，亦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食而已。

「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多獸邑不遠，與大比丘眾二萬人，皆是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護喜用見此髠頭道人為？直是髠頭人耳，何有道哉？佛道難可得！』如是至三。護喜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已著衣服，護喜舉右手遙指示曰：『迦葉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不？』火鬘答曰：『護喜用見此髠頭道人為？髠頭道人，何有佛道？佛道難得！』護喜便捉火鬘衣牽曰：『共至迦葉佛去來，去佛甚近、不遠。』火鬘便脫衣、捨走，護喜逐後，捉腰帶挽曰：『為可暫共見佛，便還耶。』火鬘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髠頭沙門。』護喜便捉其頭，牽曰：『為一過，共見佛去來。』」

佛語舍利弗：「爾時波羅㮈國俗，諱捉人頭，捉頭者法皆斬刑。火鬘代其驚怖，心念曰：『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耶。』護喜語火鬘曰：『爾，我死終不相置，要當使卿見佛。』火鬘心念：『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耳，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放我頭，我隨子去耳。』護喜即放，火鬘便還，結頭、著衣服，即相隨共詣迦葉佛所。

「護喜禮迦葉如來足，於一面坐，火鬘直立舉手，問訊而已，便坐一面。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此火鬘者，多獸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不見佛、不聞法、不供養眾僧，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鬘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從足至頭，覩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寂定，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姿媚，儀如娑羅樹花，身猶須彌山，無能見其頂，面如月滿，光如日明，身色如金山。火鬘見佛相好已，便心念曰：『我梵讖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耳。』

「火鬘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覆面舐頭不？

願為吐舌示，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如經所載不？

「於是，迦葉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遶身七匝，從頂上入。迦葉如來以神足力，現陰馬藏，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火鬘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勝。

「迦葉如來為火鬘童子說法。說何法？說菩薩斷功德法：『何等為斷菩薩功德法？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云何菩薩身不可行而行者？後作佛時，身形短小，族姓子！是為菩薩身不可行而行報也。云何菩薩口不可言而言者？後出家學時，力極勤苦，乃當得佛，族姓子！是為菩薩口不可言而言報。云何菩薩意不可念而念者？菩薩後成佛時，境內眾僧，常不和合，在在處處，共相是非，族姓子！是為菩薩心不可念而念報。族姓子！是為菩薩三惡行對，族姓子！當棄是。』

「於是，火鬘童子即退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當受我此懺悔，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懺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護喜童子，俱起，稽首佛足，辭退而還。

「火鬘童子於中路，忽思惟向三惡報，便報護喜曰：『卿為失利，不為得利；卿為無利，不為有利。我不應見卿面，不喜聞卿名。』護喜答曰：『何以故爾？』火鬘曰：『卿早從迦葉佛，聞深法寶，何能在家，而不作道？』護喜答曰：『卿不知我父母年老，又復俱盲，供養二親，何由出家？我亦久欲為道耳，若我出家為道者，父母便當命終，以是故，不得出家耳。』火鬘語護喜曰：『我從迦葉佛聞菩薩行三惡緣對，不復樂在家。我欲從此還至佛所，求為比丘。』護喜報曰：『善哉！善哉！火鬘得思惟力耶，便可時還。所以然者，佛世難值故也。』火鬘童子即抱護喜已，便遶三匝，叉手謝曰：『我設有身、口、意，過於卿者，願見原恕。苦卿指授正真大道。』

「於是，火鬘童子說頌讚曰：

仁為我善友，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是友佛所譽。

「火鬘童子於是說偈已，遶護喜三匝已，還詣精舍迦葉佛所，稽首佛足，兩膝跪地，叉手白佛言：『寧可得從迦葉如來，下鬚髮入道，受具足戒不？』」佛語舍利弗：「迦葉即度火鬘童子，為道授其具足戒。」

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火鬘童子不？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父王真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為太子，在宮婇女，時夜半，作瓶天子來謂我曰：『時到，可出家去為道。』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則是作道善知識也。」

佛語舍利弗：「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髠頭沙門，何有佛道？佛道難得！』以是惡言故，臨成阿惟三佛時，六年受苦行。舍利弗！爾時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我如是雖受辛苦，於法無益。我忍飢渴、寒熱、風雨、蚊虻之苦，身形枯燥，謂乎我成佛道，實無所得。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也，然後乃得阿耨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耳。」

於是，世尊說宿緣偈曰：

我昔火鬘童，向於護喜說。

髠頭何有佛？佛道甚難得！

以是因緣故，六年日不減，

受此勤苦行，望得成佛道。

不以是苦行，能得成佛道，

非道而行求，因緣自纏繞。

宿緣終不朽，亦不著虛空。

當護三因緣，莫犯身、口、意。

今我成佛道，得為三界將，

阿耨大泉中，自說先世緣。

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惡已盡、諸善普具，諸天人、神鬼、乾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甄陀羅、摩休勒、一切眾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學護身三、口四、意三，舍利弗！當學如是。」

佛說如來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

阿耨大龍王叉手白佛：「世尊！於我泉上，受我供養，說宿命因緣法，使我將來成佛時，莫有如此因緣；使我眾惡皆盡，作真淨如來。」

佛語阿耨大龍王：「汝欲得如是願者，當極護身、口、意，不令犯者，可得如上所願，眾惡消盡，作真淨如來。」

阿耨大龍王聞佛所說，踊躍歡喜。以天栴檀香散佛及五百羅漢上。

佛於是為諸天、龍、神，說安慰法：「何謂安慰法？行布施法、行持戒法、行生天道法、行斷欲法、行斷三惡道法、行無漏法、行清淨法。」

佛說如是已，與諸比丘，各離本花座。比丘圍遶佛，踊在虛空，高七多羅，以神足飛行，猶鳥翔雲，徐徐而還，在羅閱祇竹園精舍。

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

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蓋阿耨達龍王者(晉名無焚)，佛在世時受別菩薩也，有神猛之德，據于崑崙之墟。斯龍所居宮舘(ɡuǎn)寶殿，五河之源則典覽焉，有八味水池，華殖七色，服此水者即識宿命。於時龍王請佛世尊及五百上首弟子，進饍畢訖坐蓮華上，追講本起所造罪福，皆由纖微轉受報應，彌劫歷紀莫能自濟，僥值正覺乃得度世。各自撰歌而達頌曰：

## 大迦葉品第一**(十九偈)**

佛人中上為法御，斷除結獄遊舍衛，

諸根為寂德巍巍，如來自告其比丘。

有諸鬼神所娛樂，種種眾華無央數，

四瀆涌出向四方，彼諸流河歸江海。

私頭那提伯師子，人不能至神足到，

飛行疾矣乃越耳，疾共詣彼淵流池。

比丘曰善唯從命。大通安住上弟子，

聞尊教勅乘神足，譬如鴈王導眾鴈，

行詣進遊于江河，悅觀輩類相娛樂，

佛天中天亦如是，與弟子俱而飛騰。

佛至告諸弟子曰，寧識前世所更歷，

為我各說誰行步，而獲其福不可量。

彼迦葉仁佛弟子，譬如師子歷深山，

設有所歷無敢當，則說前世所作行。

採取于野燕麥耳，少所施與辟支佛，

解脫心樂無有漏，奉于空行意寂寞。

彼時心念有此願，尋即思惟於上法，

與如是人俱合會，於此終生欝單曰。

用彼因緣福所致，更歷千反欝單曰，

然後生于勝命天，於中最特無有雙。

吾用彼福所造德，亦復千反生忉利，

著種種華香寶瓔，身微妙好而自在。

既於天上壽終已，便復則生欝單曰，

用彼前世願所致，以作是福因緣故。

生于富家梵志種，財產眾業無央數，

在五樂中而不貪，其於是佛無等倫。

大哀所可講說法，諸力一心定眾根，

七覺之意八道行，以為獲致於此法。

便盡諸漏手執燈，與此眾等最後俱，

合會行正直離邪，佛者如來所說善。

奉禁戒人所志得，如其意念所欲求，

最後我身以具滿，為盡生死拔根株。

我皆絕除諸愛結，則為是佛法王子，

第一止足常思道，心空清淨無所著，

其志堅固無能轉，譬如大山不可動。

如是迦葉尊，在諸比丘僧，

阿耨達大池，自說本福緣。

## 舍利弗品第二**(十偈)**

吾為仙閑居，於彼見沙門，

辟支佛之尊，身著絳衣被。

覩之心歡喜，為之浣衣服，

復為縫袈裟，數數為作禮。

彼則愍念我，便飛虛空中，

上下出水火，須臾忽不見。

我即時叉手，自心作是願。

令我得如是，聰明大智慧。

莫令生豪家，亦勿生賤種，

常生于中家，志多作沙門。

用是功德故，吾以五百世，

常獲致人身，世世作沙門。

於是最後世，復還得人種，

以值見正覺，導師無有上。

則辦為沙門，於釋師子所，

成就阿羅漢，清涼而滅度。

今世尊目前，於比丘僧眾，

論我智慧上，轉于正法輪。

舍利弗智慧，於比丘眾前，

阿耨達大池，自說本宿行。

## 摩訶目揵連品第三**(十五偈)**

吾為仙閑居，處于林樹間，

於彼有人來，求我作沙門。

吾除其鬚髮，為浣其衣服，

縫之而染之，心中自歡喜。

彼退在一面，而結跏趺坐，

則得辟支佛，便飛于虛空。

我時即興願，令身得神足，

使吾得如是，大力大神足。

用是福德故，在在所生處，

天上及人中，照燿所造福。

於時最後世，以逮得人身，

如值見正覺，導師無有上。

以為作沙門，於釋師子所，

則成阿羅漢，清涼而滅度。

所作善甚少，得安隱無量，

我復作不善，今說且聽之。

東出羅閱祇，生為尊者子，

出舍外遊戲，人家求飲食。

即見其父母，二人共相娛，

見之即撾我，罵詈而逐我。

但以正命耳，其身不施行，

墮于黑繩獄，受苦不可計。

其彼餘殃故，於是最後世，

諸外異道學，撾碎身如葦。

吾當以是疾，壽終而滅度，

彼所作餘殃，爾乃滅盡耳。

是故當悅心，至孝事父母，

用歡悅心故，人得勝天上。

如是拘律尊，在于比丘眾，

阿耨達大池，自說本因緣。

## **輪提陀品第四**(淨除十七偈)

我昔往詣寺，見地不淨處，

即取其掃箒，便掃彼寺舍。

竟覩寺清淨，心中甚忻踊，

令我無垢塵，如此寺舍淨。

用是功德故，在在所生處，

面色和悅姝，端正難可比。

其餘之福祚，於是最後世，

父母則名吾，號曰為淨除。

我於親族中，生時亦清淨，

一切所愛敬，見者無厭極。

值得見正覺，導師而無上，

已成阿羅漢，清涼而滅度。

我之所志願，使吾無垢塵，

今無垢羅漢，無漏所作辦。

假令掃除是，普天下使淨，

不如為離欲，除掃所經行。

假掃除天下，道人經行處，

不如四方僧，掃除一步地。

設復掃除是，滿天下精舍，

不如於佛寺，掃除一步地。

我身所造福，以是知差特，

當掃除佛寺，其心懷欣踊。

以此曉知之，等覺道德高，

當供事佛寺，獲其祚甚大。

唯君吾識念，昔曾所作善，

以致彼果實，可意安隱樂。

是故為佛寺，好淨心供事，

唯仁此第一，福田無有上。

於是能供事，得安而無量，

皆為破壞除，一切婬怒癡。

不輕空心悅，得福薄少乎，

向如來正覺，及諸佛弟子。

如是輪提陀，在諸比丘前，

阿耨達大池，自說本所因。

## **須**蔓**品第五**(善念十四偈)

昔者出遊觀，時與親友俱，

頭上戴傅飾，耳著須蔓花。

惟衛神通佛，於彼立大寺，

遙見眾庶人，共住而奉事。

親友俱發家，各共齎好華，

悉以清淨心，供散彼佛寺。

我時見廣施，亦復初發意，

便取林中華，以用上佛寺。

所生不墮餘，昇天下為人，

因是德本故，所作善照見。

後值等正覺，無上之導師，

果證阿羅漢，清涼得滅度。

唯施一華耳，更得百千歲，

天上自娛樂，餘福得泥洹。

假令我素知，佛功德無量，

便即起塔寺，其福無有極，

未必心歡喜，其福猶為少。

如來等正覺，及諸佛弟子，

唯我憶念此，身所作功德，

今已得實報，可意快安隱。

緣是所作行，終始斷不生，

無漏無所著，清涼得滅度。

五道為已盡，不復更胞胎，

是為最後世，然則不復起。

解脫生死本，已度所有海，

今我以是緣，得號曰須蔓。

時長者須蔓，會在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輪論品第六**(明聽十一偈)

惟衛佛世時，槃頭摩國土，

本為四方僧，興立一房室。

加以床臥具，皆用持布施，

既與心歡喜，應時發是願。

我見等正覺，令得作沙門，

逮無上無為，清涼正滅度。

是因功德本，九十一劫安，

既得自然見，在天上世間。

其餘功德福，於今最後世，

生𠢕長者家，憍貴無兄弟。

生為父所敬，即聞垂言教，

吾以子施與，寶藏億種種。

足底生異毛，自然長四寸，

身體柔軟好，穩安得無害。

過去九十劫，其餘復如一，

我身不識念，舉足蹈地時。

於今最後世，已還得人身，

成就無所著，清涼為滅度。

佛普見說我，精進尊第一，

解脫盡無漏，已得不動句。

如是拘梨種，在眾僧中央，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功德。

## **凡耆品第七**(取善八偈)

我不了福德，本亦不識義，

見惟衛佛寺，供養而奉侍。

金寺紫磨色，幡繖以香華，

見供養塔寺，而得生善處。

常在天人間，所作得照見，

過九十一劫，未曾歸惡道。

作少功德已，獲安甚眾多，

已得無所著，滅度清且涼。

假使我本知，佛功德如是，

常當供塔寺，所得福踰此。

是故用知明，正覺德弘泰，

當供養塔寺，其福無終極。

佛普見說我，經樂為第一，

多聞若干種，辯才德至真。

時長者凡耆，曾在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賓頭盧品第八**(乞閉門十一偈)**

我本經父母，生為子中尊，

謹敬事其父，亦孝養於母。

二親及妹弟，奴客僮僕使，

吾為父母說，飲食以時節。

時起貪嫉意，不當食父母，

瞋恚謗於語，能得飯食財。

緣是所作罪，墮大山地獄，

燒炙黑繩中，更苦不可計。

從地獄中出，世世所生處，

常患大餓渴，勤苦而飢死。

於今最後世，已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已得作寂志，

成為無著道，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於是，神足能飛行，

還入坎窟中，爾乃得食耳。

是故當歡喜，供事於父母，

一心稽首禮，保祚無有量。

唯仁我識念，削所作惡行，

皆受所種實，罪福不可離。

賓頭盧閉門，時會在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貨竭品第九**(善來二十一偈)

曾為尊者子，在般頭摩國，

族姓多財寶，眷屬所圍繞。

周匝在王邊，快樂無有極，

端正見者喜，顏色難為比。

時我嚴駕出，諸眾導前後，

欲行遍遊觀，并從眾婇女。

於彼遊觀時，見相寂沙門，

奉行安定儀，身服赤絳衣。

時我見沙門，興發起惡意，

憎惡其形像，瞋恚不歡喜。

為何下鬚髮，顏姿黑醜陋，

癰疽疥身體，羸疲身意俱？

用是所造罪，口說惡語故，

於彼壽終後，便墮地獄中。

從獄得脫出，容色黑醜惡，

癰疽疥身體，羸疲身意俱。

捉瓦器乞匃，著棄死人衣，

衣弊服麤穢，所住無安處。

所欲往至詣，乞欲係餬口，

執杖見驅叱，為人所嫉辱。

如是五百世，在在所生處，

窮困常飢餒，勤苦而餓死。

時見等正覺，比丘僧圍繞，

與大眾會俱，講說甘露句。

適見大眾會，即疾奔走趣，

意欲於彼中，希望飲食具。

到見大眾會，皆坐欲聽法，

不獲副本願，未有餼施者。

時彼大慈哀，如來告之言

仁者善來此，便來坐此座。

我應時喜踊，則一心叉手，

稽首世尊足，却在一面坐。

於是尊大哀，瞿曇極慈悲，

次第分別說，為我講四諦。

能仁除鬚髮，因是見道跡，

佛令作寂志，於彼得神通。

用是故號字，名曰為茶竭，

緣此佛說我，正受為第一。

佛勇猛大尊，世雄為最勝，

神通無極哀，度脫我眾苦。

善來尊如是，在於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難陀品第十**(欣樂十二偈)

王舍國城東，曾為富尊者，

時世穀飢貴，有道士遊彼。

時我坐獨食，有好道士來，

壞破緣一覺，自在得無漏。

興起貪嫉意，其心志于惡，

今此比丘來，焉得同太歲。

於是念飲食，雜糅以馬通，

道人食之已，應時即命過。

我身壽終已，墮地獄甚久，

合會及叫喚，世世見脯煮。

從地獄得出，便還得人身，

身常多疾病，懊惱而命盡。

如是五百世，在在所生處，

抱病常窮厄，懊惱乃命過。

於是最後世，已得生人中，

還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出家為沙門，受釋師子法，

已得羅漢道，清涼取滅度。

吾於是仁者，神足無有漏，

身體多疾病，所在不安隱。

於是悉識念，我本所作行，

皆獲其果實，罪福不可離。

如是難陀尊，在比丘眾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夜耶品第十一**(名聞二十六偈)**

昔有一道人，入聚落乞匃，

見死亡女人，青膖甚臭惡。

結跏趺而坐，觀視無常變，

省察敗不淨，一志學定心。

便於彼坐上，有微細音響，

聞聲用恐怖，則從一心起。

見死腹潰壞，惡露而不淨，

眾孔自流出，臭處難可當。

腸胃五臟見，心肝皆散絕，

若干無數蟲，觀已還靜心。

察于外死身，內省自己軀，

彼爾我如是，計本皆虛無。

自從三昧起，修行不懈怠，

亦不出分衛，亦不思飲食。

設我入聚落，而行求飲食，

雖見端正色，當作惡露觀。

瞻彼諸形色，如死人無異，

察眾壞敗本，一切無所樂。

我思行如是，而得離愛欲，

奉遵四梵行，深惟不輕戲。

於彼壽終後，便得昇梵天，

於梵壽命盡，下生波羅奈。

為勢貴長者，生其家作子，

為眾所見敬，正受度無極。

晝日常修行，於夜不睡眠，

見女人眾多，等觀如腐積。

枕鼓臥眠者，執箜篌伎人，

伎樂器散地，夢想為䆿語。

於彼退思念，宿本功德行，

想識不淨處，前世所更歷。

適觀覩此已，志求無欲意，

我時逼迫是，仁者我捨去。

即從床上起，下殿避之逝，

諸天愍念我，其門自然開。

時出于國城，往詣流水側，

遙視見彼岸，見沙門寂根。

又見大寂志，舉聲而大叫，

告之我窮厄，神通我捨欲。

世尊深軟音，用我辛苦言。

童子來莫懼，於此無窮厄，

心捨眾苦惱，轉度於彼岸。

往詣大哀所，世尊無比人，

絕妙無等倫，譬如飢渴者，

倒解識其義，即解識其義。

於彼見道諦，從佛求捨家，

瞿曇大慈哀，聽我作沙門。

應時一夜中，天時將向曉，

一切諸漏盡，清涼得滅度。

是我前世時，所更作善行，

是我最後世，逮得甘露跡。

如是賢夜邪，尊者子神通，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尸利羅品第十二**(二十偈)**

昔波羅奈城，迦葉佛泥洹，

機惟王起塔，七寶造甚大。

爾時王所作，有最大太子，

我時為佛尊，第一建剎柱。

以是功德故，世世所生處，

在天上人間，其福自然見。

在在所生處，於國甚殷富，

財數不可計，常喜大布施。

我於五百世，惠施無所惜，

給贍眾庶人，寂志及梵志。

緣一覺之行，離愛欲無漏，

清淨歡喜心，供養五百眾。

由是功德故，在此最後世，

生勢貴釋種，應時口說言。

家中寧有寶，錢財及於物，

我當以施與，救足諸貧窮。

我與無厭憊，救濟眾下劣，

孚善見答報，豈能有所惠？

家中聞吾言，愁憂用惶懅，

馳散赴八方，乳母悉避去。

母以恩愛故，便即告我言。

為天人鬼神，何以言大疾？

我時即啟曰，我是人非鬼，

追識宿命施，好欲見惠人。

時母聞其言，踊躍無所畏，

然許勸助之，恣意所布施。

家中眷屬多，母勅供養我，

為眾所敬愛，見者莫不喜。

我爾時適生，其家即興熾，

緣是諸寂志，名我尸利羅。

於彼便布施，給足諸貧陋，

得值等正覺，便捨家為道。

初生家興熾，墮地能語言，

是故號尸利，其名自然流。

生家無所貪，亦不用恐懼，

緣信出家學，神通一切具。

為國主所欽，大臣眾人民，

多獲衣食供，床臥諸所安。

如是尸利羅，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薄拘盧品第十三**(賈姓十二偈)**

我昔曾賣藥，於槃曇摩國，

在惟衛佛世，敬諸比丘僧。

時有病瘦者，行藥療其疾，

供給諸根藥，以惠諸比丘。

一歲諸眾僧，令無所乏少，

時施諸沙門，與一呵梨勒。

於九十一劫，未曾歸惡道，

在天上人間，其福自然見。

所作德少耳，受福不可量，

施一呵梨勒，長久生善處。

其餘所有福，今還得人身，

值見平等覺，導師無有一。

未曾自識念，郡縣受施處，

唯仁我二夜，證通三達智。

常衣麤惡服，五納之震越，

棄家行學道，願樂在閑居。

其年百六十，於此無垢濁，

未曾有疾病，所生處常安。

佛普見說法，少欲無睡眠，

觀布施藥者，其福廣如是。

今我悉識念，本殖少功德，

悉獲其果實，可意而安隱。

時賢薄拘盧，在眾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摩呵䣯品第十四**(大長十二偈)**

昔作韋皮師，本生亦安隱，

時國大穀貴，柔皮以為韋。

時得好殷皮，煮熟令大美，

時有沙門來，乞匃欲求食。

見之即歡喜，則分用布施，

其寂志食已，尋飛在虛空。

見道人踊躍，應時叉手向，

恭敬普所在，所遊輒追隨。

欣喜廣大心，便自發願言。

令我逮如是，常與尊者俱。

如此道人法，所逮得法身，

令我身如是，疾成正願義。

所施無形色，其氣亦穢惡，

無香亦無味，我所施如是。

所作德少耳，獲福安無極，

在天上人間，其福自然見。

於是最後世，還得于人身，

值見等正覺，道師無有上。

我本所求願，見世尊上人，

於是悉如意，清涼得滅度。

於是悉識知，本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可意歡喜受。

如是彼大尊，名䣯羅大通，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優為迦葉品第十五**(八偈)**

導師有二人，同類悉兄弟，

見迦葉佛塔，搪揬崩壞落。

合集眾賈人，更補治起塔，

時兄弟二人，俱扶竪剎柱。

緣是功德本，生天上甚久，

來還生人間，在於勢族種。

未見等正覺，捨家學異道，

在泥蓮水邊，久習編髮志。

世尊無等倫，愍念哀我等，

在於恒水側，感動見變化。

我等見變化，從佛求下髮，

大尊念愍傷，聽我等出家。

供養佛塔寺，前稽首作禮，

用是眾庶等，清涼而滅度。

優為迦葉尊，及江河迦葉，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迦耶品第十六**(捉取十五偈)

昔為賣香者，既獲香賣之，

有一童女人，來到香肆上。

容貌端正好，見彼趣我所，

適捉與調戲，欲意察著之。

身亦不犯觸，亦不與合會，

唯但執其臂，為嬈他女人。

用是過惡故，壽終墮地獄，

來還得人身，右臂自然枯。

如是五百世，所生處皆然，

右臂常枯槁，苦痛甚不便。

仁者識念是，作罪薄少耳，

獲殃甚眾多，善惡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捨家為沙門，

已得阿羅漢，清涼入滅度。

仁者吾於是，有神足自在，

於今一右臂，不如左臂便。

假使有男子，喜犯他人者，

壽終墮地獄，苦痛甚酷毒。

不當外犯色，如捐棄盛火，

智者覺了人，已每知止足，

設見他婦女，當作不淨觀。

我更泥犁中，受苦不可計，

我犯是罪時，自謂不足言，

悉獲是果實，罪福不可離。

值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已得無所著，清涼得滅度。

是為最後生，逮得甘露句，

已解一切苦，清涼得滅度。

迦耶尊如是，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樹提衢品第十七**(三十偈)**

惟衛佛世尊，槃頭摩國城，

時有富長者，名阿能乾那。

時佛之眷屬，六十二百千，

請惟衛佛尊，及眾供三月。

我主槃頭摩，我供人中尊，

飯食日珍異，供養佛弟子。

飯食佛如是，在槃頭摩國，

彼時最後施，槃頭王欲興。

供養好飯食，衣被及床臥，

作微妙祠壇，是王之所起。

奉上諸所安，床座眾百千，

於一一比丘，惠施令可意。

彼國王最後，所供養如是，

奉事無極雄，神通尊導師。

我時見彼供，床臥諸所安，

衣被飲食施，床座悉具足。

時諸天中尊，帝釋來詣我，

彼天帝謂我，我當為汝伴。

即時化祠壇，可意嚴如天，

施設天上座，供以天飲食。

彼時佛世尊，惟衛無等人，

請供滿一月，尊人及弟子。

我以天飲食，供養於導師，

奉以天衣被，大人并弟子。

用是功德故，受恩不可量，

從九十一劫，未曾歸惡道。

所作福照見，天上及世間，

我奉侍大聖，惟衛無極尊。

於今最後世，生羅閱祇城，

蓱沙王之宮，富家無量寶。

為蓱沙國王，一切所愛敬，

眾人見供奉，諸臣及人民。

我在天伎樂，於是世自恣，

生世得人身，天伎樂自娛。

於是佛大智，導師無有上，

來詣羅閱祇，導師加愍傷。

我聞大智慧，佛詣王舍城，

心歡喜踊躍，往詣仁世尊。

遙見世光㷿，光明出普照，

即從車乘下，步行往詣佛。

欣然我前行，稽首最勝足，

禮如來畢竟，却在一面坐。

我久思正雄，今乃見大人，

導師人中明，降伏魔羅網。

世尊無有上，應時愍傷我，

解說四諦事，如應為講本。

彼曰無極哀，世尊說如是，

大通欲出家，願得受大戒。

即時大智慧，佛者無等倫，

說言比丘來，具足成沙門。

以是無放逸，堅精進定意，

遭遇甘露處，無為興無動。

逮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以成阿羅漢，清涼而滅度。

唯仁我追念，身本所作惡，

悉受是果實，可意樂安隱。

廣行有周旋，離生老病死，

脫於一切惱，愁憂及啼哭。

如是樹提尊，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賴吒惒羅品第十八**(二十六偈)**

有王修惟尼，其王有一子，

名賴吒拔檀，是王最小子。

迦葉佛吉祥，興起大塔寺，

欲護父王意，為作剎柱頭。

心歡喜踊躍，建立承露槃，

願我作沙門，等正覺共會。

用是功德故，世世所生處，

於天上人間，其德自然見。

是為最後生，在投樓吒國，

生於尊者家，獨有一女耳。

一切所愛敬，如是狗獵王，

是我親里家，國土亦如是。

端正甚姝好，顏貌如敷踰，

在人中娛樂，一切欲自恣。

可意敬世尊，來詣投樓吒，

我見心歡喜，便求作沙門。

本功德所致，化變難比倫，

慈哀愍傷我，口便發是言。

諸佛之正教，父母不樂者，

不得為沙門；族姓子自報。

即時還歸家，前白父母言。

父母願聽我，出家為沙門。

父母聞我言，愁憂不可勝，

子雖命時終，不欲相遠離。

我時不飲食，一心無所樂，

志於清白法，欲求為沙門。

我時不飲食，萎臥於空地，

假令不聽我，便當死於是。

六日不飲食，一心無所樂，

志於清白法，欲求為沙門。

時親厚知識，往謂父母言。

善哉聽之去，用死人身為？

假令能樂者，為沙門續在，

命存可數見，死者當奈何。

時父母知識，共出悲好音，

設使作沙門，來見我當聽。

時親厚知識，便往謂之言。

父母已聽汝，明者為沙門。

父母共結約，假使為沙門，

數來相見者，子聽汝出家。

彼聞善哉言，自養有勢力，

往詣世尊所，便前白佛言。

唯然已聽我。便受佛尊教。

世尊下我髮，令我作沙門。

施承露槃故，受安甚眾多，

於天上世間，功德自然見。

佛普見說我，樂閑居第一，

已得阿羅漢，清涼而滅度。

是故當歡喜，悅心向大哀，

當供養塔寺，得脫大恐懼。

賴吒惒大尊，閑居五納衣，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貨提品第十九**(二十七偈)**

曾在王舍城，為富大尊者，

有五百道士，住我家一年。

五百諸長者，一切皆往詣，

彼時諸道人，各就一家食。

譬如我等故，家中所炊食，

一一諸比丘，供養亦如是。

聽年長道士，彼分與長者，

無上尊道人，其心念如是。

飯食五百人，豆羹以灌上，

我所作供具，飼比丘如是。

如是連二日，布施彼比丘，

我時輒興意，貪嫉惡心意。

尚難飼我子，婦女及姊妹，

兄弟諸親屬，是飯食供養。

何況此比丘？當供養三月；

供養五百人，大減損我家。

我欲令比丘，作方便令死，

假使命過者，不損用我物。

心自念惡已，馬通糅飯中，

持用飯食之，謂殺無所苦。

噉此飯食已，得病甚困厄，

結刮其腸胃，傷絕於五臟。

樂法得道人，則為已命過，

諸天及鬼神，俱共發聲言。

是長者大惡，傷害殺道人，

緣一覺之尊，清涼無所漏。

我聞知所語，思念苦惱愁，

我等罪無量，坐害善道人。

親屬聞是言，悉共愁憂念，

皆會諸道人，對悔過自首。

歸命諸道人，悔過自首已，

請五百道人，供養以飯食。

重悔過自首，歸命眾道人，

供養飯食已，心自發願言。

令我與是等，諸尊者合會，

如是等得度，我心脫如是。

世世所生處，勿令在貧窮，

莫令我興起，貪嫉惡心意。

害辟支佛已，犯是惡罪殃，

於彼壽終已，墮太山地獄。

苦痛無數千，懊惱不可言，

來還得人身，短命速疾過。

所在得勢富，眾人所供養，

腸胃每燋爛，然後乃命過。

棄捐家居去，沙門無所慕，

精進修佛教，斷除一切欲。

假令我捨身，向般泥洹時，

諸腸胃五臟，各各崩壞爛。

我所作過惡，惡意害比丘，

所作餘罪殃，最後當畢了。

我身所起惡，及所行善行，

悉還受果實，善惡俱前獲。

舍衛城里生，茶提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禪承迦葉品第二十**(十一偈)**

有諸比丘僧，終竟于七歲，

時國穀米貴，飢餓大恐懼。

我分得一人，摩竭妙道人，

緣一覺之尊，清涼無有漏。

彼時我興發，起意之為惡，

我當持何用，施飼是比丘？

時停置飯食，令生蟲臭惡，

往觀諸作使，然後供養之。

以是所作罪，壽終墮地獄，

合會燒炙之，苦痛不可言。

從地獄得出，世世所生處，

作若干方便，求飯食難得。

是為最後世，來還生人間，

逮見等正覺，無上之導師。

以信故出家，除害諸漏盡，

已得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仁者吾於是，神足常自在，

求食設方便，若干不能得。

遠行避道路，疲勞不可言，

既乃得所僥，飯食諸供具。

承伽迦葉尊，大通名所作，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朱利般特品第二十一**(八偈)**

昔我先世時，曾為養猪者，

在於江水傍，繫𢴲眾猪口。

欲濟至江半，身獨由得渡，

猪不得喘息，中流皆溺死。

爾時我治生，亡遺無所依，

仙人來至彼，從頂有慈哀。

便勸教化我，剃除吾鬚髮，

解喻誨善律，行無相三昧。

於彼壽終後，便得生天上，

天壽復竟盡，即還為道人。

逮見等正覺，捨家為寂志，

所在意曚暝，受經尋輒忘。

我諷學一偈，三月乃諳知，

習讀誦四句，斷絕諸愛欲。

世尊時問之，朱利般特說，

從來善惡事，於阿耨達池。

## 醍醐施品第二十二**(二十七偈)**

迦葉佛滅度，我為後弟子，

博聞知三世，常祕惜經法。

不為比丘說，不肯示與人，

儻餘乞本知，便當與我等。

設有比丘來，至我所問事，

吾則欺詐之，不解意結恨。

眾道人恚還，憂恚罵詈言。

何嫉不說法？仁者豈為往？

臨欲壽終時，心即自悔責，

未曾講論法，是為大不善。

自知壽向盡，餘過有七日，

聚會眾僧類，應時為說法。

晝夜講諸要，蠲除貪嫉妬，

說法未竟畢，於彼便命過。

如我所分別，聞者極妙快，

受教思惟義，展轉相勸化。

所說法尠少，聚會人七日，

用是得生天，天伎以自娛。

天上壽終下，來還受人身，

在迦惟羅衛，生釋國王家。

端正見者敬，為眾所愛樂，

大財無極寶，普以度無極。

見諸族姓子，來者皆棄家，

我羨為寂志，捐家愛欲財。

世尊無等人，慈念愍哀我，

屢數率勵我，勸導令出家。

吾便敬遵佛，無上之喜教，

唯仁者我身，七年行布施。

於是惠與已，終竟于七歲，

然後作寂志，受勝智慧誨。

七年為長久，人命為甚短，

今日便布施，誰能保身命？

用尊是往故，即時作寂志，

唯仁我七日，出家除鬚髮。

信故為沙門，修行佛法身，

二十五歲中，寂定心如水。

於是弊惡道，起念著家事，

奉行捐損業，亦不用甘露。

於彼甚慚愧，發求無極利，

毀辱于親屬，悉當見仇憎。

作是為不可，亦不所僥恨，

已出志守寂，豈復返懷居？

興家種姓意，財利之所欲，

當能斷斯著，終不捨離戒。

寧令我身沒，其壽所憎惡，

我當捉大刀，安用此命為？

便執利刀劍，除割所因緣，

刈截垢濁已，然後心解脫。

一心便解度，稍數令人寂，

我於慈果實，速值法光明。

我壽向終時，講說尊妙法，

緣是所可行，定意度無極。

釋子大神足，弱根薩波達，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阿那律品第二十三**(無獵九偈)**

昔我曾不食，彼世時施與，

遭遇見沙門，大通和莅吒。

以故生釋種，號曰阿那律，

功德自娛樂，俳伎之所娛。

時見等正覺，即喜慕世尊，

覩之心踊躍，捨家為寂志。

宿世行精進，方便常堅彊，

已脫三達智，具足如佛教。

自識本宿命，造行所更歷，

於忉利天上，積七世在彼。

七返還人間，人間轉勢尊，

富貴君子家，金珠寶自然。

於是七彼七，生死凡十四，

本悉識知之，前世之所行。

如是所與果，曾無慳嫉意，

世世所生處，常求不生死。

時尊阿那律，處于眾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彌迦弗品第二十四**(鹿子十四偈)**

昔我逐勇狗，往詣藥肆上，

緣一覺之尊，身體得不豫。

給之以醫藥，贍養至七日，

尊人過七日，便飛昇虛空。

我時見告語，家之僕童客，

眾祐已來臻，如是出家學。

我聞僕所說，辟支佛飛行，

其志踊躍喜，一意叉手向。

緣是喜悅意，布施醫藥故，

在天上人間，功德自然見。

於今最後世，復還得人身，

值見等正覺，導師無有上。

於釋師子所，出家為寂志，

已得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於昔吾於是，得供甚眾多，

衣被及飲食，床臥所安具。

為其縫衣服，從施醫藥故，

四方給諸藥，所安無所乏。

天人往告語，蓱沙之國王，

卿當以醫藥，施與彌迦弗。

仁國當興利，眾藥大熾盛，

遣耆域醫王，擎藥與鹿子。

四面醫藥來，皆悉歸趣我，

彼時王蓱沙，施遣大神通。

於是來授我，具足柔軟堂，

悉遍比丘僧，千二百五十。

其鹿子比丘，六通大神足，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羅雲品第二十五**(十偈)**

我昔曾為王，典主摩竭國，

人民甚眾多，決事以義理。

爾時有仙人，飲他溝中水，

即來詣我所，前語我如是。

大王我為賊，乏飲不與水，

便當謫罰我，如拷盜竊者。

我時即報言，仙人持法藥，

我恣聽仁者，便去隨其欲。

大王我狐疑，咎結不得除，

便當謫罰我，今乃消殃罪。

即勅著後園，忘之至六日，

過六日已後，亦不得飲食。

坐是因緣故，未曾有惡意，

墮燒炙黑繩，更歷六萬歲。

畢是有餘殃，於今最後生，

處在母腹中，六年乃得生。

未曾起亂意，身口不犯罪，

乃值得果實，罪福不可離。

如是羅雲尊，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難提品第二十六**(十四偈)**

昔惟衛佛世，我施煖浴室，

一洗比丘僧，便自發願言。

令我與是等，尊眾共集會，

世世得清涼，離欲無垢塵。

端正常徐好，清淨若妙花。

於彼壽終後，便得生天上。

在天上人間，顏色好端正，

世世所生處，所住大勢尊。

於彼壽終後，來還生人間，

諸天及人民，見我無厭足。

見辟支佛塔，繕治泥整頓，

聖飾令鮮白，於上懸幡蓋。

我時自發願，欲求得相好，

金體紫磨色，端嚴無有比。

因是所作福，生波羅㮈國，

於脂惟尼生，作子無恚害。

見迦葉佛塔，其心為歡喜，

輒詣其寺中，竪立承露槃。

用是施塔故，及治聖飾塔，

興建剎柱槃，受福不可量。

從彼有餘福，於是最後世，

生釋氏王家，便為佛之弟。

我身自然有，大人之相好，

莊嚴成羅羼，平等布三十。

佛普見說我，端正最第一，

已除盡諸漏，逮得甘露句。

難提父母子，於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颰提品第二十七**(十九偈)**

昔世穀米貴，飢餓大恐懼，

比丘有五百，求食則施與。

一切諸長者，惠施眾道術，

分衛得飯食，便持來授我。

雖得粗細食，常分以與身，

亦不能知我，每隨用我語。

諸人民來趣，行求飯食具，

我爾時自力，從彼便出去。

是時各馳走，孚遠相求索，

盡力從後追，不能及逮我。

即渡於流河，便却坐一面，

周匝四向視，得靜無來人。

我今日獨食，柔軟美且香，

飽滿意盈足，終慕獲安隱。

於是有比丘，則緣覺世尊，

威神大巍巍，生死除無餘。

意慮常念言，窮賤甚苦劇，

本不修功德，是故令我貧。

即興清淨心，歡踊意念言，

當施與比丘，是本眾祐者。

時世尊便受，則於彼飯食，

用憐愍傷我，便飛在虛空。

我時即發願，莫復令我貧，

後生勢富家，端正如妙華。

與如是等尊，世世共會遇，

使我承此法，如仁者所得。

緣是所作德，受安長且久，

於天上人間，所作德自見。

亦得為國王，天人無數反，

未曾墮惡道，亦無有罪殃。

從彼有餘福，於是最後世，

來生勢富家，釋種大姓生。

爾時佛世尊，來詣所生地，

我即為寂志，并與親屬俱。

我本所立願，輒如意具足，

已得無所著，清涼且滅度。

捨勢為沙門，颰提受佛教，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羅槃颰提品第二十八**(十四偈)**

拘樓秦佛時，昔有起塔者，

我時在彼住，其寺甚高大。

興造此塔寺，我口呵譴之。

是塔甚太大，何日當成就？

可稍作功德，如是自立辦，

既不多勞煩，塔寺亦速訖。

用口說窶言，坐犯語罪報，

命盡壽終後，便墮地獄中。

從地獄得出，短小身玄醜，

世世所生處，為眾所輕邈。

迦葉佛世時，為烏鳥赤[口\*(隹/乃)]，

波羅㮈中道，翱翔叢樹間。

瞻見世光曜，比丘所圍繞，

即順佛為禮，口出悲音聲。

佛世尊所遊，波羅㮈國時，

每隨行出入，常繞向悲鳴。

緣是所作德，來還得人身，

逮見等正覺，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寂志，於釋師子所，

已為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羅漢得自在，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持法，正真有辯才。

一切眾聚會，聽聞我音聲，

諸天及人民，一切皆歡喜。

我作罪少耳，作福亦不多，

皆獲其果實，所為二罪福。

羅槃颰提尊，在於比丘僧，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摩頭惒律致品第二十九**(二十一偈)**

昔於惟耶離，身為大獼猴，

趣往取佛鉢，比丘見被呵。

得無壞佛鉢。世尊告比丘。

比丘勿得呵，是終不壞鉢。

我時取佛鉢，徐徐持上樹，

盛以滿鉢蜜，便則從樹下。

手擎滿鉢蜜，以奉上世尊，

蜜中有蟲穢，正覺不肯受。

佛見其鉢中，死蜂與蜜雜，

尋好擇出之，復擎重上佛。

時佛世光㷿，復更不聽受，

我以水淨洗，仍前稽首上。

以水灑其上，更盛異鉢中，

供養佛尊已，心踊躍歡喜。

世尊無等人，彼時度死蜂，

受此一鉢蜜，服食及弟子。

我時甚踊悅，叉手而向佛，

專住法王前，其心常精進。

在彼發願言，令我得人身，

來值世尊世，使得最上義。

緣是所作德，因用得人身，

逮得等正覺，無上之導師。

得出為沙門，給侍釋師子，

已為無所著，清涼而滅度。

得自在羅漢，六通大神足，

名曰為出蜜，諸比丘亦知。

知前所作福，於今得恭敬，

與數百比丘，共遊行周旋。

設在窮乏路，比丘僧飢渴，

心適自發願，我欲得蜜漿。

知我心所念，眾人即遠來，

齎持蜜美食，以用奉上我。

我尋便受之，自然極美多，

以施比丘僧，可意甚飽滿。

我應時生已，獼猴所作行，

度脫無徑路，便得甘露句。

如我本所願，輒得如其意，

供養佛世尊，所求則具足。

唯仁每悉念，我所作功德，

悉獲其果實，可意安隱吉。

如是出蜜尊，在比丘僧中，

於阿耨達池，自說本所作。

## 世尊品第三十**(五十偈)**

一切勝普明，一切世間最，

得除盡諸垢，降一切眾會。

諸通慧普見，大人一切暢，

度諸怨恐懼，法船濟彼岸。

曉了眾所化，欣然愍世間，

矜傷脫眾生，以義一切救。

除去一切人，悉解諸繫縛，

一切人中最，說法為眾眼。

大人無極慧，大雄極名聞，

大光無極法，以度於最法。

大力化無黠，開化大明慧，

歡勸大眾人，大醫多所兼。

世尊壞眾恐，無上除諸憂，

佛仁為度脫，大牢獄閉繫。

大龍大師子，無著大比丘，

大智慧世尊，救濟眾塵勞。

精進有大力，方便大堅彊，

降伏眾天民，大道寂靜安。

佛大天中天，一切諸鬼神，

悉禮智慧足，佛出哀世間。

恒在大生死，壞決羂羅網，

神通無極哀，度脫大牢獄。

大龍大天人，於眾會最先，

廣施無極施，已逮弘寂跡。

尊長士仙人，已度諸尊法，

成就大弟子，導師德極尊。

眾祐中最上，無上除愁憂，

諸所度脫勝，一切相好尊。

斷絕諸色欲，拔濟諸恩愛，

時遊在龍王，阿耨達大池。

一切所作辦，踊在虛空中，

弟子眾圍繞，寂然有五百。

愍傷有極哀，慈護一切人，

觀察比丘眾，便自說是言。

明聽我所語，前世之所造，

身始有所作，今所獲餘殃。

吾昔宿命時，作人名文羅，

誹謗無瑕穢，善妙辟支佛。

眾人大來會，縛束善妙士，

著杻械閉繫，須出如死囚。

吾時見沙門，得縛束苦惱，

其心發慈哀，身則為救解。

用是罪殃故，墮地獄甚久，

後來生人間，常為人所謗。

用是有餘殃，於此最後世，

須陀利異道，共議誣謗我。

曾為婆羅門，博聞持道術，

有五百學志，講術藂樹間。

時有大神力，五通比丘來，

我見道人至，誹謗揚其惡。

仙人深愛欲，自高處樹間，

諸摩納聞之，便共效我宣。

時一切學志，家家行乞匃，

大眾中誹謗，仙人有垢欲。

緣是所犯罪，須陀利女人，

佛五百弟子，悉共被誹謗。

佛為一切明，有虛妄之謗，

知世吒弟子，是為沙門耶？

犯是罪殃已，便墮惡道中，

生在太山獄，勤苦甚酷毒。

以此有餘殃，旃遮摩尼女，

在大眾會中，虛妄掩殺佛。

曾為三兄弟，而共諍錢財，

推撲墜深谷，石抬以殺之。

以是所犯罪，墮太山地獄，

燒炙在黑繩，毒痛甚酷苦。

以此有餘殃，調達石所抬，

於是石墮落，中傷佛足指。

乘船入江海，俱欲渡深水，

時共載船上，拔刀殺賈人。

用犯此罪故，身墮地獄中，

以是餘殃故，鐵刺見佛前。

曾在捕魚肆，生為漁者子，

有捕殺魚者，我爾時生心。

從是所犯罪，墮太山地獄，

燒炙在黑繩，勤苦甚毒痛。

隨樓勒國王，傷殺釋子時，

以是有餘殃，於今得頭痛。

惟衛世尊時，罵詈其弟子，

不應食粳米，當令噉生麥。

用是所犯罪，坐口出惡言，

墮於黑繩獄，受苦不可計。

以此有餘殃，怨結婆羅門，

請我終一時，三月中噉麥。

曾為治病醫，時療尊者子，

合藥分倒錯，令疾轉增劇。

用犯此罪故，墮地獄甚苦，

以此有餘殃，是故得下利。

吾昔前世時，曾為手搏師，

與力士相撲，害殺有佛子。

用犯此罪故，受苦難訾量，

以此餘殃故，脅肋為之痛。

謂難提和羅，輕毀迦葉佛，

用見此沙門，言不得佛道。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

#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大菩薩眾五百人俱，各從佛剎而來集會，得無所有無作行神通，得幻生神通，得清淨離塵信心成就，得無障礙聞生，得深入一切相如幻，得如影身遍現一切佛剎，得如響聲能持法輪，得如夢智隨順見一切世界，得能隨順阿僧祇如來行處，得無障無礙大智境界。

其名曰：清淨辯才菩薩、放光焰菩薩、端嚴藏菩薩、無量光菩薩、雜藏菩薩、不定住佛剎菩薩、說佛法丈夫月菩薩、陀羅尼善根成住菩薩、毘盧遮那差別藏菩薩，如是等五百大菩薩俱；一一菩薩，各有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

爾時，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沙門、婆羅門、剎利、長者、居士及諸小王、種種外道，信心清淨，尊重恭敬讚嘆如來，多以上妙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種種供養，供養如來。

佛以慈心為欲利益諸眾生故，受彼供養非為貪故。何以故？一切福田中，佛田最勝。如來具足無量定、無量慧、無量解脫、無量解脫知見，如虛空無邊、法界無邊，五分法身亦復無邊；能捨施者增大功德，成就不可思議果報。又是一切世間導師，善能教導一切眾生令不捨佛法；樂福德者為作無盡福田，於一切眾生行平等慈，於一切智得解脫自在。

時，諸外道遮羅迦、波利婆闍迦等一切外道，遠離信心但生貪欲，又以不得恭敬、供養、尊重、讚嘆、衣服、飲食、臥具、湯藥而生嫉妬。見佛相好端嚴，多有徒眾眷屬，諸外道等無如是事，而生嫉妬。見佛具四辯才，能說諸法，自無辯才而生嫉妬。見佛大得利養，自不得故，誹謗於佛作大惡名。見佛威德尊重，見者悚懼如大國王，自無威德故生誹謗。見佛具足內外功德，三十二相一切種智，眾生愛樂，自無此事而生誹謗。見佛具足神通智慧，隱顯自在變現無礙，一身為多、多身為一，身力自在乃至梵世。善知過去、未來一切業報差別之相，善知現在眾生心行如應說法，貪欲多者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觀法，愚癡多者為說因緣觀法，眾生信受遠離貪欲瞋恚愚癡，諸外道等無如是事，而生嫉妬為作惡名。見佛具足四無所畏，大師子吼決定能說，若如是者得沙門果，不如是者無沙門果，諸外道等無實知見，顛倒謬說故生誹謗。見佛具足大慈大悲憐愍一切，於諸眾生而得自在，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自無此事而生誹謗。見佛多得供養尊重讚嘆天人欽仰，不得如是具足供養，心生嫉妬為作惡名。見佛如是種種功德具不可壞，自不具故而生嫉妬誹謗如來。

彼諸外道，過去福盡新福不生，入於惡見曠野稠林。譬如有人入大曠野，迷失正道不能得出。彼諸外道亦復如是，離於智慧，於諸惡見不能得出，不信正法，不供養僧，失於善根，生種種惡見，有所言說悉皆顛倒，不信業報，不知十二因緣等法，行惡見稠林非真實道，於諸法中如生盲人。

時諸外道六師眷屬，及裸形外道等悉皆聚集，詣論議堂而共議言：「瞿曇沙門昔未出時，未見大沙門時，此閻浮提一切人民悉歸屬我，信伏我法，隨我所欲。瞿曇出世，一切人民捨我等法，不復供給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亦不恭敬、尊重、讚嘆，不受我語。我等今者當設何計？」

復更議言：「瞿曇沙門，雖復具足福德智慧，能化央伽摩陀羅國，一切人民悉令歸化，而不能化彼之德護長者一人。此王舍城，惟彼長者不信瞿曇，獨受我法，供養、恭敬、尊重、讚嘆，布施我等衣服飲食，惟屬我等尼揵陀若提子、末伽利拘舍梨子、般浮多迦旃延、刪闍耶毘羅坻子、阿支羅翅舍甘婆羅、富蘭那迦葉等大眾之師，諸餘沙門及婆羅門，初亦未曾得至彼門。我等徒眾若至其家，彼人能以誠心種種供養，彼人今日信根成就，於我等所生勝信心深徹骨髓。王舍城中國王大臣，剎利、婆羅門及諸餘人，無有如是堅固信心。沙門瞿曇及一切婆羅門諸餘外道等，亦無能壞彼人信心，我等於彼而得自在，聞有所說必定信受，今者宜應往至其家，具以上事向其人說。復當教彼於七重門下各作火坑，其一一坑深沒七人，滿中安置佉他羅炭無煙之火，以銅為梁草土覆上。瞿曇將至，當以水灑并散諸華，瞿曇若踏必當陷死。若不死者，復以毒藥置飲食中與之令食。作是事已，遣請瞿曇就家飯食。瞿曇若是一切智者，必不受請，不為火毒之所燒害；若其非者，受請無疑。」

時諸外道作是計已，即共發往至王舍城，到於德護大長者家，至其家已，便一向立。是時，長者見諸外道，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就彼作禮。既頂禮已，廣為處處，安置床鋪，勸令就坐。既就坐已，合掌曲躬，作如是言：「我常思念，今忽逢遇，善哉！善哉！天念我故，令諸導師、諸大德等悉來集會，為作福田。」爾時，長者見諸外道悉皆坐已，次第行水安置器皿，設種種食，食已洗竟。是時，長者於大外道床前，別安小座而坐。時諸外道盧竭多蜜多尼延咃等一切外道，既見長者安坐已定，作如是言：「大長者！我等本於大議論堂聚集之時，先有如是籌量：『瞿曇沙門未出之時，未見大沙門時，一切閻浮提十六大國央伽摩陀羅等悉皆屬我，隨意自在信受我語，恭敬供養尊重讚嘆，供給衣食臥具湯藥。自彼出來惟信彼法，棄捨我等不復尊重恭敬供養，亦不供給衣食臥具湯藥，十六大國央伽摩陀羅等，悉為瞿曇之所統領。惟汝一人是我檀越信受我語，瞿曇沙門種種方便，不能破壞令汝信受。央伽摩陀羅等十六大國，無有及汝信我語者，一切國人及大王等亦信汝語。』是故我等，生如是計共汝評章，汝今信我我亦信汝，所有言論義無有二，莫令漏泄使外人知。

「大長者！汝今決定大須信用我等計挍，可於汝家七重門下，一一門內作大火坑各沒七人，著佉陀羅炭無煙之火，以銅為梁遍敷𥱿篨薄以土覆。瞿曇將至，以水灑上復散好華，瞿曇若過必當陷死。若燒不死，復以毒藥安著食中，作是事已，遣請瞿曇。彼若定是一切智者必不受請，非一切智受請無疑。」

爾時長者聞六師教，心大歡喜，嘆言：「善哉！此計甚善，快適我願，我今堪能種種備辦，惟願大師莫為憂慮。」

六師答言：「若如是者，今可速辦。」

長者答言：「善哉！如教事事順從，便當造作火坑、毒食，躬請瞿曇，我若不殺，亦更無有能殺之者。此計甚要，必果所願。」說此語已，歡喜踊躍，覆自思惟：「我師所說，甚善！甚善！」

時諸外道教長者已各自慶幸，昔來所說今悉不違，作是讚言：「我今教其捨離善事造作惡業，捨離無貪無瞋無癡，安置不忍貪瞋癡道，非理之教尚能隨順。善哉！長者大信我語。」發大喜聲或歌或嘯，各各辭退還其本處。

爾時，德護長者子名曰月光，年至十六，形貌端正人相第一，身有二十八種大丈夫相，眾生見者觀無厭足，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殖諸德本，於多佛所聽受正法，於八億佛所淨修梵行，聰慧利根勇猛堅固，具足辯才質直無偽，心口相應得念佛三昧，於諸佛所常得喜心，於正法中常得歡喜悅樂之心。心無怯弱得四辯才得不壞信，於諸法中心無疑網，能以上妙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供養眾僧，善能說法得陀羅尼，得不退轉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菩提中得不可思議身心。於一切眾生中得大慈不壞心，常勤教化一切眾生，不退一切智願，能壞一切魔怨摧伏一切外道。得智慧方便，得深智慧，能捨如雲，持戒清淨，忍辱如地，精進堅固。於一切法中心不動亂，能行智慧如實而見一切諸法，一切法中得法津澤，以最勝信心供養諸佛，於佛種種功德悉生信樂悲心清淨。於一切眾生生憐愍心，信念堅固如金剛山不可傾動，得不忘念差別智慧，能受一切法徹到彼岸。智慧了知一切佛法方便之行，福德善力不可沮壞，住四辯才心無怯弱，於父母所知恩報恩。於一切佛法得最勝心，常為眾生說佛功德，若見若聞諸佛神通心無厭足，善能攝取諸智慧者，能說一切諸佛境界，一切佛法悉能講說。是長者子成就如是等功德，如是等無量法器，廣說無量嘆不可盡。

是月光童子，知父長者信受外道欲害如來，即至母所，白其母言：「母今知不？父心顛倒，受外道教失於本心，於外道所得歡喜心深生敬信，是諸外道自造三惡道業，亦令父作三惡道業。母今莫受父邪見語誹謗於佛。何以故？佛出世難久遠劫來不可值遇，或一劫、十劫、千劫、萬劫，乃至不可說劫。諸佛名字尚不可聞，何況得見！佛能清淨諸眾生心，具足神通智慧，了達無有障礙，善能教化一切眾生，所行無礙，於三解脫佛最第一。於一念頃知一切法，如來善住一切法中，如來能知一切眾生所生之處，佛真實語為諸眾生而作證明，能除眾生身心苦惱種種怨敵，於諸境界無所取著。母當信佛，莫信六師虛誑之語。我敬母故，為報母恩奉上此語。何以故？母懷我身滿足十月受大苦惱，生我身時，半死半生絕而復蘇。我念此恩未曾遺忘，設於無量百千萬劫亦不可報。我心常願共母往見百萬億那由他佛，常願共母聽諸佛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菩薩行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菩薩淨佛法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不壞清淨信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作佛事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香華、衣服、臥具、湯藥供養佛法僧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聖人行法之處、常願共母往見一切信根成就、無有顛倒至涅槃處。」

爾時，其母月雲告月光言：「善哉！善哉！得聞汝說。汝實大悲，於父母所深生憐愍，開導善事如大導師。汝亦如是，所說法者今悉信受，我今為自清淨心故，亦願安隱諸眾生故，發菩提心、廣心、上心、無量心、歡喜心、生清淨心，於諸法中得無疑心、不顛倒心、具足信心。眾僧之中具有解脫解脫知見，能破一切煩惱諸結，應當於彼生清淨信供養恭敬。佛德無量、佛行無量、佛境界無量，所說妙法亦復無量，利益眾生亦復無量。如汝所說佛德無邊，我今無智說佛功德。月光！我常信佛不生惡心，汝不能具盡真是我大善知識，能為我說佛無量德，於無量千萬阿僧祇劫，說佛功德無有厭足不得邊際。」

爾時，月雲為子說偈：

無量百千萬億劫，佛名難聞況得見，

汝能於佛生勝信，如是信心實難得。

我今信佛無量德，不可得聞況眼見，

汝今來生在我家，我今見汝如導師。

能使我心清淨信，不可思議諸佛法，

汝今猶如我父母，亦如諸佛生我家。

譬如父母將子去，得至諸佛無漏處，

我等無量千萬劫，不能報汝今日恩。

汝真是我善知識，世世常為清淨導，

令我安住最勝念，決定信佛無有疑。

永得出於三惡趣，常得安住人天道，

非惟是我善知識，亦是眾生善知識。

尚欲度脫他眾生，況復眷屬親父母，

能令合家諸眷屬，破壞一切諸怨結，

亦復遠離三惡趣，超出住於天人道。

佛出世間甚為難，經於無量百千劫，

汝今能來生我家，希有難值亦如是，

汝今真是大丈夫，善能巧說微妙法，

汝今真是諸佛子，於佛常生歡喜信。

誰今與我難得兒，今乃來生在我家，

我子月光甚希有，常能讚嘆一切佛。

爾時，德護長者家內眷屬一千婇女，聞月雲夫人及月光童子說是偈已，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同聲讚言：「善哉！善哉！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月光福伽羅數生我家，此丈夫者尚難得聞，何況得見？是人隨所生處，或閻浮提城邑聚落。若有見聞親近供養，共坐共語永離惡道，何況生在家中而不利益？父母親屬令離惡道。」

爾時，德護長者送外道已，便出王舍城詣耆闍崛山，躬往請佛。遙見世尊相好莊嚴不可思議六根寂靜，得最勝陀摩他奢摩他，得最勝第一陀摩他奢摩他，守護諸根如調大龍，如大池水清淨不濁，放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光焰，威德嚴儀,難可覩覲,見者歡喜。

德護長者既至佛所，種種軟語共相勞問，白佛言：「願佛及僧憐愍，受我明日供養。」佛知長者受化時至，默然受請。

長者知已，心生歡喜，稽首辭退下耆闍崛山，入王舍城至六師家。到已，作如是言：「沙門瞿曇及諸徒眾已受我請，以是得知非一切智。」諸外道等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倍增踊躍，慶賴無量喜滿身心，語長者言：「今可還家，速辦所設火坑毒食，如上所說令遂所志。」

爾時長者即便還家，勅語家人營辦斯事。時子月光，見父興心造作惡事，心生憂悴而諫父言：「此事不吉，莫於佛所起不善業。何以故？諸佛難壞故，一切天、人、龍及鬼神，若於如來起惡逆者無能破壞，一切刀劍不能傷毀，一切猛火不能燒害，設地獄火燒之不暖，況人火耶？如劫盡時七日並現，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盛火，燒至梵天及鐵圍山，尚不能燒佛之一衣，況欲以此微小火坑燒害如來，無有是處。設霹靂火如須彌山，尚不能至如來行跡四威儀處，況此火坑而能燒害？一切世間所有大毒，如大海水佛能消滅，況以小毒雜置食中而能害佛？設使毒藥高如雪山，佛眼視之自然消滅，況此毒食能有所害？

「願父莫如小人造諸惡業，作遠佛因緣，一切有福德者方得親近。願父莫於佛所而生惡逆瞋害之心，一切眾生心性清淨；莫起煩惱染濁污心；莫與外道共為一手，勿以小芥比須彌山，牛跡之水同於大海；莫以蜘蛛小網欲遍虛空；莫以一塵之力欲動須彌；莫以斫迦羅山內一毛孔；莫以一沙欲令充滿三千世界。何以故？佛智無量無障礙故，出過一切世間礙法故，佛具十力餘力不能壞故，如來那羅延力，一切眾生作惡不能加害故。

「如來堅固不可沮壞，如來常住住真實際，如來無取一切法中離於取著，如來於三世中無所依止，如來寂滅無有處所，如來最寂離諸惱熱，如來寂滅於一切眾得最第一，如來無比過諸譬喻，如來三業隨智慧行，如來清淨離塵法行，如來勇健破壞一切諸魔外道，如來辯才具無盡力，如來善調能令未調得調伏故；如來善寂能令未寂得寂滅故；如來智水能灑眾生諸煩惱故；能令多煩惱者無煩惱故。

「如來於一切眾生中尊，得一切智冠故；如來大雲能雨一切，法雨不可盡故；如來能滿足一切眾生心行故；如來得不誑智，能知眾生心行，如應說法故；如來能開一切眾生過去善根行故；如來能滅一切眾生煩惱流故；見如來者觀無厭足故。

「佛於一切菩薩中無等等故；如來能盡一切煩惱故；如來能斷一切煩惱瀑河故；如來於一切眾生大悲滿足能覆護故，眾生見者皆得安隱不空故；如來善逝猶師子王，於諸世間無所畏故；如來於一切世間最上，三世眾生不能染故；一切世間勢力自在不能壞故；如來上上窮盡一切法界法故；如來寂滅離戲論故；如來一切知一切見，能知過去未來現在法故。未得菩提，先已預知成菩提時，王舍城中有大長者名為德護，以濁惡心欲作火坑毒食殺害如來，亦知因此惡心因緣，能得最上清淨勝信、捨離濁心。如來於作惡作善眾生，皆能教化，令作無上菩提因緣。

「願父放捨一切惡念毒害罪心。何以故？譬如有人供養大地，復有一人燒斫大地，於此二人等與利益無所分別。佛亦如是，於供養者、於打罵者，以本願故皆悉為作得道因緣。是故如來，為一切眾生種善根本，於一切福田最上第一，若有供養佛者，於三界中必定能出，佛是一切眾生大善知識。

「父今於佛生惡心者，為失自身、為燒自身，趣向地獄受諸苦惱。然如來身不可毀壞，一切外道及諸眾生亦不能壞。何以故？如來已離三毒猛火，於無明中已得解脫，得三世智能知眾生過去現在，離一切罪得一切福，成就一切諸善根本。是故父應深生信樂，莫於如來起怨家想，莫受外道愚癡所說遠離於佛，莫於佛所生惡逆心，莫生怨心，莫於如來善知識所生惡害心，墮落三塗後當悔恨。」

爾時德護長者告月光言：「若如汝所說佛有無量功德，是一切智知他心者，我以惡心作火坑毒食，何故不知而受我請？」

爾時，月光白其父言：「佛實一切知、實一切見，悉見悉知父所有惡心，亦知因此惡心而得調伏。佛智慧最大智慧自在覺知具足，為欲除滅父惡心故，今受父請非為食故。父當念佛大莊嚴，念佛大神通，佛大慈悲為欲令父惡心濁心得解脫故而來至此；欲令惡攀緣者作善根故；為欲令身作解脫故；得調伏故；欲令闇心作明心故；欲令黑心作白心故；欲令濁心作淨心故；以父信受外道惡濁令大清淨故；一切三界苦聚欲除去故。父若不信佛具種種大神變者，明當自知。」

爾時德護長者過此夜已，至明清旦遣使迎佛，告言：「汝如我語，白大沙門：『供具已辦，當知是時。』」

爾時使人出王舍城詣耆闍崛山，到佛所已，白佛言：「世尊！德護長者供食已辦，願佛知時。」

爾時，佛告諸比丘：「著衣持鉢，往於德護大長者家受彼請食。」

時諸比丘白佛言：「唯然，受教。」便各還房，著衣持鉢，至如來所各一面立。

爾時如來如大師子王奮迅，從其四牙，一一牙放百千億種種色光，一一齒亦復如是；兩手、兩臂、兩肩及頂肉髻，各放百千億種種色光；眉間白毫復放百千萬那由他種種色光；舉身亦放無量百千萬那由他種種色光；於胸德字復放無量千萬那由他種種色光；從其臍輪復放光明名破一切闇，百千萬那由他種種光明而為眷屬。復以神力出無量光，其光遍照東方盡一切佛剎，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盡一切佛剎，光明遍照亦復如是。

爾時，東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國，有世界名閻浮幢光，彼土有佛名曰仁自在王多他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須彌光，與阿僧祇眷屬圍遶，復有一萬菩薩同號須彌光，皆共發引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大寶雲，雨種種寶，到耆闍崛山，至於佛所，頭面禮佛，為見佛故，為恭敬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憐愍王舍城中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佛國名火味，佛號善住寶幢王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彼佛剎中有菩薩名普德光焰王，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德光焰王，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眷屬恭敬圍遶，皆共發引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放無量阿僧祇光明充滿世界，為見佛故，為恭敬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憐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西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佛世界名一切莊嚴，佛號一切普光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今現在說法。彼佛剎中有菩薩名普焰雲王，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焰雲王，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雜寶華雲，雨雜寶華，出過一切天人供養，為見佛故，為恭敬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憐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尸利崛多者，隋言德護)。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上

#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爾時，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佛國土名曰炎光，佛號德藏峯奮迅王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現在說法。彼佛世界有菩薩名盧舍那放大光明，復有一萬菩薩，同號盧舍那放大光明，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放諸沈水清淨香炎，其香普熏各過十方諸佛世界、十阿僧祇倍遍滿世界，出過一切天人莊嚴，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德護，梵云尸利崛多)。

爾時，東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佛世界名一切寶莊嚴，佛號法自在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離障礙神通，復有一萬菩薩同號離障礙，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以十千萬劫清淨善根，所成就聲，讚嘆一切諸佛，興大法雲雨眾法雨至於佛所，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東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國土，有世界名普莊嚴，彼剎有佛，號離障礙光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普光清淨月，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光清淨月，一一菩薩各與百千萬菩薩以為眷屬，前後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放雜寶光明莊嚴色，以金寶鈴網彌覆充滿一切虛空，其聲微妙如百佛聲，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西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國土，有世界名金網覆，彼世界有佛，號勝行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軟聲自在，復有一萬菩薩同號軟聲自在，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往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寶傘蓋雲，充滿虛空，一一菩薩各將傘蓋，一一寶蓋以真珠為垂露，清淨分明如佛光明，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西北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世界名曰普入，佛號無礙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無量音樂聲，復有一萬菩薩同號無量音樂聲，與無量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一一菩薩，於一一毛孔出阿僧祇音樂之聲，歌頌一切佛法，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下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佛世界名寶蓮華善住，佛號一切眾生世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有菩薩名普雲德，復有一萬菩薩同號普雲德，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寶蓮華雲，雨種種無邊色華，莊嚴阿僧祇佛剎，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爾時，上方過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佛剎，有佛世界名雜華幢，彼佛號曰雜寶奮迅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彼有菩薩名見者不空，復有一萬菩薩皆同一號，一一菩薩各與阿僧祇菩薩以為眷屬，恭敬圍遶向娑婆世界，所經諸國興栴檀味香雲，雨雜味香，充滿阿僧祇佛剎，為見佛故，為供養故，為見月光童子故，為愍德護長者故，來至佛所。

如是一切方及非方無量勝身菩薩，各從國土佛剎中來，現大威德光明色像而來集會。從耆闍崛山上至有頂，及三千大千世界悉皆照曜，是諸菩薩莊嚴成就菩薩行，清淨光明照曜心無所住。於不可思議阿僧祇佛剎，能過於諸佛所淨修梵行，增長願智方便智，不可思議三昧常不退轉，若有見聞此諸菩薩及親近者皆悉不空。

爾時，世尊見十方諸大菩薩與阿僧祇菩薩眷屬各從佛剎來集此已，即解加趺坐，為欲往到德護大長者家故。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十八相動：動遍動等遍動，踊遍踊等遍踊，吼遍吼等遍吼，覺遍覺等遍覺，震遍震等遍震，起遍起等遍起。是時，有阿僧祇蓮華，從地踊出，阿僧祇香，阿僧祇光，阿僧祇炎，阿僧祇寶華鬘，阿僧祇摩尼雜寶華莖，阿僧祇摩尼雜寶華臺，阿僧祇毘盧遮那藏，阿僧祇德色不可盡。

爾時世尊蹋寶華上整理衣服，以神通力化作百千萬億蓮華葉，從地踊出種種雜色，青琉璃德藏為莖，甘露味寶為鬚，正摩尼藏寶為華臺，龍堅栴檀那香光出百千炎。如是蓮華次第行列，從耆闍崛山至於德護大長者家，寶華遍覆悉皆充滿。復以神力，一切身分普放光明，遍照東方一切佛剎；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切佛剎，光明照曜亦復如是。此王舍城一切宮殿、一切屋舍城壁內外街陌垣牆，乃至床下悉皆照曜，一切人民所未曾見。

爾時如來與大菩薩眾、大阿羅漢等，前後圍遶恭敬侍立，遍滿虛空蹋寶蓮華，從耆闍崛山下入王舍城，至德護大長者家。當佛下時，阿耨達多龍王與無量種色龍子其數五百，及無量百千龍王，放無量香雲雨無量香雨，侍從如來。

爾時，四天大王侍引世尊，復雨無量寶雲雨灑散道間，於路兩邊皆作七寶欄楯，種種莊嚴悉皆充滿，如是等一切天王、一切龍王、一切夜叉王、一切揵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摩睺羅伽王、緊那羅王、梵天、大梵天、不壞梵天，無量千萬那由他眷屬，恭敬圍遶歌頌讚嘆、實讚嘆、最實讚嘆、不顛倒讚嘆、無二讚嘆、勝讚嘆、最勝讚嘆、歡喜讚嘆、如佛法讚嘆，作如是等讚嘆遍滿虛空。復以如是等恭敬供養，勝供養，最勝供養，阿僧祇供養，出阿僧祇供養。飛騰虛空隨侍如來，入王舍城，至長者門。四大天王、阿修羅王、夜叉王等，亦從王舍大城步路立侍，至尸利崛多大長者門。

爾時月光童子見佛光明及大神通，乃至大地十八相動，生大歡喜心意怡悅，諸根快樂遍身滿足，生歡喜已登七重樓上，合十指掌而向父所，即說偈言：

佛捨加趺坐，引發欲來時，

無畏如師子，今來已至此。

此來那羅延，難壞兩足尊，

破魔及眷屬，起彼菩提樹。

此來如金剛，一切不能壞，

而能壞一切，邪見諸外道。

譬如大力士，能壞諸怨敵，

貢高諸煩惱，慈悲能散滅。

此來難破壞，摧彼自超勝，

智慧大導師，能救濟一切。

此來不可殺，諸火所不燒，

如來已離死，眾毒不能害。

此來大丈夫，能教大導師，

三界最勝身，一切無能及。

圓肩聰叡者，及慈悲聖眾，

一切眾生類，最勝無能及。

眾色相具足，八十種莊嚴，

身光悉照曜，調伏淨無漏，

此乘虛空來，離罪無取著，

不住雜覺觀，常住真實道。

此從無盡來，能廣說諸法，

不思議法輪，種種差別知。

此來一切智，能覺一切法，

十力大悲等，安住四辯才。

此來見不空，能與眾安隱，

無量億萬劫，難聞況得見。

此來調伏龍，丈夫人師子，

愍眾不思議，行成無量劫。

此來自在者，眾生無能遮，

大慈悲導師，能滿求者願。

此來善知識，住法界最勝，

無邊如虛空，一念覺諸法。

此來離二者，到諸法彼岸，

於無相地中，最上勝覺來。

此來能淨施，財及法二種，

宿世捨身命，憐愍眾生故。

此來導師者，與一切安隱，

無量劫修行，為求菩提故。

平等大智心，法中常勝修，

怨親等無二，心淨無分別。

如師子奮迅，神力度眾生，

於諸無量剎，光明悉遍照，

積劫常讚嘆，如來之功德，

一毛不可盡，何況一切身。

爾時，月光童子妹月上，形容端正，聞月光童子說偈讚佛身心歡喜，又見如來光明晃曜，大神通力大地震動心歡喜故，合十指掌向其父前，復說偈言：

如兄月光讚，如來諸功德，

一切世間無，願父當信受。

莫信外道語，心常懷瞋妬，

於十力生惡，惡覺失善心。

不知佛法故，聞說不信受，

為惡失善道，對佛不能說。

受彼邪見言，當墮諸惡道，

嫉妬癡濁故，則失於善心。

惡見三毒緣，如是貪增長，

顛倒癡心故，遠離諸佛法。

無量千萬劫，難得聞佛名，

父應於佛所，深生清淨信。

若能稱佛名，此人尚難見，

何況見佛身，是故父應信。

如所說導師，現無量神通，

放無量光炎，此人今已來。

如上之所說，那由他剎動，

無量諸佛子，愍眾故來此。

彼彼十方來，難壞如師子，

諸天人龍等，歡喜雨眾花。

爾時，長者女德生見地大動及大神通大光明炎雜色分明，見已歡喜踊躍無量，以其衣裓(ɡé)盛滿雜華，疾至父所合十指掌，以大信心大歡喜心，向父說偈：

父今信外道，此心最大惡，

墮在邪惡中，常不信佛法。

推人入惡趣，遮閉人善道，

此常不調伏，失佛功德利。

佛如優曇花，設行百千劫，

常難得聞名，何況能得見。

父今信外道，起二心請佛，

今已得聞見，不應起惡念，

亦莫生濁心，及以殺害想，

常生清淨信，於佛生歡喜。

佛神力難思，普覆十方界，

佛子月形面，龍神夜叉等，

一切咸恭敬，信心禮敬佛，

以曼陀羅華，散佛及大眾。

佛弟子心喜，邪眾心迷濁，

佛日照外道，如日蔽螢光，

此勝願大人，禮拜難見佛，

見無量眷屬，圍遶釋迦尊。

勝智清淨智，外道不能壞，

蓋雲栴檀雲，種種雜莊嚴。

爾時月光弟智堅童子，已曾過去供養諸佛種諸善根，於諸佛所淨修梵行。時彼童子，夢中見佛大神通力，從耆闍崛山下欲入王舍城，大地震動即便覺寤，著衣整服疾至門下，生大歡喜還詣父所，而說偈言：

我夢中見佛，於此一念間，

從於耆闍崛，最大山崗下，

不思議大力，菩薩眾圍遶，

各從諸剎來，法界差別知。

一一菩薩眾，無量眾圍遶，

各各地中住，彼名不可聞。

大智大菩薩，名曰離垢光，

為諸佛導師，持七寶傘蓋，

彼出妙音聲，聞者皆愛樂，

亦復能遍覆，十方無量剎，

我見彼世尊，能破諸鬪諍。

從夢覺寤已，即便至父所，

父今當信佛，棄捨癡外道，

彼令人心惡，應當速遠離。

設有世界火，充滿十方界，

不能燒佛衣，何況如來身；

設有諸毒藥，充滿百千剎，

不害佛弟子，何況於如來。

佛於一切毒，遠離中第一，

不念毒自消，何況念不滅。

一切智善調，今來王舍城，

不思議菩薩，俱到於彼岸。

於一切三世，或聞或見形，

悉能施安隱，是故父當信，

此來見不空，父應當供養。

佛放無量光，能除此邪闇，

此光照天人，修羅龍夜叉，

及其諸眷屬，見者皆不空。

一切熱地獄，悉皆得清涼，

地獄中眾生，除熱心歡喜。

梵天及天主，身皆放香雲，

猶如雜綵蓋，莊嚴在虛空。

此來心無礙，如龍勝導師，

能興捨施雲，雨種種雜寶，

微妙寶瓔珞，旃檀及傘蓋，

遍覆於虛空，及十方世界。

此來能分別，神通到彼岸，

種種差別知，能讚嘆諸佛，

無量僧祇天，及此城勝人，

聞佛大名號，悉來至佛所。

象出歡喜聲，師子亦如是，

放蕩諸牛王，出聲亦復然，

畜生聞佛名，皆發歡喜心，

父是人為勝，云何而不信？

千萬那由他，無量諸音樂，

及寶瓔珞器，不鼓而自鳴。

無量種畜生，於無等十力，

捨離惡毒心，生歡喜淨信。

能壞鬪諍魔，調伏大寂滅，

忍辱到彼岸，慈心廣憐愍，

悲心到彼岸，能救諸眾生，

捨種種布施，能發菩提心，

父當信釋迦，超過世間岸。

能放十方光，眾生離八難，

具彼多神力，三世不可量，

遊行如師子，智慧到彼岸，

智住如須彌，常放於寶光。

佛子諸眾等，前後而圍遶，

示現諸神通，來至王舍城。

種種雜妙寶，裝挍而莊嚴，

天龍夜叉眾，修羅百千億，

合掌恭敬禮，釋迦牟尼尊。

調伏今在門，足蹈門閫時，

盲者得見色，聾者得聞聲，

苦者得安樂，病者得除愈，

妊身產苦者，安隱得免難，

寶藏悉皆得，貧者獲富饒，

清淨佛神通，一切皆歡喜。

城中一切地，眾寶悉遍滿，

可愛寶莊嚴，其色甚威曜，

調伏巷中行，父當起迎接。

廡廊重樓閣，男女皆充滿，

以衣盛香花，及諸寶瓔珞，

清淨歡喜心，以散釋迦牟。

國王名先尼，從六萬婇女，

各執諸雜寶，供養於如來。

衣盛寶瓔珞，及諸妙香花，

亦起歡喜心，以散於佛上。

智慧人滿巷，信樂求功德，

踊躍心歡喜，頂禮佛世尊。

佛從巷而來，百千億眾生，

合掌心歡喜，一切皆禮拜，

下遍一切世，上至於有頂，

十方一切剎，天人雜眾滿，

種種雜類人，供養於如來，

一切皆歡喜，清淨心禮佛。

外道勝論師，頂禮世尊足，

以上歡喜心，最勝淨信心，

合掌讚嘆佛，善哉佛出世，

大智一切智，已到於彼岸。

父應生歡喜，共往如來所，

取上寶衣服，供養於如來。

除於疑惑心，嫉妬諸惡見，

信佛世中勝，禮拜牟尼王。

父今應當知，調伏眾生者，

能覆護眾生，一切罪惡心，

皆悉能除滅，如是大導師，

以憐愍父故，今來在門外。

火坑當自滅，出種種蓮花，

優鉢拘物頭，波頭分陀利，

諸天及世人，龍神等眷屬，

散種種花香，充滿遍於地。

此導師智幢，威光難覩見，

一切智知見，達到於彼岸，

知三世心業，上中下差別，

父當歡喜信，難見難聞者。

無量僧祇劫，為眾修苦行，

具足諸功德，永除一切罪。

欲修福業者，此福田最勝，

憐愍眾生故，應現處於世。

不為求衣食，及顯己智慧，

但以大慈悲，憐愍父故來。

知父生惡心，為彼惡見覆，

欲令得解脫，捨離殺害業。

佛於諸眾生，一切皆平等，

無有簡擇念，亦無怨親想，

如來真智慧，永離諸諂曲，

父應生信心，尊重而禮敬。

佛寶世中勝，悉吐諸惡見，

父能歡喜信，疑網畢竟除。

以信如來故，不墮諸惡道，

佛能淨五根，應當速禮敬。

三世大導師，佛子眾圍遶，

種種地中住，無障礙智行。

此一切智子，遶如來照曜，

如日蔽眾星，是故應敬禮。

父見佛神力，火坑水盈滿，

種種蓮華出，心生大歡喜。

見是諸變已，顧(ɡù)看子月光

汝是我導師，憐愍我來生，

我信外道故，心常懷毒害。

我今敬信佛，悉捨諸惡見，

此兒我知識，難可得值遇，

勸我敬信佛，轉生大歡喜。

爾時天帝釋，及大自在天，

此二大天王，為佛莊嚴座；

八十千億天，以衣覆寶座，

令一切智坐，顯發而照曜。

梵天王禮已，為佛持寶蓋，

閻浮檀真金，雜寶而莊嚴。

及餘諸天等，合掌禮於佛，

散百種雜華，及赤旃檀末。

長者見佛已，其心大歡喜，

八千諸女人，得清淨智慧；

有五百童子，及五百童女，

見佛神通力，皆發菩提心；

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天子，

見佛神通力，得清淨智慧。

長者懷憂惱，心生大慚愧，

即便禮佛足，向佛而懺悔

此食雜毒藥，今欲更辦供，

惟願佛世尊，留神小停住。

如來妙梵聲，告德護長者

如來一切智，能却一切毒，

貪瞋癡三種，及世間毒藥。

如來真實說，我已久遠離。

貪瞋癡三種，及世間毒藥，

離毒清淨法，實語皆遠離。

貪瞋癡三種，及世間毒藥，

離毒清淨僧，實語皆遠離。

佛說此語時，無量諸天出大聲言：「清淨大智，已離眾毒火坑皆滅，家內清淨如本無異，皆是法王威神力故。」

時，德護長者即於佛所生大信心，以上妙衣價直百千萬億覆佛身上。覆已，白佛言：「世尊！我本愚癡受六師教，今於佛前至心懺悔，由父昔世敬信外道，我順父故作如是罪。今因月光令我信佛，我今慇懃至心懺悔，更不作罪，願佛救我。」

爾時。色界諸天復出大聲，散天優鉢羅花，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遍滿其地積至于膝。

長者白佛言：「世尊！我子月光於千萬億劫難可值遇，憐愍我故來生我家，善為我說諸佛功德，於千萬劫恩難可報，復以無價真珠瓔珞而散佛上。」

爾時，世尊為德護長者深生信故，以神通力，出百千萬雜寶色雲。彼時盧紇多輸(譯云赤馬，是神名)、毘桎邏莎(亦是神名)，以種種雜色寶花光明照曜散於佛上，阿僧祇菩薩作無量神通，到於佛前，為欲教化百千萬億諸眾生故。

時德護長者及月光童子并德生童子等，心生歡喜禮敬佛足，至心懺悔，作如是言：「嗚呼奇哉！釋迦如來神通變化不可思議，於百千萬劫難可得見，況生淨信，無量億劫佛世難值。此兒月光有大智慧，曾見十方無量億佛，遊於一切諸佛世界稽首歸命禮拜於佛，如釋迦如來見十方佛，月光童子亦復如是，能見十方諸佛接足敬禮，於諸佛所聞法不忘。」

爾時如來見德護長者家內眷屬男女大小及月光童子，於三寶所已生正信，禮拜讚嘆，廣種善根增益心行，即便微笑如諸佛法，從其面門出無量千萬種雜色光炎，口四十齒，及以四牙，一一皆放無量千萬億光明，青黃赤白紫頗梨色，其光普照東方一切佛剎，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光明遍照亦復如是，光照已遶身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離攀緣德菩薩，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如來以何因緣作是微笑？諸佛不以無因緣而笑。」

爾時，世尊告離攀緣德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問佛如是因緣，汝已曾於過去無量千萬億劫常問此義，汝今承佛威神力故能問此義。善男子！汝今至心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汝今見此德護長者大兒月光童子不？」「唯然，已見。」

佛言：「此童子者，能令未信眾生令生淨信，未調伏者能令調伏，未成熟者能令成熟，於其父所作善知識。何以故？能以導師法教化其父，安置無量千萬那由他阿僧祇眾生，於佛法中令生信心，必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此童子，我涅槃後，於未來世護持我法，供養如來受持佛法，安置佛法讚嘆佛法。於當來世佛法末時，於閻浮提大隋國內，作大國王名曰大行，能令大隋國內一切眾生，信於佛法種諸善根。

「時大行王，以大信心大威德力供養我鉢，於爾數年我鉢當至沙勒國，從爾次第至大隋國，其大行王於佛鉢所大設供養，復能受持一切佛法，亦大書寫大乘方廣經典，無量百千億數，處處安置諸佛法藏，名曰法塔，造作無量百千佛像，及造無量百千佛塔，令無量眾生於佛法中得不退轉得不退信。

「其王以是供養因緣，於不可稱不可量無邊際不可說諸佛所常得共生，於一切佛剎常作轉輪聖王，常值諸佛。於一切佛法僧供養恭敬尊重讚嘆，造立塔寺，一切樂具悉以奉施。經半壽已，棄捨五欲，捨家出家淨修梵行行法供養，閻浮提內一切男女見王出家，亦隨出家淨修梵行。

「此大行王，無量菩薩勝願成就，大神通成就，於不可數劫行菩薩行，一一劫中所化眾生不可稱數，不可說不可量，悉皆安住於佛法中。如一劫中所化眾生，一切劫中亦復如是，此菩薩如是安住，無量無邊不可說眾生，住佛法已於最後身當得作佛，號離垢月不動無障礙大莊嚴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世界名曰無障礙。其佛身廣大，無量光明，無量光炎，無量神通力，無量說法，無量徒眾，無量轉法輪，無量身相，教化無量眾生。

「彼佛欲入涅槃時，授德護長者記，當得作佛，號無等身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德護長者家內眷屬，見我神變發菩提心者，皆於彼劫各各名號次第作佛。天、龍、夜叉、揵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見我於德護長者家現神變時發菩提心者，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於十方界各各剎土、各各名號皆得成佛。

「如是，善男子！此月光童子，已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教化德護長者。此童子及德護長者，於當來世常生有佛世界，教化無量眾生。」

說此月光童子及德護長者授記因緣時，無量世界地六種動，大光普照，雨眾天華雨眾天寶，雨天瓔珞，雨天寶蓋，雨眾天衣，雨天旃檀末香，雨天沈水香，雨天多伽羅香，雨天優鉢羅華，雨天波頭摩華。諸天音樂出微妙聲，及以諸天歌詠等聲，如此一切皆是佛神通力，亦是月光宿世善根力，為化德護長者及眷屬故，亦化天、龍、夜叉、犍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故。

爾時，德護最大長者家人名德，見佛種種神力，亦見天龍八部興大供養，向佛說偈讚嘆佛曰：

南無大智佛，釋師子如來，

若能生信心，而得大利益。

先信於外道，而造諸惡業，

今信於世尊，得如是大利。

見斯不思議，其誰不信佛，

如是重罪人，佛力故生信。

一心恭敬信，出世勝導師，

無量百千劫，不墮諸惡道。

長者造大罪，今得淨信心，

以信心因緣，如來與授記。

長者自知罪，心生大愁惱，

今得信心已，得無量福德。

心中除惡見，一切罪皆懺，

於佛世尊所，而作清淨心。

一心信佛故，以是信因緣，

來世當作佛，不思議法王。

初於佛生惡，而今深生信，

布施因緣故，得清淨業藏。

於佛生信者，一切信此人，

彼人福德聚，不可得稱量。

爾時，長者德護，頭面禮佛及一切阿羅漢，一切菩薩眾已，次第行百味飲食。

爾時世尊說此法已，離攀緣德菩薩、月光童子并長者德護，一切內外眷屬大菩薩眾，及天、龍、夜叉、犍闥婆等一切大眾，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佛說德護長者經卷下

#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臣施護奉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而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有大財寶富饒自在，然彼長者，於諸外道尼乾陀等，深生信重。長者一時，以彼世因緣故，其妻懷妊。而後一日，世尊於其食時，被袈裟衣，執持應器，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漸次至彼善賢長者舍。

時彼長者，遠見世尊漸近自舍，即謂妻言：「我今同汝，詣世尊所。」作是言已，即與其妻，前詣佛所。到已白言：「世尊！我名善賢，此是我妻，其人懷妊，日月將滿，當所生者，是男？是女？」

佛言：「長者！汝妻胎中，決定是男，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是時長者，即取滿鉢上味清淨飲食，奉上世尊。世尊受已，作如是言：「願其施者，吉祥安樂。」世尊言已，持所施食，還復本處。

佛去未遠，有一外道，是彼善賢先所重者，見佛世尊已，即作是思惟：「豈非今時因此沙門瞿曇，長者於我破本信心，我宜往彼詢問其故，沙門瞿曇來何所說？」時彼外道，作是思惟已，即詣長者舍，作如是言：「長者！沙門瞿曇有何願求，來至汝舍？復作何說？」

長者白言：「我師聖者！我妻懷妊故，乃問彼沙門瞿曇，當所生者，是男？是女？彼謂我言：『定當生男，生已決定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證阿羅漢。』」

而此外道，本善占相，聞是言已，即取白石，施設算法，算量其事為虛為實。彼設算已，具知其事，如佛所言，實無虛妄。而彼外道，雖知其實，然作是念：「我今若以如實而說，即此長者於彼沙門瞿曇，定生信重，我今宜應語長者言：『瞿曇所說有實有虛。』」時彼外道，作是念已，呼長者妻，近外道前，取左右手，復看手文，及瞻面相。

爾時善賢長者，即白外道言：「我師聖者！先已設算。何故重復看其手文及瞻面相？」

彼外道言：「我適算彼瞿曇所說，及相汝妻，審知其事，少分真實，少分虛妄。」

長者復言：「何者真實？何者虛妄？」

外道答言：「瞿曇所說汝妻生男，此說是實；所言生已家族富盛，此亦是實。然子生時，合有少分火光明事，此子後必壞汝家族，所言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此是虛妄。長者！汝豈曾聞於人世中受天福者，斯為難信，所言於瞿曇法中當出家者，此說是實，以彼衣食因緣所逼切故，而後決定於瞿曇邊樂求出家。所言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者，此是虛妄，以沙門瞿曇法中，決定無有斷諸煩惱，證聖果者。」

爾時善賢長者，聞說是事，若虛若實，其心疑惑，即生愁惱，白外道言：「我師聖者！其事云何？我今宜應當何所作？」

外道告言：「長者當令汝子生後，於我教中出家修學，即能普學一切事業。長者！我雖此說，汝自籌量。」時彼外道作是言已，即出其舍。

是時，善賢長者靜在一處，審自思惟：「我今一切不能顧惜而悉棄捨，宜設計謀壞所妊子。」作是思惟已，善賢長者即持毒藥，塗摩妻腹。

是時，長者左邊摩藥，子轉右邊，右邊摩藥，子轉左邊，乃至遍腹，無處容受，塗摩毒藥，其妻以故，即趣命終。善賢意謂：「母既命終，子亦隨滅，而後無人壞我家族，亦復無人得證聖果。」

爾時長者，既見其妻已趣命終，即時涕淚號泣。隣人親屬，來相慰問善賢長者：「汝妻何以忽然命終？」長者報言：「因懷妊故，而忽命終。」親屬隣人來相問已，各還自舍。

善賢長者即自思惟：「我妻已歿，勿置家中，可為施設諸所用物，送尸陀林。」作是思惟已，即為備辦所用諸物，將欲出送。隣人親屬知己，復來謂長者言：「汝妻已歿，不須啼泣徒自生惱。」

是時，長者即取青、黃、赤白眾色衣服，及珍寶具，而為莊嚴，長者即時與諸親屬，圍繞出送，置尸陀林。

爾時先占相者，外道尼乾陀，知是事已，心大歡喜，即持幢蓋，嚴飾而行。於王舍城，周遍巷陌四衢道中，告諸外道尼乾陀等言：「汝等知不？沙門瞿曇先言：『善賢長者妻當生子，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彼虛妄說，今善賢妻，已趣命終，子亦隨滅。汝等當知，譬如大樹，根既斷壞，枝葉華果，其何能得？」諸外道輩，相言告已，心皆歡喜。

諸有清淨信者，當知佛世尊者法爾真實，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解，無所不了，起大悲心，普攝世間。作一護念，施一無畏，已能圓滿止觀二行，已能成就三調伏事，已渡四流煩惱大海，已能安住四神足行，以四攝法，普攝眾生。於長夜中，常念度脫，已能成就四無所畏，斷五分結，已出五趣，六法具足，六波羅蜜，悉皆圓滿，具足六種佛常行法，開七覺華，成八正果，成就三摩鉢底，九先行善，十力堅固，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具足千種最勝自在，於日三時及夜三時，常以佛眼，觀察世間，正知見轉於眾生中，諸所施作。何處若有增？何處若有減？何處若煩惱？何處受極苦？何處若破壞？何處具有煩惱極苦破壞等事？何處施設少分方便？何處施設大方便力？何處施設諸方便事？何處眾生墮於惡趣？何處眾生得生天界？何處眾生得解脫果？何處眾生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何處眾生已種善根者？使令成熟。何處眾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佛世尊者，具足如是功德，言無虛妄，離諸過失。

爾時世尊，審知時處因緣等事，知其所應放光明時，即從口中，出現青、黃、赤白眾色光明，其光周遍，上下照耀。光下照時，所有等活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號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炎熱地獄、極炎熱地獄、阿鼻地獄，如是等八熱地獄，光明照已，悉變清涼。所有皰地獄、皰裂地獄、阿吒吒地獄、呵呵鑁地獄、虎虎鑁地獄、青蓮華地獄、紅蓮華地獄、大紅蓮華地獄，如是等八寒地獄，光明照已，悉變溫暖，以佛光明最勝因故。

其中眾生，蒙光照觸，身得離苦，心生適悅，各作是言：「我等以何罪因，墮在此中？今日覩是希有光明。」地獄眾生，發起如是清淨心時，世尊大悲，復於光中，現變化事。彼諸眾生，見所化已，又作是言：「我等今日見是變化希有等相，此處出已，應不復於惡趣受生，以佛光明最勝因緣故，身離苦惱，心生適悅。」作是言已，各發最上清淨信心，彼地獄業，皆悉滅盡，即分人天二趣受生。

地獄眾生，由是真實，如應得利已，是佛光明，又復上照四大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光明上照如是等天已，於其光中，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聲，復於光中說伽陀曰：

譬如大象沒泥中，以勇力故即能出，

佛教勇猛大力故，能令生死軍摧壞。

今此正法善調伏，所行遠離諸過失，

息彼三界廣輪迴，滅盡眾生苦邊際。

爾時世尊所放光明，各各隨往，乃至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而佛世尊，雖放一光，其光收時，隨應各異：世尊若欲說過去事，其光即當從佛後隱；若欲說彼未來世事，其光即當從佛前隱；若欲說彼地獄趣事，其光即從佛足心隱；若欲說彼傍生趣事，其光即從佛足面隱；若欲說彼餓鬼趣事，其光即從佛足指隱；若欲說於人趣中事，其光即當從佛膝隱；若欲說彼小轉輪王事，其光從佛左手心隱；若欲說彼大轉輪王事，其光從佛右手心隱；若欲說彼天趣中事，其光即當從佛臍隱；若欲說彼聲聞菩提，其光即當從佛口隱；若欲說彼緣覺菩提，其光即當從佛眉隱；若欲說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光從佛頂門而隱。今佛世尊所放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已，其光旋環，却從世尊口中而隱。

爾時尊者阿難，先侍佛邊，見此光明，即前合掌白佛言：「世尊！今此種種妙色最上清淨光明，從佛口出，廣大照耀，普遍世界，以何因緣，其事如是？」作是語已，即說伽陀曰：

佛於世間為最上，安住正因而真實，

久已遠離二語言，斷除憍慢等過失。

如世商佉及蓮藕，非無因故色自白，

如來最勝人中尊，非無因故光明現。

如來以自行願力，現證神通及大智，

觀察聽者樂聞法，佛人中主欲敷演。

大智寂默大牛王，必說最上妙法語，

如來清淨一音宣，眾生疑網皆除斷；

又如大海及山王，若無因故不能動，

如來正覺人中尊，無因不現光明相。

大智觀察因緣事，如應所作皆利益，

隨諸眾生所希望，故現如是光明相。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如是！如是！阿難當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若無因緣，不放光明。我今將欲詣尸陀林，汝可往告諸苾芻眾，謂言：『如來將詣尸陀林中，汝諸苾芻發勤勇者，如應各各被袈裟衣，侍從如來，往尸陀林。』」

是時，阿難受佛教勅，即詣諸苾芻所，到已作如是言：「佛勅諸苾芻，如來將詣尸陀林中，汝諸苾芻發勤勇者，如應各各被袈裟衣，侍從如來，往尸陀林。」爾時，尊者阿若憍陳如、馬勝、嚩澁波、大名、跋捺哩迦、舍利子、目乾連、迦葉、滿稱等，諸大聲聞眾，受佛勅已，即如常儀，被袈裟衣，來至佛所。

爾時，世尊與諸大眾，前後圍繞，詣尸陀林。所謂善調伏者，調伏眾圍繞；解脫者，解脫眾圍繞；安隱者，安隱眾圍繞；律儀者，律儀眾圍繞；應供者，應供眾圍繞；離貪者，離貪眾圍繞；妙相端直者，妙相端直眾圍繞。

猶如牛王，牛眾圍繞；又如象王，象眾圍繞；如師子王，眾獸圍繞；如彼鵝王，鵝眾圍繞；如金翅鳥王，金翅鳥眾圍繞；如婆羅門，學眾圍繞；如大醫王，求療者圍繞；如勇猛將軍，眾圍繞；如大富者，財寶圍繞；如大商主，商眾圍繞；如最上首者，多人眾圍繞；如小國王，臣佐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如月天子，眾星圍繞；如日天子，千光圍繞；如持國天王，乾闥婆眾圍繞；如增長天王，鳩盤茶眾圍繞；如廣目天王，龍眾圍繞；如多聞天王，夜叉眾圍繞；如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阿修羅眾圍繞；如帝釋天主，三十三天眾圍繞；如大梵王，梵眾圍繞；如底彌囉，魚現大海中；如靉靆雲將降大雨，周匝諸雲皆悉圍繞。

如來諸根，調柔善順，威儀端儼，離缺失相，如大象王七支拄地平正圓滿，離諸過失。如來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好，殊妙莊嚴，清淨體相，無能勝者，圓光熾盛，廣大照耀，如千日中一光明現。又如寶山高顯而出，一切最勝，普遍賢善，十力四無所畏，三不護三念住，及大悲等，諸功德法，皆悉具足。

是時，復有無數諸苾芻眾，及無數百千人眾，周匝圍繞，隨佛行詣尸陀林中。佛所行時，有十八種法，而可稱讚。何等十八？一、無火怖；二、無水怖；三、無師子怖；四、無虎怖；五、無海難怖；六、無他軍怖；七、無賊盜怖；八、無王難怖；九、無惡人怖；十、無關(ɡuān)稅津渡道路等怖；十一、無人怖；十二、無非人怖；十三、無非時怖；十四、天眼天耳如實見聞；十五、施設光明廣大照耀；十六、於法自在；十七、於人自在；十八、無病惱等。如是善法，佛所行時，皆悉具足。

爾時，復有無數百千天人，各各來集，隨從世尊，往尸陀林，觀佛世尊所應作事。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一

#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臣施護奉詔譯

爾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姓婆羅門；一姓剎帝利，其剎帝利童子，名曰壽命。

是二童子，從王舍城出，於其路左，共為戲劇。彼壽命童子，久發正信；婆羅門童子，不具正信，乃謂壽命童子言：「我聞世尊先說：『善賢長者妻當生子，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彼善賢妻，已趣命終，子必隨滅，長者親屬，送置尸陀林中。我知是事，豈非世尊說妄語邪？」

時壽命童子，即為婆羅門童子，說伽陀曰：

日月星宿可墜地，山石從地可飛空，

海水淵深可令枯，佛語決定無虛妄。

是時，婆羅門童子聞是伽陀已，謂壽命童子言：「汝或不信，我今同汝，往尸陀林，審觀是事。」

于是，世尊從王舍城，次第而行。彼二童子，猶在路左，共為戲劇。時壽命童子，遙見世尊大眾圍繞，以宿善根故，即說伽陀曰：

希有大牟尼，離諸動亂相，

人天大眾俱，次第而圍繞；

以師子吼音，能破諸外論，

善斷眾疑網，最上難得見。

佛往尸陀林，威儀相可觀，

如風飄密雪，清冷而遍空。

釋迦牟尼尊！現光明變化，

剎那瞻覩者，隨應獲利益。

爾時，摩伽陀國主頻婆娑羅王，聞「佛世尊先說：『善賢長者妻當生子，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彼妻已趣命終，長者親屬，送尸陀林。今佛世尊，與諸大眾圍繞，亦詣尸陀林中。」王聞是已，即自思惟：「我佛世尊，若無義利，而輒不往彼尸陀林，將非善賢之妻死而復生，世尊往彼欲為施作諸利益故？我今宜應往觀是事。」是時，頻婆娑羅王作是思惟已，即與耆舊、大臣、宮嬪、官屬圍繞而出。

王出城時，彼二童子，尚居路左，共為戲劇。彼壽命童子遙見頻婆娑羅王已，即時前詣，說伽陀曰：

最勝摩伽陀國主，臣佐圍繞出王城，

發起決定淨信心，一切人眾皆歡喜。

是時，佛及一切人天大眾、頻婆娑羅王，乃至壽命童子等，咸悉至於尸陀林中。

爾時世尊，即從口中，放淨光明，普照眾會。時彼先占相者，外道尼乾陀等，亦在會中，覩佛世尊放光明已，即作是念：「今此沙門瞿曇，於大眾中，現光明相，豈非善賢之子不命終邪？」作是念已，謂長者言：「長者！我觀沙門瞿曇現光明相，必是汝子存而不歿？」

善賢長者白言：「我師聖者！此事若然，我當云何？」

外道告言：「長者！汝子若存，當令入我法中普遍修學。」

爾時，長者將焚其妻，先已積薪，并所用物，置尸於中，舉火以焚，火焰既發，即從臍間，漸次破裂，中出蓮華。於其華中，有一童子，端然而坐，面貌端正，色相殊異。是時會中無數大眾，悉覩是相，歎未曾有，諸正信者，憶佛前言誠無虛妄。時彼外道尼乾陀，觀是事已，心生苦惱，斂然而住。

爾時，世尊即告善賢長者言：「長者！汝今收此童子，護持養育。」

時外道尼乾陀，竊觀長者面相已，謂言：「長者！焚尸火中，忽出童子，於一切事，皆不吉祥，汝今不應收歸養育。」時善賢長者，即不肯受。

是時，佛告壽命童子言：「汝宜收此童子護持養育。」

時壽命童子，先審思已，後白佛言：「於我舍中，無處容受，設得此子，非我所宜。」

時善賢妻焚燒已竟，以佛光明威神力故，火自息滅。於剎那間，天降細雪，自然清冷，收置餘薪，淨其焚地。是時，火中出者童子安然而住。

于是，世尊普告壽命童子等言：「汝等有正信者，勿學外道邪異誑亂，當住正念。」

壽命童子白佛言：「世尊！我於王族生，亦於王族老，我身清淨，猶如牛頭妙栴檀香，等無有異，我實不知外道邪異誑亂等事。」

是時，世尊又復告彼善賢長者言：「今此童子是汝之子，汝可收歸護持養育。」

彼善賢長者，邪見堅固，不行正道，即時又復竊觀外道尼乾陀面。

彼外道言：「善賢長者！汝宜審思，今此童子，火中遺殘，大不吉祥，雖火不燒，而相豈善？汝若收歸，決定令汝家族破壞，又復於汝命不相益，及於汝身為多損惱，凡所欲事，不得和合。深自籌量，無宜後悔。」長者聞外道言已，復不肯受。

爾時，世尊即謂頻婆娑羅王言：「大王！汝今收此童子，王宮養育。」時頻婆娑羅王受佛教勅，即速起身曲躬伸手取其童子，普遍觀瞻已，即白佛言：「我依佛勅，收歸王宮。然此童子，作何名字？願佛世尊，善為安立。」

佛言：「大王！今此童子從火中得，應為立名號火光明。」

爾時，世尊於大眾中，以此童子，付授頻婆娑羅王已。即時觀察審知頻婆娑羅王，及諸會眾，若體若性，心所樂欲，如其所應，廣為說法。是諸會眾，得聞法已，中有多百人，發起最上清淨正信，有證須陀洹果者、有證斯陀含果者、有證阿那含果者、有證阿羅漢果者、有能進發煖位善根者、有能進發頂位善根者、有能進發忍位善根者、有發聲聞菩提心者、有發緣覺菩提心者、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有發歸依攝受心者、有於學句起攝受心者。如是會眾，以佛功德及正法力，眾和合事，隨其所應，咸得利益。

爾時頻婆娑羅王，即離佛會，將此童子，還復王宮。是時大王召八宮嬪，以為八母；二為養母，使令恩養；二為乳母，使令乳哺；二為淨母，使令灌浣；二為戲母，使令伴習戲翫。如是王勅八母，付其童子，自乳哺中，至於成長，或乳或食，及餘所須。於晝夜中，撫憐恩育，無令闕失。後漸長成，如清淨池一蓮秀出，愛護存惜，其義亦然。

乃至後時，光明童子，有一舅氏，久持財物，出外商販，漸歷歲年，未由還復。忽於一時，外聞人說：「我妹懷妊，佛為記說：『定當生男，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時彼舅氏，聞此語已，即速聚收商販財物，涉遠齎持，還歸自舍。既至舍中，知妹已歿，悲號啼泣，審自思惟：「外先所聞佛記我妹定當生男，乃至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今妹既歿，佛虛設言，豈佛世尊亦妄說邪？」作是念已，即往隣家，詢問其故，謂隣人言：「我出外方商販始還，先聞人說，我妹懷妊，佛為記言：『定當生男，其後生已，家族富盛，最上吉祥，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乃至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聞是說，歡喜而歸。洎至家中，妹已亡歿，佛所設言，豈非虛妄？」

是時隣人，即謂舅氏，說伽陀曰：

「星月可處地，山石可飛空，大海可令枯，佛語誠無妄。」

時彼隣人說伽陀已，復謂舅氏言：「世尊所說實無虛妄，汝妹亡歿，然有其因。以善賢長者信外道言造殺害業，由殺因緣汝妹亡歿，光明童子有大威力，火不能燒蓮華中出，而今在彼頻婆娑羅王宮中養育。」是時隣人，具以前事，告其舅氏。

時彼舅氏，聞此語已，即還家中，謂善賢長者言：「長者所為，不依理法，以何事故，我妹致終？然我審知我妹懷妊，汝設計謀，不全生產。汝以邪見，信受外道，起殺因緣，殺害我妹。光明童子有大威力，火不能燒，蓮華中出，今在王宮，此實非理。汝可速詣王宮於今日中取童子歸，斯為甚善。若不然者，我必與汝作不和合，我即當持白灰，於街巷路陌四衢道中，乃至隨處，遍散其地，普令地白，使人驚異。我當唱言：『善賢長者殺害女人，我妹先因此人壞命。光明童子今在王宮，王亦今時作無義利。』我於隨處，必作此說，汝自籌量，無貽後恥。」

爾時，善賢長者聞此語已，心生憂惱，作是思惟：「如舅氏說，將非實邪？若實然者，我必懷慚。」作是思惟已，即詣王宮。既至王所，跪拜伸敬，具以前事而白王言：「大王！我尚輕小，王最勝上，若不與其童子，恐謗於王，願王今時與此童子。」

王言：「長者！我本無心取此童子，是佛世尊付授於我，若非佛勅，我豈取邪？汝若欲取此童子者，今自宜應往詣佛所，具陳斯意。」

是時，善賢長者即出王宮，往詣佛所。到已，白佛言：「我有親屬，從外來歸，彼謂我言：『光明童子今在王宮，於今日中，速令取歸斯為甚善。若不然者，彼不和合，乃至當於四衢道中，唱言：「善賢殺害女人，我妹先因此人壞命。光明童子今在王宮王亦今時作無義利。」』我以是事，適詣王宮，取彼童子。王言：『先因佛令收養。』故我來此，願佛令王還我童子。」

爾時世尊，知是事已，觀其善賢長者，今時若不得此童子，苦惱逼心，無有是處，定當嘔血而趣命終。佛大慈悲，為作救護，即告尊者阿難言：「阿難！汝可往詣頻婆娑羅王宮，如我辭曰：『佛問大王得無病不？今有一事，當聽佛言：「善賢長者來取光明童子，王今宜應速當授與。善賢長者若不得此童子，苦惱逼心，無有是處，定當嘔血而趣命終。」』王悉是事，應如佛言。」

是時，尊者阿難承佛聖旨，即時往詣頻婆娑羅王宮，到已見王，如佛辭曰：「佛問大王得無病不？今有一事，宜聽佛言。善賢長者來取光明童子，善賢若不得此童子，苦惱逼心，無有是處，定當嘔血而趣命終。大王應悉是事，宜速付授。」

爾時，頻婆娑羅王受佛勅已，即作是言：「大德尊者！迴至佛所，願傳我語：『頻婆娑羅王稽首世尊足下，致敬問訊世尊，如佛教勅，我已聽受。』」是時尊者阿難即出王宮，迴至佛所，具如王言，白佛世尊。

時頻婆娑羅王，即速宣召善賢長者，到已謂言：「善賢！今此童子久在宮中，護持養育，八母看侍，乳哺依時，我心愛憐，過甚親子。今雖佛勅還付於汝，然汝亦當體我心意，日日三時，汝自將來，我欲觀視。」

善賢長者敬受王命，即白王言：「我受王勅，敢不遵承，日日三時，將詣王所。」

是時，頻婆娑羅王即以眾寶妙莊嚴具，鉸飾大象，令光明童子乘此寶象，別勅臣佐，而令伴送至長者舍。而後長者，日日三時，送至王宮，王親觀視光明童子，凡所施作，皆如理法。

乃至後時，其父善賢，趣命終已，光明童子即為家主，既嗣家業，轉復精進，信佛、信法、信苾芻眾，歸佛、歸法、歸苾芻眾。

其父善賢長者，於此方處，先造殺業；光明長者，今為其父，修營福事，乃於自舍，常時備辦，四事豐足，承事供給四方苾芻，乃至將來結集世尊正法藏者。上首耆年，諸大聲聞，亦常供給所須供養。光明長者於王舍城，修如是等，種種福事，悉為其父，而作利益。

爾時，有一商客，是彼善賢長者先同商販，故舊伴侶，久在外方，商販未還，素念此人不造善業，又復聞知今已亡歿，子名光明，嗣為家主。其光明長者信佛、信法、信苾芻眾，歸依三寶，如理所作。時彼商客，聞是事已，傷念善賢，慶快光明長者，即以上妙牛頭旃檀之香，造一大鉢，滿盛眾寶，遠從外方，遣人持來，遺彼光明長者，以為信記。又令來人傳如是言：「所願長時記念不忘。」

是時，光明長者即以呪句，而加護之，其呪所謂：

「計那唧呬吒夜嚩(一句)室吒夜嚩(二)羯哩迦吒計那嚩(三)仡哩係[怡-台+(日/工)]咩(四)」

說此呪已，復作是言：「如是寶鉢，若沙門、若婆羅門、若大威力諸神通者，當受此鉢，如應得樂。」如是加持已，即持此鉢，出王舍城，先於路左，立一大柱，綵繪莊飾，上復懸鈴，置鉢於下，永為標記。

是時，有諸外道如彼常法，於明旦時，詣河洗浴，經由路次，見此寶鉢，即時問彼光明長者言：「長者！汝安此鉢，當何所用？」

光明長者具以元因告諸外道。彼外道言：「諸有清淨沙門釋子，堪受此鉢，餘無力能而堪受者。」外道言已，隨處而散。乃至後有耆年大德、諸苾芻眾，入王舍城，持鉢乞食，亦於路左，見此寶鉢，即乃問彼光明長者言：「汝安此鉢，當何所用？」

光明長者亦以元因，廣如前答。諸苾芻言：「長者！今此寶鉢，非我等受，當持奉佛，即能增長善利，滅諸罪垢。」時諸苾芻如是言已，隨處而散。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二

#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臣施護奉詔譯

爾時，尊者十力迦葉，遊行到彼置寶鉢所，見是事已，即詣光明長者舍，問長者言：「汝置寶鉢於其路左，當何所用？」光明長者即以前緣，具白尊者。

是時，十力迦葉作是思惟：「我聞善賢長者信重外道，先造殺業，光明長者今於此地為作福事，我今不應棄此鉢去，宜現神力，令光明長者圓滿志願。」作是思惟已即以神力，舒其右手，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取其寶鉢，持還所止。

時諸苾芻見十力迦葉持寶鉢來，咸共白言：「尊者！汝於何處而得此鉢？」十力迦葉具以前事，告諸苾芻。時諸苾芻又復白言：「尊者！汝為此鉢故，所現神力，如法儀不？」十力迦葉言：「諸苾芻！設如法儀？不如法儀？我已施作，今復云何？」

時諸苾芻具以其事，即共白佛。佛告諸苾芻言：「若非時處，及無義利，不應輒現神力等相，所現非宜，必生過失。」

爾時，世尊即以神力，化出四鉢：一、金；二、銀；三、吠瑠璃；四、頗胝迦。化此四已，又化四鉢：一、鍮石；二、赤銅；三、白銅；四、木。如是化已，將前四鉢次第安布，將後四鉢亦復安布，一一鉢中，滿盛上好可食香藥，送置一處，令苾芻眾所應受者隨意而取。於後，佛攝神力鉢亦不現。乃至後時，光明長者天中勝福，吉祥相現，殊異等事，時時自出。

是時王舍城、瞻波國，二界中間，有標記柱，彩繪莊飾，下有二鉢：一、鐵；二、瓦。是鉢先加持已，安置於此二界。不遠有一稅場，諸商販者輸納王物。有一守稅人，諸子眷屬，財帛具足，然不修善，於稅場所，而忽命終，作大惡夜叉，亦在彼方，守護稅場。諸子一夜夢夜叉言：「可於彼地標記柱上懸一大鈴，凡諸商人經此稅場，若有稅物隱而不納，其鈴自動。守稅人知，即速追集，重復搜撿，獲所稅已，而乃放去。」諸子得夢，至明旦時，即與親屬，往稅場側，尋見其柱，乃依所夢，懸鈴於上。

爾時瞻波國中，有一居家婆羅門，名曼[寧\*也]怛謨，營貿為業。忽於一時，與自妻室，同在一處，妻謂夫言：「我今共汝營謀家業，滋彼財穀(ɡǔ)，以備所須，豈可安然都無營作？汝今宜應往市肆中，買㲲華蘂極妙好者，我當為汝織成白㲲，持出貿易，豈無利耶？」時婆羅門如其妻言，買得持歸，妻乃設以機織之具，次第敷置，緝織其㲲，是蘂細軟，妙好無比，布以經緯，緻密細勻，如是勤力，織成其㲲，即謂夫言：「今此白㲲，上妙細軟，價直千金，汝可持出外，若有人酬千金價，當可授與。其或價直不滿千金，汝應隨處，可出輕言，是處無人而能辯識此妙細㲲。」唱是言已，即當持往他處貿易。

爾時，曼[寧\*也]怛謨婆羅門具如妻言，持此細㲲，入市貿易，竟無有人酬千金者。憶妻所說，乃唱是言：「瞻波大城無有一人識此細㲲。」言已持歸，與妻同議，此既無人酬是價直，宜往他國，必有識者，更相告已。

時婆羅門復將一叚曾所著者，同前新㲲，置傘柄中，隨商人眾，隱覆而行，漸出本國。適王舍城，經彼二界所有稅場，是諸商人，既至彼已，置隨行物，聚集一處。時守稅人，次第搜撿，彼諸商人，即各以其所應稅物，輸納於王。眾中唯有曼[寧\*也]怛謨婆羅門，隱覆先置柄中白㲲，而不輸納，獨在一面。

是時稅場之側，先所安立標記之柱，其所置鈴，自然作聲。彼守稅人，即知眾中有隱稅者，乃謂商主言：「今此柱上鈴自作聲，非風吹動，非人搖擊，我已審知，汝此眾中，豈非有人隱覆稅物不輸納邪？」時守稅人即速呼集，重復搜撿，於此眾中，不見一人有其稅物隱不納者。時諸商人，互相知悉無稅物已，咸欲前進，鈴又作聲。如是數四，累細撿覆，無隱稅者。商主乃謂守稅人言：「我此眾中無隱稅者，必是他眾私隱前去。」作是言已，眾共僉議，謂是此一婆羅門，隱覆稅物。

乃至最後，彼守稅人於曼[寧\*也]怛謨婆羅門處，執而不捨，堅求其稅。時婆羅門言：「汝今何故而相謀執？汝已顯見我實無物，若有少物隱不納者，罄我所有，悉以輸稅。」作是言已，鈴又作聲。時守稅人秖於此婆羅門處，委細搜撿，乃謂彼言：「咄！婆羅門！汝今何故，堅隱稅物，而不肯納？汝今聞此鈴聲頻震，是事希有，汝今當知，此柱之下，必有天神，而作加護，汝宜輸物無自貽咎。」

婆羅門言：「天神加力，我信是實。」言已於傘柄中，出其白㲲示守稅人，作如是言：「此即是我所隱稅物，汝宜收之。」

時守稅人受此㲲已，謂婆羅門言：「既不輸王，非我所受，迴奉天神。」言已持㲲掛於柱上，復謂婆羅門言：「我已掛㲲，奉彼天神，汝或欲者，當自取之。」時婆羅門即取其㲲，而乃前進，於一靜處，亦復如前安傘柄內，隱覆而行，漸次入於王舍城中。

時婆羅門顯張其㲲，貨於市肆，冀望有人酬千金價；如是周行，竟無有人酬千金者。時，婆羅門作是唱言：「王舍大城，無人辯識此妙細㲲。」唱是言時，光明長者乘以寶象，方從王宮，還歸自舍。適聞此語，而忽驚愕，即時暫住，謂婆羅門言：「汝今何故於此城中，出輕易語？」彼婆羅門，即時無答。光明長者言：「汝宜具說此事元因。」

婆羅門言：「我從本國，持此二叚上妙細㲲，而來貿易，若人酬我千金價者，我即與之，我已周行，無人酬價。」

光明長者言：「汝可持來，我暫觀視。」時婆羅門即隨長者，至於舍中，乃展其㲲，示於長者。長者見已，即能辯識，乃謂婆羅門言：「今此二㲲，一新一故，故者酬汝五百金錢。」

婆羅門言：「長者所酬，其價未當。」

光明長者言：「我今現見，此是故物，浣濯乃新。」長者即時將此故㲲，於重樓上，自空投下，其㲲體重，即速墜地。光明長者復謂婆羅門言：「餘一新㲲，我欲觀視。」時婆羅門，即取新㲲，持授長者。長者觀已，亦復如前，向空投下，其㲲體輕，良久徐徐方乃墜地。

彼婆羅門即生信重，乃作是言：「光明長者有大威力，今此細㲲，若新若故，我悉奉汝，不取其價，汝當受之。」

長者答言：「我家巨富，汝歷艱辛，安可無名受汝此物？我今各與汝千金錢，鬻我二㲲。」時婆羅門得其價已，持還所止。

光明長者先以故㲲，授彼家僮，後將新㲲，自作淨巾，而常受用。乃至後時，光明長者用是巾已，向日曬曝。

是時，頻婆娑羅王臣佐圍繞，方欲上殿，忽為暴風，飄其浴巾，落於王前。時頻婆娑羅王，謂侍臣言：「今此細㲲，從何所來？唯應王者，乃可受用。」侍臣白言：「大王曾聞，轉輪聖王臨位七日，天雨黃金，王今統臨，天雨細㲲，後必非久亦雨黃金。」

王言：「汝等知不？我聞佛記，光明長者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今此細㲲，必應是彼所用之物，風飄至此，可召其人而還授之。」

是時，光明長者即至王前，王言：「長者！佛先記汝，現於人中受天勝福，今此細㲲，必汝所有，今還授汝。」

時，光明長者鞠躬伸手，捧受其㲲，受已觀見，是己所有，即白王言：「此是我家所用淨巾，適因曝於日中，風飄至此，其事如實。」

王言：「長者！佛記於汝，受天勝福，吉祥相現，佛語諦誠，其事如是。」又言：「長者！汝今勝相若此，何不請王於汝舍中，暫一觀視？」

長者白言：「願王今時幸我小舍。」王言：「長者！汝可先還備諸飲食。」

長者白言：「大王！受天福者，不假營造自然成辦，願王臨幸。」

爾時，頻婆娑羅王即與臣佐圍繞，出詣光明長者舍。長者前導，王至彼舍，於其外門，見守門婢，色相殊異，王乃暫住，長者白言：「大王何故住而不進？」

王言：「長者！我見汝妻，故乃暫住。」

長者白言：「此非我妻，是守門婢。」

王即前行至中門外，又見一守門婢，王復不進，長者白言：「王復何故住而不進？」王同前答。長者白言：「此非我妻，亦是守中門婢。」

王即前進入於中門，見摩尼寶地上，有蟲魚流水之相，王意謂是池沼，在此亦復暫住。長者白言：「大王何故住而不進？」

王言：「此處有水，故不前進。」

長者白言：「大王！此處無水，是摩尼寶所成之地。」

王言：「長者！若是寶地，何故有諸蟲魚流水等相？」

長者白言：「大王！上有旋輪彫鏤蟲魚等相，下是摩尼寶光映照故爾。」王雖聞是說，猶故未信，即時取自指環，前擲於地，環擊地聲，王乃信是摩尼寶地。

時頻婆娑羅王既入其舍，處師子座。時長者妻出拜王前，而忽淚下。王言：「長者！汝妻何故見王垂淚？」

長者白言：「大王！妻拜王前，何敢垂淚？但為王所著衣有木煙氣煙薰目故，而忽淚下。是故，大王！受天福者，所欲飲食，有如意寶，自然能出。」

爾時，頻婆娑羅王在長者舍，住經七日忘還王宮。時諸臣寮，共詣阿闍世太子所，白言：「太子！王在光明長者舍，經今七日，於國政事，有所妨廢，太子宜往請王還宮。」

時阿闍世太子，即詣光明長者舍，白父王言：「我王何故忘還王宮？於國政事，有所妨廢。」王言：「我在此舍，始經一日，國有政事，汝豈不能暫代吾治？」

太子白言：「父王當知，住於此舍，已經七日。」

王聞是語，顧視光明長者問言：「實不？」長者白言：「實爾，大王！已經七日。」

王言：「長者！汝此舍中，觀於何相，以分晝夜？」長者白言：「華開華合，以分晝夜；異鳥和鳴，及不和鳴，以分晝夜；摩尼寶珠光現不現，以分晝夜。其或有華合而非夜，有華開而非晝；有珠光隱而非夜，有珠光現而非晝；有異鳥寂然而非夜，有異鳥和鳴而非晝。」

時，頻婆娑羅王聞是事已，即謂光明長者言：「我信佛語，真實無妄。佛所說汝現於人中受天勝福，其事如實。」時頻婆娑羅王言已，出長者舍。

彼阿闍世太子，方出舍時，私竊取一摩尼寶珠名扇恒俱，授一侍人，還王宮已，召而謂言：「適所授汝摩尼寶珠，汝可持來，我欲觀視。」侍人開手欲奉太子，其珠不見，即時白言：「不知此珠失於何處？」是時太子，即將侍人而行捶打。

光明長者以天福力，即知其事，來問太子言：「何故捶打此侍人耶？」

太子答言：「我適汝舍，盜摩尼珠，授此侍人，今忽隱諱。我已作盜，此復轉盜，其罪愈甚，故行捶打。」

長者白言：「汝取我珠，此不名盜，今既不見，亦非他盜，此珠現今復在我舍。何以故？受天福者，方可用故。太子若復別有所欲，悉當奉汝，我無所悋。」

時阿闍世太子，心生疑念：「我今於此長者，未有希取，將來我父頻婆娑羅王命終已後，我乃求彼財寶諸物。」作是念已，阿闍世太子與提婆達多，結搆(ɡòu)異謀，害父王命。

乃至後時，殺其父已，自行灌頂，處於王位，乃召光明長者而謂言曰：「長者可為我兄，欲就汝舍而共居止，凡有所須，汝應給我。」

時光明長者作是思惟：「頻婆娑羅王正法治世，此人猛惡又復勃逆殺其父王，私自灌頂處於王位，今於我前，出矯誑語。欲止我舍，我應隨順，我若違彼，必因此人，壞我家族。」作是念已，白言：「大王！我知汝心，必有所欲，願就我舍，凡有所須，隨意受用，我當於後却往王宮。」

阿闍世王言：「若能如是，乃為甚善。」作是議已，是時大王先詣其舍，長者還復來詣王宮。

長者所有天人吉祥勝相，寶藏諸物，長者行處而悉隨至。彼阿闍世王在長者舍，見珍寶藏，七遍出現，七遍隱沒，作是思惟：「今此舍中，寶藏諸物，必隨彼去，我不能得。我今宜應別設異謀，潛遣數人極兇惡者，同載一車，往光明長者所，盜竊珍寶。」彼人到已，巧設計謀，伺行盜竊。

時光明長者，在高樓上，侍女圍繞。時諸侍女見此車中所載之人，先已默識是兇惡人，來作盜竊。侍女見已，笑指而言：「此是兇惡盜竊之人。」是時，長者忽聞笑言：「具知其事。」於是諸人隱之終夕，至明旦時，多人共見，咸唱是言：「阿闍世王是惡逆人，殺害父王，今復遣諸惡人，來長者所，偷竊珍寶。」

時，阿闍世王知是事已，即遣使人，來光明長者所，謂言：「長者！何故多人輕謗於我？」

時光明長者知王意已，即速驅逐惡人令去。長者即自思惟：「阿闍世王極大惡逆，殺害父王，豈非後時亦復於我？致殺害事，我今棄捨一切所有，憶佛先記，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今宜應投佛出家。」作是思惟已，即出寶藏，施作種種悲愍利樂布施等事。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三

#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臣施護奉詔譯

爾時，光明長者施作種種悲愍利樂布施等事已，而不告諸眷屬親愛，潛詣佛所。到已，頭面禮世尊足，前白佛言：「世尊！願佛今時施我善利，我今於佛法中，樂欲出家，受具足戒，而為苾芻，淨修梵行。願佛大慈，攝受於我。」

佛言：「善來於我法中，勤修梵行。」作是言時，光明長者鬚髮自落，僧伽梨衣自然著身，成苾芻相。然後執持應器及淨軍，持經七晝夜，心住正念，淨修梵行，威儀可法。如百臘者。

佛以自著僧伽梨衣，與覆其頂，光明苾芻，諸根寂靜，一心正住。是時，空中有聲讚言：「佛於今時與滿意願。」光明苾芻即復發起勤勇堅固之意，諦觀五趣，生死輪迴，動轉循環，無有窮盡。眾生諸行，種種差別，墮生死中，唯佛正法，而能解脫。如是觀已，見四諦法，了知生死，遠離三界貪愛之想，視諸金寶與泥土等，斷盡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悉得具足，最上無比，履空高舉，如意自在，於世名聞利養等事，而悉不著，釋梵諸天，咸來供養。

是時會中諸苾芻眾，見是事已，心生疑念，俱白佛言：「世尊！今此光明苾芻，以何因緣，未出家時，現於人中，受天勝福？入佛法中，始出家已，即能斷除一切煩惱，證阿羅漢？」

佛言：「諸苾芻！此光明苾芻宿種善根，今已成熟，逮得所利，如應決定，今正是時。是故光明苾芻，以宿善因緣，獲如是果。

「復次，諸苾芻當知，諸業果報皆從自因所作，非外地界所成，亦非水火風界所成，亦非從餘蘊處界成，若善不善，皆由自業，獲諸報應。」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陀曰：

一切眾生所作業，縱經百劫亦不忘，

因緣和合於一時，果報隨應自當受。

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光明苾芻往昔因緣。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與六百二十萬苾芻眾，遊行到滿度摩底大國城中，安止一處。彼國有王，名滿度摩，其王正信，正法治國，國土廣大，人民熾盛，安隱豐樂，離諸疾苦饑饉等難，亦無鬪諍怨害盜賊恐怖，人民和順，善相具足。

「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積財，於法正信，其家大富，財寶無量，與毘沙門天王等無有異。時彼長者，知毘婆尸如來與苾芻眾，來至城中，即自思惟：『我欲請佛及苾芻眾飲食供養，及就我舍安居三月。』作是思惟已，詣彼佛所。到已，頭面禮佛雙足，退坐一面。

「時，毘婆尸佛乃為長者，如其所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積財長者聞正法已，即從座起，整治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請佛及苾芻眾，就我舍中，飲食供養及就我舍，安居三月，一切所須供給承事，願佛慈悲赴我所請。』毘婆尸佛即時默然。積財長者見佛默然，知已受請心生歡喜，頭面禮足，即出佛會，還復自舍。

「是時，滿度摩王聞毘婆尸佛與六百二十萬苾芻眾，遊行到此國城之中，即作是念：『我今請佛及苾芻眾，就我宮中，飲食供養，及就我宮安居三月，一切所須，隨應供給。』作是念已，即與臣佐官屬圍繞，詣彼佛所。到已，頭面禮佛雙足，退坐一面。是時彼佛如其所應，為說法要，示教利喜。王聞法已，即從座起，整治衣服，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今請佛及苾芻眾就我宮中，飲食供養，及就我宮安居三月，一切所須，飲食衣服，臥具醫藥，隨應供給，承事供養，願佛慈悲受我所請。』

「佛言：『大王！我已先受積財長者所請。』

「王言：『願佛且就我宮，飯食供養，我當告勅積財長者。』

「佛言：『大王！法爾不應違於先請。』

「爾時，滿度摩王頭面禮毘婆尸佛足禮已，即從佛會，還所居宮，亟遣人使詣積財長者所，傳教勅言：『汝今當知，我已先請毘婆尸佛及苾芻眾，汝可別日營辦供養。』積財長者白使者言：『願王哀察，我已先請彼佛及苾芻眾。』

「使還白王，王復遣告長者：『汝今居我國中，於理亦應我先供佛。』長者白使者言：『大王若言居王國中，王合先請者，理實不然；願王今時勿相違礙。』

「使還具白，王復遣言長者：『當知設汝所請，我亦不障，然若能造勝上食者，佛當自赴。』

「爾時，積財長者聞是語已，即於是夜，燃以香木，營辦種種清淨最勝上味飲食。滿度摩王，亦於宮中，辦造飲食。至明旦時，長者舍中，敷設莊嚴妙好床座，及淨水器，安布已訖，遣人詣佛，白彼佛言：『飲食已辦，食時亦至，願佛降赴，今正是時。』

「爾時，毘婆尸佛與苾芻眾，食時著衣，執持應器，詣積財長者舍，受其供養。到彼舍已，佛先洗足，處於最上妙好之座；諸苾芻眾，亦各洗足，次第而坐。積財長者恭敬合掌，前禮佛足。禮已，即持最上飲食，躬自奉上佛世尊已，次第各各奉諸苾芻。是時，彼佛及苾芻眾，飯食訖已，收置其鉢盥(ɡuàn)手清淨，次第安坐。積財長者，亦於佛前，恭肅而坐，聽佛說法。

「爾時，毘婆尸佛為積財長者，如其所應，宣說法要，示教利喜。長者得聞法已，心大歡喜，頂禮佛足，積財長者如是供養已，佛出其舍。

「爾時滿度摩王，尚於宮中，營辦飲食，求勝長者，乃謂侍臣言：『我此宮中，眷屬嬪御，而甚廣大，何人善為營造勝上殊妙飲食，而能勝彼積財長者？』侍臣白言：『大王但當禁止諸賣薪者，而彼長者自不能辦供佛之膳。』王如其言，即令禁止：『若固賣者，不應住我國中。』

「時積財長者聞有教勅禁賣薪者，心生忿恚，即作是言：『今我舍中，自有香木，何須彼薪以焚身邪？』是時長者，舍中先燃香木，及以香油，營造飲食，是香普薰彼大城中。

「滿度摩王聞是香已，問侍臣言：『今此妙香，從何所來？』侍臣白言：『此是積財長者燃以香木，營造飲食，是彼餘香，來至於此。』

「王聞是語，知佛已赴長者所請，轉復愁惱，謂侍臣言：『今我宮中，何無香木？』侍臣白言：『市無香木，其何能得？大王當知，彼積財長者家雖巨富，而無子息，一旦終歿，必無繼嗣，凡彼所有，悉歸於王。』時滿度摩王，雖聞是語，亦復不悅，臣白王言：『大王！且止愁惱，王當別日請佛供養，如王所欲，我悉能令勝彼長者。』

「爾時臣佐作是言已，即於滿度摩底城中，悉令除去一切沙礫不淨等物，以旃檀香水，灑令清淨列淨水瓶，焚諸妙香，以真珠寶，交錯垂布，立諸幢幡，散種種華，猶如天中歡喜之園，等無有異，清淨莊嚴，眾寶具足；敷置種種妙寶之座；營辦廣大，細軟甘美，種種上味，清淨飲食色香具足，如天蘇陀悅意上味，如是飲食，所應供養三界中尊。既安布已，時諸臣佐，俱白王言：『今此大城，內外清淨，種種莊嚴，上味飲食，悉已成辦，願王請佛，飯食供養。』

「時滿度摩王，見是事已，心生歡喜，即遣使者，詣毘婆尸佛所，而白佛言：『飯食已辦，食時亦至，願佛降赴，今正是時。』爾時，毘婆尸佛與苾芻眾，食時著衣，執持應器，詣滿度摩王宮，受其供養。到已，佛先洗足，處於最上妙好之座，諸苾芻眾亦各洗足，次第而坐。時滿度摩王，即持寶吉祥瓶，自佛已降，遍行淨水，以佛神力故，有吉祥龍，自然住空，持百傘蓋，覆佛世尊及苾芻頂。王第一妃執其珠金眾寶莊嚴上妙寶扇侍立佛側，餘諸宮嬪亦執寶扇侍苾芻側。時滿度摩王，前禮佛足。禮已，即持上味飲食，躬奉世尊，然後各各，奉諸苾芻。

「爾時，積財長者知佛亦赴滿度摩王所請，即時遣人，潛詣王宮，觀其敷設莊嚴飲食等事所作何若。是人至彼，具見殊勝，貪止不還，如是累遣人去，亦復不還。最後長者即亦自往，至王宮已，備見莊嚴供養等事，乃自思惟：『今王宮中，如是敷設，不知何人而能辦作？我家何故無能此者？』作是念已，還歸自舍，謂守庫人言：『汝可取諸金寶置於門首，有來求者，隨意當與，勿須引入，我不能見。』時積財長者，作是念已，即入舍中，寂止一處，榰頥不悅。

「是時，帝釋天主以淨天眼，見是事已，乃作是念：『今此界中，積財長者布施供養毘婆尸佛，是為上首施主，彼心淨信，我宜變身助其營造。』作是念已，隱帝釋天主身，現婆羅門相，詣積財長者所。到彼舍已，謂守門人言：『汝可入告長者言：「有憍尸迦族婆羅門，今在門外，欲見長者。」』守門人曰：『長者有言：「凡有來者，不應引入，或有所求，隨意當給。」汝婆羅門！若有所欲，宜自持去，何故須求見長者耶？』

「婆羅門言：『我於諸物，都無希取，然今但欲求見長者，汝宜為我速入通達。』

「時守門人，即入白言：『有一憍尸迦族婆羅門，今在門外，欲見長者。』長者告言：『汝可謂彼婆羅門曰：「若有所求，自當持去，何故須欲求見我耶？」』

「時守門人，即出具告。婆羅門復言：『我無所求，唯欲與彼長者相見。』時守門人，再白長者。於是長者，許其相見。婆羅門入已，白長者言：『汝今何故榰頥不悅？有何憂愁？』

「爾時，長者說伽陀曰：

我不說憂事，說亦不能脫，

若令我得脫，我即為汝說。

「時婆羅門言：『汝但具說憂愁所因，我必為汝善解其事。』時，積財長者具說所因已，彼帝釋天主即攝婆羅門相，還復本身，謂長者言：『我是帝釋天主，我今當遣毘首羯磨天子，來助於汝，營辦勝上飲食供佛。』作是語已，隱復天宮，即勅毘首羯磨天子言：『汝往積財長者舍，潛助營辦供佛之事，不亦善乎！』

「時彼天子奉帝釋命，潛助長者，乃以神力，即變大城，悉令清淨，如天境界；敷設種種上妙珍寶嚴飾之具，天諸寶座，天妙飲食，皆悉具足；有愛囉嚩努龍王，自然住空持白傘蓋，覆於佛頂，餘吉祥龍，各持傘蓋，覆諸苾芻頂。有天童女，執金寶莊嚴最上寶扇侍立佛側，餘諸天女各執寶扇侍苾芻側。時積財長者，即持種種上味飲食，躬自奉上佛及苾芻。

「時滿度摩王，即謂使者言：『汝可潛詣積財長者舍，觀其敷設莊嚴飲食，其事何若？』使者奉命，即潛詣彼，具見莊嚴殊異等事，見已忘還；復遣近臣去，亦不還，遣大子去，亦復不還；乃至最後王自詣彼，潛立門側。

「爾時，毘婆尸佛知王在外，即謂長者言：『汝先因滿度摩王發不善語業，斯為罪咎；其王今在汝舍門外，汝可速出悔謝其過。』長者即出，見其王已，悔過自責，迎王前入。王入舍已，具見種種天妙莊嚴及飲食等，見已悉忘前事，乃謂長者言：『汝所供佛，勝上若此，如能日日如是供養佛及苾芻，斯無等比。』

「時積財長者起清淨心，前禮佛足，發是願言：『願我以此，如實布施佛及苾芻，所作善根，當生獲得大富自在，一切具足。所生之處，得於人中現受天福，不起多貪，具離貪行。願如今日，得善法利，值佛正法，歸佛出家。』發是願已，毘婆尸佛及苾芻眾，即住長者舍，安居三月。」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苾芻言：「於汝意云何？爾時毘婆尸佛法中，積財長者豈異人乎？今光明苾芻是也。彼時於滿度摩王所，出不善語業，由是因故，果報無失，於五百生中，與母同其火焚，乃至今生，亦復如是。然於毘婆尸佛所，先種善根，及發大願，今已成熟，為大富長者，一切具足。現於人中，受天勝福，所作善利，乃至威力等事，與彼毘婆尸佛時，等無有異。而今最後於我法中，出家學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

「諸苾芻！以是因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若造一黑業因，決定當受一黑業報；若造一白業因，決定當受一白業報。是故，諸苾芻！若黑業因、若白業因，一一果報，決定無失，當知皆是自分所作。汝等諸苾芻，應如是修學。」

佛說此經已，諸苾芻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光明童子因緣經卷第四

# 佛說月上女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耶離國大樹林中草茅精舍，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阿羅漢。復有菩薩八千人俱，皆是大德，有大威力、有大神通，悉皆受持諸陀羅尼，得無礙辯、得諸禪定、得無生忍，具足五通，所言真實無有虛妄，離諸譽毀。於己眷屬及以利養悉不染著，不求報故為人說法，得深法忍能度彼岸，具足無畏已過魔事無有業結。於諸法性無有疑滯，無量百千那由他劫修行成就，恒以悅色慰喻行者終無嚬蹙，善巧辭句心不變改辯說無窮，亦皆成就平等忍法。能於大眾說法無畏，說一法句過百千億那由他劫，得巧方便無盡智慧，知諸三世猶如幻化，亦如陽焰、如水中月、如夢如星、如空谷響。知諸法性空無相願心常寂滅，住真如法離諸取捨；既得無量智巧方便，亦知眾心所行智巧方便之事，隨所化處悉皆能為演說諸法。於眾生心無有損害離諸愛染，無復煩惱具足忍行。於諸法性皆悉了知，已得成於諸佛剎土莊嚴之事，恒常成就念佛三昧；亦能成就勸請佛智，能斷種種煩惱諸使。於諸三昧三摩鉢帝遊戲其中；亦悉能得智巧方便。其名曰：文殊師利童子菩薩摩訶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難有菩薩、香象菩薩、不捨擔菩薩、日藏菩薩、陀羅尼菩薩、放香光菩薩、雷音菩薩、分別金光明決定王菩薩、那羅延菩薩、寶才菩薩、寶印手菩薩、虛空藏菩薩、憙王菩薩、憙見菩薩、度眾生菩薩、常精進菩薩、常喜根菩薩、破惡道菩薩、金剛遊步菩薩、三界遊步菩薩、行不動菩薩、不空見菩薩、功德藏菩薩、蓮華德菩薩、如香象菩薩、得深智辯菩薩、大辯菩薩、法上生菩薩、諸法無疑德菩薩、師子遊步菩薩、散諸恐怖菩薩、蔽塞諸障菩薩、師子吼音菩薩、非不言菩薩、辯聚菩薩、彌勒菩薩摩訶薩等而為上首；復有如是百千菩薩摩訶薩俱。

爾時世尊在毘耶離大樹林中草茅精舍。時，諸國王大臣百官、大富長者婆羅門等，居士人民遠來商客，皆悉尊重恭敬奉侍。

爾時，彼城有離車，名毘摩羅詰，其家巨富資財無量，倉庫豐盈不可稱數，四足二足諸畜生等悉皆充溢。其人有妻名曰無垢，可憙端正形貌姝美女相具足。然彼婦人於時懷妊滿足九月，便生一女姿容端正，身體圓足觀者無厭。其女生時有大光明，照其家內處處充滿。如是生時大地震動，其家門外所有樹木，竝出酥油自然流溢。毘耶離城一切大鼓及諸小鼓，種種音樂不作自鳴，上徹虛空天雨眾華，於其宅內四角各有伏藏自開，微密雜寶皆悉出現。其女當生不曾啼哭，即便舉手合十指掌，而說偈言：

由昔不造諸惡業，今得如是清淨身；

若當造作惡業者，不生在此大豪貴。

故由昔斷諸惡行，好施調順不放逸；

恭敬嚴重所尊故，方得生此賢善家。

我念往昔迦葉佛，乞食來入毘耶離；

我在樓上見彼尊，如是見已心清淨。

我心既得清淨已，供養尊重彼如來；

爾時現在無香華，塗香末香飲食等。

遂即聞於空中聲，佛於世間不求報；

慈愍一切諸眾生，是故遊行來乞食。

汝欲供養彼尊者，當發無上菩提心；

比於三界設供養，不如信發道心者。

我聞如是空聲已，復見諸佛微妙相；

遂發不動菩提心，從於樓上墜身下。

住空高一多羅樹，復見十方一切佛；

猶如雜寶須彌山，迦葉佛身亦復爾。

是時諸佛神力故，曼陀羅花滿我手；

我時散於迦葉上，即成清淨妙花蓋。

所見十方諸佛者，微妙相好莊嚴身；

我見曼陀羅華蓋，亦復同如迦葉上。

我時空中說是語，願作兩足最勝尊；

修行乃至塵數劫，不獲菩提誓不退。

天龍乃至非人等，八部其數有二千；

聞我如是師子吼，亦發無上菩提意。

我捨三十三天已，還來生於閻浮提；

恒常不失賢善行，故勸汝等修福業。

我在三十三天時，供養釋迦牟尼佛；

今生不為五欲故，唯還供養此如來。

我念宿世諸業報，凡經八十九處生；

所受福德皆如今，智者宜應供養佛。

爾時彼女說此偈已默然而住。其女往昔造諸善根業因緣故，其身自然著諸天服妙寶衣裳，於其身上出妙光明勝於月照，猶如金色耀其家內。然其父母見彼光故，即為立名稱為月上。

爾時月上生未幾時，其身忽然如八歲大，彼女行住坐立之所，其地皆悉光明晃耀，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口氣香如優鉢羅花。毘耶離城所有剎利王公子弟，及諸大臣居士長者婆羅門等，及餘大家豪姓種族所有童子，遙聞彼女月上名聲端正可憙世無雙比，聞是事已，彼等悉皆欲火熾然，心懷熱惱遍滿身體，一一皆作如是思惟：「願得彼女月上為婦。」爾時，一切諸童子等作是念已，皆悉往至毘摩羅詰離車之家，通傳意趣進止參承，各各皆許無量珍寶，駝驢象馬諸財物等；或有共彼離車相見，口愶嚇云：「我當抑奪。」或有呵喝作如是言：「汝今若不與我女者，我必劫汝床褥臥具、財物衣裳身諸瓔珞，一切服飾悉皆將去。」或言打者或言縛者，將如是等恐怖之事而以告之。

爾時，離車毘摩羅詰心生恐怖，舉身毛竪憂愁不樂，作如是念：「彼等或有以其勢力將欲抑奪我女月上而將去者；或有欲來奪我命者。」然彼離車失其本念，煩冤懊惱嚬眉皺頰，眼目不瞬而向其女，遂即舉聲,啼呼涕泣,淚下如雨。

爾時月上，見父如是憂愁啼哭而問之言：「父於今者何故懊惱啼哭如此？」

爾時，離車毘摩羅詰告其女言：「汝於今日可不知乎？為汝身故，城內一切所有人民，悉皆共我身為惡結，是故各各欲來爭汝。我今將恐被其勢力劫汝將去，損我身命及諸財寶竝皆喪失。」

爾時月上，即以偈頌報其父言：

假使閻浮大地內，所有一切諸眾生，

悉各力如那羅延，人人手執利刀仗，

盡其身力趁逐我，彼終不能害得我；

慈心毒仗所不害，水火亦復不漂然，

不畏死屍諸鬼便，及以呪咀言說者；

慈心決定無瞋恨，慈心畢竟不畏他。

我今起此慈心念，護世猶如護身已；

現亦不與他人苦，是故誰當能害我？

厭欲自無有欲想，成慈亦無恚怒癡；

我無欲瞋及癡患，是故無能害我者。

我觀一切諸眾生，皆悉猶如父母想；

世間但有此慈者，他人決定不能欺。

假使虛空沒於地，及以須彌入芥子；

四大海水處牛跡，亦復無能降我身。

爾時月上說此偈已，白父母言：「尊者父母！若必定有如此事者，願於此處毘耶離城四衢道頭振其鈴鐸，號令城內一切人民作如是言：『從今七日我女月上定當出外，自求婚嫁選擇夫主。汝等一切諸男子等未婚娶者，應當各各好自嚴飾衣服瓔珞；亦須掃除城內街巷布散香華，燒香末香及華鬘等悉各備辦，竪立寶幢張懸幡蓋。如是種種好自莊嚴，以如是等諸種法用，諮請父母令作是事。』」

爾時父母聞女語已，即取其言，從家而出，依女所說，即便振鈴遍告城內一切人民，作如是言：「我女月上！從今日後至於七日，當從家出自求婚嫁選擇夫主。汝等應當各自怒力莊嚴衣服掃治街巷，布散香華燒香末香悉各備辦，竪立寶幢及諸幡蓋，如是種種好自嚴飾。」

爾時城內一切人民，聞此語已心生踊躍，各各自於當家門庭及以街巷，嚴飾壯麗過上所陳。

爾時城內剎利大臣，及婆羅門居士長者，乃至工巧，所有童男皆悉沐髮澡浴身體塗治妙香，各各爭競嚴飾衣服及諸瓔珞，作如是已，方始復告左右眷屬，作如是言：「汝等心意不得傾動莫生餘念。其女月上若不來向於我邊者，汝等必須強力助我而奪取之。」

爾時，月上至後六日，是月十五圓滿之時，受八關(ɡuān)齋，其夜明靜在於樓上往來經行。佛神力故於其右手忽然有一蓮華自出，黃金為莖、白銀為葉、琉璃為蘂、馬瑙為臺。其花合有一百千葉，光明曄曄妙麗精華，華內有一如來形像結加趺坐，身如金色自然顯現，威光赫奕明照彼樓，具三十二丈夫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彼如來像所出光明，亦復遍照月上家內。

爾時月上於自右手忽見華已，瞻仰覩彼如來形像，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即便以偈問彼所化如來形像，作如是言：

不審仁者為天龍，為緊那羅夜叉等，

為是鬼神阿修羅？唯願德聚為我說。

尊者此身不思議，猶如金色日天等；

或復變化黃色身，忽似頗黎紅縹色。

我於身心無有想，見尊功德大歡喜；

仁者今為誰所使？未審又從何方來？

不知來意為何緣？來已還欲至何所？

尊嚴顯赫如火聚，功德巍巍似須彌。

爾時彼化如來形像，復以偈報月上女言：

我今非天亦非龍，又非夜叉乾闥婆；

師子釋種佛世尊，今遣我來至儞所。

故非天龍及夜叉，非人亦非緊那羅，

非須輪等八部眾，我真釋種佛使者。

爾時月上復以偈頌，白彼所化如來形像，作如是言：

仁今所言佛世尊，彼形色體何所似？

願為我說彼形相，我得聞已如是思。

又自言我佛法使，而不為我說佛相；

我觀仁威及神力，世間無比即如佛。

爾時彼化如來形像，復以偈答月上女言：

彼尊形體真金色，具三十二大人相，

能為眾生作福田，是故其名號為佛。

自能覺知一切法，又復了別眾生心，

若上若中若下者，是故其名號為佛。

於世間事悉知解，及以了知一切法；

知諸法已達彼岸，是故其名號為佛。

於諸一切眾生心，自心一一能知見；

而於眾生及與心，二處俱亦不染著。

彼因行施得作佛，及能常持清淨戒，

又復忍辱及精進，禪定智慧等成佛。

於世事無不知者，所謂一切諸技藝；

常懷慈悲喜捨心，是故其名號為佛。

降伏一切諸魔等，名聞震動千萬界；

自能覺悟無上道，是故其名號為佛。

彼昔恒常能輪轉，一切諸法無上輪；

光明普照千萬剎，常說苦空及無我。

諸佛剎土有千數，百數億數那由他；

廣大舌根能遍覆，是故其名號為佛。

諸佛剎土有千數，其數又如恒河沙；

彼出大聲悉遍滿，是故其名號為佛。

諸佛剎土千億數，彼尊以手能執持；

一住不動千萬劫，是故其名號為佛。

諸佛剎土千億數，其剎所有諸須彌；

彼尊一毛繫縛已，能持行至數億剎。

聞往諸佛上妙句，於法自在度彼岸；

自覺證已能度眾，是故其名號為佛。

自在十力皆具足，又能成就四無畏；

於諸佛法無有疑，是故其名號為佛。

佛無能作灌頂者，五眼成就悉具足；

五根五力等圓備，七覺分道無染著。

善持禁戒善共住，寂定調伏最無比；

無諂無曲心調順，是故其名號為佛。

佛者恒入諸禪定，心無暫亂亦無畏；

利益眾生說知時，是故其名號為佛。

一切功德悉具足，為諸眾生等供養；

具一切智見諸法，是故其名號為佛。

我若經由一劫說，或經百數千萬劫；

何故其名號佛者？說不可盡故名佛。

爾時月上聞此偈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心生渴仰欲見如來。復以偈頌白彼化像，作如是言：

尊者如是說功德，我今欲見可得不？

智者若聞如此法，決應不樂在家住。

我今若不見佛者，必定不飲不食噉；

亦復不樂著睡眠，及以不坐本床鋪。

我見尊者已歡喜，復聞彼德獲淨意；

若對見彼佛體相，當更發大歡喜心。

佛大丈夫世難聞，經由劫數百千億；

我已聞斯漏盡名，彼尊今在何方所？

所化如來即報言法王今在大林內；

其有徒眾數百千，清淨離垢悉勇猛。

一一能負三千界，手擎經劫不疲勞；

得定智慧辭無礙，具獲多聞如大海。

神通能至數億剎，一頃遍禮彼諸佛；

供養千萬諸佛已，於一時頃還復來。

無有我想及佛想，無有剎想及法想；

一切諸想悉無染，於諸眾生作利益。

汝若欲見彼世尊，及大菩薩聲聞眾；

聽於微妙諸佛法，速往彼大導師邊。

爾時月上執彼蓮華及以化佛，從樓閣上下來，往至父母之邊。到已說偈白其父母，作如是言：

父母觀我所執華，微妙莖稈(ɡǎn)金剛色；

又觀無上華中者，諸相莊嚴如山王。

如是微妙最勝尊，何人當可不供養？

我今見於遍家內，金色光曜母應知。

其身不可遍度量，須臾變成種種色；

赤白黃紫及頗黎，我等今須設供養。

大聖瞿曇在大林，速執華香及末香；

父母同往設供養，應獲無量諸功德。

父母聞已唱善哉！月上此言大利益。

遂辦種種諸香等，寶幢幡蓋及花鬘。

月上父母及親眷，悉著微妙上衣服，

無價珍寶及音聲，種種莊嚴悉充備。

既嚴備已從家出，欲往大林世尊邊。

爾時月上所期之日，六日已過至第七日。時有無量千數大眾，集會俱來看彼月上。於時眾內或有諸人以欲惱心而來會者；或有因看毘耶離城，觀其城上所有莊嚴，却敵樓櫓、雀墮寮窓、勾欄藻梲諸雕飾事，而來會者。時有無量男夫婦女，因涉彼城而看月上。爾時月上仍執彼華，其女父母及其眷屬，齎諸花鬘塗香末香種種燒香上妙衣服，寶幢幡蓋種種音聲，左右侍從周匝圍遶，從家而出在於街巷。

爾時月上諸眷屬等，出至街巷如是行時，無量無邊千數人眾，見彼月上在於街巷進止行時，即詣其所而口悉各唱如是言：「此是我妻此是我妻。」

爾時毘耶離大城之內，或有諸人一時走來，出聲大叫向月上女。是時彼女見其大眾速疾來故，遂即飛騰在於虛空高一多羅，仍執彼華在空而住，以偈白彼諸大眾言：

汝等觀我此妙身，猶如真金帶火色；

非因昔發欲心故，能得如是微妙身。

棄捨婬欲如火坑，及諸世事不染著；

能行苦行調六根，及行清淨諸梵行。

見他妻妾不貪欲，皆生姊妹及母想；

如是當生可憙身，眾人樂見無厭足。

我身毛孔出妙香，汝豈不聞滿此城？

此非欲心所熏得，皆由布施調伏果。

我今本無婬欲心，汝於無欲莫生欲；

今此尊像證明我，如我實語無有虛。

汝等昔或作我父，我或於汝昔為母；

互作父母及兄弟，云何於此生欲心？

我或往昔殺汝等，汝等或復殺我來；

各作怨讎互相殺，云何於此生欲想？

非因有欲得端正，有欲定當生不善；

有欲心者無解脫，是故今須捨欲心。

若墮地獄及餓鬼，及以畜生種類中，

鳩槃夜叉阿修羅，卑舍遮等皆因欲。

眼瞎無舌跛與聾，身體形容悉醜陋；

一切種種諸過惡，皆由往業多欲心。

若於來世作輪王，帝釋三十三天主，

大梵自在諸天等，皆由廣行淨梵行。

生盲喑啞失本性，猪狗馬驢及駱駝，

象牛虎蠅蚊虻等，皆由多欲獲此報。

生大地主喜樂家，豪富長者及居士；

如此皆因行梵行，現得歡喜常受樂。

負重煮炙煙熏鼻，枷鏁杻械撾辱身，

斬截刖劓及挑眼，為人僕使皆因欲。

欲作緣覺及羅漢，眾相莊嚴諸佛身；

自覺覺他廣利益，皆由捨離有欲想。

行欲非唯一種患，多諸過惡無利益；

速望解脫諸欲者，共我往詣如來邊。

更無歸依能拔罪，唯有諸佛天人尊；

汝等速往彼尊邊，無量劫數佛難覩。

爾時月上說此偈句語諸人已，是時大地皆悉震動，於虛空內而有無量諸天子等，揚聲大叫舞弄身衣，詠歌嘯調無量無數，雨諸天華百數千數，作諸音樂不可具宣。

爾時大眾見聞是已，遂生厭離諸欲等想，生希有想未曾有想。當於爾時，舉身毛竪更無欲惱，無瞋無恚無貪無癡、無怒無妬無嫉無諍、無復煩惱無有諸使，皆以歡悅潤澤其身，各各互生父母兄弟姊妹諸親尊長等想；既捨一切諸煩惱訖，各各頭面禮月上女。

爾時大眾所執香華末香塗香，華鬘衣服諸瓔珞等，悉將散擲向於月上。既散擲已，佛神力故，其物在彼化如來上成一繖蓋，廣半由旬。

爾時月上還從空下去地四指，足步虛空經行來往，須臾即出毘耶離城，欲向釋迦如來之所。爾時月上安足之處地皆震動，而彼大眾其數八萬四千人俱，隨從月上次第而去。

爾時長老舍利弗共五百比丘，於晨朝時整衣持鉢，為乞食故便來向於毘耶離城。時彼聲聞諸徒眾等，遙見月上與其大眾前後圍遶相向而來。時舍利弗遂白長老摩訶迦葉，作如是言：「長老迦葉！彼所來者是月上女，欲向佛邊，我等且可逆問彼女，隨意義趣驗試其女得忍已不？」

爾時長老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前行既至月上女邊，到已告言：「汝於今者欲何所去？」其月上女即報長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今既問我作如是言，汝今欲向何所去者？我今亦如舍利弗去如是去耳！」

爾時舍利弗復報月上作如是言：「我今欲入毘耶離城，汝於今者乃從彼出，云何報言：『我今亦如舍利弗去作如是去？』」

爾時月上復報長老舍利弗言：「然舍利弗！舉足下足凡依何處？」舍利弗言：「我今舉足及以下足竝依虛空。」其女復報舍利弗言：「我亦如是，舉足安足悉依虛空，而虛空界不作分別，是故我言：『亦如尊者舍利弗去如是去耳！』尊舍利弗！此事且然，今舍利弗行何行也？」

舍利弗言：「我向涅槃如是行也。」其女復白舍利弗言：「尊舍利弗！一切諸法豈不向於涅槃行也，我於今者亦向彼行。」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問月上作如是言：「若一切法向涅槃者，汝今云何而不滅度？」其女報言：「尊舍利弗！若向涅槃即不滅度。何以故？其涅槃行不生滅故，涅槃行者不可得見，體無分別無可滅者，以是義故，行涅槃者即是涅槃。」

爾時舍利弗復問月上作如是言：「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爾時月上報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舍利弗！今既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尊舍利弗，唯願如是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

爾時舍利弗復報彼女作如是言：「非也月上！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眾多。」

爾時月上報彼尊者舍利弗言：「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故涅槃者實無可滅。」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告月上作如是言：「希有希有！汝今乃能如此辯才無有滯礙，是故汝昔曾更奉侍幾許佛來？」

爾時月上報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舍利弗！今問於我，汝昔曾更奉侍幾許諸佛來者，猶如實際與法界也。」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所言實際及與法界，有幾許也？」女復答言：「如無明有及以愛等無有異也。」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無明有愛復有幾許？」其女報言：「如眾生界無有異也。」時舍利弗復問女言：「眾生界者復有幾許？」其女報言：「如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境界。」舍利弗言：「若如此者，汝說何事是何解釋？」其女報言：「依尊者問，我還依答。」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我問何義？」其女答言：「問文字也。」舍利弗言：「彼文字滅，無有足跡。」其女答言：「尊舍利弗！如是滅相一切法中，如有問者、如有答者，二俱滅相不可得也。」

佛說月上女經卷上

# 佛說月上女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問月上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在菩薩地有是忍相，汝當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月上作如是言：「尊舍利弗！夫菩提者無有言說，但以假名文字說耳！所言成者亦假名說，若久若近俱是名字。尊者！云何作如是言：『汝當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尊舍利弗！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彼無生處亦不可說，無有體性，其間亦復無可成者。何以故？菩提之體無有二相，是故菩提無二離一。」

爾時舍利弗告月上女作如是言：「汝今但當先向佛所，我等須臾為聽法故，不久當還向於彼處而來聽法。」

爾時月上復白長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如來不為聽法者說，亦復不為樂法者說。」舍利弗言：「如來若爾，為誰說法？」彼女答言：「尊舍利弗！若有所聞，不生著想無欣樂想，如來乃為如是說法。」

爾時舍利弗復語月上作如是言：「若有眾生詣佛聽法，為聞法故，如來爾時豈不為彼而說法也？」

爾時月上復答彼言：「若有眾生作如是想，此是如來為我說法，如是眾生住於我想；若有真洞入法性者則無是念，終不云佛為我等故說如是法。」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告於長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此女今既詣向佛邊，今日必當有大法義，我等亦可迴還而去，今日寧可不食為善，莫使我等身在於外而不得聞如是法義。」是故彼等諸聲聞眾遂即迴還，隨逐月上向於佛所。

爾時月上，漸行至彼大林之內草茅精舍，詣於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所持香華末香塗香，衣服資財寶幢幡蓋，所奉佛者以散佛上，散已復散。彼時大眾，所持香華華鬘塗香及以末香，亦散佛上，散已復散。所散諸華於佛頂上成一華蓋，縱廣遍覆滿十由旬。

爾時童子文殊師利告月上女作如是言：「汝於往昔從何捨身而來生此？當捨此身復生何處？」其女答言：「文殊師利！於意云何？我今所執如來形像坐蓮華者，從何捨身而來生此，今捨此身當生何處？」文殊師利復言月上：「此是化耳！夫言化者無處捨身後亦無生。」其女報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一切諸法本體是化，我於彼法不見捨時、不見生時。」

爾時不空見菩薩告月上女作如是言：「如是月上！既不可以女身成佛，汝今何故不轉女身？」其女答言：「善男子！夫空體者無迴無轉，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云何令我而轉女身？」

爾時持地菩薩復告月上作如是言：「汝頗曾見如來已不？」其女答言：「善男子！我見如來如我手中所執化佛，如是如來等無有異。」

爾時辯聚菩薩復告月上作如是言：「汝今能辯法義已不？」時女答言：「善男子！法界之體不可言說，亦不可以文字算數之所攝受。」

爾時無礙辯菩薩復告月上作如是言：「汝於過去諸如來所，聞何等法？」其女答言：「善男子！今可仰觀如上虛空，如來說法與此虛空等無有異，其所聽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而彼法相等如虛空無異無別。」

爾時虛空藏菩薩告彼女言：「汝於往昔所施諸佛，云何奉施？云何迴向？」其女報言：「善男子！如我於此所化佛像施彼佛僧，所獲功德其事云何？」時虛空藏菩薩報月上言：「此佛是化，若於彼施無功德相。」其女答言：「善男子！我亦如是，往於昔日諸如來前，所行布施及以迴向，亦作是相亦作如是迴向。」

爾時不損他心菩薩復作是言：「汝今云何能於一切諸眾生等，得以慈心而普遍也？」其女答言：「善男子！如彼眾生等無有異。」菩薩復言：「彼諸眾生其事云何？」女復答言：「眾生之事，非是過去亦非未來亦非現在；而彼慈心亦復如是，非是過去非是未來非是現在之所攝也；亦復不可以言說也。善男子！而彼慈心其事如是。」

爾時喜王菩薩復問彼女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得法眼不？」其女答言：「善男子！我今肉眼猶尚不得，況得法眼。」

爾時堅意菩薩復告彼女作如是言：「汝行菩提經今幾時？」其女答言：「善男子！如彼陽焰經今幾時，我發菩提亦復如是。」

爾時彌勒菩薩告彼女言：「汝於何時當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女答言：「亦如彌勒菩薩，何時得超凡夫行地。」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希有此女如是辯才。云何乃能與如是等鎧甲大龍共相問答，卓立不坐復不屈身禮諸菩薩？」

爾時月上白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舍利弗！譬如小火體能燒故，所有諸物悉皆能燒。如是如是！尊舍利弗！諸菩薩等與於諸佛亦無有異，於諸行中欲燒一切諸煩惱時，所有煩惱或自或他莫不能燒。」

爾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汝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而彼佛剎當如之何？」其女答言：「尊舍利弗！我於當來佛剎之中，無有如是小行小智名字狹劣，猶如今日舍利弗者，我必當取如是佛剎。」

爾時舍利弗復言月上：「汝既說言一切法界與如來體等無有異。今者所見云何勝負？」月上女言：「尊舍利弗！譬如大海與於牛跡，然彼二水等無有異，而彼牛跡不受無量無邊眾生如大海者。如是如是！尊舍利弗！諸佛聲聞雖同法界，而諸聲聞不能為於無量無邊諸眾生輩，作大利益如諸佛者。又舍利弗！譬如芥子內有虛空，十方世界亦有虛空，彼二虛空雖無有異。然芥子空不能容受聚落城邑，不能建立須彌巨海，似如十方世界空者。如是如是！尊舍利弗！雖於一空無想無願，而有諸佛與聲聞同；然彼聲聞不能與彼無量無邊諸眾生輩作大利益，如似諸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者。」

爾時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月上！佛與聲聞所得解脫豈不等也？」月上答言：「尊舍利弗！勿作是說，乃言諸佛與彼聲聞解脫同等。」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如是之事其相云何？」女復答言：「尊舍利弗！我於今者欲有所問，如尊者意為我說之。尊者證得心解脫時，頗能令此三千大千如是世界平如掌不？頗有樹木及以諸山悉各傾低向汝已不？頗或能有除滅一切諸惡已不？頗有悉除一切眾生煩惱已不？頗有能得一切諸天頂禮已不？頗有魔眾聚集遍滿三十由旬而來已不？頗有一念起智慧心得解脫已不？頗復能降一切諸魔眷屬已不？」

時舍利弗答月上女作如是言：「我於如是一切諸事悉無有一。」

其女復言：「尊舍利弗！菩薩在於菩提道場，能有如是勝妙諸事，復有無量無邊勝事。尊舍利弗！聲聞解脫、諸佛解脫，乃有如是勝負優劣差別之事，尊者云何作如是念，謂佛如來與於聲聞解脫等也？」

爾時世尊讚月上女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月上！汝今乃能如是無礙辯說。」

爾時所化如來形像在月上女右手之中，即從華起，至世尊所，圍遶世尊滿三匝已，從臍而入，佛神力故大地震動。

爾時世尊一一毛孔出一蓮華，色如真金，白銀為葉，功德藏寶以為蓮臺。彼諸華內自然各各復出一佛結跏趺坐。彼諸如來所化形像眾相莊嚴，遍至十方諸佛剎土，自然顯現為彼說法。彼諸佛剎所說法句，以佛神力，聲還聞此如來剎土。

爾時月上見如是等妙勝神通，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其女右手所執蓮華，遂捉投擲如來身上，其華到已在於佛頂成一花帳。其帳方整下有四柱，縱廣正等如依繩墨。帳中自然化出一座，眾寶莊嚴，無量天衣以覆座上。其座爾時忽復有一化佛形像如釋迦者，坐彼座上結加趺坐分明顯著。而月上女擲彼華時作是願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力故，於未來世，若諸眾生住我相者，為說其法令除我相。」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二蓮華現其右手，彼女於是復以其華擲向如來，其華至已在如來上為第二帳，眾寶莊嚴如上所說。於時彼女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未來世，若有眾生住我見者，為說其法得除我見。」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三蓮華現其右手，其女爾時復以此華擲向如來，於即化成第三華帳，眾寶莊嚴如上所說。是時彼女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未來世，若有眾生住於一切分別相者，我為說法除其分別，及除貪欲瞋恚癡等。」

爾時彼女忽然復有第四蓮華現其右手，其女亦復以彼蓮華投擲如來至於佛頂，尋復化成第四華帳，其所莊嚴如上所說。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未來世，若有眾生住四顛倒，我為說法令除四倒。」

爾時彼女復以如來神通力故，忽然復有第五蓮華現其右手。其女爾時復以其華向如來擲，其華至已在於佛頂，亦即成其第五華帳，其帳莊嚴亦如上說。其女於時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若有眾生五蓋覆者，為說其法令除五蓋。」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六蓮華現其右手，其女亦復持彼蓮華擲向如來，其華至已在於佛頂，亦復化成第六華帳，其所莊嚴如上所說。是時彼女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未來世中，若有眾生著六入者，我為說法令離彼著。」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於其右手忽然復有第七蓮華自然顯現，其女爾時復以彼華擲向如來，至佛頂已即復變成第七華帳，形狀大小如上所說。其女爾時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若有眾生住著七識，我為說法令其除斷。」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八蓮華現其右手，其女復持向佛而擲，其華至已次第成其第八華帳，形狀縱廣亦如上說。其女於是復言：「世尊！願我來世藉此善因，若有眾生著八顛倒，為說其法令悉除滅。」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九蓮華現其右手，其女復將遙擲佛頂，其華至已次第復成第九華帳，其帳縱廣如上所說。其女於是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若有眾生住九使者，我為說法令除九使。」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十蓮華現其右手，其女於是復以彼華擲如來頂，其華至已次第復成第十華帳，莊嚴縱廣如上所說。其女爾時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具足十力，如今世尊放大光明照十方剎等無有異。」

爾時彼等所化華帳高至梵宮，是以地居乃至大梵諸天子等，因彼華帳，復與無量千萬天眾同來集會。

爾時世尊便有微笑。然諸佛等有如是法，微笑之時從其口出種種色光，其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等色，及以金銀如是等色。而彼光照至於無量無邊佛土，普至梵天覆翳日月，光明威力勝盛無比，晃耀顯赫還入佛頂。爾時眾中長老阿難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十指掌，以偈問佛微笑放光因緣之事：

一切諸智非無眼，於一切法無有疑；

普照世間光平等，及以微笑有何緣？

往昔劫數尊行施，清淨戒行如寶珠；

住忍不動如須彌，尊今光笑有何緣？

常修精進及禪定，得免諸有生死等；

意行深遠猶如海，微笑放光有何緣？

常行慈悲無休息，及以喜捨亦復爾；

迷失路者能濟拔，尊笑放光有何緣？

尊一毛孔出光明，遍至十方無量剎；

忽然覆蔽日月光，奪彼威力作他眼。

所出音聲妙清淨，具六十種世獨尊；

所有聞者無厭足，復能除滅諸煩惱。

於十方剎無量眾，一切心有所行者；

世尊知已決疑網，尊笑放光有何緣？

誰今決定發道意？誰今乘佛廣大乘？

誰今如是滿心願？世尊微笑而放光。

誰今降伏四種魔，謂煩惱魔及死魔，

陰魔及以天魔等，微笑放光有何緣？

世尊今誰證大利？誰作法豐人師子？

名聞誰至十方剎？如是微笑及放光。

一切智者滅不善，諸慈行中最勝慈；

於諸分別皆已斷，微笑放光有何緣？

何誰今得廣大利？誰復今得滿願心？

和合十力今是誰？如是放光及微笑。

千萬諸天在虛空，夜叉金翅摩呼羅，

及諸天女合掌禮，瞻仰世尊歡喜心。

聚集無量諸菩薩，十方剎土悉瞻仰；

深智如海欲聽法，淨意光笑有何緣？

爾時世尊即以偈句報阿難言：

阿難汝觀此童女，合十指掌在我前；

彼見諸佛妙神通，即發無上菩提意。

過去曾見三百佛，生生世世所見者；

恒生恭敬而尊重，常願云何證菩提。

願不生於惡道裏，唯願生天及人中；

生處不忘菩提心，命終已後知宿命。

昔見如來名迦葉，在於樓上墜下身；

供養彼尊迦葉故，現得無生及順忍。

復有佛號鉤婁村，奉施一具妙衣服；

是故現得金色體，清淨顯赫如月天。

有佛迦尼迦牟尼，香華塗末供養彼；

以是口出妙香氣，猶如栴檀優鉢羅。

佛名尸棄兩足尊，瞻仰彼尊滿七日；

是故兩目青蓮色，諸類看者不知厭。

厭離諸欲五百世，常行清淨諸梵行；

若人起欲來觀者，乃得清淨無欲心。

是故三十三天生，從彼來生離車種；

一切生處知宿緣，巧說諸偈微妙句。

教化父母及諸親，利益無量眾生等；

為欲教化發菩提，故生豪貴大離車。

童女男夫婦人等，教化令入佛乘中；

二萬三千諸人類，成熟無量菩提道。

其女轉此女人身，不久出家在我法；

廣行清淨大梵行，此處命終還生天。

從天命終復生此，於後惡世護我法；

與此眾類作利益，捨命還生兜率陀。

當來彌勒下生時，儴佉輪王家作子；

其於彼眾多才藝，可憙端正備諸德。

供養彼尊三月日，及諸左右眾圍遶；

於彼佛邊得出家，六千三百眾隨逐。

受持彼佛正法已，然後往生安樂土；

既得往見阿彌陀，禮拜尊重而供養。

當於賢劫諸佛剎，十方所有諸世界；

及以恒河沙如來，悉為彼眾作利益。

精進智慧禪定力，供養如是諸世尊；

劫數諸佛供養已，教化無量千萬眾。

於後八萬俱致劫，當得作佛名月上；

彼尊名號月上者，眉間白毫出妙光。

其光金色甚耀麗，顯赫遍照彼佛剎；

日月火光及摩尼，星宿諸光悉不現。

晝夜歲月及四時，皆由彼光更無別；

彼剎當無辟支佛，聲聞羅漢亦無名。

清淨勇猛菩薩眾，彼尊唯當有如是；

彼眾身竝黃金色，百種諸相具莊嚴。

悉名為人妙可喜，彼剎無欲胎生者；

蓮華臺中自化生，生已即有大威德。

於算數中不可量，無量神通至諸剎；

無生忍法無障礙。彼剎無魔及外道，

亦無破戒惡朋友，受淨報如兜率陀；

若有彼剎所生者，諸受果報悉平等，

金銀真珠微妙網，廣大遍覆彼世間。

彼大世尊壽命長，住世七十三千劫，

壽盡涅槃滅度後，正法住世滿一劫；

彼尊在世及滅度，法教一住無有殊。

我若一劫讚歎彼，世尊剎土諸功德；

今日所說諸譬喻，如海取於一渧水。

爾時月上從佛對聞與已授記，聞已歡喜踊躍無量，飛騰虛空，去地高至七多羅樹。既住於彼七多羅已，其女於即轉彼女身變為男子。即時大地皆悉震動，出大音聲、雨天華雨，出大光明遍照世界。爾時月上菩薩即住彼空，以偈嘆佛作如是言：

假動須彌空倒地，修羅住處皆悉滅，

大海枯涸月天墜，如來終不出妄言。

假使十方眾同心，或火成水水成火；

無量功德最大尊，利益眾生無異說。

大地虛空成混沌，百剎同入芥子中，

羅網可用縛猛風，如來終不有妄語。

世尊如是真實言，故我決住菩提道；

今既大地遍震動，我證菩提定無疑。

我今既得菩提記，即轉法輪無有別；

猶如世尊所說法，我百數劫已得聞。

利益天人八部輩，及諸比丘四眾等；

又為無量諸菩薩，汝等於佛莫生疑。

當來悉成無分別，是故決發菩提心；

諸法皆悉如幻化，諸佛所說如夢想。

是處無人無養育，眾生命及富伽羅；

如是諸法本性者，喻如虛空無有異。

我先所有女人身，彼身空體亦無實，

既無實體是為空，空體無物無可取，

彼身顛倒分別生，分別猶如鳥飛空。

意欲成就佛菩提，復欲降伏四魔眾，

復欲三千大千界，轉於微妙大法輪。

汝等猛發菩提意，尊重供養婆伽婆，

不久當成功德尊，同於真體無有別。

善利丈夫尊沙門，二足中尊我頂禮，

能施愛物常得愛，能施法財得自在。

佛是樂本能與樂，能伏怨讐及諸魔，

我嘆應嘆最勝尊，又嘆自在無羨者。

我意所觀諸方處，願見諸佛不思議，

放光如今釋師子，我亦當知十方佛。

皆悉同體覺一法，於真如法悉無二；

無量眾生同實際，有此忍者當作佛。

爾時月上菩薩說此偈已，從空而下頭面作禮。彼作禮時頭未離地，而有無量百千數佛現其目前。彼等諸佛同音授彼月上之記，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月上菩薩眼自對見彼百千佛授其記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即從如來求請出家，白言：「善哉！唯願世尊！自說法中與我出家。」

佛即告彼月上菩薩：「若必然者，當問父母聽汝已不？」

爾時童子所生父母，對見如是變化神通，復從佛聞為彼授記，而白佛言：「如是世尊！我等已許。唯願世尊！放彼出家；又願我等於未來世會如此法。」

爾時世尊即放童子而出家也。時彼童子當出家時，即有一萬二千人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如此法本之時，復有七十那由他諸天人等遠塵離垢，於諸法中獲得淨眼；復有五百諸比丘等，於無為法獲得漏盡心得解脫；復有二百比丘尼等與其同類二萬人俱，其中或有未曾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得發於菩提之心。

佛說此經已，月上菩薩，長老阿難，諸菩薩眾，及彼大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八部之類，歡喜奉行。

佛說月上女經卷下

# 佛說德光太子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

爾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

於是，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賴吒和羅問世尊言：「菩薩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無動畏之慧、超異之智；發遣辯才，光明徹照，入一切智，教授眾生；令得解脫斷於狐疑，以善權方便示一切智；言行相應，所問諸佛，常以巧便得諸佛意；一切所聞法，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

爾時，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問佛而說，頌曰：

云何菩薩滿所行？何謂所作而審諦？

具足智慧功德願，今人中尊解說是，

紫磨金色妙身體，為人中尊積上德。

救濟擁護於眾生，願佛解說無上行，

為如何得無盡智，無量總持上覺道。

云何致得平等行？解決眾人之狐疑，

無數億劫樂生死，其意終不有穢厭。

己見無數勤苦人，善權教授令開解，

淨其佛國眷屬具，光明壽命眾亦爾。

一切所云為寂寞，唯願世尊說上行，

降魔官屬斷諸見，脫於愛欲度想行。

云何講說經法義？願佛解說諸實行；

端正殊好辯才足，為眾人說柔軟音。

飽滿世間如時雨，願佛解說諸覺行。

所說微妙如羯隨，梵聲無疑明慧音，

眾會渴仰於經法，便以甘露飽一切。

若有欲學尊佛道，當勤精進志法行，

如來所講悉平等，唯願法王以時說。

我欲聽說正真道，佛天中天知我意，

今我不敢擾世尊，唯願善說無上行。

佛告賴吒和羅：「善哉，善哉！乃問如來，如此之義。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愍傷諸天及世間人，乃為當來諸菩薩施，令得護行。賴吒和羅！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賴吒和羅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行平等心，而無諛諂；二者、等心於一切；三者、解了空行；四者、如口所言，身行亦爾；是為四事法，菩薩疾得清淨行。」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安隱勸進。何等為四？一者、得總持；二者、得善知識；三者、得法忍；四者、於戒清淨，所行平等；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入於塵勞、勸悅生死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示現佛身入於生死，勸諸起滅者，令得喜悅法；二者、為說柔順之法；三者、所有無所愛惜；四者、得不起法忍；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無所愛著。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著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薩不當貪財利；三者、菩薩不求諸功德報；四者、菩薩不當惜身命；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於法無厭足。何等為四？一者、於戒無所缺減；二者、習閑居野處；三者、奉四賢聖之行；四者、得博聞；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而得無念普有所入。何等為四？一者、令生善處常值佛世；二者、聽受尊長教而無諛諂；三者、樂受教命，其心不著財利；四者、得辯才入深法要；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為菩薩行，無傷害意於人；二者、棄捐諛諂、邪偽之行，樂在閑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望其報；四者、晝夜常志求法，見說法者不求其短；是為四事法，菩薩摩訶薩得清淨行。」

佛爾時說偈言：

其心不著塵垢法，即便無有惡瑕穢，

志意不厭教論法，則能令致無上道。

雖遇不賢常一心，普入邪行惡道本，

出家學道無所惜，在於山間欲解脫。

閑居寂寞無所起，其心不著財利色，

捐棄軀體不惜命，行如師子無所畏；

心得歡悅知厭足，譬如飛鳥無所畏，

一切世間無有常，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樂獨處譬如犀，無有恐畏如師子，

心不怖懅無麁志，若得供養無增損。

捐去邪語及惡見，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為世間一切護，意為善權無放逸。

意善持戒為眾道，心不亂著諸恩愛，

謹順正行如救火，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脫於空無有想，種種具足審寂寞，

所住靜然智慧明，得甘露味常歡悅。

假使得佛覺道意，常為清淨無疑難，

總持辯才一其心，忍一切苦不想報。

若有菩薩聞是行，欲求佛道當歡喜，

常志精進離懈怠，了穢無知意不害。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自墮落。何等為四？一者、菩薩憍慢而不恭敬，為自墮落；二者、菩薩作無反復習於諛諂，為自墮落；三者、菩薩求供養貪利，為自墮落；四者、菩薩佞諂邪行求於供養，為自墮落；是為四事法，菩薩為自墮落。」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墮邪壍。何等為四？一者、懈怠為墮壍法；二者、無淨信；三者、起想；四者、見得供養者，有嫉妬心；是為菩薩四事墮邪壍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不當習四事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與諸邪見人相習；二者、菩薩不當與誹謗正法之人相習行；三者、菩薩不當與惡知識相習；四者、菩薩不當與貪衣食人相習；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苦痛之罪。何等為四？一者、以智慧自貢高，懷憎嫉意；二者、心不歡悅，無清淨行；三者、不能忍辱，但欲貪他人財物；四者、謂有我人著法；是為四事法，菩薩得苦痛之罪。」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自縛。何等為四？一者、菩薩喜輕慢於人，是為自縛；二者、菩薩行世間巧，便起賈作治生想，是為自縛；三者、菩薩意不受法慧為放逸行，是為自縛；四者、菩薩縛意住種姓，是為自縛；是為四事。」

佛告賴吒和羅：「後當來世學菩薩道者，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當供養諸無行者，諛諂人當供養諸諛諂者，有無智人當供養諸無智者；貪求衣食、無有直心、嫉妬種姓、諛諂懷邪、無質朴心、欺諸尊長及諸家室；用供養故，還相誹謗，意貪財利入諸郡國，不念說法以開解人，亦無善權；於眾人無智慧意，自以為智；見他人智慧為善師，便輕慢之；設有無行者，為破壞之器，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為無智懈怠；不多念智慧，還相壞法，別離眾會，共結怨害，轉共諍鬪，謂他無行，我承法教；不奉禁戒、不欲聞法、不行精進；生於貧窶之中，在窮厄之家，行作沙門，但憂求財利，其所在處不能得安，何況亂志？一心雖行佛功德，續貪著家室之利，自謂我為沙門也。」

佛言：「我不謂是輩之人為行菩薩法，如是等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順法忍，何況欲得佛慧正覺之行？」

佛言：「賴吒和羅！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壍，亦復當墮八惡之處。何等為八？一者、生在邊地；二者、墮貧窮家；三者、所生之處面目醜惡；四者、生於邪惡、反善之家；五者、生與惡知識會；六者、多疾病；七者、所生處壽命短；八者、橫死；是為菩薩八惡事，墮於邪壍。所以者何？賴吒和羅！我不以口言作願以為菩薩、不以偽亂之人為清淨行、不以諛諂為菩薩行、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佛、不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行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意、不謂多貪求者而得總持、不謂不見誠諦之德而有罣(ɡuà)礙當得生善處、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我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謂非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我不謂憍慢者當得清潔意，我不謂非知厭足者當好法也，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法。」

佛言：「賴吒和羅！我不怨責外六師也；責此輩愚人，劇於外六師。所以者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諸天及世間人。」

佛於是說偈言：

無智憒亂為放逸，輕慢無敬多貪求，

與塵垢會起欲想，是輩之人去道遠。

貪求供養懈怠增，以無精進失淨信，

便壞淨行亡正戒，犯禁法者失善道。

生於貧家作沙門，在窮厄中求供養，

譬如有人窮無物，從他債望求財產。

貪供養故在閑居，在於彼住欲自達，

得神通智辯才具，棄捐家室受所有。

不見道住隨亂行，生於貧窮卑賤家，

在醜惡中無力勢，墮於貢高愚癡地。

作卑賤者無名德，意貪財利為放逸，

後即生於大惡處，億劫之中無善跡。

假使於道無貪利，諸天人民悉得佛，

隨藍之風不動人，用供養故不自成。

無有功德仰於人，無精進意失善行，

為壞亂教不承法，不能逮得慧道意。

以至誠利致佛法，終不失行如道意，

志願甚堅常清淨，所奉如應則為道。

我求佛故無所惜，及施身命索經法，

是輩捨法不精進，以於道法失句義。

有大燈明無能見，我本求索善義說，

適聞所教即奉行，斷絕一切諸愛欲。

已聞種種佛法教，不能究竟一法句，

非法行者何得道，譬如示盲之道徑。

佛告賴吒和羅：「乃往過去無央數劫，長遠不可計、無量、不可思議。爾時有佛，號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世間教授、佛、天中天。時，有國王名頞真無國王，典主閻浮利天下，廣長六十四萬里。時，閻浮利有二萬大城、有億千家。其頞真無王有大城，名寶照明，王所治處，其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以七寶為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審諦具足。爾時人壽十億那術歲。」

佛告賴吒和羅：「其王頞。我今者，為墮無行之中；我欲默然無為。』彼時太子獨處閑居，無放逸意，遠諸愛欲為等心行。」

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頞，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億帶係；若有風吹，展轉相揩，出百千伎樂之音聲。一切諸欄楯前，各有五百采女，善鼓音樂，皆工歌舞，得第一伎，所作具足，能歡悅一切天下諸國人王，以是供給德光太子。王告諸采女曰：『汝等捨諸因緣，晝夜作諸伎樂，以樂太子，令可其意，無得使見不善之事。』一切欄楯邊置諸施具，飢者與飯，渴者與漿，欲得車馬者與之，欲得衣服、華香、坐具、舍宅、燈火，隨其所求供養。具金銀、明月珠、琉璃、水精、象馬，一切諸七寶瓔珞以給天下。其城中央，為德光太子作七寶宮殿、八重交露；彼一講堂，上有四億床座以給太子。城中有園觀，生花樹、寶樹，其樹常生，悉遍覆蓋。」

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央有七寶浴池，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為欄楯；中有八百師子之頭，其水由中入浴池。其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池水從中流出。池中常生四種花——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黃蓮花；周匝有寶樹，其樹皆有花實。其浴池邊復有八百莊飾寶樹，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寶樹，各以八十八寶縷轉相連結；風起吹樹轉相敲，概出百千種音聲。諸浴池上皆有七寶交露帳，德光太子在其中浴。

「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床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敷八十億妙衣，以為坐具；座高五丈六尺，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諸床座下各有香爐，晝夜三反，火燒蜜香，布諸好花，以寶覆蓋，垂金色蓮花。殿上有明月珠帳，垂八萬明月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一切諸園觀中各有九萬明月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國。」

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有鸚鵡、鸕𪇔、拘耆、孔雀、鴈鳥、鴛鴦、鳩那羅鳥、鶡鵯鳥、諸耆域鳥，皆共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

「爾時，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已還，皆悉童男，都於諸國採擇。得是諸童男將入彼城，皆悉巧黠無所不能、皆知天下諸所作為。復將八十億童女在其城中，端正姝好，年十六已、上限至二十，皆工歌舞，能令男子歡悅，其所語柔軟工談，言語常如應時，不長亦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優鉢花香、身出栴檀香，皆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皆悉圍遶德光太子鼓樂絃歌。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今自然得大怨家，眾亂我清白之法，我今當作無所惜之行。』於是太子愁憂不樂。譬如有人所見拘繫心無所樂，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見諸采女伎樂，意無放逸，亦不以為奇特、亦不貪其城郭、亦不著車乘。彼具足於千歲中，未曾愛色，想亦不想，聲香味細滑皆除諸想，常專志一心，念言：『此為是我怨家之眾，我何持出是怨家中去，而得解脫，為無放逸行。』爾時，諸采女白王頞地。侍者即共扶持，王令起住，為太子說偈言：

願子且觀我諸寶，子初生時自然出，

誰嬈汝者今語我，吾當重罪誅罰之。

今且觀是如天上，我從子意之所欲，

今者太子有何乏，我能隨意令子得。

視是諸欲淨好目，諸采女俱鼓樂聲，

與共娛樂除其憂，悉工鼓音常喜笑。

汝當聽是好音聲，所鼓伎樂相和悲，

今正是意娛樂時，其池水中有蓮華。

園觀中有華葉實，種種妙好無亂穢，

觀是第一自在智，可以喜樂一哀我。

入池中洒自恣樂，中有蓮華青黃白，

種種紅花光覺人，今子觀是何不樂。

鸕𪇔鸚鵡拘耆鶴，拘那耆匐哀鸞聲，

諸香白花譬如雪，孰聞是音不歡悅。

明月講堂平等力，黃金琉璃為欄楯，

諸所珍寶最妙好，諸樹音聲出那術。

欄楯邊施用汝故，眾千采女鼓吹音，

亦聞玉女歌樂聲，子意何念而不悅。

今太子等美姝好，可以娛樂聽我言，

父母住此目淚出，子豈無哀愍我等。

「爾時德光太子，以偈答王言：

彼持功德者，離諸惡見言，

我以厭苦樂，不貪無利欲。

皆見於五道，生死諸人民，

今當說解脫，父王聽我言。

無有觸嬈我，今吾當何說，

我不貪於欲，云何樂歌舞？

一切諸愛欲，我視如怨家。

塵勞諸貪愛，隨人著五道，

是諸采女輩，無覺癡樂之，

為是諸魔事，隨人大繫縛。

諸聖賢道士，常不讚歎是，

習此愛欲者，為種因緣根；

是采女身體，皮革如裹連，

筋骨相搘拄，如幻無正利。

譬若如畫瓶，中盛滿不淨，

譬如在塚間，云何當樂此？

所鼓音樂聲，無有亦無受，

一切樂無諦，了此為不惑。

若習於想念，便即失一心，

隨塵勞音者，譬如癡老人。

一切諸有樹，或有熾盛時，

亦不可常得，或有無樂時。

其果無有常，亦不常著樹，

我以了如是，豈當戲短命。

父母不可保，及兄弟妻婦，

親里亦如是，臨終不自在。

一切諸所有，如草上之露，

不當縱其心，自恣為放逸。

是意不可滿，譬若如大海，

恩愛甚廣大，已得復重索。

眾人貪欲故，各各而懈廢，

無能缺減者，譬如須彌山。

人以意為本，身命過去疾，

譬如河水流，適合便復別。

盡壞不久立，譬若如電現，

貪著三界欲，則為無智黠。

諸天來語我，無得為放逸，

為菩薩行者，不貪諸所有。

願欲得佛道，哀念眾人民，

非以淫欲行，可以致佛道。

其有受貪欲，為心意作奴，

便為自壞敗，不得立功德。

我終不受欲，亦無起瞋恚，

如鳥墮羅網，云何得自在？

現於惡思想，為還自縛身，

意不得自在，為無利空聚，

貪是恐懼身，譬如毒樹花。

何所是人尊，謂度駃水者；

觀視諸人民，流墮惡道者。

為諍空無句，興起諸邪見，

王當知我意，欲度脫此輩。

不貪積慢法，疾得度無極，

覺諸睡臥者，療治於疾疫。

為除去憂患，令立歡悅跡，

欲脫三千世，縛著音響者。

為說善經義，飽滿久貧窮，

調諸不成者，拔出於惡道。

施盲得眼目，令聾者得聽，

為造解脫燈，立智慧神通。

令諸三界人，得三忍平等，

為作慈哀雨，度諸雲霧岸。

為一切眾人，現其光明焰，

便持善覺意，令脫得蔭涼。

為雨諸醫藥，皆令得安隱，

念是已父王，即便坐一心。

吾於一切欲，無復志願求，

但欲索佛道，用哀眾人故；

於諸有貪欲，無復有志願，

孰有智黠人，樂在於是中。

云何犯禁忌？令人意迷亂，

若因貪愛色，為墮大惡道。

孰行佛道者，當復為放逸，

人皆隨水流，我當今逆流。

不可以言說，而致得佛道，

當放慈哀光，照於一切人。

我不貪愛欲，不縛著財物，

我今願父王，不如與眾還。

我欲棄眾會，及一切郡國，

人多求可意，從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勝得億郡國，

不可在愛欲，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無上，安隱快樂句，

當詣大山中，在樹下而坐，

習在於閑居，可得尊覺道。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德光太子於講堂上，與諸放逸者俱，其心穢厭之。時，太子作三品行，何等為三？一者、住立；二者、經行；三者、坐禪；棄捐睡臥，具足上行，已得八住。

「時，太子夜半聞虛空中聲，淨居諸天嗟歎佛功德廣普具足，及歎法眾。德光太子聞已，衣毛為竪，即而墮淚，愁憂不樂，叉手以偈問諸天言：

我在厄難中，諸天願哀我，

今且住聽言，我欲有所問。

行在虛空中，為歎誰功德？

我聞其音聲，其心為悲喜。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諸天為王太子德光說偈言：

今世間有佛，太子不聞耶！

佛號曰吉義，救濟兼擁護。

奉行諸善本，開化尊功德。

眾僧以學問，有億那術千。

「德光太子，以偈問諸天言：

我儻見世尊，云何知是佛？

願說慈功德，欲知於正覺。

假使往見佛，當問道如何，

菩薩行何法，得為一切護？

「於是諸天為德光太子，說偈言：

頭髮軟妙好，英殊如右旋，

其頂相威神，好譬如山巔；

眉間相光明，威曜若日出，

生妙如右旋，色好白如雪。

覺意為清淨，目為紺青色，

人中尊天子，顏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悅，放億無量光，

普遍三千國，消滅諸惡道。

佛口中牙齒，悉平等清淨，

鮮潔如拘文，明如好樹光。

無亂兩二十，合為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還自覆其面。

口所說妙言，令人意歡悅，

常無諸諛諂，梵音甚清淨；

佛之所講說，勝百千音樂，

除寂諸狐疑，令人得利悅。

種種德無乏，善權決道義，

已解黠法花，為百千瓔珞。

其地之音聲，為出天伎樂，

譬如天音響，佛語亦如是。

真陀羅鶡鵯，拘耆及鴛鴦，

鴈鶴及鸕𪇔，鳩那羅問言。

其音為如梵，柔軟甚和悅，

無諂無有短，覺了一切義。

英儒而懸絕，可諸智者意，

清淨離誹謗，無有諸想願。

善施行德義，不聞作瑕穢，

彼法行正覺，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皆有種種色，

手臂長出膝，七合皆為滿；

其指纖長好，有若干妙絕，

紫磨金色體，心如明月珠。

著身毛軟好，上向如右旋，

齊圓如隆起，馬藏寂不現。

足下安平趾，其下有相輪，

佛膝中政好，平等種種色。

經行如龍王，為如師子步，

行時默低頭，諸根悉清淨。

若人散花者，變成為花蓋，

有增無減時，是為佛正法。

若得利無利，勤苦與安樂，

嗟歎及誹謗，其心無增減。

譬若如蓮花，不著於泥水，

正師子如是，無有與等者。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踊躍歡喜；譬如貧窮飢凍之人，得伏匿寶藏其人歡喜；譬如盲人得眼目；若如牢獄繫囚得解脫，其人歡喜。王太子德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如是。

「於是，國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聞佛威神，證明經法，眾僧具足，尊行無缺，在於生死，為反邪行；凡夫之士，多無反復，貪身自見，非是正行；為居家多瑕穢，習著欲者當墮苦痛。放逸行者，智士所離，愚癡為闇瞑，當於其中，為作平等燈明。人意難調，名色甚深，六入無厭，不斷諸習；當遇苦毒痛痒不安，恩愛為鋃鐺杻械，諸受難捨。與有共合長為怨會，生死難斷，為人多眾事憒閙。疾迷亂身不堅固，會當歸死樂少憂多，佛法為第一安。不可以塵勞之行，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功德行。今我在愚癡之中，不得一心定意。不可以樂生死意，與惡人會，嚴治善道，何況乃欲得無上正真道？我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莫使我諸家眷屬，於門中作罣礙，使吾不得出也。』」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向彼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自投，口說是言：『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普見者，今天中天，當念救我。』於是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申右臂，放手光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其蓮花出億百千光明皆普徹照。於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蓮花上，欲往詣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遙叉手作禮三反自歸。爾時，吉義如來迴光還照，於是太子尋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見世尊諸根寂定。爾時，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如來，而說頌曰：

吾不久覩醫王名，今者輙得見於佛，

云何立在瑕穢行，皆能致得一切法。

我向者夜中半時，從諸天聞佛無想，

適聞愁憂無復樂，何所是人無放逸。

其失道者示正路，諸無眼目得等視，

今願為我現大道，慈哀療疾使信淨。

令眾貧窮得富樂，拘閉牢獄得解脫，

斷吾狐疑除諸結，唯願解說其道行。

為吾現正離外道，於闇瞑中作燈明，

為諸傷害除垢穢，願大醫王斷吾疑。

願度脫我生死道，斷絕去吾諸所愛，

令得超度愁憂海，及以八道入大乘。

今壽命短法命盡，多有妨廢功德行，

無福之人不如願，今吾適開願解疑。

今聞導師唯決要，云何菩薩為放逸？

能奉行佛尊妙道，度脫人民生死惱。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德光太子心所念，廣為解說諸菩薩行。德光太子聞彼佛所說，即得無盡總持門，逮五神通，即踊在虛空化作妙花，以散吉義如來上。

「爾時，頞地，與數千眾俱，而舉聲啼泣。爾時，城神來到其舍，告王頞真無言：『大王！無得啼泣愁憂。太子東去，往見吉義如來，稽首作禮，跪拜承事。』王頞真無聞神語聲，與諸眷屬、大臣及太子後宮婇女，及八十四億那術百千人，東出往詣吉義如來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

佛語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國王頞真無意，即為如應說法，令一切眾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於是，王太子德光白吉義佛：『願佛受我清淨飯食請施。』佛即默然受之。德光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今願仁者，勸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來，不當有貪心有所惜也；應時皆同心勸助，放心布施。』於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屬，共奉吉義如來莊飾瓔珞、宮殿城郭，心無遺惜。日作五百種味以供養佛及比丘僧；為一切比丘以赤栴檀香，及七寶為房室；以摩尼為經行處，於上作珍寶交露帳幔，南北各有花樹行列，邊有浴池，中生優鉢花。其邊際清淨無垢，其花有百千葉設百千座，一一比丘各有是具。爾時，德光太子令諸比丘不憂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獨得衣被。

「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臥；不念所愛，不貪其身，供養於佛，所念無異。爾時，未曾有想念於欲，亦無諍亂，心無所害，不貪於國；一切無所愛惜，不貪身命內外無所著。於是聞佛所說法，皆悉受持，不重問如來。初不沐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塗身、不起疲厭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飲食左右。

「吉義如來般泥曰已後，即為造起赤栴檀塔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闍維如來處，以一切天下諸花、諸香、擣香、雜香、伎樂以為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用七寶珍琦之物，以為帳幔覆蓋其上，各以五百七寶蓋供養諸塔，及百千伎樂一切閻浮利諸花、寶樹用供養塔。各然百千燈，一一所然油其價百千，及散一切香花。如是之比，具足供養億歲中。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道作沙門，著三法衣，常行分衛，初不豫世事，亦不睡臥，了無衣食之心。具足四億歲中，常惠法施，未曾計有我。亦不疑他人，何況求供養？亦無生死語，為眾說法不勸令生天上，學是行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使為沙門。」

佛語賴吒和羅：「爾時，淨居諸天心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沙門，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絕。其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億歲，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供養九十四億那術百千佛。』」

佛告賴吒和羅：「汝知爾時國王頞真無不？」

答言：「不及。」

佛言：「則無量壽如來是。汝知爾時德光太子不？」

答言：「不及。」

「則吾身是也。爾時城神者，則無怒覺如來是。」

佛語賴吒和羅：「用是故，菩薩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當學德光太子之行、寂寞之教，捐捨恩愛，無放逸之行。我求無上正真道時，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是輩無行者，貪著衣食，愁思無懈，用供養故。自遠佛法，所學無益，污亂沙門，壞菩薩法。恣其身口意，妄造所願，捨其本行。貪衣被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有慚愧之心。不樂政行學無常之法，不奉尊教、遠離佛行，於道自棄意，不樂解脫行。」

佛語賴吒和羅：「以是故，聞此法已，當覺了之。棄惡知識，莫與無行者相隨，棄諸貪欲。」

佛爾時說偈言：

學道貪利及飲食，即為不樂十力行，

棄捐於佛百德教，用利供養墮他家。

剛強弊惡無慚愧，自放恣墮諸貪會，

為起塵勞墮邪行，便自說言我德行。

身在閑居遊於城，利供養故作恣行，

遠於解脫空去地，以故當棄離諸有。

為不敬佛及正法，遠離眾僧諸功德，

棄捐善道墮三惡，為失八百諸尊行。

若有聞說是經者，審淨其意常精進，

無數億劫佛難值，當用是故如法行。

其說得佛大乘者，常思念是功德句，

念已審爾一心住，當得無礙安隱道。

常立賢聖習觀德，意念厭足自制心，

汝等勿得捐善場，當墮五道如癡人。

習閑居止常精進，住莫自輕勿易他，

訶教己身寂其心，我本奉億佛教誡。

不惜身命意質朴，精進於法行恭敬，

我故常說此言誨，行是已後道不難。

聞是若喜大乘者，不能精進不樂聽，

其有智者樂此言，後當棄惡及怨結。

佛告賴吒和羅：「若有菩薩行五度無極，不如學是經，奉行順教。彼之功德，百倍不及學此經者。」

說此經時，三十那術天及人，發無上正真道意，皆得立不退轉地；七千比丘得無起忍漏盡意解。

於是，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是經名為何等，云何奉行？」

佛告賴吒和羅：「是經名為『離癡願行清淨』，當學當持，正士所樂，決菩薩行，具足諸義。」

佛說如是，賴吒和羅、諸天、世間人民、龍、鬼神等，皆大歡喜，起前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德光太子經

#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詔譯

爾時世尊，從本座起，詣安陀林，於一樹下，晝日棲止，宴寂而坐。是時諸苾芻眾，於其園林，別會一舍，依次而坐，所謂尊者阿難、尊者聞二百億、尊者阿泥樓馱、尊者舍利子，如是等諸苾芻眾，既共集會，乃相謂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阿難言：「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聞二百億言：「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阿泥樓馱言：「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舍利子言：「智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咸作念言：「我等今者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必為我等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何以故？世尊大師，能斷疑故，是大悲者。譬如日光燭諸幽暗，以一切智，破諸疑惑；解除苦網救度有情，令歸正道；等視有情，猶如一子；一切法中，而得自在；以一切法，作大利益。大牟尼尊，能與一切息諸疑惑；佛常勤為解除疑結，是故我等宜共往問。」時諸苾芻互言議已，欲往見佛。

是時世尊在於林中，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苾芻眾以如是事集會議論，即從三摩地起，詣苾芻所。時諸苾芻，前迎世尊，設座奉請。佛就座已，告苾芻言：「諸苾芻！向聞汝等共相議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初阿難言，色相修作多獲義利；聞二百億言，精進修作多獲義利；阿泥樓馱言，工巧修作多獲義利；舍利子言，智慧修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又起念言：『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佛必為我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是事云何？」

諸苾芻白佛言：「誠哉！世尊！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今時開決疑惑。」

爾時世尊為發此緣，說伽陀曰：

色相工巧與精進，智慧於中為最勝；

若諸有情修福因，所獲福果又極勝。

說是伽陀已，復告苾芻言：「諸苾芻，或時有人，於色相等，若隨修作，非一切種、一切時，多獲義利。若修福力，於一切種及一切時，多獲義利。諸苾芻！如福力者，我不見有一法，而諸有情隨修作已，多獲義利。何以故？諸苾芻！我念過去世時有王，名曰眼力，安止王城，善布國政，威神廣大，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其王有后，名曰廣照，色相殊妙，人所樂見。彼廣照后，後於一時，與王同會，嬉戲娛樂，由戲樂故，誕生一子，容止端嚴，人所樂見，殊妙過人，具天色相。而彼太子生生廣植妙色相因，由彼具足殊妙色相，是故今為立名色力。如是次第，乃至其後，別生三子：彼第一者，精進具足，第二工巧具足，第三智慧具足。

「復次，苾芻！彼廣照后，最後復有一子託陰，是日忽然其王宮中，種種珍寶自天而降；復有微妙種種莊嚴珠寶、露幔，俱時出現，覆王后上。時眼力王，見是希有殊特事已，中心異之；即召相師，而詢問言：『今此希有殊特之相，其故云何？』相師對曰：『大王當知，王后有子，託質聖胎，其子大福，具大威德，當具名稱。』王聞語已，復生驚歎，乃至後時，其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大哉！我今欲乘上妙師子之座，覆以白蓋及須寶拂。』即以此事，具白於王。王聞其言，心生歡喜，勅令周徧清淨嚴潔宮城內外，如其所欲，悉為辦造。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我今往彼大金寶聚，踞於其上，隨意舉手，自取金寶，普為一切，廣行布施，使匱乏者財寶豐盈。』以事聞王，王隨所作。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令釋放一切禁繫。』以事聞王，王隨所欲，勅令內外，釋諸禁繫。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遊園林。』以事聞王，王隨所欲，使淨園林，令其觀賞。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於此宮屬多人眾前，以如是事，發誠實語：「若我真實有福報者，惟願天人速疾奉我殊妙莊嚴勝師子座。我若得已處其座上，廣為人眾宣說法要。」』如是言已，顒俟諸天，降希有相。以事聞王，時眼力王，即於宮中，勅令周遍清淨嚴潔所有王城內外，一切人眾，悉著淨衣及妙嚴飾，各持異香華鬘，咸來集會。時廣照后，以眾嚴具殊妙嚴飾，宮嬪、眷屬、侍從圍繞，出詣眾前，相好莊嚴，其猶天女；一切人眾，咸所瞻仰，俱生歡悅。是時王后，於諸有情，隨起慈心，仰瞻虛空，以其真實加持力故，說伽陀曰：

天主人主及解脫，是三福力若最勝；

由此真實我今時，願天速布師子座。

「說是伽陀已，即時忽然天降勝妙師子之座及散妙華；空中諸天，悉皆胥悅。時彼人眾，見是希有殊特事已，咸生愛樂，俱共歎異，說伽陀曰：

希有大福大力能，一切世間今供養；

人間所欲天能成，彼天福力為勝上。

「時廣照后，心生歡喜，處師子座；昇是座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其師子座，從地踊起，住虛空中，高七人量，復有種種殊妙珍寶莊嚴，露幔覆於座上。彼諸人眾，見是福力瑞相殊特，生欣樂意，各以所持異香華鬘，供獻王后，合掌肅恭，以利益心，居前而坐，聽受其語。

「時眼力王，見是事已，極大歡悅，與諸官屬，合掌肅恭，依次而坐。

「爾時廣照后，即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由福藏故獲妙樂。

「說是伽陀已，空中自然有聲讚言：『汝今善說！最上善說！』又復空中，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其眼力王與諸人眾，聞說伽陀，時自然天降殊妙衣服及莊嚴具，各墮其身，王及人眾，即以所降衣服莊嚴，前奉王后，異口同音，作是讚言：『善說！善說！』即時王后，從師子座，自空徐下，安處于地。爾時天樂即隨停止，復奏人間所有音樂，王及人眾，咸生尊重。廣供奉已，悉皆歡喜。時廣照后，迴入宮中，既入宮已，彼師子座，空中隨隱。時諸人眾，顯明觀見，如上瑞相，歡喜讚言：『奇哉福力，具大威德。奇哉福力，是甘美果。』

「爾時廣照后，處于宮中，諸所思作，皆悉止息；乃至其後，滿足十月，日初出時，誕生太子，色相端嚴，人所樂見；即時大地六種震動；於其宮內，空中自然雨七珍寶；王城內外，遍一切處，悉雨種種天妙衣服，及雨最上悅意妙華；處處所有華樹、果樹，開敷結實；觸處布灑，霏微甘雨；四方徐起，調適和風。太子生已，安處于地；即時四大天王，以其威神，忽然地裂，踊出上妙眾寶莊嚴勝師子座，以奉太子。帝釋天主，以天妙蓋及眾寶拂，持覆其上。忉利天眾，雨天妙衣及寶露幔，又或雨其種種珍寶，或莊嚴具，或妙衣飾，或天妙華，或復末香、塗香、華鬘，或天音樂出妙歌音。毘首羯磨天子，以天神力，王城內外，除去一切荊棘、沙礫，布以繒帛，珠瓔莊嚴，豎立微妙眾寶幢幡，遍灑清淨旃檀香水，周匝安置諸妙香瓶，散種種華，乃至一切悅意施設。復次，有百大象，從曠野中，自然來入王宮，住於廐舍。復有百牛來于田里，不以耕耘，自然依時，一切種子，具足成熟。

「復次於其師子座下，有五大藏，眾寶充盈，顯開其門，隨取給用，終不能盡。又復爾時，所有一切，怨對有情，於須臾間，慈心相向。

「爾時太子，以宿命力神通威德，生已即時觀察四方，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由福藏故獲妙樂。

「是時空中，別有一類天眾，見此廣大神通威德希有殊特福力事已，皆生歡悅，深心愛樂，為其發起福威力故，說伽陀曰：

四大王天諸天子，忉利天宮天主等，

彼諸福力極可愛，見此勝福復忻樂。

「時眼力王，與其宮嬪、侍衛、眷屬、耆舊臣佐等，顯觀如是吉祥勝相，咸生歎異，作如是言：『奇哉！太子，有大福力。奇哉！太子，具大名稱。今人中生，乃有如是天中吉祥廣大勝相，俱時出現。』時王歡喜，憐愛子故，勅主藏者：『汝今應開我之庫藏，廣出一切所有金寶，我當為施所有一類善祝願者，使彼皆得財寶豐盈，令其為我妙善稱讚，廣作福事；然復願我生生廣集吉祥勝福，當為太子安立名字。』即時謂彼諸臣佐言：『今此太子當立何名？』近臣白言：『大王！今此太子，現生廣有吉祥福力勝相出現，是故宜應立名福力。』即時王勅福力為名。

「爾時王以福力太子，授其八母：二母抱持，二母乳哺，二母濯浣，二母嬉戲。令彼八母，依時養育、乳哺、濯浣及戲翫等，乃至餘諸妙好樂具，一切供給，受用豐足，願速成長，如淨蓮華處於池沼。其後太子漸成長已，習學諸書，隨學即能窮究奧妙，於剎帝利王種族中，乃至一切所應學者，學悉通達。而彼太子，深信賢善，內心清淨，一切所行，自利利他，具悲愍者。於法自在，哀拯有情，作諸布施，無所積集，一切能捨，大捨遍捨，無有少分而不捨者。謂若沙門、婆羅門，貧窮孤露、諸乞丐者，或有來求自身血肉，是時太子於乞丐人，即起慈心，觀如虛空，乃作是念：『快哉！我今令其乞者得滿所願，隨即施與，況復所有金銀珍寶，飲食衣服，塗香華鬘，諸臥具等，及餘所欲諸受用具，願我一切應念出現，得已施彼一切求者，使令意願皆悉圓滿。』」太子具是德故，名稱遍滿於閻浮提，下至龍界，上徹梵天，一切普聞。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詔譯

「復次，福力太子，乃至後時，與彼四兄出遊園苑；而於中路，有無數千針口餓鬼，居山半腹，容貌羸瘦，其猶聚骨，遍身熾焰，鬼眾圍繞人所不見，唯福力太子先覩其狀。而彼餓鬼，合掌居前，白太子言：『汝大福德，有大名稱，是悲愍者。我等飢渴，苦惱所逼，願今餉我，少分飲食。我等宿世，造慳悋因，故此生中，墮餓鬼界，無數千歲，不得水飲，況復於食而可見邪？』時福力太子，仰瞻虛空，即起悲念：『快哉！我今若得天降少分飲食，當用餉此諸餓鬼眾。』是時忽然有多飲食，自天而降。福力太子，即以此食，餉諸餓鬼。彼餓鬼眾，宿業力故，悉不能見，咸作是言：『太子！我昔聞汝是悲愍者，何故今時不以飲食餉於我等？』太子告言：『我以天降飲食，前授汝等，云何于今不取食邪？』餓鬼白言：『太子！我等宿業力故，悉不能見。』時福力太子，復起是念：『愍哉！慳悋是不可愛。』乃作是言：『若諸福報有大力能，以我如是真實語故，令此餓鬼得見飲食，一切隨應皆能取食。』發是言已，彼諸餓鬼，悉能見食，即時各變，面相如人。福力太子，心生歡喜，遂以飲食，恣其所取。彼餓鬼眾，既得食已，頓止飢渴，身力完具，壯實充盛，無醜惡形，乃於福力太子，各起清淨歡喜之意；即時命終，皆得生於兜率天上，旋處空中，白太子言：『太子！我等得生兜率天上，皆由汝之威神建立。』

「福力太子，聞此妙善語已，深大慶悅，即時前進詣園林中，與彼諸兄，共會議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彼色相具足者言：『今此世間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故知邪？謂若有人，他昔未見，見即歡喜；昔未信重，見已信重。如我往昔，師尊仙人，亦作是說，若有具足妙色相者，為人所喜，妙色可觀，瞻奉愛樂；猶如智人，樂最上法，設諸供養。』

「復次，精進具足者言：『非修色相多獲義利！今此應知，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以故？雖修色相，而無精進，豈能現世及他世中，獲可意果？或謂色相多獲義利者，彼是愚人，癡見所覆。如我所說，精進行業，於現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猶農夫植種，商賈獲利，仕者受祿，學人通教，修習禪定，得輕安果，皆為現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又此精進，於他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生善趣及生天界，大富自在，現證解脫，皆為他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由此一切功德，皆以精進而為依止。又此精進，能治怯弱，若運精進，無有少法而難成者。』

「復次，工巧具足者言：『汝諸仁者，雖復多種所說，而實不能稱可我心。何以故？所有精進，若無工巧，而終不能現有所成；若復精進同工巧作，乃能如實所作現成。是故應知，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復具工巧者，若王、若臣，若沙門、婆羅門，諸長者等，乃至下族中人，及諸工巧之者，悉來供獻。』

「復次，智慧具足者言：『汝等當知，人所修作，多獲義利者，且非色相，亦非精進，又非工巧。何以故？所觀色相，若無智慧，雖復相似而不淨妙。所起精進，若無智慧，雖得義利而無有成。所作工巧，若無智慧，雖復營修不能攝持。是故應知，智慧能成一切事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此智慧，能得色相，能成工巧，能發精進，能獲人中一切妙樂。』

「爾時福力太子，熙怡瞻視具智慧者，而謂之言：『如是，如是！汝言真實。所有色相、工巧、精進，若無智慧，不能多獲義利。故知智慧普能攝持諸如實果。仁者！然此智慧若無福力，諸有所作，亦不得成。是故實知，若人修福，多獲義利。何以故？福是純一果，福為光澤果，福為可意果，福是適悅果。如是福果，我不能盡說其功德，今為汝等，使開覺故，於福門中，說一少分，汝等善聽。由有福故，能獲色相，福具精進，福得吉祥亦獲大富，福具智慧，福能歌詠正法功德，福具聰利，福遊正道，福生上族，福得宿念，福具名稱，福圓戒行，福能布施，福力常得諸根不壞，福常快樂，有福常受智者所供，福完諸力，福常會遇善友知識，福力能作一切事業——謂若耕植田里，或復商賈求利少施其功大獲積集，富盛自在。有福即能於思念間，虛空自然雨其衣服飲食珍寶，一切具足，隨受快樂。福獲可意妙好舍宅；福於現世，及於他生，常得姝麗、妻女、眷屬及財穀等。福者所行之地，自然無其荊棘沙礫，住立平穩；福者亦獲廣大身相；若有患人，福者手所觸時，病隨輕差；又復福者隨觸於人，即能出彼飲食、衣服、珍寶、財穀，給用無盡；福者常得天龍夜叉羅剎鬼等隨處衛護，其猶雨時護苗稼神守護亦然。福者常得多人尊重愛樂；福有善譽，福為人讚。福常能具諸善法分；福者語言人所信順；福者常得光澤可愛；福者常出微妙梵音；福者身胑自然柔軟；福者常發妙善語言；福者常值良友智人不壞眷屬；福者無病；福者為人所愛；福獲財利；福者勇猛。又大福者，得為人王，無不具足，離諸疾病；福者常得富盛不壞；福者獲得轉輪伏藏，七寶具足；福者能於虛空中行；福者威光與日月等；福者得成月天；福者得成日天；福者得成梵王；福者得成帝釋；福者能於天宮樓閣中行，如彼天子；福者有大力勢，如阿修羅王；福者常生善趣；福者捨離惡趣；福者常獲最極難得悅意妙華；福者所作成就；福者能為世間作諸照明；福者常得天、人、阿修羅等正信供養。』

「太子說是諸福事時，四兄異見，修作不同，於是太子，又復言曰：『我今欲與諸兄潛適他國，隨所住處，證驗其事。為當色相人多修邪？或復精進、工巧、智慧福力人多修邪？』是時四兄，聞其言已，悉隨所行，不復告白父王，即適他國。

「入一國已，易其裝飾，各求棲止。時色相具足者，以妙色故，人所瞻覩，皆生悅意，隨獲富盛，受用資養。精進具足者，以勇力故，能有所取；而忽見一迅流大河，深廣可怖，中有極大旃檀香樹，彼精進者，取得其樹，貨易獲利，而成富盛，受用資養。工巧具足者，以工巧力，隨作諸事，由獲富盛，受用資養。智慧具足者，以巧智故，能解勝怨，復能親附有財力者，悅可其意令生歡喜，隨獲衣飾及財寶等，如所快樂，受用資養。

「爾時福力太子，隨自勝福大威德力，周行施作利益福事。一日忽過貧人之舍，乃入其中，以彼太子福威力故，是舍忽有廣大吉祥勝相出現，金寶財穀，周匝充盈。時彼貧人，見已驚怪歡喜，思念：『此如是事，昔所未有，由何所起？從何所來？豈非此人來我舍中，是其威力之所致邪？』又念：『我昔極受貧苦，今獲勝利，一切豐盈，必由是人來此所致，使我舍中吉祥相現。此人大福，有大名稱，宜應於彼尊重供養。』由是尊奉，相續無間。太子於其貧人舍中，致諸富盛，令快樂已，乃至後時，遍流聲譽：『某甲舍中，昔甚貧匱，有一異人，來入其舍，彼威力故，是舍忽然吉祥相現。』諸人聞已，於福力太子咸生信重，俱共讚言：『奇哉！勝福，有大力能。』又以太子福威力故，於彼方處，華樹果樹，開敷結實，時令不愆，遍灑甘雨，種子生成，而得滋茂。時諸人眾，於福力太子，深生愛樂，俱來瞻仰。

「是時太子，為諸來者普攝其心，故作是念：『快哉！今時我此舍中，可能獲得一切珍寶，種種樂具，及諸妙巧悅意等物，給所來者使令具足。』發是心時，應念即現諸珍寶等，皆悉豐盈。時諸人眾，驚異歎言：『奇哉！大福，為甘美果。』乃於太子咸生尊重。是時太子，即為諸人，如其所應，以四攝法，平等攝持，悉令和合，所謂同一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由是名稱普聞一切國邑聚落。

「乃至後時，太子漸次到一國中，見其國王治罰一人善醫業者，勅彼獄官，破其身胑，斷截手足。流血既多，楚毒苦惱，是時被治罰人見太子已，發大苦聲，啼泣告言：『仁者！救我。仁者！救我。』太子即時惻愴斯事，乃自思惟：『我今作何方便救此人苦？』由是念間，忽生智解，如我所有施作福力世間現見。作是念已，悲心內激，即破自身，多出其血，授彼令飲，苦惱得除。太子又見手足已斷甚大苦惱，即取利刀斷己手足，置於彼人手足斷處。是時太子觀察虛空，普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即發廣大真實願言：『我於此生，曾無少分不善之業，若我所說為真實者，願令此人手足斷處，即於今時支節相合，平復如故。』發是言已，彼人即時支節相合，身體完具，平復如故。太子見已，意願圓滿，即作是念：『我以勤勇，所作得成，出自身血，救此人苦。斷自手足，續其支節。又以真實大誓願力，使彼身命全復如故。願我以此最上善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當以法味授於彼人，畢竟令住安樂涅槃。』發是願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帝釋天宮亦復震警。

「爾時帝釋天主，即自思惟：『此何事相？』而復觀察，乃見福力太子作彼最上極難行事，歡喜歎異。又念：『今此大威德者，作是難事，何所求邪？我今宜往證驗其故。』即變婆羅門相自天而降，住太子前告言：『太子！我向見汝斷自手足，何所為邪？』太子答言：『仁者！他有苦惱，即我苦惱；若他快樂，即我快樂。故我向者見一被治罰人，甚大苦惱，我時乃以真實力故，棄捨自身手足支分，填續其人所斷割處，願力真誠，彼獲如故。』

「是時帝釋天主，愈生歎異，即復本形，告太子言：『汝今豈非以不實心，或異所求，或退轉故，捨自身邪？』太子白言：『天主！我所棄捨自身手足，無不實心，亦無異求，又非退轉。』帝釋復言：『汝若然者，云何使我證知是事。』太子白言：『天主！汝豈不聞，如我所作，皆真實力。』太子即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觀察四方以實願力，說伽陀曰：

若我所言是真實，貪愛自身為纏縛；

真實不退轉今時，願我此身即如故。

「說是伽陀已，太子身胑即獲如故。由是空中遍雨天華，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和風徐起，現諸瑞相。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三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詔譯

「爾時帝釋天主，見是福力，現生果報，希有瑞相，又知人天悉皆胥悅，心頗異之。乃謂福力太子言：『太子！汝今如是勤修勝行，有何所求？』太子白言：『天主！我為求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拯拔一切有情，出生死海，悉令安住究竟涅槃。』時帝釋天主，知福力太子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深心不動，猶若須彌，稱可其意，作是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汝有廣大最上願力，必當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言已，隱身不現。

「復次，於後彼國之王耆年而終，其王未立灌頂太子，於是王之宗族臣佐人民，共會議言：『我等于今當令何人紹灌頂位？』時一人言：『若有福力大名稱者，可宜紹位。』如是言已，眾意悉同，即遣使人周行求訪。

「是時福力太子，當繼王位，善根開發，與諸侍從，出遊園林；太子行時，道路平坦，觸處皆無荊棘砂礫；於其中路，吉祥相現：細雨散空，旋布其頂；異色飛鳥，順次宛轉；童男童女，發勝妙聲，踊躍奔馳，咸生歡悅；一切人眾，身毛喜豎，皆得輕安。又聞空中悅意之言。太子覩斯事相，即起思念：『此相出現，我當決定紹灌頂位。』作是念已，進詣園中，受諸福樂。其園有一大無憂樹，華開茂盛，太子於彼安然寢寐。諸同往者，樂華果故，各於園中，隨處遊賞。又復太子，福威力故，彼有龍王，忽然從地涌出千葉微妙蓮華，其量廣大，色香具足，最上可愛。而彼龍王，又以神力徐置太子在蓮華上；爾時太子都無動覺。由是漸過食時，日正中分，餘諸樹影悉皆移動，唯無憂樹影覆太子身，如故不動。又彼園中諸餘華樹，皆悉傾向，大無憂樹，吉祥勝相，悅意可觀。

「時福力太子，夢見自身處穢污上，又見自身穢污所染，又見自以舌舐虛空，又見自身蓮華中立，又見自身上起山峯，又見眾人頂禮於己。太子寤已，隨應占察如上所夢：『如我夢見自身在於穢污上者，我必應居灌頂王位，大富自在，斯為前相。如我所見穢污染身者，我應處于大師子座。如我所見上起山峯者，我應於一切處常居最上。如我所見眾人頂禮者，我應為彼眾所尊重。如是等事，審占其相，我今決定為灌頂王。』

「爾時彼國臣佐，先遣使人周行求訪到彼園中，具見太子次第相續吉祥勝相；心生驚異，此大福力，有大名稱。即時速還，具陳上事。時諸臣佐，聞彼言已，皆生歡喜。即依法儀，悉備所須，行詣園中，授其灌頂，到已見諸吉祥勝相。

「時福力太子，即於微妙大蓮華上，結加趺坐。以福力開發故，四大天王奉天莊嚴大師子座，帝釋天主奉天妙蓋及眾寶拂，忉利諸天奉種種寶嚴飾露幔，散眾寶華如雲而下。四大王天諸天子眾，雨種種寶，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及散妙衣。國中園林，周遍清淨，一切悉無荊棘砂礫。豎立幢幡珠繒交絡，設妙香瓶，散諸異華與天宮等。帝釋天主，勅毘首羯磨天子，普於園林，悉令化出四寶所成廣大樓閣，以備太子隨意受用。時彼臣佐，又觀如是希有勝相，轉復異之，咸各肅恭，虔命太子處師子座，頂禮尊奉，如其法儀，為授灌頂。太子得灌頂已，身出光明，周遍照耀一由旬量，映蔽日光而不顯現。是時眾中，有一類人，見斯光已，咸悉稱言：『此勝光王。』一類人言：『此福力王。』

「爾時福力王將入王城，帝釋天主等，於其王前，隨依法儀，作供獻已，隱復天宮。時福力王，既入城已，善布國政，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息諸鬪諍，却除他敵，悉無賊盜、飢饉、疾病，愛護人民，猶如一子。華果樹林，悉皆茂盛，時令不愆，稼穡豐阜，雨澤順時，大地受潤。復次，其後王之四兄，聞斯異事，咸生驚怪，共會議言：『福力太子，勝過我等，福慧二全，以福力故，為大國王，最上大富，稱可我心，我等今時宜共往彼。』於是四兄，同詣福力王所。到已即時咸祝之言：『願汝最勝增長壽命。』又復讚言：『善哉！大王！汝昔要期，今能固立福慧若斯，勝過我等，於他國中，統王大位，皆由汝勝福力所成。我等親朋，具悉瞻覩。』

「時福力王，從師子座歡喜而下，致敬問訊，如應施設高廣之座，命彼諸兄次第而坐。諸兄即令王復本座。眾坐已定，作諸供獻。如先所論，互談議已，皆生決定歡喜之心。時王起尊重意，各以所奉。如是集會過二三日，王為諸兄及彼人眾開發，令知福非福事，說伽陀曰：

無福者墮地獄中，受大苦惱常無間；

或墮餓鬼或畜生，受飢渴苦及負重。

無福之者壞其身，無福為奴重疲極，

無福墮於聾瘂中，無福愚鈍多邪慧。

無福之者魑魅著，無福之者醜形容，

無福多於下族生，無福心亂人所惡，

無福之者多迷惑，無福為他所輕謗，

無福之者諸所為，雖復勤力不成就。

無福之者身麤澁，悉無威光不可意；

無福之人兄所居，草木青潤成枯瘁。

無福人所不隨順，外境觸害亦復然；

諸惡鬼神羅剎娑，常時侵嬈無福者。

無福者用藥治病，返成非藥病增劇；

由無福故受貧窮，復為他人所輕慢。

無福之人生子息，其性麤惡眾憎嫌；

無福者雖眷屬多，常時離散生苦惱。

無福者壞於眼目，而復相續諸苦生，

多病皆由無福因，小生疾病固難差。

無福之人多兇惡，無福常發麤惡聲；

手指攣拳體不完，語言人多不信順。

無福之人諸所有，王官水火盜賊銷；

無福唯聞非愛言，觸處常生於驚怖。

無福雖居平坦地，隨處旋當荊棘生；

設或植種及經商，雖常多作無義利。

無福者於一切時，所有財寶皆散壞；

世間無少顧戀心，實不可愛無善利；

諸無福者如是相，智者當知皆破壞。

福者所作善護持，於一切時無散失。

福者所行不懈倦，常起堅固勇悍心，

如蓋覆蔭廣無邊，復能制除諸惡雨。

猶犢隨母常飼乳，福者如意善欲同；

又如劫樹悅意觀，常獲一切所欲果。

福者能具忍辱力，及得悅意大吉祥；

信行深固可依從，生生皆具妙色相。

福者廣布大名稱，能具多聞及智慧；

見者咸生愛樂心，又能獲得聞持念。

福者臨終無疾病，臨終亦復歡喜生，

極惡境相不現前，遠離驚怖及苦惱。

福者臨終受天樂，天宮樓閣現其前；

忉利諸天夜摩天，彼彼天人來引接；

兜率天宮諸天子，化樂天眾亦復然，

他化自在欲界天，咸來衛護於福者。

福者猶如大梵王，俱胝天眾皆宗奉，

於其一千梵界中，廣大尊勝而自在。

福者諸所作皆成，復常處於快樂位，

一切皆生愛樂心，乃至外境無觸害。

「是時諸兄及其人眾，聞伽陀已，於福力王，心皆信伏，極大歡喜。現世他生，顯明開示，一向悉知，福力最勝。

「時福力王，為諸人眾廣說福事，開發心已，觀察虛空，作是念言：『快哉！我今可能徧於王城內外，悉雨種種珍寶衣服。』發是心時，忽有種種殊妙衣服，及悅意華諸妙珍寶，自天而降，悉皆充滿王城內外。現是相時，人天胥悅，咸生驚異，悉起廣大淨信之心，俱發是言：『快哉！天子，有是福力，具大威德。』

「復次其後諸小國王，聞是事已，咸起思念：『彼王有大福力，具大名稱，我今宜應往彼尊奉。』由是諸王共會一處，各領四兵，所謂象、馬、車、步兵眾，同詣福力王所，下車前進，肅恭伸拜，合掌白言：『天子大福，具大名稱，為大國王，威德特尊，我等今時故來親奉。』

「時福力王，即復致問，普為慰安，如次坐已，并其官屬，各與無價上妙珍寶；又以十善法門，普為攝化。是時諸王，俱獲勝利，各還本國。

「復次，其後父眼力王，展轉聞知如是奇事，先遣使人詣彼國已，自當速疾與諸官屬，終日竟夜，促途前進。父王到已，愛念子故，即時遙見，雙目淚垂，悲喜交盈，聲哀心切，速從車下，前執其手，久而視之，父王乃言：『我是汝父，汝必深知，我今年耄衰朽若斯，國政甚難，我不堪任，今付於汝，汝當負荷。』言已即時卸自寶冠，置於子頂，子如父教，兼統其國。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三

#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

臣施護等奉詔譯

「復次福力王，以至極盡閻浮提界都統王政，國富自在，威德特尊。一切人民，王悉周給珍寶財物，以十善法普為化導。時閻浮提人民，熾盛安隱快樂，息諸鬪諍，却除他敵，悉無盜賊飢饉疾疫，亦無貧窮癃殘之者。皆有財寶庫藏充滿，眷屬廣多如意自在。又復一切方處，自然除去荊棘砂礫。時令不愆，雨澤溥潤，華果茂盛，稼穡豐阜。人民咸知福力增勝，常行布施作諸福事，潔己清心，修持戒行。閻浮提人命終皆生四大王天；其福力王廣為無數人眾開發善根，現世他生作大利益，有無數千人命終得生兜率天上。」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彼福力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居菩薩位。福力王父眼力王者，今淨飯王是。廣照后者，今摩耶夫人是。色相具足童子者，今阿難苾芻是。精進具足童子者，今聞二百億苾芻是。工巧具足童子者，今阿泥樓馱苾芻是。智慧具足童子者，今舍利子苾芻是。彼時帝釋天主者，今目乾連苾芻是。而彼國王趣命終者，即魔王是。彼貧人者，今羅睺羅苾芻是。彼受治罰善醫業者，今憍陳如苾芻是。諸苾芻！以是緣故當知福力，而諸有情於一切時，應廣修作諸勝行業。故我先說彼福力者，我不見有少法隨修作已多獲義利。」

爾時諸苾芻咸生疑念，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往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統王諸國具大名稱，威德特尊受天人福，諸有所須於思念間一切如應，自天而降生時地動，空中雨寶降師子座，帝釋奉蓋現寶藏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

佛言：「諸苾芻！福力王者，於累生中積修福業，行願廣大緣力合集，決定如應受勝福報。又諸苾芻！汝等當知，一切有情所作行業，皆非外緣可得，亦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成，若善、不善隨蘊、處、界起諸行業。」即說伽陀曰：

假使經百劫，不壞諸業因，

因緣和合時，有情隨受果。

「諸苾芻！我念過去久遠世時，有佛出世，號無能勝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普於世間作佛事已，乃至最後於一國中入無餘依大涅槃界，如薪盡火滅。而彼國王收其舍利，造立寶塔廣大供養。其後諸苾芻眾，鳴於犍椎擊鼓發螺，普告大眾，時苾芻等無數百千人集會一處，彼大法師於吉祥日廣為諸人宣說法要。是時國中有一博戲者，名曰得勝，深著博弈戲翫等事，妻名廣勝，子亦同名。是人先積家財，以博戲故內外財物輸於他人，皆悉散蕩，唯存所著㲲衣二段并常持蓋革屣及五金錢。其人一時忽作是言：『我不造福，因受斯貧苦。』言已吁歎，持如上物即出其舍，訪求博戲次第。行至說法之所，見大法師處師子座，人眾圍繞合掌聽法。是人覩斯勝相生清淨心，自念：『我今亦此聽法。』即以諸物置於一處，合掌諦誠聽受所說。時彼法師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由福藏故獲妙樂。

「彼人聞是伽陀已，乃思其言：『由福藏故獲妙樂者，我往生中不造福因故受貧苦，我今宜應隨力施作少分福事。』即自惟忖：『我之家財悉已散蕩，而今但有隨身諸物。是中取五金錢及㲲一叚若行施者，又慮貧劇致殞身命；若不布施永壞福因，於他世中而無所託。我今以何方便能離貧苦存活身命，隨修福事不壞勝因？然我今者寧受飢貧必營福事，宜以金錢及㲲衣施。』作是念時，而彼法師又說伽陀曰：

善法應當速疾修，即能息除諸罪業；

如是宜修勝福因，一切罪業非所樂。

「彼人復聞是伽陀已，審思其言『善法速修』，斯為決定，由是發起清淨施心，以所持蓋覆法師頂，取其革屣安師足下，散五金錢布於座側，舉㲲衣段被法師身。心大歡喜身毛皆豎，頂禮雙足益生淨信，發是願言：『願我以此為法布施最上善根，此生已往，生生有大殊勝福力，具大名稱，受天人福，威德特尊統王諸國，若有所須應念即現，勝相出生獲無盡藏。』其發如是廣大願已，時彼法師即為如應迴向功德。是時博戲者出離眾會，唯存一衣以覆其身，還復其舍。時妻及子見已驚異，念前所持諸物出外，應為博戲之所散蕩。妻故問言：『仁者！舍中但存我及於子，餘無所有，豈非我等將亦壞邪？』彼人由是轉增逼迫受貧窮苦，自省斯緣，說伽陀曰：

世間何苦勝貧苦，而貧苦與死苦同；

寧當死苦尚甘心，彼貧窮苦不愛樂。

「說是伽陀已，吁歎而住。其後一時，彼妻持瓶詣井以汲，雖復下徹得水，其力不能出之；妻乃召夫令觀是事，其夫即時同力而舉，亦不能出；又呼其子，三人相與悍勇勞力方能小舉；怪而視之，乃見其下有五鐵瓮，滿盛黃金聯接排置。夫先見已驚異思念，豈非先施今獲其果？熙怡瞻視，說伽陀曰：

奇哉功德現此處，一切過失悉蠲除；

今所得由先種生，施者果報知如是。

「是時彼妻歡喜問言：『仁者！勝相如是，善語若斯，其故何邪？』夫為如應廣說其事。

「復次後時彼得勝博戲者，福力開發現獲斯果，由是展轉遍流聲譽，國中人民互相謂言：『奇哉希有殊特大福，忽然能獲大富自在。』彼人從是已後向佛法僧，倍勝於前極生淨信，日日於佛塔所廣大供養。復於正法聽受修習，又以上味飲食日供淨眾及餘沙門、婆羅門、孤露乞人，亦復隨應供給所須悉令滿足。又復廣營精舍，令彼四方苾芻居止承事供養，由是名聞流布城邑。其後彼國王忽命終無紹繼者，時諸臣佐親屬，審知是人有大福力具大名稱，共議勤請紹其王位。時博戲者即隱本名，人皆稱謂得勝大王。

「時得勝王現獲如是悅意果報，起猛利心，勝前布施，作諸福事，修持戒行，其王普為臣佐、親屬、一切人民開發福因已，後趣命終即生他化自在天，為彼天王之子。生彼天時有諸上妙悅意珍寶，及眾衣飾自空而降，身有光明映彼天眾光明不現，彼天見已咸皆驚歎，希有勝福果報若斯。」

佛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彼得勝王者豈異人乎？即先所說福力王是。彼時初為博戲之者，能發喜心愛樂聽法，竭其所有以施法師，故於現生獲勝果報，紹繼王位開發福因；由此因緣，二十六生為他化自在天王；三十六生為化樂天王；三十六生為兜率天王；三十六生為夜摩天王；三十六生為忉利天王；三十六生為四大王天主；無數百生為金輪王；正法統化於四天下，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神寶、主兵神寶，如是七寶隨意受用。復有千子，最上色相，勇健精進能伏他軍，極海邊際大地境界，悉無盜賊刀杖等怖，咸修正法安隱而住。」

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陀曰：

大士如是諸勝因，多生得為勝主宰；

由佛普攝於世間，此是諸佛之所說。

若得聞是希有事，及此神通廣大緣，

造黑業者尚信生，誰諸智者不開覺？

是故如是大希有，大威德者隨所求；

應當尊重正法門，復常思念諸佛教。

佛告諸苾芻：「如我所說，汝等應當如是修學，是故常勤愛樂正法，尊重恭敬信奉供養，如是作已為所依止，如是學者得大利益。」

佛說此經已，諸苾芻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上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見諸沙門，身心懈怠不勤精進，告阿難言：「夫懈怠者眾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眾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在家精進，衣食豐饒、居業益廣，遠近稱歎；出家精進，行道皆成。欲得具足三十七品，諸禪三昧道法之藏，截生死流至泥洹岸無為安樂，當勤精進勤修為本。欲得六度無極，四等四恩，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特異之法，六通、三達，成一切智；欲得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嚴淨國土教化眾生；皆由精進而得成辦。」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央數劫時，有五百長者子，設施大壇，竪立大幡擊鼓宣令：『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匃，悉當惠與。』五百長者子，各出珍寶、象、馬、車乘、衣被、飲食，各隨所乏悉皆與之。時，有一貧人，周行諸國至此國中，見五百長者子施立大壇，賑窮濟乏周救一切，無所遺惜，而問之言：『汝等布施所作功德，求何等願？』即便答言：『持此功德欲求佛道。』

「爾時，貧人重復問曰：『何謂佛道，其法云何？』諸長者子而答之言：『夫佛道者，過於羅漢、辟支佛上，三界特尊，天人之師，無量大慈無極大哀，普愍五道眾生之類猶如赤子，教化一切悉令為善，斷絕眾生三塗之苦，度生死海使至泥洹安樂之處。所謂佛者，諸惡永盡諸善普會，無復眾垢諸欲都滅，六度無極皆悉滿畢，以權方便隨時教化而無有極，有十神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奇特之法，三十七品道法之藏而無有極。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通清徹無所罣礙。前知無窮却覩無極，現在之事靡所不知，三達遐鑒顯于十句。有如此德，故號為佛也。』諸長者子等，各各歎佛無量德行，悉皆如是。

「於時，貧人聞佛功德，心自念言：『我今亦欲學習此願廣度一切；加復貧窮無有財寶，當用何等而行布施？』意自念言：『當持己身而用惠施。』作是念已便行索蜜，而用塗身臥於塚間。便作願言：『今我以身施與一切，若有須肉頭目髓腦，我悉與之。持是功德用求佛道廣度一切。』

「作是願已，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諸天宮殿𡶅峨。釋提桓因即以天眼觀閻浮提，見於菩薩在於塚間以身布施，即便來下而欲試之，化作眾狗飛鳥走獸，欲來食之。於是菩薩而見眾狗諸飛鳥輩來噉其身，心便歡喜無有退轉傾動之意。於時，天帝還復釋身而讚歎言：『善哉善哉！甚奇難及！所作功德欲求何願？天帝、梵王、轉輪王乎？』

「於是菩薩便起答言：『不求天帝、轉輪聖王、魔王、梵王，亦不願求三界之樂，今我至意欲求佛道。我既貧窮無有財寶可用布施，以身惠施用求佛道，廣度一切無量眾生。』

「爾時，天帝釋、無數諸天，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奇特難及！』時，天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此事不為難，

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時，天帝釋語菩薩言：『汝大勇猛精進難及，過踰於此五百菩薩所施者，上百千億倍不可計倍，當先在前而得作佛。』帝釋諸天以天香花，而散其上歡喜而去。」

佛告阿難：「爾時，貧人者，今我身是。五百長者子，今此彌勒五百菩薩是。我以精進勇猛之故，超諸菩薩所作功德而先成佛，精進勤修不可不逮也。菩薩布施如是。」

於是，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莫不歡喜，為佛作禮，各各精進修建道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居士財富無數，所有珍寶多於王藏，字摩訶男摩，為人慳貪，不敢衣食，不知布施。若行出時，乘朽故車，結草為蓋，著弊故衣，食欝陳穀(ɡǔ)，未曾美食，食便閉門。時，病困篤遂便喪亡，又無子息，所有財寶，波斯匿王盡奪収去，己身妻女不蒙其恩。波斯匿王往至佛所，稽首佛足却坐常位，問世尊言：「國有居士名摩訶男摩，為人慳貪，不肯布施不知衣食，今者已死，生於何道？」

佛告王曰：「墮於盧獦(ɡé)地獄之中，數千萬歲受眾苦痛；從地獄中出當墮餓鬼，晝夜飢渴身常火燃，百千萬歲初不曾聞水穀之名。」王聞佛說心驚毛竪，悲泣哽咽不能自勝。

佛告王曰：「夫為智者能捨慳貪行於布施，現世獲祐後世受福。昔過去世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迦那迦跋彌，為人慈仁，典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王，有萬大臣、二萬婇女、一萬夫人，人民興盛。時，火星運現，太史占之，當旱不雨經十二年。太史白王：『星運變現，舉閻浮提十二年中當旱不雨。若不雨者則五穀不収，人民飢餓國欲大荒，當云何耶？』時，王聞之大用愁憂，即勅群臣，召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盡來集會，盡皆條䟽人民口數，又䟽現穀(ɡǔ)多少斛斗，不問男女豪貴貧賤大小，計人并計日，日與一升粟不得長食。群臣諸王皆悉受教各還本國，宣令所局悉皆如是。

「從是已後天旱不雨，不耕不種無有米穀，人民飢餓死者甚多。群臣白王：『人民飢困，死者甚多。』王告群臣宣令諸國，告勅人民各持十善，雖復身死神得生天快樂自然。諸臣受教咸各宣令：『人民大小皆持十善，其有死者盡得生天。』

「時，有一人聰明智慧端正無比，見比舍家母與兒共通，其人見之心便不樂，意自念言：『雖得人身作畜生行，色欲所惑，子不識母、母不識子，顛倒上下不相分別，生死之中甚大可畏。』即便剃頭而著袈裟，詣於山澤坐禪思惟：『由有愚癡貪婬瞋恚致有諸行，便受五道生死眾苦。若無三毒則無諸行，諸行已滅則不受身，已無有身眾苦便滅。』思惟如是，豁然意解諸欲永盡。即時，便得辟支佛道，六通清徹無所罣(ɡuà)礙，便自思惟：『我今當受何誰食耶？』觀閻浮提一切人民，皆悉飢餓食不可得，唯當往詣大王迦那迦跋彌所而乞食耳。即便飛到大王宮內，從王乞食。王言：『我食齊此，今日便盡。』王自念言：『今我自食，會亦當死；若我不食；亦當死耳。今得值此，神人難遇，我寧不食，飯此快士。』自持食分即便用飯此辟支佛。

「辟支佛食飯已訖，意自念言：『今此大王所施難及，當使其王益加歡喜。』即於王前昇於虛空飛騰變化，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上方踊下方沒，下方踊上方沒，經行虛空或坐或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自分一身作百作千作萬乃至無數，以無數身還合為一。現變已竟從空來下，住於王前而語王言：『汝今所施實為難及，欲求何願必當與王。』王及群臣夫人婇女，皆大歡喜，頭面著地禮辟支佛足，而求願言：『今我國土人民飢餓，危困至甚命在旦夕，今我持此最後之食施此快士，持此功德除我國中飢困，唯求此願。』時，辟支佛即答王言：『當如所願。』言竟即便飛去。

「應時四方，即便雲起合於虛空，便作大風吹地不淨，瑕穢糞除悉令化去，便雨自然百味飲食，徧閻浮提。復雨五穀，次雨衣被，次雨七寶，閻浮提內八萬四千諸王臣民，皆大歡喜。王告勅群臣宣令八萬四千諸王：『各勅所局，一切人民皆持十善。』時，閻浮提五穀豐盛，人民歡喜行於十善，慈心相向如父如母如兄如弟。於時，人民壽終之後盡得生天，無有墮於三惡道者。」

佛告王曰：「爾時，迦那迦跋彌者，我身是也。而我爾時，直以一食施辟支佛，現世獲福功德如是。因此功德自致成佛，一切眾生諸有飢渴苦惱之者，令獲道證，安隱快樂使至無為。」時，諸弟子帝王臣民皆大歡喜。

爾時，世尊重告王曰：「一切眾生為慳索所縛、慳蓋所覆，不知布施獲其大報不可稱量。自念曩昔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城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國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街邊有一家，夫行不在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有食飢餓欲死，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唯當還自噉其兒耳，而用濟命。』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為悲感舉聲大哭。

「爾時，夫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即答言：『無食食之，加復產後身倍虛羸，欲自殺兒用濟其命。』夫人聞之心為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踰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果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轉輪聖王、天帝、魔王、梵王也，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諸天宮殿皆悉動搖。

「時，天帝釋天眼觀之，見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為悲泣淚如盛雨。於時，天帝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為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度脫一切眾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為證？』於是夫人即立誓言：『今我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善哉善哉！汝成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為痛耶？』答言：『我無悔恨，不以為痛。』天復答言：『若無悔恨，以何為證？』於是夫人便立誓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恨者，令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女身變為男子。時，諸天神讚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王及臣民歎甚奇特歡喜無量，是時，國中眾病消除，穀(ɡǔ)米豐賤人民安樂。

「却後國王崩亡，群臣共議當更立王。時，天帝釋來下，語群臣言：『跋摩竭提變身化成男子，加有福德，應得為王。』諸臣歡喜即拜為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

佛告王言：「爾時跋摩竭提者，今我身是。而我爾時，不惜身命，布施如是；現世獲報，即變其身成於男子，得紹王位。因是功德，今得成佛普救一切。菩薩行檀波羅蜜，勇猛如是。」

諸弟子、國王臣民，皆大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城中有一婆羅門，於城外興立祠壇設施飲食，請諸婆羅門祠祀已訖，便還入城。時，佛入城乞食，來出道中見佛光相巍巍，歡喜踊躍遶佛一匝作禮而去。時，佛便笑，光從口出遍照十方，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大地獄，諸畜生禽獸、諸餓鬼，五道境界莫不蒙明，病者皆愈，牢獄繫閉悉得放解。諸天人民見佛光明，歡喜無量來至佛所，以若干花香供養世尊。阿難長跪前白佛言：「今日世尊欣笑如是，願說笑意。」

佛告阿難：「見此婆羅門繞佛一匝者不？」

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阿難：「此婆羅門見佛歡喜，清淨敬意遶佛一匝。以此功德，從是以後二十五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所生之處快樂無極；竟二十五劫當得辟支佛，名特[打-丁+親]那祇梨。」阿難及一切大眾，聞佛所說，身心清淨，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或發無上正真道者。眾會歡喜，為佛作禮，右遶而去。

聞如是：

一時，佛在欝單羅延國，佛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行詣村落。如來色相三十有二、八十種好，光明晃焴照曜天地莫不大明。猶如盛月星中特明。時，天盛熱無有蔭涼，有一放羊人，見佛光相，心自念言：「如來世尊三界之師，涉冒盛熱無有蔭涼。」即編草作蓋用覆佛上，捉隨佛行。去羊大遠，放蓋擲地還趣羊邊。佛便微笑，金色光從口中出數千萬岐，岐出百千萬光，遍照十方，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八地獄，禽獸、餓鬼莫不大明。三界天人見佛光明，應時皆來至於佛所，一切人民及諸龍、阿修倫，無數眾會，皆大歡喜，持香花伎樂供養如來。阿難長跪前白佛言：「佛不妄笑，願說其意。」

佛告阿難：「汝今見此放羊人不？」

對曰：「唯然見之。」

佛告阿難：「此放羊人以恭敬之心，而以草蓋用覆佛上。以此功德，十三劫中，天上世間生尊貴處，常自然有七寶之蓋而在其上；命終之後不墮三惡道中。竟十三劫出家為道，成辟支佛，名阿耨婆達。」一切大眾聞佛所說，或得道迹、往來、不還、無著之證，成辟支佛，或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或得立不退轉地者。眾會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尊弟子名舍利弗，晝夜六時，常以道眼觀於眾生，應得度者輙往度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明日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而從乞食。於是師質見即作禮，問訊請命入坐施設床座飯食。時，舍利弗，食訖澡手漱口，為說經法：富貴榮祿眾苦之本，居家恩愛猶如牢獄之中，一切所有皆悉非常，三界尊貴猶如幻化，五道生死轉貿身形無有吾我。

師質聞法心意悚然，不慕榮貴不樂恩愛，觀於居家猶如丘墓，便以居業一切盡以以付其弟，便剃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後夫問言：「居家財產珍寶甚多，何所乏短常愁不樂？」

其婦報言：「思念前夫是以愁耳。」

其夫復問：「汝今與我共為夫婦，何以晝夜思念前夫？」

婦復答言：「前夫心意甚好無比，是以思念。」

其弟見㛐思念，恐兄返戒還奪其業，便語賊帥：「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

賊帥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恐怖便語賊言：「我新作道人，又未見佛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

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作禮却坐，佛為說法：「汝無數劫久遠以來，割奪其頭手脚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海，飲親之乳多於江海，汝從無數劫以來不但今也。一切有身皆受眾苦，一切眾苦皆從習生，由習恩愛有斯眾苦，癡愛已斷不習眾行，不習眾行便無有身，已無有身眾苦便滅，唯當思惟八正之道。」於是沙門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

賊擔其臂往持與弟，弟便持臂著於㛐前，語其㛐言：「常云思念前婿，此是其臂。」其㛐悲泣哽咽不樂，便往白王。王即推挍，如實不虛。便殺其弟。

諸比丘有疑，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道？」

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世波羅奈國，爾時，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眾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反持其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以往，當受重罪無有出期。』於是辟支佛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之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辟支佛！唯願來下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王持頭面著辟支佛足，作禮自陳：『唯見矜愍受我懺悔，願莫使我久受苦痛。』時，辟支佛便放身命入於無餘涅槃。王便收取耶旬起塔，花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

佛言：「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解了智慧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

佛告諸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敗。」

諸比丘聞佛所說，莫不驚悚，頭面作禮。

昔佛在阿耨達池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各自說前世宿行今得成道。」時，諸阿羅漢承佛教誨，各各自說宿行所作功德。

時，有阿羅漢名婆多竭梨，自說：「前世無央數劫，時世有佛，名曰定光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有大慈哀眾祐一切，為於眾生作大依怙，興出于世，教化人天皆令成道，乃取滅度，分布舍利起於塔廟。法欲末時，我為貧人，無餘方業窮行採薪，遙見大澤中有塔寺甚為巍巍。我時見之，心用欣然踊躍難量，即便行往到其塔所，瞻覩所像歡喜作禮。見諸狐狼飛鳥走獸在中止宿，草木荊棘不淨滿中，逈絕無人，無人行跡無供養者。而我覩見心用愴然，不曉知如來威神功德之法，但以歡喜誅伐草木，及於掃除不淨盡去。掃塔已訖，一心歡喜繞之八匝，叉手作禮而去。持此功德，壽終之後得生第十五光音天上，以眾名寶用為宮殿光明晃焴，於諸天中特為巍巍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復百返為轉輪聖王，七寶自然典主四域。復畢其壽，常生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數顏容殊妙無有雙比，人見歡喜莫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眾花。用此恭敬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迴流宛轉，常生天上及與人中，尊榮豪貴封授自然不墮三塗。我憶此事大自雅奇，今我最後福願畢滿，遭值釋師三界中雄，入於尊法便成沙門，六通清徹無不解達，諸欲永盡得成羅漢，無復惱熱冷而無暖，其心清淨獲於大安。若有能於佛、法及與眾僧所作如毛髮之善，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極。自念往古所作德行報應如是者乎。」婆多竭梨於佛前，自說宿行已，為佛作禮却住一面。

昔佛初得道，惟念：「眾生愚癡倒見剛強難化，吾設當為說法者，誰肯信受？不如取般涅槃。亦無有來請佛說法者。」梵天知佛意欲取涅槃，即與無數梵眾，如人屈伸臂頃，來至佛所，頭面作禮，遶佛三匝，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三界眾生盲冥甚久，大聖出現。唯願世尊！以大慈大悲無量大哀，願受我請、必受我請，開演法藏施慧光明。」

佛告梵天：「眾生難寤迷惑倒見，吾設當為說其經法，誰肯信受？吾不如早取泥洹。」

於是梵天重復請曰：「三界眾生為久在幽冥，億百千劫乃有佛耳，猶優曇鉢花時時乃有，佛亦難值。唯願如來重加大哀，開寤愚癡，願說經法。世尊往昔無數劫來，放捨身命頭目髓腦肌肉骨血國城妻子，施與一切，為眾生故起大弘誓，當為眾生作大光明。」

「乃昔過去無央數劫。時閻浮提有大國王，名度闍那謝梨，慈仁勇猛端正第一，典主八萬四千諸國，其國豐盛人民安樂。爾時，國王處於正殿坐自思惟：『夫人在世尊榮豪貴富樂自然，皆由先世施行眾善、修習智慧，以是之故今致自然；已得自然，迷惑色欲，不惟非常，不知更紹來世之福，猶如畜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夫為智者，唯當修習智慧正法日新之益。』作是思惟已便告傍臣：『命請中有智慧者為吾說法，我欲聞之。』群臣受教，遣使四出諸國，命請聰明大智慧者。

「時，有一婆羅門，學問廣博智慧第一，來應王命。群臣白王：『今有婆羅門，聰明博達來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出奉迎，頭面作禮施設寶座，供施甘饌食訖澡漱。王語婆羅門言：『久聞有德，故遠相屈，唯願大仙為說經法。』答言：『我學以來積年勤苦，大王云何直爾欲聞？』王語婆羅門言：『欲須國城珍寶，隨意所欲，悉當相給。』答言：『我亦不用珍寶、國城、妻子、象馬，大王若能剜其身肉用作千燈，若能爾者當為說法，不能爾者經法難聞。』

「王自念言：『無數劫來喪身叵計未曾為法，今為法故以身為燈，甚為快善。』王大歡喜，答婆羅門言：『如汝所勅，即當奉行，不敢違命。』婆羅門言：『能爾者大善！何時當為？』王復答言：『却後七日乃當為之。』王勅群臣告下諸國大王：『却後七日為聞法故，當於身上而燃千燈；諸欲來見王者，皆悉集於大國。』羣臣受教，同時遣使下八萬四千諸國：『大王却後七日當於身上而燃千燈；諸王臣民諸欲來見王者，疾來馳至集於大國。』

「當是之時，諸王臣民，聞之驚愕如喪父母，哀㘁涕泣動閻浮提。諸王臣民悉來集會，王勅語傍臣：『於大廣博平坦之地設施座席。』群臣奉命，即時於廣博地設施床座。時，王飯已與諸夫人、二萬婇女、一萬大臣導從前後，王於座所王處正座，諸夫人婇女及諸王群臣人民，皆悉同時腹拍王前，同聲白王言：『唯願天王大慈大悲無量大哀！以我等故，莫於身上而燃千燈。』王答謝諸王臣民夫人婇女：『吾從無央數劫，五道生死壞身無數，未曾為法喪身命也。今為法故以身作燈，持是功德用求佛道，普為十方無量眾生作大光明，除去眾生三毒癡冥。吾成佛時，當為汝等施慧光明照除生死，開涅槃門入安隱法。汝等莫却我無上道心。』時，諸會者皆悉默然。

「於是大王即便持刀授與左右，勅令剜身作千燈處，出其身肉深如大錢，以酥油灌中而作千燈。安炷已訖，語婆羅門言：『先說經法，然後燃燈。』而婆羅門，為王唯說一偈言：

常者皆盡，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生者有死。

「王聞偈已歡喜踊躍，告諸群臣、夫人婇女，皆悉受誦，即便䟽偈題著諸門街陌里巷，勅諸人民皆令諷誦，下閻浮提諸王臣民亦令諷誦。於是大王告婆羅門：『今可燃燈。』王便立誓：『今為法故以身為燈，我不求作聖王上至天帝及諸天王世界榮樂，亦不求二乘之證，持是功德願求無上正真之道，普為十方五道眾生，作大法光明照於眾冥。』爾時，國王發是願已，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上至首陀會天，一切宮殿皆悉震動。時，諸天人甚大惶怖：『是何瑞應令地大動？』即以天眼觀閻浮提，見於菩薩為於法故，身燃千燈發於弘誓。是使爾耳。

「時，諸天人皆悉來下，而見菩薩身燃千燈，無數諸天悲泣雨淚。時，天帝釋住於王前，讚言：『善哉！善哉！為於法故不惜身命，欲求何等？』菩薩答言：『我亦不求轉輪聖王、天帝、魔王及梵天王，色聲香味，亦不求羅漢、辟支佛，持是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普為十方無量眾生施慧光明，照除眾生三毒癡冥，令離眾苦至泥洹安樂。』

「時，天帝釋復問王言：『身燃千燈，得無痛惱而有悔耶？』王答天帝：『不以為痛，亦無悔恨。』天帝重問：『若無悔恨，以何為證([zhèng](http://www.zdic.net/z/pyjs/?py=zheng4))？』於是國王便自誓言：『而我今日為於法故身燃千燈，持是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審當成佛者。千燈諸瘡即當除愈，身即平復無有瘡瘢。』作是語已，身即平復無復瘡瘢，端正姝好過踰於前。

「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國王群臣、夫人婇女、無量庶民，異口同音悉讚歎言：『善哉！善哉！』歎未曾有，歡喜踊躍，皆奉行十善之教。」佛言：「爾時國王者，則我身是，時婆羅門者，調達是。菩薩求習智慧，精進如是。」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上

#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中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賢者名曰須達，居家貧窮無有財產，至信道德。往至佛所，頭面作禮稽首佛足，却坐一面聽說經法。佛問須達：「在家之士當行布施、不布施也？」

須達白佛：「當行布施。多布施耶？小布施也？當以好意而布施耶？以不好意而布施乎？」

佛告須達：「夫於布施，所施雖多而獲報小；布施雖小而獲報多。何謂施多而獲報小？雖多布施，而無至心、無恭敬心，不大歡喜、貢高自大；所施之人，信邪倒見、非是正見，不得快士；所施雖多而獲報小。猶如耕田薄地之中，下種雖多，收實甚小。何謂施小而獲大福？所施雖小，歡喜與、淨潔心與、恭敬與、不望報與；所施之人，復得快士，佛及辟支佛、沙門四道，應正見者；所施雖小獲報弘大。猶如良田，所種雖小收實甚多。」

佛告須達：「吾自憶念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轉輪王，名波陀颰寧，王有千子，主四天下，此閻浮提有八萬四千國。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身體金色端正無比，聰明智慧，天地變運醫方鎮壓，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知人情，一切典籍靡不貫達，為人仁愛慈愍一切。王甚愛敬，八萬四千諸王及國人民，亦皆奉敬以為師主。比藍大師為是大王，非是波陀颰寧。何以故？波陀颰寧王治國正民，一一諮啟比藍大師，爾乃教化，諸王臣民莫不歡喜。於時，大王而從比藍啟受經典，亦復宣告八萬四千諸小國王、群臣太子、一切人民，皆從比藍諮受經典習學智慧。諸王臣民皆從比藍啟受經典，莫不歡喜，皆言：『此是梵天來化我等，為於好事。非是凡人。』

「於時，八萬四千諸王受學智慧，心意開解皆大歡喜。八萬四千諸小王人，持一白象金銀絞絡，駿馬一疋亦金銀絞絡，牛一頭亦金銀絞絡，妙女一人亦端正無比，七寶瓔珞服飾姝好，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琉璃鉢盛金粟，頗梨鉢盛金粟，以金為車七寶莊飾，各各皆爾有八萬四千，以用貢上比藍大師。

「爾時，大王波陀颰寧，聞諸小王貢遺比藍，大用歡喜：『我亦當復貢上比藍大師財寶。』即時，莊嚴八萬四千玉女之等，七寶珠璣服飾姝妙瓔珞其身，八萬四千白象純金絞絡飾，八萬四千疋馬亦金銀絞絡，八萬四千頭牛盡金莊校，八萬四千金鉢盛銀粟，八萬四千銀鉢盛金粟，八萬四千琉璃鉢盛金粟，八萬四千頗梨鉢盡盛金粟，八萬四千乘車盡金絞飾，用上比藍。比藍受已，念此財寶象馬車乘一切所有，皆悉非常而不堅固，白大王言：『財產所有皆悉非常摩滅之法，我不用之，意欲布施濟諸窮乏。』

「王聞其言大用歡喜，告勅群臣擊鼓宣令：『閻浮提內，貧窮孤老、婆羅門梵志皆悉來集，比藍即設大檀。』人民聞令雲興而集，強弱相扶皆悉來至。於時，比藍欲澡婆羅門手，傾於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意不清淨？所施不好？以何等故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今布施大好無比，其心淨潔無能過者，汝之功德天下第一無過上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非是清高快士之輩，而不堪任受汝澡敬，以是之故水不出耳。』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瀉水當墮我手中。』作誓願已訖，便傾澡瓶，水即來出自墮掌中。諸天空中讚言：『善哉善哉！如汝所願成佛不久。』

「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被飲食一切所須。十二年中，象馬珍寶玉女之等，盡用布施無所藏積。」

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爾時，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真妙清淨、弟子真正，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是比藍十二年中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行於布施，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設施百須陀洹并前比藍所施閻浮提人，所得福報，不如施一斯陀含人，其福甚多亦過其上。正使施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及前比藍施閻浮提人，所得福報、不如施一阿那含人，其福倍多過出其上。施百阿那含人、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并前比藍閻浮提人，所得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正使施百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并前比藍閻浮提人，所施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正使布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陀含、百須陀洹，及前比藍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房精舍，衣被床臥飯食供養，過去當來今現在，四方眾僧沙門道士，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者上。雖起塔僧房精舍，施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并前比藍閻浮提人，所作布施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起塔僧房精舍，及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并前比藍閻浮提人，所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踰過於前所施福德，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施佛功德及辟支佛、四道之等，合前比藍閻浮提人所施福德，不如坐禪慈念眾生經一食之頃，所得功德，踰過於前百千萬倍。踰前比藍閻浮提人所作布施，及施四道、辟支佛，起塔僧伽藍，上至施佛，持戒坐禪慈念眾生，合集其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非常苦空非身之法、泥洹寂滅，比前所作一切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

於是須達聞法踊躍無量，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在，終無有盡。即受五戒，長跪白佛言：「我今日欲心已斷，處在居家當云何也？」

佛告須達：「如汝今日心意清淨無復愛欲，汝還歸家問諸婦女：『今我欲心已滅，汝等各從所樂。須夫婿者恣從所好，若欲在此當給衣食。』」

須達受教，為佛作禮，便還歸家問諸婦女：「我今愛欲都已永盡無復欲事，汝等若欲須夫婿者各隨所好，欲在此者供給衣食令無乏少。」諸婦女等各各從意隨其所樂。

時，有一婦人，炒穀作麨，有䍧牴來抴炒麥，不可奈何，捉𢱦火杖用打䍧牴，杖頭有火著羊毛住，羊得火熱用揩象廐，象廐火然并燒王象，象身爛破便殺獼猴用拍象身。天於空中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邊，不當於中止，

羯羠共相牴，蠅蛾於中死。

婢共䍧牴鬪，獼猴而坐死，

智者遠嫌疑，莫與愚人止。

波斯匿王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初人定時，燃燈坐禪，夜半休息，鷄鳴復燃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百錢產，當用何等輸王罰負？」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須達被閉在獄，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須達答言：「王自當歡喜意解，不須用錢。」為四天王而說經竟，天王便去。到中夜天帝釋復來下就而見之，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梵天復下見於須達，便為說法，梵天復去。

時，王夜於觀上見獄上有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慚羞，續復燃火。」須達答言：「我不燃火，若燃火者當有烟灰表式。」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燃火，為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下見我，中夜第二天帝來下見我，後夜第七梵天來下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使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竪。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促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

須達得出往至佛所，頭面作禮却坐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坐而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

王白佛言：「願說經法。」

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若起貪婬耽荒女色，憍貴自大無恭敬心；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為王說法。」

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為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頭取。」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如是，即大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

王白佛言：「見其如是恐怖來還。」

佛告王曰：「識此人不？」

王曰：「不識。」

佛言：「此人以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使爾耳。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

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

尸羅師質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賊語之曰：「言不見我，我當放汝；不者殺汝。」尸羅師質意自念言：「今作妄語為非法事，若墮地獄誰當放我？」作是思惟便語賊言：「寧斫我頭終不妄語。」賊便放之。危害垂至，不犯妄語慎行正法實為甚難。

復有天名曰尸迦梨，復自說：「我受八關(ɡuān)齋，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至我所，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難。」

於是四人各各自說如是，即於佛前而說頌曰：

貧窮布施難，豪貴忍辱難，

危嶮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重說經法，王及臣民皆大歡喜，為佛作禮而去。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比留畔迦蘭陀尼波僧伽藍，優連聚落有一泉水，中有毒龍名曰酸陀梨，甚大兇惡，放於雹霜，傷破五穀令不成熟，人民飢餓。時，有婆羅門，呪龍伏之令不雹霜，五穀熟成。經有年載，此婆羅門，遂便老耄呪術不行。爾時，有壯婆羅門，呪術流利舉聲誦呪，雲便解散令不雹霜，五穀豐熟。人民歡喜，語婆羅門：「在此住止，當共供給令不乏少。」婆羅門言：「可。」便住。於彼常共合斂，輸婆羅門不使有乏。

自佛來入國廣說經法，人民大小咸受道化得道甚多。諸龍鬼神皆悉為善不作惡害，風雨時節五穀豐賤，更不供給婆羅門所須。婆羅門往從索之，諸人民輩逆更唾罵而不與之。時，婆羅門心起瞋恚：「蒙我恩力而得飽滿，反更調我。」欲得破滅人民國土，便問人言：「求心所願云何得之？」人語之言：「飯佛四尊弟子，必得從願如心所欲。」

時，婆羅門即設飯食，請大迦葉、舍利弗、目連、阿那律，飯是四尊至心作禮求心所願：「我今持此所作福德，願使我作大力毒龍破滅此國，必當使我得此所願。」

時，舍利弗道眼觀之求何等願？知婆羅門心中所念願作毒龍欲滅此國。時，舍利弗語婆羅門：「莫作此願，用作龍蛇害惡身為？若欲求作轉輪聖王，若天帝釋、魔王、梵王，盡皆可得；用此惡身不好願為？」

時，婆羅門答舍利弗言：「久求此願適欲得此，不用餘願。」時，婆羅門舉手五指水即流出。時，舍利弗見其意堅，證現如此，默然而止。

時，婆羅門及婦、二兒俱願作龍，死受龍身，有大神力至為毒惡，便殺酸陀梨龍奪其處住，便放風雨大墮雹霜，傷殺五穀唯有草秸，因名其龍阿波羅利。婦名比壽尼，龍有二子，一名璣鄯尼，人民飢餓死者甚多，加復疫病死者無數。

時，阿闍世王往至佛所，頭面作禮長跪白佛：「國界人民為惡龍疫鬼所見傷害，死者無數，唯願世尊大慈大悲憐愍一切，唯見救護禳却災害。」佛即可之。

爾時，世尊明日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詣於龍泉食訖洗鉢，洗鉢之水澍於泉中。龍大瞋恚即便出水，吐於毒氣吐火向佛，佛身出水滅之；復雨大雹，在於虛空化成天花；復雨大石，化成琦飾；復雨刀劒，化成七寶；化現羅剎，佛復化現毘沙門王，羅剎便滅。龍復化作大象鼻捉利劒，佛即化作大師子王，象便滅去。適作龍像，佛復化作金翅鳥王，龍便突走。盡其神力不能害佛，突入泉中，密迹力士舉金剛杵打山，山壞半墮泉中。欲走來出，佛化泉水盡成大火。急欲突走，於是世尊蹈龍頂上，龍不得去。龍乃降伏，長跪白佛言：「世尊！今日特見苦酷。」佛告龍曰：「何以懷惡苦惱眾生？」龍便頭面作禮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願見放捨，世尊所勅我當奉受。」

佛告龍曰：「當受五戒為優婆塞。」龍及妻子盡受五戒為優婆塞，慈心行善不更霜雹，風雨時節五穀豐熟，諸疫鬼輩盡皆走去向毘舍離。摩竭國中人民飽滿，眾病除愈遂便安樂。

毘舍離人民疫病死者甚多，聞摩竭國佛在其中降伏惡龍疫病消滅，毘舍離王即遣使者往至佛所。於是使者前至佛所，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王故遣我來，稽首問訊如來大聖！我國疫死者甚多，唯願世尊！大慈憐愍臨覆我國，勞屈光威望得全濟。」

毘舍離國與摩竭國素有怨嫌，阿闍世王聞毘舍離國疫鬼流行，大用歡喜。爾時，世尊告毘舍離使：「我以先受阿闍世王九十日請，而今未竟，汝自往語阿闍世王。」使白佛言：「二國素有怨嫌，我今往到必當見殺。」佛告使言：「汝但為佛作使，終無有能殺汝者也。」佛重告使言：「語阿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

使即受教往詣王門，王及群臣聞毘舍離使在於門外，咸共瞋恚，皆共議言：「當截其頭、刓其耳鼻，碎其身骨當使如麪。」使入到殿前大唱聲言：「世尊遣我到大王邊。」聞是佛使，皆各歡喜。王問使言：「佛遣汝來，何所告勅？」使便答言：「佛謝大王。所作惡逆殺父之罪，用向如來懺悔之故，在於地獄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出。唯當自責改往修來，莫用愁憂。」王聞是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我造逆罪，在於地獄為有出期。」即遙向佛稽首作禮。王語使言：「汝能為我致此消息，快不可言。欲求何願，恣當與汝！」使白王言：「毘舍離國疫病流行，欲得請佛光臨國界望得全濟，唯願大王聽佛使去。」王即可之，便報使言：「語汝大王，我從城門到恒水邊，修治道路以花布地，羅列幢幡到恒水邊，舉國兵眾侍送世尊到恒水邊；汝亦當從毘舍離城平治道路而散花香，羅列幢幡到恒水邊，舉毘舍離臣民兵眾，盡來迎佛到恒水邊。若能爾者聽佛使去，不能爾者不放使去。」

毘舍離使聞王所使，歡喜踊躍，即便辭還到於佛所，頭面作禮白佛如是。佛即可之。

使便辭佛作禮而去，還毘舍離白王如是。王聞所言大用歡喜：「我曹國中亦須種福。」即便宣令平治道路，從於城門到恒水邊悉令清淨，布散諸花、燒眾名香、竪諸幢幡，毘舍離王舉國臣民，椎鍾鳴鼓作眾伎樂，到恒水邊迎佛世尊，持五百寶蓋貢上世尊。

摩竭國王亦復宣令：「修治道路悉令清淨，布散花香、竪諸幢幡到恒水邊。」與諸臣民舉國兵眾，椎鍾鳴鼓作眾伎樂震動天地，持送世尊到恒水邊，以五百寶蓋奉上世尊。

四天王、忉利天王上至化應聲天王各各皆與無數諸天，各齎天上異妙珍琦、雜種花香、若干伎樂，持五百寶蓋來貢上世尊。第七梵天王上至首陀會天，是諸天王各與無數諸天子等，各齎天上雜妙香花若干伎樂，持五百寶蓋貢上世尊。毘摩毘羅阿須倫王，與無央數阿須倫民，持於眾寶雜種花香、若干伎樂，五百寶蓋來奉上佛。娑竭龍王與無數諸龍眷屬，各齎若干種香、作眾伎樂，五百寶蓋來奉上世尊。合三千蓋，唯留一蓋，餘蓋受之。所留一蓋者，持用覆護後諸弟子，令得供養。

當于爾時，諸天、人民、龍、阿須倫，不可稱計來至佛所，毘舍離王及諸臣民，皆言：「今佛當渡恒水，我曹當共作五百船使佛渡水。」摩竭國王及諸臣民，亦言：「今日佛當渡水，我曹亦當作五百船令佛渡水。」諸天亦各作五百寶船，諸阿須倫亦復共作五百寶船。于時，諸龍自共編身作五百橋，欲令世尊蹈上而渡。

爾時，世尊見於諸天、一切人民、龍、阿須倫，各各歡喜有恭敬心，欲使眾生普得其福，即便化身遍諸船上；諸天，人民，龍，阿須倫，皆各自見如來世尊獨在我船不在餘船。於是如來渡水已竟，無數諸天畟塞虛空，散眾名花、燒異妙香、作諸伎樂，人及諸龍并阿須倫，皆亦如是散眾名華、燒眾雜香、作諸伎樂，娛樂世尊歡喜無量。

于時，如來觀於三界諸天人民，心懷歡喜踊躍無量供養如來，世尊將欲說於前世本所修行菩薩道時，即便微笑，五色光明從口中出，光有五分，一一光頭出無數明，一一光頭有寶蓮花，一一花上皆有化佛，一分光明上照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諸天見其光明，又覩化佛皆悉歡喜，各離欲樂、來詣化佛所聽說經法。無量諸天聞說經法歡喜踊躍，皆各得道迹、往來、不還、無著證者，發大道意入不退轉者。

一分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在人道者，光明化佛彌滿世界，一切人民見其光明又覩化佛，瞋恚盛者忿意消滅皆發慈心，婬火盛者欲心消除觀其瑕穢，愚癡盲冥皆悉醒寤解四非常，牢獄繫閉悉皆放解，盲者得視，聾者得聽，啞者能語，拘躄者得手足，癃殘百病皆悉除愈。一切人民莫不歡喜，各離所樂來詣佛所。時諸化佛各各說法，心意開解，或得道迹、往來、不還、無著之果，發於無上正真道意，堅住大乘不退轉者，不可稱計。

一分光明照於一切餓鬼境界，光明化佛悉遍餓鬼境界之處，諸餓鬼等見佛光明，自然飽滿無有飢渴，身心清淨無諸惱熱。聞其說法皆悉歡喜慳垢消滅，壽終之後皆得生天。

一分光明照於大千畜生境界，一切禽獸見佛光明，皆悉歡喜善心自生。虎狼師子龍蛇毒惡之心皆悉消滅，慈心相向不相傷害，壽終之後皆生天上。

一分光明遍照大千地獄，鐵圍山間幽冥之處莫不明徹，一切地獄眾生之類見其光明，又覩化佛歡喜踊躍，火滅湯冷，拷治酷毒皆得休息，冰寒獄中自然熅煖。地獄眾生既得休息歡喜踊躍，諸化佛等各為說法，心開意解，即時壽終盡得生天。

當于是時，光明、化佛彌滿三千大千世界，五道眾生皆得度脫。

凡於如來光明入處各有所應：欲說地獄事，光從足下入：欲說畜生事，光從足上入：欲說餓鬼事，光從脛踝入：欲說人道事，光從䏶入：欲說轉輪聖王事，光從臍入：欲說羅漢事，光從口入：欲說辟支佛事，光從眉間入：欲說菩薩事，光從頂入：欲說過去事，光從後入：欲說當來今現在事，光從前入。

爾時，世尊現大變化，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大千境界雨眾天花，無量伎樂不鼓自鳴，諸天人民一切大眾，莫不歡喜倍加踊躍。於是世尊還攝神足，光明便還遶佛三匝，光從後入。無量諸天一切大眾，異口同音讚歎：「如來功德巍巍難量，不可思議乃如是乎！」

於是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佛不妄笑，笑必有因。今日世尊欣笑如是，將欲自說先世宿行。」

佛告阿難及諸大眾：「乃昔過去久遠無量無數世時，此閻浮提有轉輪王，名修陀梨鄯寧，王四天下，此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王，八萬四千城。王有七寶：一金輪寶，輪有千輻，縱廣四十里，周匝百二十里，王欲行時輪在前導，不賓伏者金輪自然在頭上旋，自然降伏不用兵仗。二摩尼珠寶，著於幢頭，晝夜常照千六百里。三白象寶，其象身體優脩姝好白如雪光，王乘其上自然飛行，一食之頃周四天下。四紺馬寶，朱色髦尾，王乘其上一食之頃遍四天下。五典兵臣，王意欲得百千萬兵，自然而至。六典藏臣，王意欲須金銀七寶衣被飲食，披其兩手七寶財產一切所須，隨意所欲從手中出而無有盡。七玉女寶，端正無比猶若天女，無有女人瑕穢之垢，身體香潔如優鉢花，王意欲得清涼之時，身自然冷，欲得溫時，身自然溫，聲如梵聲常能使王歡喜踊躍，名曰玉女寶。王有千子勇猛無比。

「王欲出時，七寶大蓋常在其頭上，七寶隨從，群臣無數導從前後，百千伎樂其音和雅，巍巍堂堂不可稱計。王千子中其最小者，見王如是，問其母言：『此何國王巍巍如是？』其母答言：『此是修陀梨鄯寧大轉輪王，主四天下，汝之父也。不識之耶？』太子報言：『我當何時，應得為王？』母復答言：『王有千子，汝第一小，不應得王。』太子復言：『若不應得為王者，何用在家作白衣為？』即便長跪白其母言：『願聽出家作沙門，詣山澤中學於仙道。』母即聽之，其母告言：『若汝思惟所得智慧，必還語我。』兒即許之。

「即便剃頭而著袈裟，詣於山澤精進坐禪思惟智慧，內解五陰、外了萬物皆悉非常，一切受身眾苦之器，飛輪王帝豪儁世主三界尊榮，猶若幻化空無吾我，緣會則有緣離則無，皆從癡愛因有諸行，以有諸行受一切身，五道之分便有眾苦。若無癡愛則無諸行，以無諸行則無五道，以無五道則不受身，以無有身眾苦便滅。思惟如是，霍然意解成辟支佛，飛騰變化六通清徹無所罣(ɡuà)礙。如其本誓便還見母，現其神足身昇虛空經行坐臥，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分一身作百作千作萬無數，還合為一。其母見之歡喜踊躍頭面作禮。母復問言：『從何所而得飲食？』答言：『乞匃(ɡài)自存。』母復白言：『莫更乞食，當受我請。從今以往在此園中住，願當日日受我飲食，亦當使我得其福德。』時，辟支佛便受母請住於園中，其母日日自往飯之。於彼園中經涉數年，思惟身分瑕穢不淨，身為苦器何用此為？便捨身命入於泥洹而般泥洹。其母即便耶旬起塔花香供養。

「王於異時，到此園中，見此塔即問左右：『而此園中素無是塔，誰起此塔？』辟支佛母即便白言：『是王太子之中第一小者。見王出時，而問我言：「是何大王巍巍如是？」我即答言：「修陀梨鄯寧轉輪聖王，是卿之父。」復問我言：「我當何時，應得為王？」我語之曰：「汝於千子第一最小，不應得王。」其子便言：「若使不得應作王者，何用在家作白衣為？」便辭我出家學道，我便聽之。我與共要：「若得道者必還見我。」剃除鬚髮著於袈裟，詣山澤中精進坐禪成辟支佛道。如其所誓便還見我。我即請之在此園中，日日供養飲食所須。經歷數年便般泥洹，在此耶旬起於塔廟。是其塔也。』

「王聞此語且悲且喜，答夫人言：『何不語我？我即當以轉輪王位而用與之，我不得聞大有折減。而今雖死，我以王位而用與之。』即脫天冠七寶拂飾王者威服，著於塔上，王大七寶蓋用覆塔上頭面作禮，花香供養伎樂娛樂。」

佛告阿難：「乃昔爾時，修陀梨鄯寧轉輪王者，今我身是。而我爾時，自我之子成辟支佛供養其塔，而以王位而用施之，大七寶蓋覆於塔上，因是功德無央數劫作轉輪王，主四天下，七寶隨從，常有三千七寶之蓋自然而至。無央數劫，或作天帝、或作梵王，至于今日。若我不取佛者，三千寶蓋常自然至無有窮盡。供養一辟支佛塔，受其功德不可窮盡，何況供養如來色身，及滅度後舍利起塔、作佛形像供養之者，計其功德過踰於彼，百千億倍，不可計倍，無以為喻。」

於時，大眾皆大歡喜心悅意解，應時有得須陀洹者，斯陀含者，阿那含者，阿羅漢者，或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或住立不退轉者，不可稱計。爾時，大眾皆大歡喜，遶佛三匝頭面作禮各還本所。

於是世尊進至毘舍離城，到門閫上，而說偈言：

在地諸天神，虛空住諸天，

諸來在此者，皆當發慈心。

晝夜懷歡喜，當隨正法言，

勿得懷害意，嬈惱諸人民。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中

#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

爾時，如來說是正真微妙語時，諸疫鬼輩皆走去向摩竭國，毘舍離國病盡除差。時，佛復還摩竭國中，疫鬼復還毘舍離國。爾時，世尊往來七返，即便說言：「我從無數劫以來，所作功德作大誓願，我今以此正真之行，除去一切眾生身病并除意病。」

佛言：「我為尸毘王時，為一鴿故割其身肉，興立誓願除去一切眾生危嶮。摩訶薩埵太子時，為餓虎故放捨身命。舍尸王時，自以身肉供養病人經十二年。阿彌陀加良王時，病自合藥而欲服之。時有辟支佛病，與王同來從乞藥，王自不服，即便持藥施辟支佛，自作誓願，使一切病皆悉除愈。修陀素彌王時，百王臨死而濟其命，令迦摩沙颰王使入正見，十二年惡誓使得銷除。須大拏太子時，二兒及婦持用布施。摩休沙陀太子時，以藥除眾生病，復入大海得摩尼珠，復除眾生貧困。摩訶婆利王時，二十四日自以身肉以供病人。羼提婆羅仙人時，割截手足不起恚意。迦尸王時，人民疫病，王受八關齋，起大慈心念於眾生，人民病者皆悉除差。毘婆浮為解呪師時，人民疫病，以身血肉持用解除與鬼噉之，人民眾病皆悉除差。梵天王時，為一偈故自剝身皮而用寫經。毘楞竭梨王時，為一偈故於其身上而啄千釘。優多梨仙人時，為一偈故剝身皮為紙、折骨為筆、血用和墨。跋彌王時，國中人民盡有瘡病，王自行見毒樹，此毒樹葉墮於水中，人飲此水令人有病，即拔毒樹根株盡隨以火燒之，人民瘡病半得除差。其中故有不差者。王問醫言：『眾生瘡病何以不差？』醫答王言：『此瘡病重，當得魚肉食之乃差。』王聞其言，即到水邊上樹求願作魚：『今我以身除眾生病，持此功德用求佛道，普除一切眾生無量身病意病。審如所願，其有眾生食我肉者病盡除差。』即從樹上投身水中，便化成魚而有聲言：『其有病者來取我肉噉，病當除差。』人民聞聲，皆來取魚肉食之，病盡除愈。」

於是世尊自說：「前世宿行所作，結於誓願今皆得之。今我以此正真之教，除去一切眾生災禍。」時，佛便自化身作兩頭，一頭看毘舍離國，一頭看摩竭國，疫鬼盡去還於大海，人民眾病皆悉除差。五穀豐熟人民安樂，以法廣化，并使意中諸欲之病，悉得清淨，立之於道，一切人民皆大歡喜。於是諸比丘異口同音讚歎：「如來無量功德，甚奇甚特不可思議。」

佛告諸比丘：「我不但今除眾生病飢渴之患，過去世時，亦復如是。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此閻浮提有大國王名曰梵天，典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國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無有太子。晝夜愁憂，禱祠神祇，梵天天帝、摩訶霸梨天諸大神、日月天地，因乃得兒。時，子生皆端正殊好有大人相，名大自在天。為人慈仁聰明智慧，世之典籍星宿變運日月博蝕，一切技術莫不通達，復學醫術和合諸藥，宣令國中：『諸有病者悉來詣我，當給醫藥飲食占視。』人民聞令，諸有病者盡詣太子，國中大小皆悉歡喜莫不歎德，更不向餘醫輕慢餘醫；諸醫師輩盡皆瞋恚妬忌太子。

「當于是時，舉閻浮提人民疫病加復穀貴，集諸醫藥不能令差，人民死者日日甚多。王大愁憂，命召諸醫問其方藥。時，有一醫妬王太子者，心自念言：『今此太子是我怨家，今乃得便。』即白王言：『更有一方試盡推覓，王便可之。』即時便去，明日乃還，前白王言：『推得一方，若使大王得服之者，眾病必除。』王即告言：『須何等藥，便試說之？』醫答王言：『當得從生以來仁慈愍眾生未曾起於瞋恚意者，當用其血和藥服之，得其兩眼用解遣鬼，眾病乃差。』王即答言：『從生以來不起瞋恚，此實難有。此事甚難，不可得也。』

「太子聞之白父王言：『此事易耳，不為難得。』太子白王言：『我是父王之子，我從生以來不曾恚瞋加害於人，常慈愍一切初無惡相。我身非常而無堅固，不久會亦當死；唯願大王聽我為藥，除眾生病。』王便答言：『我無子息，禱祠諸天日月星辰四山五嶽，因乃得子。今寧亡身失國，終不聽汝。』太子便白父王言：『我求佛道，今我以血施與眾生，持此功德，佛諸經法盡當解了。我今以此肉眼施與眾生，以此功德，當得如來智慧之眼，當為一切而作正導。大王雖無太子，故得為王；若使國土無有人民，為誰作王？使諸人民眾病悉除，亦使父王無有憂愁。』王復悲泣答太子言：『今我寧棄國王位，可哀之子實不能捨。』於是太子長跪叉手，白父王言：『今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若使愛惜臭穢之身，云何得解如來智慧深妙之法？云何當得一切慧眼？唯願父王莫得却我無上道心。』父王默然更無所說。

「醫白王言：『我試取血持用和藥與諸病人，若便得差乃出其眼，若不差者不須出眼。』於是太子刺臂出血，作誓願言：『我以此血除眾生病，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成佛者，一切眾生服此藥者，病當除差。』便以血和藥與諸病人，病皆除愈。醫便白王：『其有病人服此藥者皆悉除差，目前現事可不信也。』時，閻浮提八萬四千諸小王臣民，聞大王太子自出其眼愍救一切，莫不悲泣，皆悉來集，長跪叉手白太子言：『唯願大王太子！我曹寧自放捨身命，不使太子毀其眼目。汝之慈愍一切眾生，不久成佛，願莫自毀壞其眼目。』於是太子諫謝諸王臣民：『今我以此血肉之眼除眾生病，持此功德用求佛道。我成佛時，當除汝等身病意病，莫得却我無上道心。』爾時，諸王一切臣民，聞是語已默然而住。於是太子便勅左右：『設施解具，欲挑其眼。』語左右人言：『誰能挑我眼者？』左右人民皆辭不能。時，醫妬太子者，答言：『我能。』太子歡喜，報言：『甚快！』持刀授之，語醫者言：『挑眼著我掌中。』便挑一眼著太子掌中。於是太子便立誓言：『今我以此肉眼施與眾生，不求轉輪聖王，不求魔王，不求梵王、色聲香味細滑之樂，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使我得成一切智眼，普為十方無量眾生作大醫王，除去一切眾生身病意病，施眾生智慧之眼。』作是語已即便持眼著於案上：『審如我心所願者，一切眾生病皆除愈。』父母見之即便悶絕，良久乃穌；諸王臣民舉聲啼哭，動於天地宛轉自撲，或有迷悶絕者。

「適欲舉刀更挑一眼，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為大震動，三界諸天皆悉來下，見於菩薩為眾生故，自挑其眼而血流出，無數諸天皆悉悲泣淚如盛雨。時，天帝釋到太子前問太子言：『汝今慈愍為眾生故，不惜身命出其肉眼，如是勤苦實為甚難。所作功德欲求何等？求轉輪王、天帝、魔王、梵天？王子求何等願耶？』太子答言：『不求聖王、天帝、魔王、梵天王也，不求三界色聲香味細滑之樂，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為十方一切眾生作大醫王，普除一切眾生身病意病，施與眾生智慧之眼，普離生死一切諸患。』時，天帝釋一切諸天讚言：『善哉善哉！甚快難及！如汝所願成佛不久。』時，天帝釋即取其眼，還用持著太子眼中，於時，太子眼即平復，絕更明好踰倍於前。無量諸天即以天花而散其上，莫不歡喜。父王及母、夫人婇女、諸王臣民，皆大歡喜踊躍無量。

「時，天帝釋敕比婆芩(丹嗒)摩大將軍，逐諸疫鬼盡還大海，一切病者皆悉除愈。天帝便雨種種飲食，次雨穀米，次雨衣服，次雨七寶，一切眾生病盡除差，皆悉飽滿無飢渴者，人民歡喜國遂興隆。却後數年父王命終，便登王位，坐於正殿七寶自至，為轉輪王主四天下，莫不蒙慶，所作功德現世獲之。」

佛告諸比丘：「爾時太子大自在天者，則我身是。爾時父王梵天者，則今父王白淨是。爾時母者，今我母摩耶是。爾時醫挑我眼者，今調達是。爾時閻浮提人民者，今毘舍離國、摩竭國人民是。而我爾時亦除其病飢渴之困，我今亦復除去眾生身病意病，亦使眾生普得慧眼立於道證。菩薩行檀波羅蜜，勤苦如是。」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為佛作禮。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與千二百五十沙門俱，欲入城分衛。其佛欲入城之時，五百天人先放香風，吹於道路及諸里巷，悉令清淨，不淨瑕穢糞除臭處自然入地，悉令道路淨潔。五百天人雨於香汁，道路街巷悉令潤澤，而散天花。國王臣民見其瑞應，知佛當來，悉捨所好諸事緣務，皆悉馳走來迎世尊。人民見佛，中有掃地者，散花者，燒香者，持衣布地者，中有解髮布地欲令佛蹈上而過者，以身投地四布令佛蹈上者，有持幡蓋者，有作伎樂者，一心叉手以清淨意而視佛；一切眾生各各種種恭敬世尊。

時，有一婆羅門至為貧窮，無有花香供養之調，用自慚恥：「更無餘計，唯當一心淨意視佛。」即便恭肅敬意，以踊躍心叉手而住視於如來，以偈歎佛，而說頌曰：

表容紫金耀，三十二相明，

一切眾生類，覩者莫不歡。

見佛心踊躍，憂愁皆銷除，

永度生死海，稽首禮大安。

爾時，世尊欣然而笑，五色光從口中出，有千百奇，一一光頭出無數明，一一光端有七寶蓮花，一一花上皆有化佛遍照十方。下至諸大地獄，上至三十三天，遍照五道幽冥之處，極佛境界莫不大明，三千世界諸天人民，見佛光明莫不踊躍，各離宮殿捨其所樂，咸至佛所。聽說經法而得度者，見其光明而得度者，或聞化佛所說經法而得度者，或有尋光來至佛所而得度者。無量地獄拷治之處悉得休息，壽終之後盡得生天。一切畜生禽獸之處善心自生，慈心相向不相傷害，壽終之後亦得生天。餓鬼之中都悉自然得百味食，無有飢渴之想，歡喜踊躍無復慳心，壽終之後盡得生天。無量眾生，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能語，僂者得伸，拘躄能行，癃殘百病皆悉除愈，牢獄繫閉悉皆放解。當爾之時，大千世界諸天人民，一切大眾莫不歡喜，心皆清淨無復三垢，其中或有得生天者，得道迹者、往來者、不還者，得羅漢者，得辟支佛道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或有堅住不退轉者，各各如是不可稱計。世尊光明照十方已，還遶身三匝從眉間入。

於是阿難更整衣服，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今笑必有所因，唯願說之。」

佛告阿難：「見此婆羅門不？」

阿難對曰：「唯然已見。」

佛告阿難：「此婆羅門以清淨心一偈歎佛，從是以後十三劫中，天上人中封授自然，常得端正言辭辯慧，人所讚歎，不墮三塗八難之處，却後皆當成辟支佛，名曰歡悅。」一切眾會聞佛所說，皆悉歡喜歌歎佛德。

阿難白佛言：「如來功德不可思議。此婆羅門一偈歎佛，所得功德不可限量，快乃如是。」

佛告阿難：「此婆羅門非但今日而讚歎我而得善利。乃往過去世，波羅奈國王名婆摩達多，而出遊獵，象兵馬兵車兵導從前後。遊獵於山得一白象，身白如雪光澤可愛而有六牙。王得此象大用歡喜，即付象師令使調之。于時，象師即著枷,鞅靽大杖閉之。於時，其象悲泣淚出，不欲飲食經于七日。象師怖懅：『此王家象，若不飲食不久便死。』即白王言：『所得白象不肯飲食，悲泣淚出。』王聞其言即往看之。王問象言：『何以不食？』象便作人語而白王言：『我心愁憂，唯願大王當去我愁。』王復問言：『有何等愁？』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朽邁不能行來，更無供養者，唯我供養採取飲食。若我在此拘繫無供養者，便當俱歿。用為悲愁。大王若有大慈。放我使去，供養父母畢其年命，自當來還供養大王，不違此誓。』王聞其言愴然不樂，即讚歎言：『汝雖畜生修於人行，我雖為人作畜生行。』王即長跪解象令去。

「時，象便去，供養父母經十二年，父母終亡，即便來還詣於王宮。王見象還益加歡喜，七寶莊嚴瓔珞其身。王欲出時，象在前導，王愛此象過踰太子，眾象中最，因名象幡。時，有貧婆羅門欲詣王乞，便問人言：『作何方便可得財賄？』有人語之：『王有白象甚為敬愛，汝若能歎此象者，乃可大得。』時，婆羅門伺王出時，在路傍住，即歎白象而說偈言：

汝身甚姝好，猶若天帝象，

眾象相具足，福德甚巍巍。

形影無雙比，猶若白雪光，

身體甚難及，奇特不可量。

「爾時，國王聞歎白象，大用歡喜，賜婆羅門金錢五百，便用致富。」

佛告阿難：「爾時象幡者，則我身是。時婆羅門者，今此婆羅門是。爾時歎我而得益利，用濟窮乏。今我成佛而復歎我，獲其福報不可限量，因得濟度生死之難。」

阿難長跪前白佛言：「若使有人四句一頌讚歎如來，當得幾許功德之報？」

佛告阿難：「正使億百千那術無數眾生皆得人身，悉得成就辟支佛道，設使有人供養是等諸辟支佛，衣被飲食醫藥床臥敷具滿百歲中，其人功德寧為多不？」

阿難白佛言：「甚多甚多，不可計量。」

「若使有人四句一偈，以歡喜心讚歎如來，所得功德，過於供養諸辟支佛得福德者，上百千萬倍億億無數倍，無以為喻。」

賢者阿難、一切大會，聞佛所說、皆大歡喜，遶佛三匝頭面作禮。

聞如是：

一時，佛在波羅奈國精舍中止。諸佛之法，晝三時、夜三時以正覺眼觀於眾生，誰應度者輙往度之。時，波羅奈王有輔相婆羅門，新取婦，甚為愛敬。其婦白夫：「與我一願。」輔相答曰：「欲求何等，恣隨汝意。」婦即報言：「聽我施佛及比丘僧，手自斟酌，聽說經法。」夫即可之：「從汝所欲。」

爾時，世尊知其應度，明旦晨朝著衣持鉢往詣其家。輔相夫婦聞佛在外，歡喜踊躍即出奉迎，稽首佛足施設床座，請佛入坐供施甘饌。世尊食畢，輔相夫婦手自執水灌世尊手。於是如來洗手漱口已訖為說經法，讚施之德、持戒之福，天上人中封授自然，尊榮豪貴富樂無極。雖復高尊，諸欲自恣，不能得免三塗之苦。地獄之中火燒湯煑，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刀鋸解析甚酷甚痛，不可具陳，餓鬼中苦，身瘦腹大咽細如針孔，骨節相敲共相切磨舉身火然，百千萬歲不聞水穀(ɡǔ)之名，飢渴甚困不可具說。畜生中苦，虎狼師子蛇蟒蝮蚖，更相殘害互相噉食，三塗之中惡心熾盛，無有善意大如毛髮，宛轉苦毒無有出期。唯捨諸欲，思惟正諦，爾乃得離眾苦毒耳。受三界身悉皆有苦，一切眾苦皆從習生，由習諸欲三毒之垢，諸行之報便有眾苦。斷絕三毒銷然諸欲則無諸行，眾行已盡則不受身，已無有身眾苦便滅。欲盡諸行一切縛者，唯當思惟八正之道。

佛為輔相夫婦說此法已，應時，夫婦歡喜踊躍入四正諦，即於佛前得須陀洹道。於是夫婦觀家如獄、見欲如火，不樂恩愛，長跪白佛：「願為沙門。」佛即可之。鬚髮自墮，法衣在身，其夫便成沙門，婦即成比丘尼，俱隨佛後到於精舍。

爾時，世尊重為說法，三十七品諸禪三昧。思惟意解諸欲永盡，俱成羅漢六通清徹。時，諸比丘讚歎如來神力智慧，并復讚歎二阿羅漢：「甚奇甚特！在於尊豪便能放捨尊貴榮祿，其婦少壯棄欲捨樂，甚為難及。」

佛告諸比丘：「此阿羅漢，乃前世時亦有好心，今意亦好。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波羅奈國婆羅摩達王，王有輔相名比豆梨，為人慈仁，聰明博達靡所不通，唯以十善而用教化，王及臣民莫不諮受，王甚敬愛。時，海龍王名波留尼，王有夫人名摩那斯，王甚愛敬。於時，龍王欲至天上會於釋所，龍王持婦囑宮中五百婇女，無得嬈惱觸誤其意。龍王去後，於時，夫人坐自思惟宿命之事，憶念前世為人之時，毀失禁戒今墮龍中，即便不樂悲泣淚出。諸侍女輩見其不樂，咸共問之：『何以不樂？』夫人答言：『憶念先世本為人時，坐犯禁戒，今作龍身，受此毒惡醜穢之形。用為不樂。』問諸侍女：『作何方便，得脫龍身生於天上？』諸侍女言：『以龍之形含毒熾盛，求脫龍身生於天上，甚難甚難！求索人身尚不可得，況生天上？』中有一女而便答言：『我曾聞於閻浮提波羅奈國婆羅達王有一輔相，至為慈仁智慧無比，一切經典靡不通達，生天人中五道所趣悉皆知之，五戒十善而用教化。能往問之，乃知生天所行之法脫龍之行。』

「龍王來還，見於夫人顏色不樂，即便問言：『何以不樂？』夫人答言：『閻浮提波羅奈國婆羅達王，有一輔相名比豆梨，至為慈仁憐愍眾生，智慧無比，一切經籍靡不通達，欲得此心而用食之，欲得其血而欲飲之，若得此者我愁乃除。』龍王答言：『莫得憂愁，我當求索。』於是龍王有親友夜叉，名曰不那奇，語夜叉言：『而我夫人聞閻浮提波羅奈國王有輔相名比豆梨，為人慈愍智慧第一，一切經籍莫不通暢，欲得此心并及其血而飲食之，為我索來。』持兩明珠而用與之，於是夜叉即便受教取明珠去，到閻浮提化作賈客，入波羅奈城捉摩尼珠，行人問之言：『汝持此珠欲賣之不？』答言：『不賣，欲用博戲。』即便白王：『外有賈客持二明珠，欲用博戲。』其王聞之大用歡喜，王自恃巧博必定得勝。王言：『將來。』即喚入宮。時，王問言：『欲願何等？』夜叉答言：『我得勝者，持比豆梨與我；王若得勝，此珠屬王。』王便可之。諸臣左右咸皆難之。王利明珠，自恃巧博我必得勝，不用臣語，即便共博。夜叉得勝，得比豆梨。於時，夜叉捉比豆梨徑飛虛空。王失比豆梨大用愁憂，諸臣皆言：『王行五事亡國失位：一者博戲，二者嗜酒，三者躭荒女色惑於音樂，四者好出遊獵，五者不用忠諫。行此五事，王不得久。』

「於是夜叉擔比豆梨，到於山間便欲殺之。時，比豆梨問夜叉言：『何以殺我？』夜叉答言：『龍王夫人聞汝聰明智慧第一，為人慈仁，欲得汝血并及其心。是以殺汝。』比豆梨言：『汝之愚癡不解意趣。聞我智慧欲得我血者，欲得我法；欲得我心者，而欲得我心中智慧。共往見之，欲須何等，我盡與之。』時，比豆梨即為夜叉說：『人作惡有五事：一者作事倉卒而不審諦，二者後常多悔，三者多懷瞋恚無有慈心，四者惡名遠聞人所憎嫉不欲見之，五者死墮地獄、畜生、餓鬼。修善之人有五事好。何等為五？一者所作審諦，以法自御而不卒暴，後無所悔；二者多慈愍心，無所加害；三者好名流布聲震四遠；四者人皆敬愛猶若師父；五者死生天上及與人中，快樂無極。』

「於是夜叉聞其所說心即開解，頭面作禮稽首其足，即從比豆梨求受教誨。時，比豆梨為說十善生天之法。夜叉聞法，歡喜踊躍奉而行之。即將比豆梨至龍王所，夫人見比豆梨歡喜無量，頭面作禮稽首歸命，設施寶座供百味饌。於是比豆梨便為龍王及夫人，說於五道所行罪福：『攝身三惡，慈愍眾生無所傷害，除捨慳貪義讓不盜，觀欲瑕穢離於女色貞潔不婬；言常至誠無有虛欺，言常柔軟無麁獷(ɡuǎnɡ)辭，和其鬪諍不訟彼此，語則應律不加綺飾；心常慈忍不起瞋恚，見人快善代用歡喜無嫉妬心，一心奉信佛法聖眾及至真式，明了罪福意無狐疑。行此十善具足無缺，便得生天，七寶宮殿所欲自然。不殺、不盜、不婬、不欺、絕酒不醉，五事具足生於人中，國王大姓長者之家，尊榮豪貴富樂無極。無有慈心殘害眾生，強劫人財盜竊非道，婬犯他妻愛欲情態無有厭足；妄言，兩舌，惡口罵詈，瞋恚嫉妬；不孝父母，不信三尊，背正向邪；行此諸惡死入地獄，燒炙榜笞，萬毒皆更痛不可言。負債不償，借貸不歸，觝突無信，憍慢自大，謗毀三寶，死墮畜生，驢馬駱駝、猪羊狗犬、師子虎狼、蚖虵蝮蝎[虫\*(打-丁+片)]蝪及餘禽獸，更相殘害毒心熾盛，宛轉受苦無有出期。慳貪嫉妬，不肯布施不知衣食，不信三尊，慳火所燒，死墮餓鬼形體羸瘦，骨節相𢾊舉身火然，百千萬歲無有解時，晝夜飢渴初不曾聞水穀之名。唯行十善攝身口意，長得生天快樂無極。』

「於是龍王及與夫人、一切諸龍、悚然心驚毛竪，皆奉十善攝身口意持八關(ɡuān)齋，諸龍歡喜。

「當于是時，金翅鳥王欲來噉龍，盡其神力而不能近。於是諸龍甚自欣慶怪未曾有。龍王，夫人，大海諸龍、一切夜叉、盡奉十善，莫不歡喜作禮稽首。龍王即問比豆梨言：『大師欲還閻浮提不？』答言：『欲還。』於是龍王即以栴檀摩尼明珠，及諸妙寶貢上菩薩；夫人、婇女、一切諸龍及諸夜叉，各各奉上異妙珍奇，還送比豆梨至波羅奈，稽首作禮歡喜辭去。大海諸龍及諸夜叉，毒心銷滅死皆生天。

「婆羅達王及諸群臣、一切人民，還得覲見師比豆梨，皆大歡喜，頭面作禮問訊起居。時，比豆梨為王具說本末如是。王及臣民，莫不歡喜歎未曾有。於是比豆梨以摩尼珠舉著幢頭，至心求願，即雨七寶衣被飲食遍閻浮提，無量臣民皆悉豐樂。

「時，天帝釋及與人王，大海龍王迦留金翅鳥王，各捨諸欲來在山澤，持齋坐禪自守身心，各各自言：『我得福多。』天王自言：『我捨天上諸欲之樂，今來在此攝身口意，我得福多。』人王復言：『我捨宮中諸欲之娛，來在此間守身口意，我得福多。』龍王復言：『我捨大海七寶宮殿諸欲之樂，今來在此守身口意，我得福多。』金翅鳥王亦復說言：『今此龍王是我之食，我今持齋攝身口意，無傷害心而不食之，我得福多。』於是四王各自歎說意不決了，便相謂言：『今當共往問師比豆梨。』即往比豆梨所，頭面作禮，各白如是：『誰得福多？』菩薩答言：『汝等各竪四幢幡，青色白色黃色赤色。』即便受教竪四幢幡。菩薩問言：『其影異耶？一種色乎？』四王答言：『幡色各異，其影一色而無有異。』菩薩答言：『汝等四王各捨所欲，而來在此持戒自守，所得功德皆悉同等而無差特，如四色幡其影一類而無有異。』於時，四王聞其所言，各各意解歡喜踊躍。時，天帝釋即以天上劫波育衣奉上菩薩。於時，人王即以雜妙之寶，上於菩薩。大海龍王即以髻中摩尼寶珠，以上菩薩。金翅鳥王天金𢂀飾以貢菩薩。於時，四王皆大歡喜作禮而去。時，閻浮提一切民人、龍及夜叉，盡行十善。當是之時，世有壽終者盡皆生天，無有墮於三塗中者。」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師比豆梨者，今我身是。爾時龍王波留尼者，今輔相是。龍王夫人摩那斯者，今此輔相婦是。昔為龍時，從我聞法歡喜入心，得脫龍身生於天上。今我得佛，從我聞法歡喜意解，即便出家思惟智慧，諸欲永盡俱得羅漢。過去世時其心亦好，至于今世其心亦好。」時，諸比丘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為佛作禮。

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